

資治通鑑

七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

晉紀二十五 定重光 攝合 齒 大興 元 五年 勅編集

太宗簡文皇帝

咸安元年春正月袁瓊未輔求救於秦秦王堅以瓊為揚州刺史輔為交州刺史遣武備將軍武都王鑒前將軍張蚝帥步騎二萬救之大司馬溫遣淮南太守栢伊南頓太守栢石虔等擊瓊於石橋大破之秦兵退也慎城伊宜之子也丁亥温拔壽春擒瓊及輔并其宗族送建康斬之 秦王堅徙關東秦傑及雜夷十五萬戶于關中與烏栢于馮翊北地丁零翟斌于新安澠池諸因亂流移欲還舊業者悉聽之 二月秦以魏郡太守韋鍾為青州刺史中壘將軍梁成為兗州刺史射聲校尉徐成為并州刺史武備將軍王鑒為豫州刺史左將軍彭越為徐州刺史太尉司馬皇甫覆為荊州刺史也騎校尉天水姜宇為涼州刺史扶風內史王統為益州刺史秦州刺史西縣侯雅為使持節都督秦州諸軍事秦州刺史部尚書楊安為使持節都督益州諸軍事梁州刺史復置雍州治蒲阪以長樂公丕為使持節征東大將軍雍州刺史成平老之子統權之子也堅以關東初平守令宜得人命王猛以便宜簡召英俊補六州守令

授訖言臺除正 三月壬辰益州刺史韋奕死分蜀楚

卒 秦後將軍金城俱難攻蘭陵太守張平于姚山

大司馬溫遣兵擊却之 秦西縣侯雅為王統弟

及羽林左監朱彤揚武將軍姚萇帥步騎七萬伐

公楊纂 代將長孫斤謀弒代王什翼犍于其路之

傷脇遂斃斤殺之 夏四月戊午大赦 秦兵至

楊纂帥眾五萬拒之梁州刺史弘農楊纂

上靖帥千餘騎助秦與秦兵戰于峽中纂大敗

什三四寶等亦沒纂收散兵道還西縣侯雅進攻仇池

楊統帥武都之眾降秦纂懼面縛出降雅送纂于長安

以統為南秦州刺史加揚安都督南秦州諸軍事鎮仇

池王猛之破張天錫於枹罕也獲其將敦煥陳壽及甲

士五千人秦王堅既克楊纂遣護帥其甲士還涼州使

著作郎梁殊關負送之因命王猛為書諭天錫曰昔貴

先公稱藩劉石者惟審於疆弱也今論涼土之力則損

於往時語大秦之德則非二趙之匹而將軍翻然自絕

無乃非宗廟之福也歟以秦之威旁振無外可以回弱

水使東流返江河使西注關東既平將移兵河右恐非

六郡士民所能抗也劉表謂漢南可保將軍謂西河可

全吉凶在身元龜不遠宜深算妙慮以求多福無使六

世之業一旦而墜也天錫大懼遣使謝罪稱藩堅拜

天錫使持節都督河右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涼州刺史西平公吐谷渾王辟奚聞楊纂敗五月遣使獻馬千匹金銀五百斤于秦秦以辟奚為安遠將軍強川奚辟奚葉延之子也好學仁厚而無威斷三弟專恣國人患之長史鍾惡地西儉羌豪也謂司馬乞宿雲曰三弟縱橫勢出王右幾亡國矣吾二人位為元輔豈得坐而視之詰朝月望文武並會吾將討焉王之左右皆吾羌子轉目一顧立可擒也宿雲請先白王惡地曰王仁而無斷白之必不從萬一事泄吾屬無類矣事已出口何可中變遂於坐收三弟殺之辟奚驚怖自投床下惡地宿雲趨而扶之曰臣昨夢先王刺臣云三弟將為逆不可不討故誅之耳辟奚由是發病恍惚命世子視連曰吾禍及同生何以見之於地下國事大小任汝治之吾餘年殘命啜食而已遂以憂卒視連立不飲酒遊政者七年軍國之事委之將佐鍾惡地諫以為人主當自娛樂建威布德視連泣曰孤自先世以來以仁孝忠恕相承先王念友愛之不終悲憤而亡孤雖纂業尸存而已替色遊嬉豈所安也威德之建當付之將來耳 代世子寔病傷而卒 秋七月秦王堅如洛陽 代世子寔娶東部大人賀野干之女有遺腹子甲戌生男代王什翼健為之赦境內名曰涉圭 大司馬溫以梁益多寇周氏世有威名八月以寧州刺史周仲孫監益梁二州諸軍事領益州刺史仲孫光之子也 秦以

北祿勳李儼為河州刺史鎮武如 王猛以潞川之功請以鄧羌為司隸秦王堅下詔曰司隸校尉董牧皇畿吏責甚重非所以優禮名將光武不以吏事處功臣實貴之也羌有兼李之才朕方委以征伐之事北平匈奴南蕩楊越羌之任也司隸何足以嬰之其進號鎮軍將軍位特進 九月秦王堅還長安歸安元侯李儼卒于上都堅復以儼子辯為河州刺史 冬十月秦王堅如鄴獵于西山旬餘志返伶人王洛叩馬諫曰陛下羣生所繫今又獵不歸一旦患生不虞存乎天下何堅為之罷獵還宮王猛因進言曰畋獵誠非急務王洛之言不可忘也堅賜洛帛百匹拜官箴左右自是不復獵 大司馬溫恃其材略位望陰蓄不臣之志嘗撫枕歎曰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術士杜尼能知人貴賤溫問尼以己祿位所至尼曰明公勳格宇宙位極人臣溫不悅溫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還受九錫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既克壽春謂參軍郝超曰足以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未也久之超就溫宿中夜謂溫曰明公都無所慮乎溫曰卿欲有言邪超曰明公當天下重任今以六十之年敗於大舉不建不世之勳不足以鎮懾民望溫曰然則柰何超曰明公不為伊霍之舉者無以立大威權鎮壓四海溫素有志深以為然遂與之定議以帝素謹無過而床第易醜乃言帝早有痲疾發人

相龍計好朱靈寶等來侍內寢二美人田氏王生三男將建儲立王頗疑是基孫儲此言於民間時人莫能審其虛實十一月癸卯溫自廣德將還姑孰也于曰石丁未詣建康觀楮太后請廢帝立丞相會稽王昱并作今並呈之太后方在佛屋燒香內侍啓云外有急奏太后出借戶視奏數行乃曰我李自疑此至半便止索筆益之曰未云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己酉溫集百官於朝堂發立既曠代所無莫有議其故典者百官震慄溫亦色動不知所為尚書僕射王彪之知事不可止乃謂溫曰公阿衡皇家當侍傍先代乃命取靈光傳禮度儀制定於須臾庖之朝服當皆神彩毅然曾無懼容文武儀準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於是宣太后令廢帝為東海王以丞相錄尚書事會稽王昱統承皇極百官入太極前殿溫使督護生孫散騎侍郎劉身收帝璽綬帝著白帽置衣步下西堂乘輿車出神虎門羣臣拜辭莫不歎欷侍御史殿中監將兵百人衛送東海王溫即百官具乘輿灑駕御會稽王子會稽邸王於朝堂廢服著平巾情單衣東向流涕拜受璽綬是日即皇帝位改元溫出次中堂分兵屯衛溫有足疾詔乘輿入殿溫撰辭欲陳述廢立本意帝引見便泣下數十行溫就懼竟不能一言而出太宰武陵王晞好習武事為溫所忌欲廢之以事示王彪之彪之曰武陵親尊未

有顯罪不可以猜嫌之間便相廢徙公堂立聖明當崇獎王室與伊周同美此大事宜更深詳溫曰此已成事卿勿復言乙卯溫表晞舉納輕刺恩綜於表晞表連事相連染頃日情機將成亂階請免晞官以王歸蕃從之并免其世子綜梁王暕等官溫使魏郡太守毛安之帥所領宿衛殿中安之虎生之弟也庚戌尊楮太后曰崇德太后初服浩卒大司馬溫使人壽書弔之浩子消不答亦不詣溫而與武陵王晞遊廣州刺史庾藹希之弟也素與溫有隙溫惡廢帝宗彊欲去之辛亥使其弟秘通斬暕于晃詣西堂叩頭自列稱與晞及子綜著作郎廢帝太宰長史庾倩掾曹秀舍人劉彊散騎常侍庾柔等謀反帝對之流涕溫皆以付廷尉倩柔皆溫之弟也癸丑溫殺東海王三子及其母甲寅御史中丞燕王恬承溫旨請依律誅武陵王晞詔曰悲惋惶懼非所忍聞況言之哉其更詳議恬承之孫也乙卯溫重表固請誅晞詞甚酷切帝乃賜溫手詔曰若晉祚靈長公便宜奉行前詔如其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溫覽之流汗變色乃奏廢晞及三子家屬皆徙新安郡丙辰克新蔡王晃為燕人徙衛陽廢帝情曹去劉彊庾柔皆族誅庾藹飲酖死藹兄東陽太守友子婦柏詔之女也故溫特赦之庾希聞難與弟會稽王泰靈避及子攸之逃于海陵陂澤中溫既誅於廢帝執新蔡侍中謝安見溫遙拜溫

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指於後
 戊午大赦增文武位二等己未温如白石上書求歸姑
 孰庚申詔進温丞相大司馬如故留京師輔政温固辭
 仍請還鎮辛酉温自白石還姑孰秦王堅聞温廢立謂
 墨臣曰温前敗滿上後敗枋頭不能思衛自貶以謝百
 姓方更廢君以自說六十之東舉動如此將何以自容
 於四海乎諺曰怒其室而作色於父其拒温之謂矣
 秦東騎大將軍王猛以六州任事言於秦王堅請改授
 親賢及府選便宜輒已停寢別乞一州自效堅報曰朕
 之於卿義則君臣親踰骨肉雖復相昭之有管樂玄德
 之有孔明自謂踰之夫人王勢於求才逸於得士既以
 六州相委則朕無東顧之憂非所以為優崇乃朕自求
 安逸也夫取之不易予之亦難苟任非其人慮生慮表
 豈獨朕之憂亦卿之責也故虛位自恭而以分陝為先
 卿未照朕心殊乖素望新政俟才宜速能補俟東方化
 洽當袞衣西歸仍遣侍中梁謙詣郡諭旨猛乃視事如
 故 十二月大司馬温奏廢放之人屏之以遠不可以
 臨黎元東海王宜依昌邑故事築第具郡太后詔曰使
 為庶人情有不忍可特封王温又奏可封海西縣侯更
 宜封海西縣公温威振內外帝雖尊事位拱默而已常
 懼廢則先是廢威守太微端門踰月而海西廢辛卯廢
 威逆行入太微帝甚惡之中書侍郎郝超在直帝謂超

曰命之備短本所不計故當無復近日事邪超曰大司
 馬臣温方內固杜稷外恢經略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
 之及起請急省其文帝曰致意與公家國之事遂至於
 此由吾不能以道匡備愧歎之深言何能諭因詠庾闡
 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王辱遂泣下霑襟帝羨風儀
 善容止留心典籍舉塵滿席湛知也雖神識恬暢然無
 濟世大略謝安以為惠帝之流但清談差勝耳郝超以
 温故朝中皆畏事之謝安嘗與左衛將軍王坦之共詣
 超日坦未得前坦之欲去安曰獨不能為性命忍須臾
 邪 秦以河州刺史李辯領與晉太守還鎮抱罕徙涼
 州治金城張天錫聞秦有兼并之志大懼立壇於姑臧
 南刑三牲帥其官屬通與晉三公盟遣從事中郎韓博
 奉表送盟文并獻書於大司馬温期以明年夏同大舉
 會于上邽 是歲秦益州刺史王統攻隴西鮮卑乞伏
 司繁於度堅山司繁帥騎三萬拒統于苑川統潛襲度
 堅山司繁部落五萬餘皆降於統其眾聞妻子已降秦
 不戰而潰司繁無所歸亦詣統降秦王堅以司繁為南
 單于留之長安以司繁從叔吐雷為勇士護軍撫其部
 衆
 二年春二月秦以清河房曠為尚書左丞微曠兄默及
 清河崔暹燕國韓胤為尚書郎北平陽陟田粲陽瑤為
 著作佐郎魏略為清河相甘肅東士望王猛所薦也瑤驚

之子也冠軍將軍慕容垂言於秦主堅曰臣叔父評燕之惡來也也不宜復汚聖朝願陛下為燕戮之堅乃出評為范陽太守燕之諸王悉補邊郡 臣光曰古之人滅人之國而人仇何哉為人除害故也彼慕容評者

雖君車政惡賢疾功愚開貪虛以喪其國國士不死逃遁見擒秦王堅不以為誅首又從而寵秩之是愛一人而不愛一國之人也其失人心多矣是以施恩於人而人莫之恩盡誠於人而人莫之誠卒於功名不遂容身無所由不得其道故也 三月戊午遣侍中王坦之

徵大司馬溫入輔溫復辭 秦王堅詔關東之民學過一經才成一藝者在所郡縣以禮送之在官百石以上學不通一經才不成一藝者罷遣還民 夏四月從海

西公於吳縣西崇里教其國內史刁彝防衛又遣御史顧允監察之彝協之子也 六月癸酉秦以王猛為丞相中書監尚書令太子太傅司隸校尉持節進常侍持節

將軍侯如故陽平公融為使持節都督六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冀州牧 庾希庾亮與故青州刺史武沈之子

遺聚眾入京口城晉陵太守卞耽踰城奔曲阿希詐稱受海西公密旨誘大司馬溫建康震懼內外戒嚴

卞耽發諸縣兵千人擊希希敗閉城自守溫遣東海內史周少孫討之秋七月壬辰拔其城擒希還及其親黨皆斬之賊盡之子也 甲寅帝不豫急召大司馬溫

入輔一日一夜發四詔溫辭不至初帝為會稽王娶王述從妹為妃生世子道生及弟俞生道生聰穎無行母子皆以物廢死餘三子郁朱生天流皆早夭諸嬖絕孕

將十年王使善相者視之皆曰非其人又使視諸婢媵有李陵容者在織坊中黑而長官人謂之崑崙相者驚曰此其人也王召之侍寢生子昌明及道子己未立昌

明為皇太子生十年矣以道子為琅邪王領會稽國以奉帝母鄭太妃之祀遺詔大司馬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又曰少子可輔者輔之如不可君自取之侍中王坦之

自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宜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曰家國事一稟大司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

是日帝崩羣臣疑或未敢立嗣或曰當須大司馬處分尚書僕射王彪之正色曰天子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面詔必反為妨黃朝議乃定太子即皇帝

位大赦崇德太后令以帝沖幼如在詠閣令溫依周公居攝故事事已施行王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

當固讓使萬機停滯稽廢山陵未敢奉令謹具封還事遂不行溫望聞文臨終禪位於己不爾便當居攝既不副所望甚憤怒與弟冲書曰遺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直溫疑王坦之謝安所為心術之詔謝安徵溫入輔

溫又辭 八月秦丞相猛至長安復加都督中外諸軍

事位辭曰元相之重儲傳之尊端右務繁示牧任大總督戎機出納帝命文武兩寄巨細並關以伊呂蕭鄧之賢尚不能兼況臣猛之無似章三四上秦王堅不許曰朕方混壹四海非卿誰可委者卿之不得辭宰相猶朕不得辭天下也猛為相堅端拱於上百官總已於下軍國內外之事無不由之猛剛明清肅善惡著白放黜尸素願投勤帝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才刑必當罪由是國富兵彊賊無不克秦國大治堅救太子宏及長樂公不華曰汝事主公如事我也陽平公融在冀州高選綱紀以尚書郎房默河間相紹為治中別駕清河崔宋為州從事管記室融年少為政好新奇晉書中紹數規正導以寬和融雖敬之未能盡從後紹出為濟北太守融憂以過失聞數致譴讓乃自恨不用紹言融嘗憂懼道卒融問紹誰可使者紹曰燕尚書郎高泰清辯有膽智可使也先是丞相猛及融憂辟素秦不起至是融謂泰曰君子救人之急卿不得復辭秦乃從命至長安丞相猛見之笑曰高子伯於今乃來何其遲也泰曰罪人來就刑何問蓬遠猛曰何謂也泰曰昔魯僖公以注宮發頌齊宣王以稷下垂聲今陽平公開建學官追躡者魯未聞明詔廢美乃更煩有司舉勅明公何術聖朝徵勸如此下吏何所逃其罪乎猛曰是吾過也

事遂得釋猛因歎曰高子伯真陽平所宜更乎言於秦王堅堅召見悅之問以為治之本對曰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審舉審舉在核員夫有官得其人而國家不治者此堅曰可謂辭聞而理博矣以為尚書郎秦固請還州堅許之 九月甲寅追尊故會稽王妃王氏曰順皇后尊帝母李氏為淑妃 冬十月丁卯葬簡文帝于高平陵 彭城妖人盧悚自稱大道祭酒事之者八百餘家十一月遣第子許龍如吳晨到海西公門稱太后密詔奉迎與復公初欲從之納保母諫而止龍曰大事垂捷焉用兒女子言乎公曰我得罪於此幸蒙寬宥豈敢支動且太后有詔使應官焉來何獨使汝也汝必為亂因叱左右縛之龍懼而走甲午悚帥眾三百人是攻廣莫門詭稱海西公還由雲龍門突入殿庭略取武庫甲仗門下吏士駭愕不知所為游擊將軍毛安之聞難帥眾直入雲龍門手自奮擊至衛將軍殷康中領軍相秘入止車門與安之并力討誅之并黨與死者數百人海西公深慮橫禍專飲酒淫奢名有子不育時人憐之朝廷以其安於屈辱故不復為虞 秦都督北蕃諸軍重鎮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朔方相侯梁平老卒平老在鎮十餘年鮮卑匈奴懼而愛之 三皇大旱饑人多餓死 烈宗孝武皇帝上之上 寧康元年春正月己丑朔大赦改元 二月大司馬溫

來朝辛已詔吏部尚書謝安侍中王坦之迎于新亭是時都下人情惻惻或云欲誅王謝因移晉室坦之甚懼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決於此行溫既至百官拜於道側溫大陳兵衛延見朝士有位望者皆戰情失色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版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命左右撤之與安笑語終日都超常為溫謀主安與坦之見溫溫使超卧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蘇生可謂入幕之賓矣時天子幼弱外有疆臣安與坦之盡忠輔衛卒安晉晉室溫治盧懷令宮事以尚書陸始付廷尉免相祕官連坐者甚眾連毛安之為右衛將軍相祕由是怨溫三月溫有疾停建康十四日甲午還姑孰 夏代王什翼健使燕鳳入貢于秦 秋七月己亥南郡宣武公相溫薨初溫疾篤譚朝廷求九錫屢使人趣之謝安王坦之故緩其事使表去具草宏以示王彪之彪之歎其文辭之美因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謝安見其草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宏密謀於彪之彪之曰聞彼病日增亦當不復支久自可更小遲須宏從之溫弟江州刺史沖問溫以謝安王坦之所任溫曰渠等不為汝所慮分其意以為已存彼必不敢立異死則非沖所制若害之無益於沖更失時望故也溫以世子熙才弱使沖領其眾於是相祕與熙弟濟謀

共殺沖沖密知之不敢入能頃溫薨沖先遣力士拘錄熙濟而後臨喪祕遂被廢棄熙濟俱從長沙詔裴溫依漢書光及安平獻王故事沖補溫遺命以少子玄為嗣時方五歲襲封南郡公庾亮加右將軍荊州刺史相詔征西將軍督荆揚雍交廣五州諸軍事以江州刺史相沖為中軍將軍都督揚豫江三州諸軍事揚豫二州刺史鎮石秀之子也沖既代溫居任盡忠王室或勸沖誅除時望重執時權沖不從始溫在鎮死罪皆專決不請沖以為生殺之重當歸朝廷凡大辟皆先上須兼然後行之謝安以天子幼沖新喪不請欲請崇德太后臨朝太后曰前世人主幼在繼極母子一體故可臨朝太后亦不能決事要須顧問大臣今上年出十歲垂及冠婚反令從嫂臨朝不人君幼弱豈所以光揚聖德乎諸公必欲行此豈僕所制所惜者大體耳安不欲委任相沖故使太后臨朝已得以專獻替裁決遂不從彪之之言八月壬子太后復臨朝攝政 梁州刺史楊亮遣其子廣襲仇池與秦梁州刺史楊安戰廣兵敗沮水諸戎皆委城奔清丹檀退守樂險九月安進攻漢川 丙申以王彪之為尚書令謝安為僕射領吏部共掌朝政安每嘆曰朝廷大事眾所不能決者以詔王公無不立決以吳國內史刁彝為徐兗二州刺史鎮廣陵 冬秦

王堅使益州刺史王統秘書監朱彤帥卒二萬出漢川前將軍毛當鷹揚將軍徐成帥卒三萬出劍門入寇梁益州刺史楊亮帥巴獠萬餘拒之戰于青合亮兵敗奔固西城彤遂拔漢中徐成攻劍門克之楊安進攻梓潼梓潼太守周統固守涪城遣步騎數千送母妻自漢水趣江陵朱彤邀而獲之統遂降於安十一月安克梓潼荆州刺史栢詔遣江夏相竺瑤救梁益瑤聞虜漢太守趙長戰死引兵退益州刺史周仲孫勒兵拒朱彤于懸竹關毛當料至成都仲孫帥騎五千奔于南中秦遂取梁益二州邛笮夜郎皆附於秦秦王堅以楊安為益州牧鎮成都毛當為梁州刺史鎮漢中姚萇為寧州刺史屯墊江王統為南秦州刺史鎮仇池秦王堅欲以周統為尚書郎姚萇曰萇音厚恩伯老母見獲失節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為榮况郎官乎遂不仕每見堅或其踞而坐呼為丘賊萇值元會儀衛甚盛堅問之曰晉朝元會與此何如姚萇快厲聲曰大羊相聚何敢比擬天朝秦人以虜不遜屢請殺之堅持之彌厚周仲孫坐失守免官栢冲以冠軍將軍毛虎生為益州刺史鎮建平太守以虎生子球為梓潼太守虎生與球伐秦至巴西以糧乏退屯巴東以待中王坦之為中書令領丹楊尹 是歲鮮卑勃塞寇掠隴右秦王堅使乞伏司繁討之勃塞請降遂使司繁鎮勇士川

有彗星出于尾箕長十餘丈經太微掃東井自四月始見及秋冬不滅秦太史令張孟言於秦王堅曰尾箕燕分東井秦分也今彗起尾箕而掃東井十年之後燕當滅秦二十年之後代當滅燕燕慕容暉父子兄弟我之仇敵而布列朝廷貴盛莫二臣竊憂之宜剪其魁傑者以消天變堅不聽陽平公叡上疏曰東胡跨據六州南面稱帝陛下勞師累年然後得之本非慕義而來今陛下親而幸之使其父子兄弟森然滿朝執權稱職勢傾動舊臣愚以為狼虎之心終不可養星變如此願少留意堅報曰朕方混六合為一家視更秋為赤子汝宜息慮勿懷耿介夫惟修德可以攘災苟能內求諸已何懼外患乎

二年春正月癸未朔大赦 己酉刁彞卒二月癸丑以王坦之為都督徐亮青三州諸軍事徐亮二州刺史鎮廣陵詔謝安想中書安好聲律春功之隆不廢絲竹士大夫效之遂以成俗王坦之屢以書苦諫之曰天下之實當為天下惜之安不能從 三月秦太尉建寧烈公李威卒 夏五月蜀人張育楊光起兵擊秦有眾二萬遣使來請兵秦王堅遣鎮軍將軍鄧羌帥甲士五萬討之益州刺史竺瑤威遠將軍栢石慶帥眾三萬攻墊江姚萇兵敗退屯五城瑤石慶屯巴東張育自號蜀王與巴獠酋帥張重尹萬等五萬餘人進圍成都六月育攻元

黑龍秋七月張育與張重華爭權舉兵相攻秦揚安鄧羌襲育敗之育與揚光退也絲竹八月鄧羌敗晉兵于涪西九月楊安敗張重華于成都南重死斬首二萬三千級鄧羌擊張育揚光于綿竹皆斬之益州復入于秦冬十二月有人入秦明光殿大呼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秦王堅命執之不獲祕書監朱彤祕書侍郎略陽趙整固請誅鮮卑堅不聽整官官也博聞彊記能屬文好直言上書及面諫前後五十餘事慕容垂夫人得幸於堅堅與之同葦遊于後庭赦慕容曰不見雀來入驚室但見浮雲蔽白日堅改容謝之命夫人下簾是歲代王什翼健擊劉衛辰南走

三年春正月辛亥大赦夏五月丙午藍田獻侯王坦之卒臨終與謝安栢冲書惟以國家為憂言不及私栢冲以謝安素有重望欲以揚州讓之自求外出栢氏族黨皆以為非計莫不扼腕苦諫都超亦深止之冲皆不聽處之澹然甲寅詔以冲都督徐豫兗青揚五州諸軍事徐州刺史鎮京口以安領揚州刺史並加侍中六月秦清河武侯王猛寢疾秦王堅親為之祈南北郊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徧禱河嶽諸神猛疾少瘳為之赦殊死以下猛上疏曰不圖陛下以臣之命而虧天地之德開關已來未有也臣聞報德莫如盡言謹以垂沒之命竊獻遺款伏惟陛下威列振乎八荒聲救光乎

六合九州百郡十居其七平燕定蜀有如拾芥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是以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鐵軌統統如臨深谷伏惟陛下追躐前聖天下幸甚堅覽之悲慟秋七月堅親至猛第視疾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鮮卑西羌我之仇敵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便杜稷言終而卒堅比斂三臨哭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壹六合耶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葬之如漢霍光故事八月癸巳立皇后王氏大赦后濛之孫也以後父晉陵太守蘊為光祿大夫領五兵尚書封建昌縣侯蘊固辭不受九月帝講孝經始覽典籍延備士謝安薦東莞徐邈補中書舍人每被顧問多所匡益帝或宴集酣樂之後好為手詔詩章以賜侍臣或文詞率爾所言穢雜邈應時收斂還省刊削皆使可觀經帝重覽然後出之時議以此多邈冬十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秦王堅下詔曰新喪賢輔百司或未稱朕心可置聽訟觀於采桑南朕五日一臨以求民隱今天下雖未大定權可假武脩文以稱武侯雅旨其增崇儒教禁老莊圖讖之學犯者棄市妙簡學生太子及公侯百僚之子皆就學受業中外四禁二衛四軍長上將士皆令受學二十人給一經生教讀音句後官置典學以教授庭選闈人及女隸教慧者詣博士授經尚書郎王佩讀讖

堅根之學識者遠絕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

皇朝通志卷一百四 勅編集

晉紀二十六 魏柔州國教盡玄

列宗孝武皇帝上之中

太元元年春正月壬寅朔帝加元服皇太后下詔歸政
復稱崇德太后甲辰大赦改元丙午帝始臨朝以會稽
內史郗愔為鎮軍大將軍都督浙江東五郡諸軍事徐
州刺史相汧為車騎將軍都督豫江二州之六郡諸軍
事自京口徙鎮姑孰謝安欲以王蘊為方伯故先解汧
徐州乙卯加謝安中書監錄尚書事 二月辛卯秦王
堅下詔曰朕聞王者勞於求賢逸於得士斯言何其驗
也往得丞相常謂帝王易為自丞相違世髮髮中白每
一念之不覺酸慟公天下既無丞相或政教淪替可分
遣得臣周烈郡縣閭民疾苦 三月秦兵寇南鄉拔之
山巖三萬石降秦 夏五月甲寅大赦 初張天錫之
殺張邕也劉肅及安定梁景皆有功二人由是有寵賜
姓張氏以為己子使預政事天錫荒于酒色不親庶務
黜卍子大懷而立嬖妾焦氏之子大豫以焦氏為左夫
人人情憤怨從弟從事中郎德輿勸諫不聽秦王堅
下詔曰張天錫雖稱藩受位然臣道未純可遣使持節
武衛將軍武都苟萇去將軍毛盛中書令梁熙步兵校

尉繚等將兵臨西河尚書郎閻負梁殊奉詔樹天錫入朝若有違王命即進師撲討是時秦步騎十三萬軍司段鏗謂周虓曰以此衆戰誰能敵之虓曰戎狄以來未之有也堅又命秦州刺史苟池河州刺史李辯涼州刺史王統帥三州之衆爲苟蓋後纒秋七月閻負梁殊至姑臧張天錫會昌屬謀之曰今入朝必不返如其不從秦兵必至將若之何禁中錄事席劭曰以愛子爲質賂以重寶以退其帥然後徐爲之計此屈伸之術也衆皆怒曰吾世事晉朝忠節著於海內今一旦委身賊庭辱及祖宗醜莫大焉且河西天險百年無虞若悉境內精兵右招西域北引匈奴以拒之何遽知其不捷也天錫攘袂大言曰孤計決矣言降者斬使謂閻負梁殊曰君欲生歸乎死歸乎殊等辭氣不屈天錫怒縛之軍門命軍士交射之曰射而不中不與我同心者也其母嚴氏泣曰秦主以一州之地橫制天下東平鮮卑南取巴蜀兵不留行所向無敵汝若降之猶可延數年之命今以葦蕪一隅抗衛大國又殺其使者三無日矣天錫使龍驤將軍馬建帥衆二萬拒秦秦人聞天錫殺閻負梁殊八月梁熙姚萇王統李辯濟自清石津攻涼州列將軍梁濟於河會城降之甲申苟萇濟自石城津與梁熙等會攻纏綿城拔之馬建懼自楊非畏屯清塞天錫又遣征東將軍堂楨帥衆三萬軍于洪池天錫自將餘衆

五萬軍于金昌城女西將軍耿燿宋皓言於天錫曰臣書察人軍及觀天文秦兵不可敵也不如降之天錫怒賊皓爲宣威將軍廣武太守辛章白馬建出於行陳必不爲國家用苟萇使姚萇帥甲士三千爲前驅惠質馬建帥萬人迎降餘兵皆散走辛卯苟萇及堂楨戰于洪池楨兵敗馬爲亂兵所殺其屬董儒授之以馬楨曰吾三督諸軍再秉節鉞八將禁放十總外兵籠住極矣今卒困於此此吾之死地也尚安之乎乃就帳免胄西向稽首伏劍而死秦兵殺軍司席劭已秦兵入清塞天錫遣司兵趙充哲帥衆拒之秦兵與充哲戰于赤岸大破之俘斬三萬八千級充哲死天錫出城自戢城內又叛天錫與數千騎奔還姑臧甲午秦兵至姑臧天錫素車白馬面縛輿轎降于軍門苟萇釋縛焚轎送于長安涼州郡縣悉降於秦九月秦王堅以梁熙爲涼州刺史鎮姑臧徙臺石七千餘戶于關中餘皆皆堵如故封天錫爲歸義侯拜北部尚書初秦兵之出也先爲天錫築第於長安至則居之以天錫晉興太守隴西彭和正爲黃門侍郎治中從事武興縣齊野煌太守張烈爲尚書郎西平太守金城趙凝爲金城太守高昌楊幹爲高昌太守餘皆隨才擢敘梁熙清儉愛民河右安之以天錫武威太守野煌索泮爲別駕宋皓爲主簿西平郭護起兵攻秦熙以皓爲折衝將軍討平之相沖關秦攻涼州

遣兖州刺史朱序江州刺史栢石秀與荊州督護相羅
漢軍漢軍為涼州聲援又遣豫州刺史桓伊帥眾向壽
陽淮南太守劉波汎舟淮泗欲稅秦以救涼聞涼州敗
況皆罷兵 初哀帝減田租畝收二升乙巳除度田收
租之制王公以下口稅米三斛獨在役之身 冬十月
移淮北民於淮南劉備屢為代所逼求救於秦秦王堅
以幽州刺史行唐公洛為北討大都督帥幽冀兵十萬
擊代使并州刺史俱難鎮軍將軍鄧羌尚書趙遷李柔
前將軍朱彤前禁將軍張蚝右禁將軍郭慶帥步騎二
十萬東出和龍西出上郡皆與洛會以備屢為鄉導洛
菁之弟也苟萇之伐涼州也遣揚武將軍馬曠建武將
軍杜周帥八千騎西出恩宿邀張天錫走路期會姑臧
曠等行澤中值水失期於灤應斬有司奏陛下獄秦王
堅曰水春冬耗竭秋夏盛漲此乃苟萇量軍失宜非曠
等罪今天下方有事且有過責功命曠等回赴北軍擊
秦虜以自贖眾咸以為萬里召將非所以應速堅曰曠
等喜於免死不可以常事疑也曠等果倍道疾驅遂及
東軍 十一月己巳朔日有食之 代王什翼犍使白
部獨孤部南禦秦兵皆不勝又使南部大人劉庫仁將
十萬騎禦之庫仁者備侯之族什翼犍之甥也與秦兵
戰於石子嶺庫仁大敗什翼犍病不能自將乃帥諸部
奔陰山之北高車雜種盡叛四面寇鈔不得為牧什翼

犍復度漠南聞秦兵稍退十二月什翼犍還雲中初什
翼犍分國之半以授弟孤孤卒子斤失職怨望世子寔
及弟翰早卒寔子珪尚幼慕容妃之子闕婆壽鳩紇根
地于力真窟咄咄皆長繼嗣未定時秦兵尚在君子津諸
子每夜執兵警備斤因說什翼犍之庶長子寔君曰王
將立慕容妃之子欲先殺汝故頃來諸子每夜戎服以
兵遠慮帳伺便將發耳寔君信之遂殺諸弟并弑什翼
犍是夜諸子婦及部人奔告秦軍秦李柔張蚝勒兵趨
雲中部眾逃潰國中大亂珪母賀氏以珪走依賀訥訥
野子之子也秦王堅召代長史燕鳳問代所以亂故鳳
具以狀對堅曰天下之惡一也乃執寔君及斤至長安
車裂之堅欲遷珪於長安鳳固請曰代王初云羣下叛
散遺孫斤幼莫相統攝其別部大人劉庫仁勇而有智
鐵弗衛反伐猶多寔君不可獨任且分諸部為二令此
兩人統之兩人素有深讎其勢莫敢先發俟其孫稍長
引而立之是陛下有存亡繼絕之德於代使其子孫
孫永為不侵不叛之臣此安邊之良策也堅從之分代
民為二部自河以東屬庫仁自河以西屬衛辰各拜官
爵使統其眾賀氏以珪歸獨孤部與南部大人長孫嵩
元佗等皆依庫仁行唐公洛以什翼犍子窟咄年長遷
之長安堅使窟咄入太學讀書下詔曰張天錫承祖父
之資藉百年之業擅命河右叛換偏鷹索頭毘躡朔北

中分區域東甯畿額西引烏孫控弦百萬虎視雲中受命兩師分討黠戛役不淹歲窮冬一凶俘降百萬關土九千五帝之所未賓周漢之所未至莫不重譯來主懷風率職有司可速班功受爵戎士采復之五歲賜爵三級於是加行唐公洛征西將軍以鄧羌為并州刺史陽平國常侍慕容紹私謂其兄惜曰秦恃其疆大務勝不休比成雲中南守蜀漢轉運萬里道殫相望兵疲於外民困於內危亡近矣冠軍叔仁智度英拔必能恢復燕祿吾屬但當愛身以待時耳初秦人既克涼州議討西障氏羌秦主堅曰彼種落雜否不相統壹不能為中國大患宜先撫諭徵其租稅若不從命然後討之乃使殲中將軍張旬前行宣慰庭中將軍魏葛飛帥騎二萬七千隨之葛飛忿其恃險不服縱兵擊之大掠而歸堅怒其違命鞭之二百斬前鋒督護備安以謝氏羌氏羌大悅降附貢獻者八萬三千餘落雍州士族先因亂流寓河西者皆聽還本劉曜仁招撫離散因信其著奉事拓跋珪因勤周備不以廢典易意常謂諸子曰此兒有高天下之志必能恢隆祖業汝曹當謹遇之秦主堅賞其功加廣武將軍給幢麾鼓蓋劉備辰取在庫仁之下怒殺秦五原太守而叛庫仁擊備辰破之追至陰山西北千餘里獲其妻子又西擊庫狄部徙其部落置之秦乾川父之堅以衛辰為西單于督攝河西雜類也代來城

是歲乞伏司繁卒子國仁立

二年春高句麗新羅西南夷皆遣使入貢于秦趙故將作功曹熊玆屢為秦主堅言石氏宮室器玩之盛堅以玆為將作長史領尚方丞大脩舟艦兵器飾以金銀頗極精巧慕容暉私言於慕容垂曰自王猛之死秦之禮制日以頹廢今又重之以奢侈玆將至矣圖識之言行當有驗大王享結納英傑以承天意時不可失也垂笑曰天下事非爾所及又相擊秦州刺史宋序為涼州刺史領襄陽揚豫徐兗五州諸軍去辰征西大將軍荆州刺史桓豁卒十月辛丑以桓豁都督江荆益梁雍交廣七州諸軍領荆州刺史以冲子嗣為江州刺史又以五兵尚書王蘊都督江南諸軍事假節領徐州刺史征西司馬領南郡相謝玄為兖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相冲以秦人疆盛欲移阻江南秦自江陵徙鎮上明使冠軍將軍劉波守江陵諮議參軍楊亮守江夏王蘊固讓徐州謝安曰卿居右父之重不應妄自菲薄以虧時遇蘊乃受命初中書郎祗超自以其父情位遇應在謝安之右而安入掌機權情優遊散地常憤色形於辭色由是與謝氏有隙是時朝廷方以秦寇為憂詔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謝安以凡子玄應詔超聞之數曰安之明乃能違眾舉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眾咸以為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

相公府見其使才雖獲在閑未嘗不得其往是以知之
方其驍勇之士得彭城劉牢之等數人以牢之為參軍
常領精銳為前鋒戰無不捷時號北府兵敵人畏之

壬寅護軍將軍散騎常侍王彪之卒初謝安欲增修官
室彪之曰中興之初即東府為宮殿為儉陋蘇峻之亂
成帝止蘭臺都坐殆不蔽寒暑是以更營新宮比之漢

魏則為儉比之初過江則為侈矣今寇敵方彊豈可大
興功役勞擾百姓邪安曰宮室弊陋後世謂人無能彪
之曰凡任天下之重者當保國寧家繼熙政事乃以修

室屋為能邪安不能奪其議故彪之之世無所營告
十二月臨海太守郝超卒初超黨於相氏以父惜忠
於王室不令知之及病甚出一箱書授明生曰公年尊

我死之後若以哀惋害寢食者可呈此箱不爾即焚之
既而惜果哀惋成疾門生呈箱皆與相温往反密計惜
大怒曰小子死已晚矣遂不復哭 三年春二月乙巳

伐新官帝移居會稽王邸 秦王堅遣征南大將軍都
督征討諸軍事守尚書令長樂公丕武衛將軍苟萇尚

書章來暉帥步騎七萬寇襄陽以荊州刺史楊安帥樊
嶽之眾為前鋒征虜將軍始平石越帥精騎一萬出魯

陽關京兆尹慕容垂揚武將軍姚萇帥眾五萬出南鄉
領軍將軍苟池右將軍毛當強弩將軍王顯帥眾四萬
出武當會攻襄陽夏四月秦兵至沔北梁州刺史朱序

以秦無舟楫不以為虞既而石越帥騎五千浮渡漢水
序惶駭固守中城越克其外郭獲船百餘艘以濟餘軍
長樂公丕督諸將攻中城序母韓氏聞秦兵將至自登

城履行至西北隅以為不固帥自餘婢及城中女丁築
邪城於其內及秦兵至西北隅果潰眾移守新城襄陽

人謂之夫人城相冲在上明擁眾七萬憚秦兵之彊不
敢進不欲急攻襄陽苟萇曰吾眾十倍於敵搜糧山積

但稍遷漢沔之民於許洛塞其運道絕其援兵譬如網
中之禽何患不獲而多殺將士急求成功哉不從之慕

容垂拔南陽執太守鄭裔與丕會襄陽 秋七月新宮
成辛巳帝入居之 秦兖州刺史彭超請攻沛郡太守

戴遠於彭城且曰願更遣重將攻淮南諸城為征南基
劫之勢東西並進丹揚不足平也秦王堅從之使都督

東討諸軍事後將軍俱難右禁將軍毛盛洛州刺史邵
保帥步騎七萬寇淮陽盱眙超越之弟保亮之從弟也

八月彭超攻彭城詔右將軍毛虎生帥眾五萬鎮姑孰
以鎮秦兵秦梁州刺史韋鍾圍魏興太守吉扼於西城
九月秦王堅與羣臣飲酒以祕書監朱彤為正命人
人以極醉為限祕書侍郎趙整作酒德之歌曰地列酒
泉天垂酒池杜康妙識儀狄先知紂畏殷邦桀傾夏國
由此言之前危後則堅天悅命整書之以為酒戒自是
宴羣臣禮然而已 秦涼州刺史張熙遣使入西域揚

秦威德冬十月大宛獻汗血馬秦王堅曰吾嘗慕漢文帝之為人用千里馬何為命羣臣作止馬之詩而反之

巴西人趙寶起兵梁州自稱晉西蠻校尉巴郡太守秦豫州刺史比海公重鎮洛陽謀反秦王堅曰長史

呂光忠正必不與之同即命光收重檻車送長安赦之以公就第重洛之兄也 十二月秦梅史中丞李柔劾

奏長樂公丕等擁眾十萬攻圍小城日費萬金又而無効請留下廷尉秦王堅曰丕等庸賈無成實宜股戮但

師已淹時不可虛返其特原之令以成功贖罪使黃門侍郎韋華持節切讓丕等賜丕劔曰來春不捷汝可自

裁勿復持面見吾也 周處在秦密與相冲書言秦陰計又逃奔漢中秦人獲而赦之 四年春正月辛酉大

赦 秦長樂公丕等得詔惶恐乃命諸軍并力攻襄陽秦王堅欲自將攻襄陽詔陽平公融以關東六州之兵

會壽春梁熙以河西之兵為後繼陽平公融諫曰陛下欲取江南固當博謀熟慮不可倉卒若止取襄陽又豈

足親勞大駕乎未有動天下之費而為一城者所謂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也梁熙諫曰晉主之暴未如孫

皓江山險固易守難攻陛下必欲廓清江表亦不過分命將帥引關東之兵南臨淮泗下梁益之卒東出巴峽

又何必親屈駕輅遠幸沮澤乎昔漢光武謀公孫述晉武帝擒孫皓未聞二帝自統六師親執枹鼓蒙矢石也

堅乃止詔冠軍將軍南郡相劉波等八千救襄陽波畏秦不敢進朱序屢出戰破秦軍旬日稍遠序不設備

二月襄陽督護李伯護密遣其子送款於秦請為內應長樂公丕命諸軍進攻之戊午克襄陽執朱序送長安

秦王堅以序能守節拜度支尚書以李伯護為不忠斬之秦將軍慕容越拔順陽執太守譙國丁檀堅欲官之

檀固辭不受堅以中壘將軍梁成為荊州刺史配兵一萬鎮襄陽選其才望禮而用之拒冲以襄陽陷沒上疏

送章節請解職不許詔免劉波官俄復以為冠軍將軍秦以前將軍張蚝為并州刺史 兖州刺史謝玄帥

疲萬餘救彭城軍于泗口欲遣間使報戴逵而不可得部曲將田泓請沒水潛行趣彭城玄遣之泓為秦人所

獲厚賂之使云南軍已敗泓偽許之既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單行來報為賊所得勉之秦人殺之彭超置

輜重於留城謝玄揚聲遣後軍將軍東海何謙向留城超聞之釋彭城圍引兵還保輜重戴逵帥彭城之眾隨

謙奔玄超遂據彭城留兖州治中徐褒守之南攻盱眙俱難克淮陰留邵保成之 三月壬戌詔以疆場多虞

年穀不登其供御所須軍從儉約九親供給聚官庫俸權可減半凡諸役費自非軍國事要皆宜停省 癸未

使右將軍毛虎生帥眾三萬擊巴中以救魏興前鋒督護趙福等至巴西為秦將張紹等所敗亡七千餘人虎

生逸屯巴東蜀人李烏聚眾二萬圍成都以應虎生秦
 王堅使破虜將軍呂光擊滅之夏四月戊申韋鍾技魏
 興吉挹引刀欲自殺左右奪其刀會秦人至執之挹不
 言不食而死秦王堅歎曰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彦遠繫
 已於後吉祖沖閉口而死何晉氏之多忠臣也挹參軍
 史穎逃歸得挹臨終手疏詔贈益州刺史 秦毛當願
 帥眾二萬自襄陽東會負難彭超攻淮南五月乙丑難
 超投盱眙執高密內史毛瑯之秦兵六萬圍幽州刺史
 田洛于三阿去廣陵百里朝廷大震臨江列戍遣征虜
 將軍謝石帥舟師屯涂中古安之弟也右衛將軍毛安
 之等帥眾四萬屯堂邑秦毛當毛盛帥騎二萬襲堂邑
 安之等驚潰兖州刺史謝玄自廣陵救三阿丙子難超
 戰敗退保盱眙六月戊子玄與田洛帥眾五萬進攻盱
 眙難超又敗退屯淮陰玄遣何謙等帥舟師乘潮而上
 夜焚淮橋邵保戰死難超退屯淮北玄與何謙戴逢田
 洛共追之戰于君川復大破之難超北走僅以身免謝
 玄還廣陵詔進號冠軍將軍加領徐州刺史秦王堅聞
 之大怒秋七月搃軍徵超下廷尉超自殺難削爵為民
 以毛當為徐州刺史鎮彭城毛盛為兖州刺史鎮胡陸
 王顯為揚州刺史戍下邳謝安為宰相秦人屢寇邊
 兵失利報心危懼安每鎮之以和靜其為政務舉大綱
 不為小察時人比安於王導而謂其文雅過之 八月

丁亥以左將軍王猛為尚書僕射項之選丹楊尹猛自
 以國姻不欲在內苦求外出復以為都督浙江東五郡
 諸軍事會稽內史 是歲秦大饑
 五年春正月秦王堅復以北海公重為鎮北大將軍鎮
 劄二月作教武堂於渭城命太學生明陰陽兵燹者教
 授諸將秘書監朱彤諫曰陛下東征西伐所向無敵四
 海之地什得其八雖江南未服蓋不足言是宜稍偃武
 事增修文德乃更始立學舍教人戰鬪之術殆非所以
 馴致升平也且諸將皆百戰之餘何患不習於兵而更
 使受教於書生非所以彊其志氣也此無益於實而有
 損於名惟陛下圖之堅乃止 秦征北將軍幽州刺史
 行唐公洛勇而多力能坐制奔牛射洞梨耳自以有滅
 代之功求開府儀同三司不得由是怨憤三月秦王堅
 以洛為使持節都督益寧西南夷諸軍事征南大將軍
 益州牧使自伊闕趣襄陽濟漢而上洛謂官屬曰孤帝
 室至親不得入為將相而常據棄邊鄙今又投之西裔
 復不聽過京師此必有陰計欲使梁成沈孤於漢水耳
 於諸君意何如幽州治中平規曰逆取順守湯武是也
 因禍為福相文是也主上雖不為昏暴然窮兵黷武民
 思有所息有者十室而九若明公神旗一建必率土雲
 從今跨據全燕地盡東海北據長和鮮甲東引句麗百
 濟控弦之士不滅五十餘萬奈何束手就戮蹈不測之

楊平洛讓袂大言曰孤計決矣沮謀者斬於是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秦王以平規為幽州刺史玄菟太守吉貞為左長史遼東太守趙讚為左司馬昌黎太守王縕為右司馬遼西太守王琳北平太守皇甫傑牧官都尉魏敷等為從事中郎分遣使者徵兵於鮮卑烏桓高句麗百濟新羅休忍諸國道兵三萬助北海公重成薊諸國皆曰吾為天子守藩不能從行唐公為逆洛懼欲止猶豫未決王縕王琳皇甫傑魏敷知其無成欲告之洛皆殺之吉貞趙讚曰今諸國不從事垂本圖明公若憚益州之行者當遣使奉表乞留主上亦不慮不從平規曰今事形頗露何可中止宜誓言受詔盡幽州之兵南出常山陽平公必郊迎因而執之進據冀州據關東之衆以圖西土天下可指麾而定也洛從之夏四月洛帥衆七萬發和龍秦王堅召羣臣謀之步兵校尉呂光曰行唐公以至親為逆此天下所共疾願假日步騎五萬取之如拾遺耳堅曰重洛兄弟據東北一隅兵賦全資未可輕也光曰彼衆迫於凶威一時蟻聚耳若以大軍臨之勢必瓦解不足憂也堅乃遣使讓洛使還和龍當以幽州未為世封洛謂使者曰汝還白東海王幽州褊阨不足以容萬衆須王秦中以承高祖之業若能迎駕潼關者當位為上公爵歸本國堅怒遣左將軍武都襄衝及呂光帥步騎四萬討之右將軍都督駙馬傳詣將冀

州兵三萬為前鋒以陽平公融為征討大都督北海公重悉薊城之衆與洛會屯中山有衆十萬五月襄衝等與洛戰於中山洛兵敗生擒洛送長安北海公重走還薊光追斬之屯騎校尉石越自東萊帥騎一萬浮海襲和龍斬平規幽州悉平堅赦洛不誅徙涼州之西海郡

臣光曰夫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為治況他人乎秦王堅每得反者輒宥之使其臣扭於為逆行險微幸雖力屈被擒猶不憂死亂何自而息哉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詩云毋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今堅遠之能無二乎

朝廷以秦兵之退為謝安桓沖之功拜安衛將軍與沖皆開府儀同三司 六月甲子大赦 丁卯以會稽王道子為司徒固讓不拜 秦王堅召陽平公融為侍中

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以征南大將軍守尚書令長樂公丕為都督關東諸軍事征東大將軍冀州牧堅以諸氏種類繁滋秋七月分三原九峻武都汧雍氐十五萬戶使諸宗親各領

之散居方鎮如古諸侯長樂公丕領氐三千戶以仇池氐酋射擊校尉楊膺為征東左司馬九峻氐酋長水校尉齊于為右司馬各領一千五百戶為長樂世卿長樂

國郎中令略陽坦敵為錄事參軍侍講扶風韋幹為參軍事申紹為別駕膺不之妃兄也午膺之妻父也八月

九八九

分幽州置平州以石越為平州刺史鎮龍城中書令梁讓為幽州刺史鎮薊城撫軍將軍毛興為都督河秦二州諸軍事河州刺史鎮枹罕長水校尉王騰為并州刺史鎮晉陽河并二州各配兵戶三千興騰並符氏婚姻氏之崇望也平原公暉為都督豫洛荆南兗東豫揚六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豫州牧鎮洛陽移洛州刺史治豐陽以鉅鹿公叡為雍州刺史鎮蒲坂各配兵戶三千二百堅送至灊上諸氏別其父兄皆慟哭哀感路人趙整因侍宴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舅父是仇綏星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綏急當語誰堅笑而不納 九月癸未皇后王氏崩 冬十月九真太守李遜據父州反 秦王堅以左禁將軍楊璧為秦州刺史尚書趙遷為洛州刺史南巴校尉姜宇為寧州刺史 十一月乙酉葬定皇后于隆平陵 十二月秦以左將軍都督為荊州刺史鎮彭城置東豫州以毛當為刺史鎮許昌 是歲秦主堅遣高密太守毛縹之等二百餘人來歸

六年春正月帝初奉佛灑玄精舍於殿內引諸沙門居之尚書左丞王雅表諫不從雅肅之曾孫也 丁酉以尚書謝石為僕射 二月東夷西域六十二國入貢于秦 夏六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甲午交趾太守杜瑗斬李琳交州平 冬十月故武陵王晞卒于新

安追封新寧郡王命其子遵為嗣 十一月己亥以前會稽內史郝愔為司空愔固辭不起 秦荊州刺史都督遣其司馬闞振中兵參軍吳仲帥眾二萬寇竟陵相冲遣南平太守栢石虔衛軍參軍栢石民等帥水陸二萬拒之石民石虔之弟也十二月甲辰石虔襲擊振仲大破之振仲退保管城石虔進攻之癸亥拔管城獲振仲斬首七千級俘虜萬人詔封栢冲子謙為宜陽侯以栢石虔領河東太守 是歲江東大饑

七年春三月秦大司農東海公陽負外散騎侍郎王皮尚書郎周虓謀反事覺收下廷尉陽灤之子皮猛之子也秦王堅問其反狀陽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臣為父復讎耳堅泣曰哀公之死事不在朕卿豈不知之王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勳而臣不免貧賤故欲圖富貴耳堅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具牛為治田之資未嘗為卿求官知子莫若父何其明也周虓曰虓世荷晉恩生為晉臣死為晉鬼復何問乎先是虓屢謀反叛左右皆請殺之堅曰孟威烈士秉志如此豈憚死乎殺之適足成其名耳皆赦不誅徙陽于涼州之高昌郡皮虓于朔方之北地卒於朔方陽勇力兼人尋復徙鄯善及建元之末秦國大亂陽劫鄯善之相欲求東歸鄯善王殺之秦主取徙鄯銅駝銅馬飛廉象仲于長安 夏四月堅扶風太守王求為幽州刺史求皮之兄也皮凶險無

行而求清修好學故堅用之以陽平公融為司徒融固辭不受堅方謀伐晉乃以融為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五月幽州蝗生廣袤千里秦王堅使散騎常侍彭城劉蘭發幽冀青并民撲除之秋八月癸卯大赦秦王堅以諫議大夫裴元略為巴西梓潼二郡太守使密具舟師九月軍師前部王彌資鄒善王休密馱入朝于秦請為鄉導以伐西域之不服者因如漢灑置都護以統理之秦王堅以驍騎將軍呂光為使持節都督西域征討諸軍事與凌江將軍姜飛輕重將軍彭晃將軍杜進康盛等總兵十萬鐵騎五千以伐西域陽平公融諫曰西域荒遠得其民不可使得其地不可食漢武征之得不捕失今勞師萬里之外以踵漢氏之過舉臣竊惜之不聽相沖使揚威將軍朱統擊秦荊州刺史都貴于襄陽焚踐河北屯田掠六百餘戶而還冬十月秦王堅會羣臣于太極殿議曰自吾承業垂三十載四方略定唯東南一隅未寤王化今略計吾士卒可得九十七萬吾欲自將以討之何如秘書監朱彤曰陛下恭行天罰必有征無戰晉主不衞壁軍門則走死江海陸下返中國士民使復其桑梓然後回輿東巡告成也宗此千載一時也堅喜曰是吾志也尚書左僕射權翼曰昔紂為無道三仁在朝武王猶為之旋師今晉雖微弱未有天惡謝安相沖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內外同

心以臣觀之未可圖也堅嘿然良久曰諸君各言其志太子左衛率右越曰今歲鎮守斗福德在且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險民為之用始未可伐也堅曰昔武王伐紂逆歲違下天道幽速未易可知夫姜孫皓皆保據江湖不免於亡今以吾之眾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對曰三國之君皆淫虐無道故敵國取之易於拾遺今晉雖無德未有大罪願陛下且索兵積穀以待其釁於毋羣臣各言利害久之不決堅曰此所謂築室道旁無時可成吾當內斷於心耳羣臣皆出獨留陽平公融謂之曰自古定大事者不過一二臣而已今眾言紛紛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對曰今伐晉有三難大道不順一也晉國無喪二也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三也羣臣言晉不可伐者皆忠臣也願陛下聽之堅作色曰汝亦如此吾復何望吾疆兵百萬資仗如山吾雖未為令主亦非闇劣乘累捷之勢擊垂三之國何患不克豈可復留此殘寇使長為國家之憂哉融泣曰晉未可滅昭然甚明今勞師大舉恐無萬全之功且臣之所憂不止於此陛下寵育鮮卑羗羯布滿畿甸此憂皆我之深仇太子獨與弱卒數萬留守京師臣懼有不虞之變主於腹心肘腋不可悔也臣之頑愚誠不足求王景略一時英傑陛下常比之諸葛武侯獨不記其臨沒之言乎堅不聽於是朝臣進諫者眾堅曰以

吾擊晉校其疆弱之執猶疾風之掃秋葉而朝廷內外皆言不可誠吾所不解也太子先曰今歲在具分又晉君無罪若大舉不徒恐威名外挫財力內竭此羣下所以疑也堅曰昔吾嘗欲燕亦化歲而捷天道固難知也秦滅六國六國之君皆皆暴虐冠軍京兆尹慕容垂三於堅曰弱併於彊小併於大此理勢自然非難知也以陛下神武應期威加海外虎旅百萬韓白滿朝而藁爾江南獨違王命豈可復留之以遺子孫哉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陛下斷自聖心足矣何必廣詢朝衆晉武平且所仗者張杜二三臣而已若從朝衆之言豈有混壹之功乎堅大悅曰與吾共定天下者獨卿而已賜帛五百匹堅銳意欲取江東寢不能旦陽平公融諫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自古窮兵極武未有不亡者且國家本戎狄也正朔會不歸人江東雖微弱僅存然中華正統天意必不絕之堅曰帝王曆數豈有常邪惟德之所存耳劉權豈非漢之苗裔邪終為魏所滅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達變通耳堅素信重沙門道安星臣使道安乘閒進言十一月堅與道安同登遊于東花堅曰朕將與公南遊具越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安曰陛下應天御世居中土而制四維自足以比隆堯舜何必拂風沐雨經略遐方乎且東南卑濕冷氣易傷虞舜遊而不歸大禹往而不復何足以上勞大駕也堅曰天生

丞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朕豈敢憚勞使彼一方獨不被澤乎必如公言是古之帝王皆無征伐也道安曰必不得已陛下宜駐蹕洛陽遣使者奉尺書於前諸將總六師於後彼必稽首入目不必親涉江淮也堅不聽堅所幸張夫人諫曰妾聞天地之生萬物聖王之治天下皆因其自然而順之故功無不成是以黃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濬九川障九澤因其勢也后稷播殖百穀因其時也湯武帥天下而攻桀紂因其心也皆有因則成無因則敗今朝野之人皆言晉不可伐陛下獨決意行之妾不知陛下何所因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猶因民而況人乎妾又聞王者出師必上觀天道下順人心今人心既不然矣請驗之天道諸云雞夜鳴者不利行師天畢嗥者宮室將空兵動馬驚軍敗不歸自秋冬以來衆雞夜鳴羣犬哀嗥數馬多驚武庫兵器自動有聲此皆非出師之祥也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也堅幼子中山公說最有寵亦諫曰臣聞國之興亡繫賢人之用捨今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晉有謝安相沖而陛下伐之臣竊惑之堅曰天下大事孺子安知 秦劉蘭討蝗經秋冬不能滅十二月有司奏請徵蘭下廷尉秦王堅曰災降自天非人力所能除此由朕之失政蘭何罪乎是歲秦大孰上田畝收七十七石下者三十石蝗不出幽州之境不食麻豆上田畝收百

少年都統是時朝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陽平公融言於堅曰鮮卑羌虜我之仇讎常思風塵之變以逞其志所陳策畫何可從也良家少年皆當饒子弟不閑軍旅苟為諂諛之言以會陛下之意耳今陛下信而用之輕舉大事臣恐功既不成仍有後患悔无及也堅不聽八月戊午堅遣陽平公融督張蚝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為前鋒以兗州刺史姚萇為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堅謂萇曰昔朕以龍驤建業未嘗輕以授人卿其勉之左將軍寶衡曰王者無戲言此不祥之徵也堅默然慕容垂慕容紹曾於慕容垂曰主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誰與成之甲子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旗幟相望前後千里九月堅至瑯琊城源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兵方順流而下幽冀之兵至于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道漕萬艘陽平公融等兵三十萬先至潁口詔以尚書僕射謝石為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以徐兗二州刺史謝玄為前鋒都督與輔國將軍謝琰西中郎將桓伊等衆共八萬拒之使龍驤將軍胡彬以水軍五千援壽陽琰安之子也是時秦兵既盛都下震恐謝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親朋畢集與玄圍棊賭墅安棊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為

敵手而又不勝安遂游陟至夜乃還桓冲深以根本為憂遣精銳三千入援京師謝安固却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西藩宜留以為防冲對佐吏歎曰謝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衆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社矣以琅邪王道士錄尚書六條事 冬十月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癸酉克之執平虜將軍徐元喜等融以其參軍河南郭蕤為淮南太守慕容垂拔郎城胡彬聞壽陽陷退保硤石融進攻之秦衛將軍梁成等帥衆五萬屯于洛澗柵淮以遏東兵謝石謝玄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憚成不敢進胡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秦人獲之送於陽平公融融馳使白秦王堅曰賊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堅乃留大軍於瑯琊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於壽陽遣尚書朱序來說謝石等以彊弱異勢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為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速破也石聞堅在壽陽甚懼欲不戰以老秦師謝琰勸石從序言十一月謝玄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入趨洛澗未至十里梁成阻澗為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及弋陽太守王詠又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爭赴淮水士卒死者萬五千人執秦揚州刺史王顯等及收其器

械軍實於是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秦王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見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孰敵何謂弱也慨然始有懼色秦兵逼淝水而陳晉兵不得渡謝玄遣使謂陽平公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小却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被寡不如過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却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幾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却秦兵遂退不可復止謝玄謝琰柏伊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騎略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于青岡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小却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衆遂大奔序因與張入錫休元喜皆來奔獲秦王堅所乘雲母車及儀服器械軍資珍寶畜產不可勝計復取壽陽執其淮南太守郭褒堅中流矢單騎走至淮北飢甚民有進壺飧豚脾者堅食之賜帛十疋綿十斤辭曰陛下厭苦安樂自取危困臣爲陛下子陛下爲臣父安有子飼其父而求報乎弗顧而去堅謂張夫人曰吾今復何面目治天下乎潸然流涕是時諸軍皆潰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出

子寶言於垂曰家國傾覆人命心皆歸至尊但時運未至故晦迹自藏耳今秦主兵敗委身於我是天借之便以復燕祚此時不可失也願不以意氣微恩忘社稷之重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於我若之何害之天苟弃之何患不亡不若保護其危以報德徐俟其釁而圖之既不負宿心且可以義取天下奮威將軍慕容德曰秦疆而并燕秦弱而圖之此爲報仇雪耻非負宿心也兄奈何得而不取釋數萬之衆以授人乎垂曰吾昔爲大傅所不容置身無所逃死于秦秦王以國士遇我恩禮備至後復爲王猛所賣無以自明秦主獨能明之此恩何可忘也若忌運必窮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耳關西會非吾有也冠軍行參軍趙秋曰明公當紹復燕祚著於圖讖今天時已至尚復何待若殺秦主據鄴都鼓行而西三秦亦非苻氏之有也垂親黨多勸垂殺堅垂皆不從悉以兵授堅平南將軍慕容暉屯鄆城聞堅敗棄其衆遁去至潁陽慕容德復說暉起兵以復燕祚暉不從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與客圍碁榻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碁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旣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夜齒之折丁亥謝石等歸建康得秦樂工能習舊聲於是宗廟始備金石之樂乙未以張天錫爲散騎常侍朱序爲琅邪內史秦王堅收集離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百官儀物軍

容粗備募突愛謂慕容垂曰尊才迫入於險其義聲足以感動天地農間秘記曰燕復興當在河陽夫取果於未孰與自落不過晚旬日之間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垂心善其言行至沁池言於堅曰北鄙之民間王師不利輕相扇動臣請奉詔書以鎮慰安集之因過謁陵廟堅許之權翼諫曰國兵新破四方皆有離心宜徵集名將置之京師以固根本鎮枝葉垂勇略過人世豪東夏頽以避禍而來其心豈止欲作冠軍而已哉譬如養鷹飢則射人每聞風飄之起常有陵霄之志正宜謹其條籠豈可解縱任其所欲哉堅曰卿言是也然朕已許之匹夫猶不食言况萬乘乎若天命有廢興固非智力所能移也翼曰陛下重小信而輕社稷臣見其往而不返關東之亂自此始矣堅不聽遣將軍李鸞關亮尹國帥叅三千送垂又遣驍騎將軍石越帥精卒三千戍鄴驃騎將軍張蚝帥羽林五千戍并州鎮軍將軍毛當帥衆四千戍洛陽權翼密遣壯士邀垂於河橋南空倉中垂疑之自游馬臺結草筏以渡使典軍程同衣己衣乘已馬與僮僕趣河橋伏兵發同馳馬獲免十二月秦王堅至長安突陽平公融而後入諡曰哀公大赦復死事者家 庚午大赦以謝石為尚書令進謝玄驍前將軍固讓不受 謝安壻王國寶坦之子也安惡其為人每抑而不用以為尚書郎國寶自以望族故事唯作吏

部不為餘曹固辭不拜由是免安國寶從妹為會稽王道子妃帝與道子 皆嗜酒押眩邪諂國寶乃諧安於道子使離間之於帝安功名既盛而險謀求進之徒多毀短安帝由是稍疎忌之 初開酒禁增民稅米口五石 秦呂光行越流沙三百餘里焉耆等諸國皆降惟龜茲王帛純拒之嬰城固守光進軍攻之秦王堅之入寇也以乞伏國仁為前將軍領先鋒騎會國仁叔父步頰反於隴西堅遣國仁還討之步頰聞之大喜迎國仁於路國仁置酒大言曰苻氏疲民逞兵殆將亡矣吾當與諸君共建一方之業及堅敗國仁遂迫脅諸部有不從者擊而併之衆至十餘萬慕容垂至安陽遣參軍由山修棧於長樂公丕丕聞垂北來疑其欲為亂然猶身自迎之趙秋勸垂於座取丕因據鄴起兵垂不從丕謀襲擊垂侍郎天水姜讓諫曰垂反形未著而明公擅殺之非臣子之義不如待以上賓之禮嚴兵衛之密表情狀聽敕而後圖之不從之館垂於鄴西垂潛與燕之故臣謀復燕林會于零翟斌起兵叛秦謀攻豫州牧平原公暉於洛陽秦王堅驛書使垂將兵討之石越言於丕曰王師新敗民心未安負罪亡匿之徒思亂者衆故丁零一唱旬日之中衆已數千此其險也慕容垂燕之宿望有興復舊業之心今復資之以兵劍虎傅翼也不曰垂在鄴如藉虎狼常恐為肘腋之變今

遠之於外不猶愈乎且翟斌凶悖必不肯為垂下使兩
虎相斃吾從而制之此下莊子之術也乃以羸兵二千
及繼仗之弊者給垂又遣廣武將軍符飛龍帥兵騎一
千為垂之副密戒飛龍曰垂為三軍之帥卿為謀垂之
將行矣勉之垂請入鄴城拜廟不拜許乃潛服而入亭
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石越言於丕曰垂敢輕侮
方鎮殺吏燒亭反形已露可因此除之丕曰淮南之敗垂
待衛乘輿此功不可忘也越曰垂尚不忠於燕安能盡忠
於我失今不取必為後患丕不從越退告人曰公父子好
為小仁不顧大計終當為人擒耳垂留慕容農慕容楷慕
容紹於鄴行至安陽之湯池閉亮李毗自鄴來以丕與符
飛龍所謀告垂垂因激怒其眾曰吾尺忠於符氏而彼
專欲圖吾父子吾難欲已得乎乃託言兵少停河內募
兵旬日間有眾八千平原公暉遣使讓垂垂使進兵垂
謂飛龍曰今冠賊不遠當晝止夜行襲其不意飛龍以
為然壬午夜垂遣世子寶將兵居前少子隆勒兵從已
今氏兵五人為伍陰與寶約聞鼓聲前後合擊氏兵及
飛龍盡殺之參佐家在西者皆遣還并以書遺秦王堅
言所以殺飛龍之故初垂從堅入鄴以其子麟屢背告
變於燕立殺其母然猶不忍殺麟置之舍希得侍見
及殺符飛龍麟屢進策晝啟發垂垂意垂更奇之鹿
待與諸子均矣慕容鳳及燕故臣之子燕邵王騰遠

西段延等聞翟斌起兵各帥部曲歸之平原公暉使武
平武侯慕容暉討斌慕容鳳曰鳳今將當先王之恥請為
將軍斬此凶奴乃擐甲直進丁零之眾隨之大敗秦兵
斬毛當遂進攻陵雲臺戊戌之收萬餘人甲仗葵末慕
容垂濟河焚橋有眾三萬留遼東鮮卑可足渾譚樂兵
於河內之沙城垂遣田山如鄴密告慕容農等使起兵
相應時日已暮農與慕容楷留宿鄴中慕容紹先出至
蒲池盜不駿馬數百足以待農楷甲申晦農楷將數十
騎微服出鄴遂同奔列入

九年春正月乙酉朔秦長樂公丕大會省公慕容農
不得始覺有變遣人四出求之三日乃知其在此人已
起兵矣慕容鳳王騰段延皆勸翟斌奉慕容垂為盟王
斌從之垂欲襲洛陽且未知斌之誠偽乃拒之曰吾來
救豫州不來赴君君既建大事成享其福敗受其禍吾
無預焉丙戌垂至洛陽平原公暉聞其殺符飛龍閉門
拒之翟斌復遣長史郭通往說垂垂猶未許通曰將軍
所以拒通者豈非以翟斌兄弟山野異類無奇才遠略
必無所成故邪獨不念將軍今日為之可以濟大業乎
垂乃許之於是斌帥其眾來與垂會勸垂稱尊號垂曰
新興侯晉王也當迎歸返正耳垂以洛陽四面受敵欲
取鄴而據之乃引兵而東故扶餘王餘新為滎陽太守
及昌黎鮮卑衛駒各帥其眾降垂垂至滎陽羣下固請

上尊號垂乃依晉中宗故事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承制行事謂之統府羣下稱臣文表奏請封拜官爵皆如王者以弟德為軍騎大將軍封范陽王兄子楷為征西大將軍封太原王翟斌為建義大將軍封河南王餘蔚為征東將軍統府左司馬封扶餘王衛駒為鷹揚將軍慕容鳳為建策將軍帥眾二十餘萬自石門濟河長驅向邺慕容農之奔列人也止於烏柏魯利家利為之置饗農笑而不食利謂其妻曰惡奴郎貴人家貧無以饗之奈何妻曰郎有雄才大志今無故而至此將有異非為飲食來也君亟出復壁以備非常利從之農謂利曰吾欲集兵列人以圖興復卿能從我乎利曰死生唯郎是從農乃詣烏柏張驥說之曰家王已舉大事翟斌等咸相推奉遠近響應故來相告耳驥拜曰得舊王而奉之敢不盡死於是農驅列人居民為士卒斬桑榆為兵裂襜褕為旗使趙秋說羣勇各聽農與等各下勝張延李白郭超及東夷餘和較勒易陽烏柏劉大各帥部眾數千赴之農假張驥輔國將軍劉大安遠將軍魯利建威將軍農自將攻破館陶收其軍資器械道蘭汗段讚趙秋慕輿怖略取康臺枝馬數千匹汗燕王垂之從舅讚聰之子也於是步騎雲集乘至獻萬驍等共推農為使持節都督河北諸軍事驍騎大將軍監統諸將隨才部署上下肅然農以燕王垂未至不敢封賞將士趙

秋曰軍無賞士不住今之來者皆欲建一時之功規萬世之利空承制封拜以廣中興之基農從之於是赴者相繼垂聞而善之農西招庫傳官傳於上黨東引乞特歸於東阿北召光烈將軍平散及散兄汝陽太守幼於燕國偉等皆應之又遣蘭汗等攻頭立克之農號令整肅軍無私掠士女喜悅長樂公丕使石越將步騎萬餘討之農曰越有智勇之名今不南拒大軍而來此是畏王而陵我也必不設備可以計取之衆請治列人城農曰善用兵者結士以心不以異物今起義兵唯敵是求當以山河為城池何列人之足治也辛卯越至列人西農使趙秋及衆軍秦毋滕擊越前鋒破之余軍太原趙謙言於農曰越甲仗雖精人心危駭易破也宜急擊之農曰披甲在外我甲在心晝戰則士卒見其外貌而憚之不如待暮擊之可以必克令軍士嚴備以待毋得妄動越立柵自固農笑謂諸將曰越兵精士衆不乘其初至之銳以擊我方更立柵吾知其無能為也向暮農鼓譟出陳于城西牙門劉木請先攻越柵農笑曰凡人見美食誰不欲之何得獨請然汝猛銳可嘉當以先鋒惠汝木乃帥壯士四百騰柵而入秦兵披靡農督大衆隨之大敗秦兵斬越送首於垂越與毛當皆秦之驍將也故秦王堅使助二子鎮守既而相繼敗沒人情驍動所在盜賊群起庚戌燕王垂至鄴改秦建元二十年

爲燕元年服也朝儀皆如舊章以前岷山公車儻官偉
爲左長史前尚書段崇爲右長史樂陽鄭幹等爲從事
中郎慕容農引兵會垂於鄴垂因其所稱之官而授之
立卅子寶爲太子封從弟拔等十七人及甥宇文輸舅
子蘭皆爲王其餘宗族及功臣封公者三十七人侯
伯子男者八十九人可足渾謹集兵得二萬餘人攻野
王拔之引兵會攻鄴平幼及弟散規亦帥衆數萬會垂
於鄴長樂公丕使姜讓謂讓燕王垂且說之曰過而能
政今猶未晚也垂曰孤受王上不卅之恩故欲安全長
樂公使盡衆赴京師然後修復國家之業與秦求爲鄰
好何故闇於機運不以鄴城見歸若迷而不復當窮極
兵勢恐單馬求生亦不可得也讓厲色責之曰將軍不
容於家國投命聖朝燕之尺土將軍豈有分乎主上與
將軍風殊類別一見傾心親如宗戚寵踰動舊自古
君臣際遇有如是之厚者乎一旦因王師小敗遽有異
圖長樂公主上元子受分陝之任寧可束手輸將軍以
百城之地乎將軍欲裂冠毀冕自可極其兵勢奚更云
云但惜將軍以七十之年懸首白旗高卅之忠更爲逆
鬼耳垂默然左右請殺之垂曰彼各爲其主耳何罪禮
而歸之遺丕書及上秦王堅表陳述利害請送丕歸長
安堅及丕怒復書切責垂爲揚將軍劉牢之攻秦譙城
拔之相冲遣上庸太守鄭寶攻秦魏興上庸新城三郡

拔之將軍楊佺期進據成固擊秦梁州刺史潘佐走之
佺期亮之子也 壬子燕王垂攻鄴拔其外郭長樂公
丕退守中城關東六州郡縣多送任請降於燕癸丑垂
以陳留王紹行冀州刺史屯廣阿豐城宣穆公相冲
聞謝玄等有功自以失言慙恨成疾二月辛巳卒朝議
欲以謝玄爲荊江二州刺史謝安自以父子名位太盛
又懼桓氏失職怨望乃以梁郡太守栢石民爲荊州刺
史河東太守栢石虔爲豫州刺史豫州刺史栢伊爲江
州刺史 燕王垂引丁零烏相之衆二十餘萬爲梯
地道以攻鄴不拔乃築長圍守之分處老弱於肥鄉築
新興城以置輜重 秦征東府官屬疑參軍高恭燕之
舊臣有貳心恭懼與同郡盧曹從事吳韶逃歸勃海韶
曰燕軍近在肥鄉玄從之秦曰吾以避禍耳去一君事
一君吾所不爲也申紹見而歎曰夫就以道可謂君子
矣 燕范陽王德擊秦枋頭取之置戍而還東胡王曼
據館陶爲鄴中聲援鮮卑烏相及郡縣民據塢壁不從
燕者尚衆燕王垂遣太原王楷與鎮南將軍陳留王紹
討之楷謂紹曰鮮卑烏相及冀州之民本皆燕臣今大
業始爾人心未洽所以小異唯宜綏之以德不可震之
以威吾當止一處爲軍聲之本汝巡撫民夷示以大義
彼必當聽從楷乃屯于辟陽紹帥騎數百往說王曼爲
陳禍福曼隨紹詣楷降於是鮮卑烏相及鳩民降者數

十萬口皆留其老弱置守率以無之發其丁壯十餘萬與王要詣鄴垂大悅曰汝兄弟才兼文武足以繼先王矣三月以衛將軍謝安為太保 秦北地長史慕容泓聞燕王垂攻鄴亡奔關東收集鮮卑衆至數千還屯華陰敗秦將軍強永其衆遂盛自稱都督陝西諸軍事大將軍雍州牧濟北王推垂為丞相都督陝東諸軍事領大司馬冀州牧吳王秦王堅謂權翼曰不用卿言使鮮卑至此關東之地吾不接與之爭將若泓何乃以廣平公熙為雍州刺史鎮蒲坂徵雍州牧鉅鹿公徽為都督中外諸軍事衛大將軍錄尚書事配兵五萬以左將軍靈衝為長史龍驤將軍魏長為司馬以討泓平陽太守慕容冲亦起兵於平陽有衆二萬進攻蒲坂堅使靈衝討之 庫偃官俸帥營部數萬至鄴燕王垂封偃為安定王 秦冀州刺史阜城侯定守信都高城男紹在其國高邑侯亮重合衆護守常山固安侯暨守中山燕王垂遣前將軍樂浪王溫督諸軍攻信都不克夏四月丙辰遣撫軍大將軍麟益兵助之定暨秦王堅之從叔紹讓從弟亮從子也 溫燕王垂之弟子也 慕容泓聞秦兵且至懼帥衆將奔關東秦使鹿野公敷產猛驅擊於女邊之北其諫曰鮮卑豈有恩歸之志故起而為亂室驅令出關不可過也夫燕雖鼠之尾猶能反噬於人彼自知困窮致死於我萬一失利悔將何及臣可為誠隨之披荆奔

敗不服矣俄弗從載于華澤敵兵敗為泓所殺長遣龍驤長史趙郡公董美協詣秦王堅謝罪堅怒殺之長懼奔渭北馬牧於是天水尹緯尹詳南安龐演等糾弱羌豪帥其戶口歸長者五萬餘家推長為盟主長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大赦改元白雀以尹詳龐演為左右長史南安姚晃及尹緯為左右司馬天水狄伯支等為從事中郎亮訓等為掾屬王璩等為將軍王欽盧姚方威等為將帥 秦靈衝擊慕容冲于河東大破之冲帥鮮卑騎八千奔慕容泓泓報至十餘萬遣使謂秦王堅曰吳王已定關東可速資備大駕奉送家兄皇帝泓當帥關中燕人翼衛乘輿還返鄴都與秦以虎牢為界永為鄰好堅大怒召慕容暉責之曰今泓書如此卿欲去者朕當相資卿之宗族可謂人面獸心不可以國士期也暉叩頭流血涕泣陳謝堅久之曰此自三賢所為非卿之過復其位特之如初命暉以書招諭泓冲及垂驥密遣使謂泓曰吾籠中之人必無還理且燕室之罪人也不足復顧汝勉建大業以吳王為相國中山王為大宰領大司馬汝可為大將軍領司徒承制封拜聽吾死問汝便即尊位泓於是進向長安改元燕興 燕王垂以鄴城楛固會寮佐議之右司馬封衡請引漳水灌之從之垂行圍因飲於華林園秦人密出兵掩之矢下如雨垂幾不得出冠軍大將軍隆將騎衝之垂僅而

得免 竟陵太守趙統攻襄陽秦荆州刺史郝貴奔魯陽 五月秦洛州刺史張五虎據宜陽來降 梁州刺史楊亮帥眾五萬伐蜀遣巴西太守費統等將水陸兵三萬為前鋒亮也巴郡秦益州刺史王廣遣巴西太守康回等拒之 秦行定符紹皆降於燕燕慕容麟引兵西攻常山 後秦王苻進屯北地秦華陰北地新平安定羌胡降之者十餘萬 六月癸丑朔崇德太后褚氏崩 秦王堅自帥步騎二萬以擊後秦軍于趙氏塢使護軍將軍楊璧等分道攻之後秦兵屢敗斬後秦主苻之弟鎮軍將軍尹買後秦軍中無井秦人塞安公谷壘同官水以困之後秦人恟懼有渴死者會天大雨後秦營中水三尺繞營百步之外寸餘而已後秦軍復振秦王堅歎曰天亦佑賊乎 慕容泓謀臣高蓋等以泓德望不如慕容冲且持法苛峻乃殺泓立冲為皇太子弟承嗣行事費百官以蓋為尚書令後秦王苻道其子嵩為督於冲以請和 將軍劉春攻魯陽都貴奔還長安 後秦王苻帥眾七萬擊秦秦王堅遣楊璧等拒之為長所敗獲楊璧及右將軍徐成鎮軍將軍毛盛等將吏數十人苻皆禮而遣之 燕慕容麟拔常山秦村亮符護皆降麟進圍中山秋七月克之執符鑿麟威聲大振留屯中山 秦幽州刺史王永平州刺史符冲帥二州之眾以擊燕燕主垂遣宣物將軍平規擊王永遣昌黎太

守宋徽迎戰於范陽徽兵敗規進據劇南 秦平原公暉帥洛陽陝城之眾七萬歸于長安 益州刺史王廣遣將軍王虬帥蜀漢之眾三萬比救長安 秦王堅聞慕容冲去長安浸近乃引兵歸還撫軍大將軍高陽公方戍驪山拜平原公暉為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錄尚書事配兵五萬以拒冲冲與暉戰於鄠西大破之堅又遣前將軍姜宇與少子河間公琳帥眾三萬拒冲於灊上琳宇皆敗死冲遂據阿房城 秦康回兵數敗退還成都梓潼太守曩襲以涪城來降荆州刺史相石民據魯陽遣河南太守高茂北戍洛陽 己酉葬康獻皇后于崇平陵 燕翟斌恃功驕縱邀求無厭又以鄴城久不下潛有貳心太子寶請除之燕王垂曰河南之盟不可負也若其為難罪由於斌今事未有形而殺之人必謂我忘憚其功能吾方收攬豪傑以隆大業不可示人以狹失天下之望也藉彼有謀吾以智防之無能為也范陽王德陳留王紹驃騎大將軍農皆曰翟斌兄弟恃功而驕必為國患垂曰驕則速敗焉能為患彼有大功當聽其自斃耳禮遇彌重斌諷丁零及其黨請斌為尚書令垂曰翟王之功空居上輔但臺既未建此官不可遽置耳斌怒密與前秦長樂公丕通謀使丕令決隄潰水事覺垂殺斌及其弟檀徽餘皆赦之斌兄子真夜將營眾北奔邺引兵還向鄴圍欲與丕內外相

應太子竇璜冠軍大將軍隆擊破之真還走邯鄲太原王楷陳留王紹言於垂曰丁零非有大志但寵過為亂耳今急之則屯聚為寇緩之則自散散而擊之無不克矣垂從之 龜茲王帛純窘急重賂獯胡以求救獯胡王遣其弟內龍突將馘帥騎二十餘萬并引溫宿尉頭等諸國兵合七十餘萬以救龜茲秦呂光與戰于城西大破之帛純出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光入其城城如長安而邑宮室其盛光撫寧西域威恩甚著遠方諸國前世所不能服者皆來歸附上漢所賜節傳光皆表而易之立帛純弟震為龜茲王 八月程真自邯鄲北走燕王垂遣太原王楷驃騎大將軍農帥騎追之甲寅及於下邑楷欲戰農曰士卒饑倦且視賊營不見丁壯殆有他伏楷不從進戰燕兵大敗真北趨中山屯于承營 鄴中芻糧俱盡削松木以飼馬燕王垂謂諸將曰符不窮寇必無降理不如退屯新城開丕西歸之路以謝秦王疇昔之恩且為討程真之計丙寅夜垂解圍趨新城遣慕容農徇清河平原徵督租賦農明立約束均適有無軍令嚴整無所侵暴由是穀帛屬路軍資豐然而戊寅南昌文穆公劾情蔓 太保安奏請乘符氏傾敗開拓中原以徐充二州刺史謝玄為前鋒都督帥豫州刺史栢石虔等代秦玄至下邳秦徐州刺史趙遷棄彭城走玄進據彭城 秦王堅聞呂光平西域以光為鄴

督玉門以西諸軍事西域校尉道絕不通 秦幽州刺史王永求救於振威將軍劉庫仁庫仁遣其妻兄公孫希帥騎三千救之大破平規於薊南乘勝長驅進據唐城與慕容麟相持 九月謝玄使彭城內史劉牢之攻秦兖州刺史張崇辛卯崇奔鄆城奔燕卒之據鄆城南城堡皆來歸附 太保安上疏自求北征甲午加安都督揚江等十五州諸軍事加黃鉞 慕容冲進逼長安秦王堅登城觀之數曰此虜何從出哉大呼責冲曰奴何苦來送死冲曰奴獸奴苦欲取汝為代耳冲少有寵於堅堅遣使以錦袍稱詔遺之冲遣詹事稱皇太弟令答之曰孤今心在天下豈顧一袍小惠苟能知命君臣束手早送皇帝自當賈符氏以酬曩好堅大怒曰吾不用王景略陽平公之言使白虜敢至於此 冬十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乙丑大赦 謝玄遣陰陵太守高素攻秦青州刺史苻朗軍至琅邪朗來降朗堅之從子也 程真在承營與公孫希宋徽遙相首尾長樂公不遣宦者允從僕射清河光柝將兵數百赴中山與真相結又遣陽平太守邵興將數千騎招集冀州故郡縣與苻朗會襄國是時燕軍疲弊秦勢復振冀州郡縣皆觀望成敗趙郡人趙栗等起兵栢鄉以應興燕王垂遣冠軍大將軍隆龍驤將軍張崇將兵邀擊與命驃騎大將軍農自清河引兵會之隆與興戰於襄國大破之興

走至廣阿遇慕容農執之光林聞之備西山走歸鄴隆
遂擊趙襄等皆破之冀州郡縣復從燕 劉庫仁聞公
孫希已破平規欲大舉兵以救長樂公不發馬門上谷
代郡兵屯繁峙燕太子太保慕容劬之子文季陵公慕
與愛之子常時在庫仁所知二郡兵不樂遠征因作亂
夜攻庫仁殺之竊其駭馬奔燕公孫希之衆聞亂自潰
希奔翟真庫仁弟頭眷代領庫仁部眾 秦長樂公不
遣光祚及參軍封孚召驃騎將軍張蚝并州刺史王騰
於晉陽以自救蚝騰以衆少不能赴不進退路窮謀於
僚佐司馬揚膺請自歸於晉不未許會謝玄遣龍驤將
軍劉牢之等據碭碭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將軍顏肱
劉襲軍于河北不遣將軍桑據屯黎陽以拒之劉襲反
襲據走之遂克黎陽不懼乃遣從弟就與參軍焦逵請
救於玄致書稱欲假途求糧西赴國難頃援軍既接以
鄴與之若西路不通長安陷沒請帥所領保守鄴城遠
與參軍姜讓密請揚膺曰今喪敗如此長安阻絕存亡
不可知亟即竭誠以求救援猶懼不獲而公豪氣不除
方設兩端事必無成立正書為表許以王師之至當致
身南歸如其不從可逼縛與之膺自以力能制不乃改
書而遣之 謝玄遣晉陵太守滕恬之渡河守黎陽恬
之脩之曾孫也朝廷以充青司隸既平加玄都督徐充
青司冀幽并七州諸軍事 後秦王苻闕慕容冲攻長

安會慕容暕議進止皆曰大王宜先取長安建立根本然
後經營四方長曰不然燕人因其喪有思歸之心以起
兵若得其志必不久留關中吾當移屯嶺北廣收資實
以待秦亡燕去然後拱手取之耳乃留其長子興守北
地使寧北將軍姚穆守同官川自將其衆攻新平初新
平人殺其郡將秦王堅缺其城角以取之新平民望深
以為病欲立中義以雪之及後秦主苻至新平新平太
守南安苟輔欲降之郡人遠西太守馮傑蓮夕令馮羽
尚書郎趙義汶山太守馮苗諫曰昔田單以一城存齊
今秦之州鎮猶連城過百奈何遽為叛臣乎輔喜曰此
吾志也但恐久而無救郡人橫被無辜諸君能爾吾豈
顧生哉於是馮城固守後秦為土山地道輔亦於內為
之或戰地下或戰山上後秦之衆死者萬餘人輔詐降
以誘長將入城覺之而返輔伏兵邀擊幾獲之又殺
萬餘人 隴西處士王嘉隱居倒虎山有異術能知未
然秦人神之秦王堅後秦王苻及慕容冲皆遣使迎之
十一月嘉入長安衆聞之以為堅有福故聖人助之三
輔堡壁及四山氏羌歸堅者四萬餘人堅置嘉及沙門
道安於外殿動靜咨之 燕慕容農自信都西擊千乘
程璜於魯口破之遠退屯無極農屯葉城以逼之遠真
之從兄也 鮮卑在長安城中者猶千餘人慕容紹之
兄肅與慕容暕謀謀結鮮卑為亂十二月肅白堅以其

子新昏請娶其家置酒飲伏兵殺之堅許之會天大雨不果往事覺堅召暉及肅肅曰事必洩矣入則俱死今城內已嚴不如殺使者馳出既得出門大眾便集暉不從遂俱入堅曰吾相待何如而起此意暉飾辭以對肅曰家國事重何論意氣堅先殺肅乃殺暉及其宗族城內鮮卑無少長男女皆殺之燕王垂勿子未養於官者宋牙家為牙子故得不坐與太子寶之子盛乘間得出在慕容冲 燕慕容容離慕容農合兵襲翟遼大破之遼單騎奔翟真 燕王垂以秦長樂公不預撥翟不去乃更引兵圍鄴開其西走之路焦遠見謝玄玄欲徵不任子然後出兵遠固陳不款誠并述揚膺之意玄乃遣劉牢之滕恬之等帥眾二萬救鄴不告讎玄水陸運米二千斛以饋之 秦梁州刺史潘猛棄漢中奔長安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

晉書 卷一百六 慕容冲即皇帝位于阿房改元更始冲有自得之志賞罰任情慕容盛年十三謂慕容柔曰夫十人之長亦須才過九人然後得安今中山王才不逮人功未有成而驕汰已甚殆難濟乎 後秦王長留諸將攻新平自引兵擊安定擒秦安西將軍勃海公珍嶺北諸城悉降之 甲寅秦王堅與西燕主冲戰于仇班渠大破之乙卯戰于雀桑又破之甲子戰于白渠秦兵大敗西燕兵圍秦王堅殿中將軍鄧邁等力戰却之堅乃得免壬申冲遣尚書令高蓋夜襲長安又其南城左將軍竇衡前將軍李辯等擊破之斬首八百級分其屍而食之乙亥高蓋引兵攻渭北諸堡太子宏與戰於成武壁大破之斬首二萬 燕帶方王佐與寧朔將軍平規共攻薊王永兵屢敗二月永使宋敞燒和龍及薊城宮室帥眾三萬奔雲關佐等入薊慕容農引兵會慕容麟於中山與共攻程百麟農先帥數千騎至承營觀察形勢程百麟出諸將欲退農白

晉紀二十八 起滿蒙依阻盡系 北朝茂元二年

列宗孝武皇帝中之上

太元十年春正月秦王堅朝饗羣臣時長安饑人相食諸將歸吐肉以飼妻子 慕容冲即皇帝位于阿房改元更始冲有自得之志賞罰任情慕容盛年十三謂慕容柔曰夫十人之長亦須才過九人然後得安今中山王才不逮人功未有成而驕汰已甚殆難濟乎 後秦王長留諸將攻新平自引兵擊安定擒秦安西將軍勃海公珍嶺北諸城悉降之 甲寅秦王堅與西燕主冲戰于仇班渠大破之乙卯戰于雀桑又破之甲子戰于白渠秦兵大敗西燕兵圍秦王堅殿中將軍鄧邁等力戰却之堅乃得免壬申冲遣尚書令高蓋夜襲長安又其南城左將軍竇衡前將軍李辯等擊破之斬首八百級分其屍而食之乙亥高蓋引兵攻渭北諸堡太子宏與戰於成武壁大破之斬首二萬 燕帶方王佐與寧朔將軍平規共攻薊王永兵屢敗二月永使宋敞燒和龍及薊城宮室帥眾三萬奔雲關佐等入薊慕容農引兵會慕容麟於中山與共攻程百麟農先帥數千騎至承營觀察形勢程百麟出諸將欲退農白

下麥非不勁勇而程真懦弱今簡精銳望真所在而衝之真走粟必散矣乃邀門而擊之可盡殺也使驍騎將軍慕容國帥百餘騎衝之真走其粟爭門自相踐踏死者大半遂拔承營外郭 癸未秦王堅與西燕王冲戰于城西大破之追奔至阿城諸將請乘勝入城堅恐為冲所掩引兵還 乙酉秦益州刺史王廣以蜀人江陽太守李孟為益州刺史守成都己丑廣帥所部奔還隴西依其兄秦州刺史統蜀人隨之者三萬餘人 劉牢之至枋頭楊膺姜讓謀泄長樂公丕收殺之牢之聞之盤桓不進 秦平原悼公暉數為西燕王冲所敗秦王堅讓之曰汝吾之才子也擁大衆與白虜小兒戰而屢敗何用生為三月暉憤恚自殺前燕將軍李辯都水使者隴西彭和正恐長安不守召集西州人也于韭園堅召之不至 西燕王冲攻秦高陽愍公方於驪山殺之執秦尚書韋鍾以其子謙為馮翊太守使招集三輔之民馮翊主邵安民等責謙曰君雍州望族今乃從賊與之為不忠不義何面目以行於世乎謙以告鍾鍾自殺謙來奔秦左將軍苟池右將軍俱石子與西燕王冲戰於驪山兵敗西燕將軍慕容永斬苟池俱石子奔鄴永夙弟暉之孫石子難之弟也秦王堅遣領軍將軍楊定擊冲大破之虜鮮卑萬餘人而還悉阮之定佛奴之孫堅之婿也 熒陽人鄭愛以郡來降 燕王垂攻鄴

久不下將北詣冀州乃命撫軍大將軍慕容暉王温屯中山召驍騎大將軍農還鄴於是遠近聞之以燕為不振頗懷去就農至高邑遣從事中郎賈法出還期不還長史張攀言於農曰遵目下衆佐敢欺罔不還請回軍討之農不應數備假板以還為高陽太守參佐家在趙北者悉假署遣歸凡舉補太守三人長史二十餘人退謂攀曰君所見殊誤當今豈可自相魚肉侯吾北還遠等自當迎於道左君但觀之樂浪王温在中山兵力甚弱丁零四布分據諸城温謂諸將曰吾之數攻則不足守則有餘驍騎撤軍首尾連兵會須滅賊但慮粟糧廩兵以俟時耳於是撫舊招新勸課農桑民歸附者相繼郡縣壁壘爭送軍糧倉庫充溢程直夜襲中山温擊破之自是不敢復至温乃遣兵一萬運糧以餉垂且管中山宮室 劉牢之攻燕熱陽太守劉撫于孫就柵燕王垂留慕容農守鄴圍自引兵救之秦長樂公丕聞之出兵乘虛夜襲燕營農敗之劉牢之與垂戰不勝退屯黎陽垂復還鄴 吕光以龜茲饒樂欲留居之天竺沙門鳩摩羅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足留也將軍但東歸中道自有福地可居光乃大饗將士議進止眾皆欲還乃以駝二萬餘頭載外國珍寶奇玩輿載萬餘匹而還 夏四月劉牢之進兵至鄴燕王垂逆戰而敗遂撤圍退屯新城乙卯自新城北道牢之不告秦長

樂公丕即引兵追之丕聞之發兵繼進庚申牢之追及垂於重唐淵垂曰秦晉允合相持為強一勝則俱蒙一失則俱潰非同心也今兩軍相繼勢既未合安忍擊之牢之軍疾趨二百里至五橋澤爭燕輜重垂激擊大破之斬首數千級牢之軍馬走會秦救至得免燕冠軍將軍宏都王鳳每戰奮不顧身前後大小二百五十七戰未嘗無功垂戒之曰今大業甫濟汝當先自愛使為車騎將軍德之副以抑其銳斯中饒其秦長樂公丕帥眾就晉殺於枋頭劉牢之入屯鄴城收集云散兵復少振坐軍敗徵還燕秦相持經年始莫大饑人相食邑落蕭條燕之軍士多餓死燕王垂蔡民養蠶以桑椹為軍糧垂將北趣中山以驛騎大將軍農為前驅前所假授吏胥王道子好專權復為燕語者所構勇與太保安有隙安欲避之會秦王堅來求救安乃請自將救之壬戌出鎮廣陵之步兵築壘曰新城而居之蜀郡太守任權攻拔成都斬秦益州刺史李元復取益州新平糧竭矢盡外救不至後秦主苻使人謂苻輔曰吾方以義取天下豈難忠臣邪卿但帥城中之人還長安吾正欲得此城耳輔以為然帥民五千口出城長圍而吮之男女無遺獨馮祥子終得脫冉長安秦王堅追贈輔等官爵皆謚曰節愍侯以終為新平太守 隗真自承營徙屯

行唐具司馬鮮于乞殺晉父諸翟自立為趙王晉人共殺乞立苻從弟成為主其眾多降於燕五月西燕主冲攻長安秦主堅身自督戰飛矢滿體流血淋漓冲縱兵暴掠關中士民流散道路斷絕千里無煙有堡壁三十餘推平遠將軍趙毅為主相與結盟冒難遣兵救助堅多為西燕兵所殺堅謂之曰聞來者率不善達此誠忠臣之義然今寇難殺繁非一人之力所能濟也徒相隨入虎口何益汝曹宜為因自愛奮然厲兵以俟天時庶幾善不終否有時而秦也三輔之民為冲所略者遣人密告取請遣兵攻冲欲縱火為內應堅曰甚哀諸卿忠誠然吾任士知虎豹利兵知雷雪困於鳥合之虜豈非天乎恐徒使諸卿半自夷滅吾不忍也其人固請不已乃遣七百騎赴之冲營縱火者反為風火所燒其得免者什一二堅祭而哭之衝將軍楊定與冲戰於城西為冲所擒定秦之驍將也堅大懼以讖書云帝出五將父長得乃留太子宏守長安謂之曰天其或者欲導予出外汝善守城勿與賊爭利吾當出籠以兵運糧以給汝遂帥騎數百與張夫人及中山公詵二女寶錦出奔五將山宣告州郡期以孟冬救長安堅過葭園李辯奔燕彭和正數自殺閏月以廣州刺史羅友為益州刺史鎮成都庚戌燕王垂至常山圖襄成於行唐命帶方王佐鎮龍城六月高句麗寇遼東佐遣司馬赫景將

兵救之為高句麗所敗而白登遠隔遼東秦太

子宏不能守長安將數千騎與母弟宗室西奔下辨百

官逃散司史校尉推翼等數百人奔後秦西燕主冲入

據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 秋七月旱饑井皆

竭 後秦王萇自改縣如新平 秦王堅至王將山後

秦王萇遣驍騎將軍具忠帥騎圍之秦兵皆散走獨得

衛十數人在側堅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人進食俄

而忠至執之送詣新平 幽於別室太子宏至下辨南秦

州刺史楊璧拒之璧妻堅之女順陽公主也奔其夫從

宏宏奔武都投臣豪強熙假道來奔詔免之汧州長樂

公丕帥眾三萬自枋頭將歸鄴城龍驤將軍檀芝擊之

戰于谷口玄兵敗不復入鄴城 燕建節將軍餘慶叛

自武邑北趨幽州燕王垂融使救幽州將平規曰固守

勿戰俟吾破丁零自討之規出戰為敵所敗嚴入前

掠千餘戶而去遂據令支笑西翟成長史鮮于海斬成出

降垂登拜唐盡阮成眾 太保安有疾求還詔許之八

月安至建康 甲午大赦 丁酉建昌文靖公謝安薨

詔加殊禮知大司馬溫故事庾子以司徒琅邪王道子

領揚州刺史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以尚書謝石

為衛將軍 後秦王萇使求傳國璽於秦王堅曰萇

次屢屢奇以為惠堅瞋目叱之曰小寇敢逼天子五胡

次序無汝羗右璽已送晉不可得也萇復遣右司馬尹

綿統里求為傳代璽言傳代璽者

為之堅與綿語問綿在朕朝何官綿曰尚書令史臣數

曰卿王景略之博宰相才也而朕不知卿空其亡也堅

自以平生遇萇有恩尤忿之數罵萇求死謂張夫人曰

豈可令羗奴辱吾兒乃先殺寶錦辛丑萇遣人詣堅

新平佛寺張夫人中山公詵皆自殺後秦將士皆為之

哀慟萇欲隱其名蓋取晉壯烈天王 臣光曰論者

皆以為秦王堅之亡由不殺慕容垂姚萇故也臣獨以

為不然許劭謂魏武帝治世之能臣亂世之英雄使堅

治國無失其道則垂萇皆秦之能臣也烏能為亂哉堅

之所以亡由驕勝而驕故也魏文侯問李克其所以

亡對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何故亡

對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

者也秦王堅似之矣 長樂公余在鄴將西討長安幽州

刺史王末在壺關遣使招丕丕乃帥鄴中男女六萬餘

口西如潞川驃騎將軍張蚝并州刺史王騰迎之入晉

陽王末留平州刺史苻冲守壺關自帥騎一萬會于

晉陽不始知長安不守堅已死乃發喪即皇帝位追諡

堅曰宣昭皇帝廟號世祖大赦改元大安 燕主垂以

魯王和為南中郎將鎮鄴遣慕容容慕容隆自信都徇勃海清

輝龍城會兵討餘慕容容慕容隆自信都徇勃海清

河驍擊勃海太守封懿執之因叱驍曰懿放之子也

鮮卑劉頭眷擊破賀蘭部於善無。破柔然於意親山。頭眷子羅辰言於頭眷曰：「比來行兵於向無敵然心腹之疾，願早圖之。」頭眷曰：「誰也？」羅辰曰：「從兄顯忍人也。」必將為亂。頭眷不聽。顯庫仁之子也。頃之，顯果殺頭眷自立。又將殺拓跋珪。顯弟亢遂妻珪之姑也。以告珪。母賀氏顯謀主梁六眷代王什翼犍之甥也。亦使其部人穆崇、吳牧密告珪。且以其愛妻駿馬付崇，曰：「事泄當以此自明。」賀氏夜飲顯酒，令醉，使珪陰與舊臣長孫健、元他羅結，輕騎亡去。向晨，賀氏故黨鹿中羣馬使顯起視之，賀氏突曰：「吾子適在此，今皆不見，汝等誰殺之邪？」顯以故不急追珪。遂奔賀蘭部，依其舅賀訥。訥喜曰：「復國之後，當念老臣。」珪笑曰：「誠如舅言，不敢忘也。」顯疑梁六眷泄其謀，將囚之。穆崇宣言曰：「六眷不顧恩義，助顯為逆。我探得其妻馬足，以解忿。」顯乃捨之。賀氏從弟外朝大人賀悅舉所部以奉珪。顯怒，將殺賀氏。賀氏奔亢遂家。匿神車中。三日，元澤舉家為之請，乃得免。故南部大人長孫嵩帥所部七百餘家叛顯，將奔五原。時拓跋寔君之子渥亦聚眾自立。嵩欲歸之。烏渥謂嵩曰：「逆父之子不足從也。不如歸珪。」嵩從之。久之，劉顯所部有亂。故中部大人庾和辰奉賀氏奔珪。賀訥弟染干以珪得眾，心忌之，使其黨引七突殺珪。代人尉古真知之，以告珪。染干七突不敢發，染干疑古真泄其謀，執而訊之。以

兩軍軸夾其頭，傷一目，不貸免之。染干遂舉兵圍珪。賀氏出謂染干曰：「汝等欲於何置我而殺吾子乎？」染干慙而去。九月，秦主丕以張蚝為侍中，司空王永為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尚書令，王騰為中軍大將軍，司隸校尉，苻冲為尚書左僕射，封西平王。又以左長史楊輔為右僕射，右長史王亮為護軍將軍，立妃楊氏為皇后。子寧為皇太子，壽為長樂王，鏘為平原王，懿為勃海王，昶為濟北王。呂光自龜茲還，至凉，秦凉州刺史梁熙謀閉境拒之。高昌太守楊軌慕熙曰：「呂光新破西域，兵強氣銳，聞中原喪亂，必有異圖。河西地方萬里，帶甲十萬，足以自保。若光出流沙，其勢難敵。高格谷口險阻，之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既窮渴，可以坐制。如以為遠，伊吾關亦可拒也。度此二阨，雖有子房之策，無所施矣。」熙弗聽。美水令健為張統，謂熙曰：「今關中大亂，京師存亡不可知。呂光之來，其志難測。將軍何以拒之？」熙曰：「憂之未知所出。」統曰：「光智略過人，今擁恩歸之士，乘戰勝之氣，其鋒未易當也。將軍受命，忠誠夙著，立勳王室，宜在今日。行唐公洛上之從弟，勇冠一時，為將軍計，莫若奉為盟主，以收眾望，推忠義以帥羣豪，則光雖至，不敢有異心也。資其精銳，東兼毛氏，連王統，揚聲合四州之眾，掃兇逆，尊王室，此柏文之舉也。厚文弗聽，殺洛于西海。光聞揚翰之謀，懼不敢進。在

進曰梁熙文種有餘德不足終不能用輔之謀不足憂也宜及其上下離心進以取之光從之進至高昌楊翰以郡迎降至玉門熙移檄責光擅命遣師以子胤為鷹揚將軍與振威將軍南安姚皓別駕衛翰帥衆五萬拒光于酒泉敦煌太守姚靜晉昌太守李純以郡降光光報檄涼州黃熙無君難之志五退歸國之衆遣彭晃杜進妻飛為前鋒與熙戰于安彌大破擒之於是四山胡夷皆附於光武威太守彭濟執熙以降光殺之光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表杜進為武威太守自餘將佐各受職位涼州郡縣皆降於光禰酒泉太守宋皓西郡太守索泮城守不下光攻而執之讓泮曰吾受詔平西域而梁熙絕我歸路此朝廷之罪人卿何為附之泮曰將軍受詔平西域不受詔亂涼州梁公何罪而將軍殺之泮但苦力不足不能報君父之讎耳豈肯如逆臣彭濟之所為乎主滅臣死固其常也光殺泮及皓主簿尉祐姦佞傾險與彭濟同執梁熙光寵信之祐請殺名士姚皓等十餘人涼州人由是不悅光以祐為金城太守祐率九吾龍據其城以叛姜飛擊破之祐奔據興城乞伏國仁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單于領秦河二州牧改元建義以乙旌童泥為左相屋引支為右相獨孤匹蹄為左輔武彞勇士為右輔弟乾歸為上將軍分其地置武城等十二郡築勇士城而都之 秦尚書令魏昌

公某自關中奔晉陽秦主不拜某為秦主十月西燕主冲遣尚書令高蓋帥衆五萬伐秦戰于新平南蓋大敗降於後秦初蓋以楊定為子及蓋敗定主奔隴右復收集其舊衆 苻定苻紹苻護苻亮聞秦主丕即位皆自河北遣使謝罪中山太守王充本新平氏也固守博陵為秦拒燕十一月丕以充為平州刺史定為冀州牧紹為冀州都督護為幽州牧亮為幽平二州都督並進爵郡公左將軍冀衛據茲川有衆數萬與秦州刺史王統河州刺史毛興益州刺史王廣南秦州刺史楊璧衛將軍楊定皆自隴右遣使邀丕共擊後秦丕以定為雍州牧衛為梁州牧加統鎮西大將軍與車騎大將軍璧征南大將軍並開府儀同三司加廣安西將軍皆進位州牧楊定尋徙治歷城置諸葛於百頃自稱龍驤將軍仇池公遣使來稱藩詔因其所號假之其後又取天水略陽之地自稱秦州刺史隴西王 繆慕人蔡匡據城以叛燕慕慕容隆共攻之秦山太守任秦濟師救匡至匡壘南八里燕人乃覺之諸將以匡未下而外敵奄至其患之隆曰匡恃外救故不時下今計秦之兵不過數千人及其未合擊之秦敗匡自降矣乃釋匡擊秦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匡遂降燕主垂救之且屠其壘 慕容農至龍城休士馬十餘日諸將皆曰殿下之來取道甚速今至此久留不進何也農曰吾

來速者熱餘巖過山鈔盜侵擾良民耳巖才不踰人誑
 誑鐵兒烏集為羣非有綱紀吾已扼其喉又將離散無
 能為也今此田善熟未收而行旅自耗損常俟收畢往
 則梟之亦不出旬日耳頃之農將步騎三萬至令支巖
 泉震駭稍踰城歸農巖計窮出降農斬之進擊高句
 麗復遼東玄菟二郡還至龍城上疏請繕脩陵廟燕王
 垂以農為使持節都督幽平二州北狄諸軍事幽州牧
 鎮龍城徙平州刺史帶方王佐鎮平郭農於是創立法
 制事從寬簡清刑獄省賦役勸課農桑居民富贍四方
 流民至者前後數萬口先是幽冀流民多入高句麗農
 以驍騎司馬范陽龐淵為遼東太守招撫之慕容麟攻
 王兗于博陵城中糧竭矢盡功曹張荷踰城出聚眾以
 應麟充臨城數之曰卿是秦民吾是卿君卿起兵應賊
 自號義兵何名實之相違也古人求忠臣必於孝子之
 門卿母在城棄而不顧吾何有焉今人取卿一切之功
 則可矣寧能忘卿不忠不孝之事乎不意中州禮義之
 邦乃有如卿者也十二月麟拔博陵執兗及苻繼殺之
 昌黎太守宋敞帥烏柏索頭之眾救兗不及而還秦主
 不以敞為平州刺史 燕王垂北如中山謂諸將曰樂
 浪王招流散實倉廩外給軍糧內營宮室雖蕭何何以
 加之丙申垂始定都中山 秦苻定據信都以拒燕燕
 王垂以從弟北地王精為冀州刺史將兵攻之 拓跋

珪從曾祖純羅與其弟建及諸部大人共請賀訥推珪
 為主 十一年春正月戊申拓跋珪大會於牛川即代
 王位改元登國以長孫高為南部大人叔孫普洛為北
 部大人分治其眾以上谷張袞為左長史許謙為右司
 馬廣審王建代人和跋叔孫建康岳等為外朝大人奚
 牧為治民長皆掌宿衛及參軍國謀議長孫道生賀毗
 等侍從左右出納教命王建娶代王什翼犍之女岳和
 辰之弟道生高之從子也 燕王垂即皇帝位 後秦
 王萇如安定 南安祕笈帥卷胡五萬餘人攻乞伏國
 仁國仁將兵五千逆擊大破之左奔還南安 鮮于乞之
 殺翟真也翟遼奔秦陽秦陽太守麻恬之甚愛信之恬
 之喜畋獵不愛士卒遼潛送毒藥以收眾心恬之南攻
 鹿鳴城遼於後開門拒之恬之東奔野城遼追執之遂
 據黎陽豫州刺史朱序遣將軍秦膺董斌與淮泗諸郡
 共討之 秦益州牧王廣自隴右引兵攻河州牧毛興
 於枹罕興遣建節將軍衛平帥其宗人一千七百夜襲
 廣大破之二月秦州牧王統遣兵助廣攻興與嬰城自
 守 燕大赦改元建興置公卿尚書百官繕宗廟社稷
 西燕主冲樂在長安且畏燕主垂之疆不敢東歸課
 農築室為父安之計鮮卑咸怨之左將軍韓延因眾心
 不悅攻冲殺之立冲將段隨為燕王改元昌平 初張
 天錫之南奔也秦長水校尉王穆匿其世子大豫與俱

奔河西休禿髮思復讎思復讎送於魏安魏安人焦松齊肅張濟等聚兵數千人迎大豫爲主攻呂光昌松郡拔之執太守王世強光使輔國將軍杜進擊之進兵敗大豫進逼姑臧王穆諫曰光糧豐城固甲兵精銳逼之非利不如席卷嶺西禿髮積粟然後東向與之爭不及暮年光可取也大豫不從自號撫軍將軍涼州牧改元鳳凰以王穆爲長史傳檄郡縣使穆說論嶺西諸郡建康太守李暹祁連都尉敷純皆起兵應之有衆三萬保據揚塢 代王珪徙居定襄之盛樂務農息兵國人悅之 三月大赦 秦山太守張願以郡叛降翟遼初謝玄欲使朱序屯梁國玄自屯彭城以比固河上西接洛陽朝議以征役既久欲令玄置戍而還會翟遼張願繼叛北方騷動玄謝罪乞辭職詔慰諭令還淮陰 燕主垂追尊母蘭氏爲文昭皇后欲遷文明段后以蘭后配享太祖詔百官議之皆以爲當然博士劉詳董謚以爲堯母爲帝譽妃位第三不以貴陵姜原明聖之道以至公爲先文昭后空立別廟垂怒逼之詳謚曰上所欲爲無問於臣臣案經奉禮不敢有貳垂乃不復問諸儒卒遷段后以蘭后代之又以景昭可足渾后傾覆社稷追廢之尊烈祖昭儀段氏爲景德皇后配享烈祖 崔鴻曰齊桓公命諸侯無以妾爲妻夫之於妻猶不可以妾代之况子而易其母乎春秋所稱母以子貴者君母既

沒得以妾母爲小君也至於享祀宗廟則與國無涉配莊公也君父之所爲臣子必習而效之猶形骸之於影響也實之逼殺其母由垂爲之漸也堯舜之讓猶爲之會之禍况遠禮而縱私者乎昔文姜得罪於桓公春秋不之廢可足渾氏雖有罪於前朝然小君之禮成矣垂以私憾廢之又立凡妾之無子者皆非禮也 劉顯自善無南走馬邑其族人奴真帥所部降於代奴真有兄捷先居智蘭部奴真言於代王珪請召捷而以所部讓之珪許之捷既領部遣弟去斤遺賀訥金馬賀染干謂去斤曰我持汝兄弟厚汝今領部空來從我去斤許之奴真怒曰我祖父以來世爲代忠臣故我以部讓汝等欲爲義也今汝等無狀乃謀叛國義於何在遂殺捷及去斤染干聞之引兵攻奴真奴真奔代珪遣使責染干染干乃止 西燕左僕射慕容暉向畫慕容垂襲段隨殺之立空都王子顛爲燕王改元建明帥鮮卑男女四十餘万口去長安而東桓弟護軍將軍勸誘顛殺之於臨晉桓怒捨船去求與武衛將軍刀雲帥襲攻船船敗奔恒營桓立西燕主冲之子瑤爲帝改元建平謚冲曰威皇帝瑤皆去瑤奔求求執瑤殺之立慕容泓子忠爲帝改元建武忠以求爲太尉守尚書令封河東公求持灤寬平鮮卑安之至聞喜聞燕主垂已稱尊號不敢進築燕熙熙而居之 鮮卑既東長安空虛前秦陽

大字高陵趙毅等招杏城盧水胡郝奴帥戶四千八十
 長安渭北皆應之以毅為丞相扶風王驎有眾數千保
 據馬冤奴遣第多攻之夏四月後秦主苻自安定伐之
 麟奔漢中甚執多而進奴懼請降拜麟氏將軍六谷大
 都督癸巳以尚書僕射陸納為左僕射譙王恬為右
 僕射納玩之子也 毛興襲擊王廣敗之廣奔秦州隴
 西鮮卑匹蘭執廣送於後秦興復欲攻王統於上邽抱
 罕諸氏皆厭苦兵事乃共殺興推衛平為河州刺史遣
 使請命于秦 燕主垂封其子農為遼西王麟為趙王
 隆為高陽王 代王珪初改稱魏王 張大豫自揚塢
 進屯姑臧城西王穆及禿髮思復讎子奚于帥眾三萬
 屯于城南呂光出擊大破之斬奚于等二萬餘級 秦
 大赦以衛平為撫軍將軍河州刺史呂光為車騎大將
 軍涼州牧使者皆沒於後秦不能達 燕主垂以范陽
 王德為尚書令太原王楷為左僕射樂浪王溫為司隸
 校尉 後秦主苻即皇帝位于長安大赦政元建初國
 號大秦追尊其父乞仲為景元皇帝立妻地氏為皇后
 子興為皇太子置百官苻與羣臣具酒酣言曰諸卿皆
 與朕北面秦朝今忽為君臣得無恥乎趙遷曰天不取
 以陛下為子臣等何恥為苻長大笑 魏王珪東如陵
 石護佛突都帥疾辰乙佛部帥代題皆叛走請將請追
 之珪曰疾辰等累世服役有罪且當寬之方今國家草

創人情未壹愚者固空前却不足追也 六月庚寅以
 前輔國將軍楊亮為雍州刺史鎮衛山陵荊州刺史柏
 石民遣將軍晏謙擊弘農下之初置湖陝二戍 西燕
 刀垂等殺西燕主忠推慕容承為使持節大都督中外
 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雍秦梁涼四州牧錄尚書事河
 東王稱藩于燕 燕主垂遣太原王楷趙王麟陳留王
 紹章武王宙攻秦符定符紹符讓符亮等楷先以書之為
 陳禍極定等皆降垂封定等為侯曰以酬秦主之德
 秦主丕以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錄尚書事主承為左
 丞相太尉東海王纂為大司馬司空張蚝為太尉尚書
 令咸陽徐義為司空司隸校尉王騰為驃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求傳檄四方公侯牧守壘主民憂共討姚萇
 容垂令各帥所統以五冬上旬會大鴛于臨晉於是天
 水姜延馮翊寇明河東王昭新平張晏京兆杜敏扶風
 馬助建忠將軍高平枝官都尉扶風王敏等咸承檄起
 兵各有眾數萬遣使詣秦丕皆就拜將軍郡守封列侯
 冠軍將軍節長擁眾五千據彭池與寶衝為首尾以擊
 後秦丕以京為京兆尹景卷之子也 後秦主苻徙安
 定五千餘戶于長安 秋七月秦平涼太守金熙安定
 都尉沒弈于與後秦左將軍姚方成戰于揆丘合方成
 兵敗後秦主苻以其弟征虜將軍緒為司隸校尉鎮長
 安自將至安定擊熙等大破之金熙本東胡之種沒弈

于鮮卑多蘭部帥也 抱子諸氏以術平秦老難為成
功議廢之而憚其宗彊累日不決臣等請諸將曰大
事生時定不然變生諸君但請衛公為會觀我所為會
七夕大宴青抽劍而前曰今天下大亂吾曹休戚同之
非賢主不可以濟大事衛公老矣返初服以避賢路狄
道長符登雖王室疎屬志畧雄明請共立之以赴大駕
諸君有不同者即下異議乃奮劍擁扶將斬異己者眾
皆從之莫敢仰視於是推符為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
事撫軍大將軍雍州一州牧景陽公帥眾五萬東下隴
攻南安拔之馳使請命于秦登秦主丕族子也 秘
宏與莫虔惛者帥其眾三萬餘戶降于乞伏國仁國仁
拜宏東秦州刺史惛眷梁州刺史 己酉魏王珽遷
樂代題復以部落來降十餘日又奔劉顯珽使其孫倍
斤代領其眾劉顯弟肺泥帥眾降魏 八月燕主垂留
太子寶守中山以趙王麟為尚書右僕射錄留臺庚午
自帥范陽王德等南各使高陽王隆東徇平原丁零
鮮于乞保曲陽西山聞垂南伐出營望都剽掠居民趙
王麟自出討之諸將皆曰殿下虛鎮遠征萬一無功而
反虧損威重不如遣諸將討之麟曰乞聞大駕在外無
所畏忌必不設備一舉可取不足憂也乃釋言至營口
夜回趨乞比明至其營掩擊擒之 翟遠寇燕京擊
走之 秦主丕以符登為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南安王持節州牧都督皆因其所搆而殺之又以徐義
為右丞相留王騰守晉陽右僕射楊輔成靈開帥眾四
萬進屯平陽 初後秦主夏之弟碩德統所部羌居隴
上聞夏起兵自稱征西將軍眾聚於箕城以應之以兄
孫詳為安遠將軍據隴城從孫訓為安西將軍據鹽
之赤亭與秦秦州刺史王統相持夏自安定引兵會碩
德攻統天水屠各略陽羌胡應之者一萬餘力秦景陽
太守王皮降之 初秦滅代遷代王什翼提少子窟咄
于長安從慕容永東徙永以窟咄為新興太守劉顯遣
其弟允塗迎窟咄以兵隨之逼魏南境諸部騷動魏王
珽左右于栢等與部人謀執珽以應窟咄惟將代人莫
題等亦著與窟咄交通栢舅穆崇告之珽誅栢等五人
莫題等七姓悉原不問珽懼內難北踰陰山復依賀蘭
部遣外朝大人遠東安同求救於燕燕主垂遣趙王麟
救之 九月王統以秦州降于後秦後秦主萇以姚碩
德為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秦州刺史鎮上邽呂
光併秦王堅凶問舉軍竊素謚曰文昭皇帝冬十月大
赦改元大安 西燕慕容永遣使請秦王丕求假道東歸
丕弗許與永戰於襄陵秦兵大敗左丞相主求衛大
將軍俱石子皆死初東海王纂自長安來麾下壯士三
千餘人丕忌之既敗懼為纂所殺帥騎數千南奔東垣
謀襲洛陽揚威將軍馮該自陝還擊之殺丕執其太子

寧長樂王壽送建康詔赦不誅以付符朱纂與其弟尚書求平侯師奴帥秦東數萬走據杏城其餘王公百官皆沒於水求遂進據長子即皇帝位改元中興將以秦后楊氏為上夫人楊氏引劍刺求為求所殺 甲申海西公亦薨於吳 燕寺人具深據清河反燕主垂攻之不克 後秦主苻邃安定 秦南安王登既克南安

更真歸之者三萬餘戶遂進攻姚碩德于秦州後秦主苻自往救之登與苻戰于胡奴阜大破之斬首二萬餘級將軍啖青射苻中之苻劍重走保上邽姚碩德代之統眾 燕趙王麟軍未至魏拓拔窟咄稍前逼魏王珪賀染干侵魏北部以應之魏眾驚擾北部大人叔孫普洛云奔劉衛辰麟聞之遽遣安同等歸魏人知燕軍在近眾心少安窟咄進屯高柳珪引兵與麟會擊之窟咄大敗奔劉衛辰及衛辰殺之珪悉收其眾以代人庫狄干為北部大人麟引兵還中山劉衛辰居朔方士馬其盛後秦主苻以衛辰為大將軍大軍于河西王幽州牧西燕主求以衛辰為大將軍朔州牧十一月秦尚書寇道奉勃海王懿濟北王昶自杏城奔南安南安王登發喪行服謚秦主玉曰哀平皇帝登議立懿為主眾曰勃海王雖先帝之子然年在幼冲未堪多難今三虜窺覲空立長君非大王不可登乃為壇於麓東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太初置百官 慕容宣永慕容容成及盛弟會皆在長

子盛謂柔會曰主上已中興幽冀東西未嘗吾屬君嫌疑之地為智為愚皆將不免不若以時東歸無為坐待魚肉也遂相與二歸燕後歲餘西燕主求悉誅燕主苻及燕主垂之子孫男女無遺 張大豫自西郡入臨洮掠民五千餘戶保據俱城 十二月呂光自稱使持節侍中中外大都督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大將軍涼州牧酒泉公 秦主登立世祖神主於軍中載以輜輶建黃旗青蓋以虎賁三百人衛之凡所欲為必啓主而後行引兵五萬東擊後秦將士皆刻鉗鎧為死休字每戰以劍稍為方圓大陣知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為戰所向無前初長安之將敗也中壘將軍徐苻高屯驛校尉胡空各聚眾五千結壘自固既而受後秦官爵後秦主苻長以王禮葬秦主堅於二壘之間及登至苻高空以粟降之登拜苻高雍州刺史空京兆尹攻葦堅以天子之禮 乙酉燕主垂攻具深曷拔之深曷馬走垂進屯聊城之逢關破初燕太子洗馬太原溫詳來奔以為濟北太守也東阿燕主垂遣范陽王德高陽王隆攻之詳遣從弟華守河南岸子楷守碣破以拒之 燕主垂以魏王珪為西單于封上谷王珪不受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

晉紀二十九 起法蘭大淵獻 重光 單閼 凡五年

列宗孝武皇帝中之下

太元十二年春正月乙巳以朱序為青兗二州刺史代謝玄鎮彭城序求鎮淮陰許之以玄為會稽內史丁未大赦 燕主垂觀兵河上高陽王隆曰溫許之徒皆

白面儒生烏合為羣徒恃長河以自固若大軍濟河必望旗震壞不待戰也垂從之戊午遣鎮北將軍蘭汗護

軍將軍平幼於碣碣西四十里濟河隆以大眾陳於北岸溫攀溫楷果走趨城平幼追擊大破之許花將妻子

奔彭城其眾三萬餘戶皆降於燕垂以太原王楷為兗州刺史鎮東阿初垂在長安秦主堅嘗與之交手語垂

出宥從僕射光祚言於堅曰陛下頗疑秦秦主垂乎垂亦為人下者也堅以告垂及秦王不自難薛晉陽祚與黃門

侍郎封孚鉅鹿太守封勳皆來奔勳亦之子也垂之再圍鄴也秦故臣西河朱肅等各以其眾來奔詔以祚等

為河北諸郡太守皆營於濟北濮陽屬屬溫許詳敗俱請燕軍降垂赦之撫持如舊垂見光祚流涕沾衿曰秦

主持我深吾事之亦盡但為二公猜忌吾懼死而負之每一念之中宵不寐祚亦悲慟垂賜祚金帛祚固辭垂

曰卿猶復疑邪祚曰臣昔者惟知忠於所事不意陛下至今懷之臣敢述其死垂曰此乃卿之忠固吾所求也前言戲之耳持之彌厚以為中常侍 翟遼遣其子劉寔陳順朱序遣將軍秦儻擊走之 秦主登立妃毛

氏為皇后勃海王懿為太弟后與之女也遣使拜東海王纂弟師奴為撫軍大將軍并州牧封朔方公纂怒謂使者曰勃海王先帝之子南安王何以不立而自立乎長史主

旅諫曰南安已立理無中改今寇虜未滅不可宗室之中自為仇敵也纂乃委命於是盧水胡彭沛殺屠各董成張龍世新平羌雷惡地等皆附於纂有眾十餘萬

後秦主長從秦州秦州三萬戶于安定 初安次人齊涉聚眾八千餘家據新柵降燕燕主垂拜涉魏郡太守既而復叛連張願願自帥萬餘人進屯祝阿之兗口招翟遼共應涉高陽王隆言於垂曰新柵堅固攻之未易

猝拔若又領兵於其城下張願擁帥流民西引丁零為患方深願眾雖多然皆新附未能力闢因其自至宜先擊之願父子恃其驍勇必不肯避去可一戰擒也願破則涉自不能存矣垂從之二月遣范陽王德陳留王紹龍驤將軍張崇帥步騎二萬會隆擊願軍至斗城去兗曰二十餘里解鞍願息願引兵奄至燕人驚遽德軍退走隆勒兵不動願子龜出衝陳隆遣左右王末突擊斬

之隆徐進戰頽兵乃退德行里餘復整兵還與隆合謂
 隆曰賊氣方銳宜且緩之隆曰頽乘人不備宜得大捷
 而吾士卒皆以懸隔河津勢迫之故人思自戰故能却
 之今賊不得利氣竭勢衰皆有進退之志不能齊奮宜
 亟擊之德曰吾唯卿所為耳遂進戰於崑口大破之斬
 首七千八百級頽脫身保三布口燕人進軍歷城青兗
 徐州郡縣壁壘多降垂以陳留王紹為青州刺史鎮歷
 城德等還師新憚人冬鸞執涉送之垂誅涉父子餘悉
 原之 三月秦主登以賈衡為南秦州牧楊定為益州
 牧楊瑩為司空梁州牧乞伏國仁為大將軍大單于死
 川王 燕上谷人王敏殺太守封敏代郡人許謙逐太
 守賈閏各以郡附劉顯 燕樂浪王温為尚書右僕射
 夏四月戊辰尊帝母李氏為皇太妃儀服如太后
 後秦征西將軍姚碩德為楊定所逼退守涇陽定與秦
 魯王纂共攻之戰于涇陽碩德大敗後秦主萇自陰密
 殺之纂退屯敷陸 燕主垂自碭礮還中山慕容柔慕
 容盛慕容會來自長子庚辰垂為之大赦垂問盛長子
 人情如何為可取乎盛曰西軍擾擾人有東歸之志陛
 下唯當脩仁政以俟之耳若大軍一臨必投戈而來若
 孝子之歸慈父也垂悅柔未封柔為陽平王盛為長樂
 公會為清河公 高平人翟囑執太守徐含遠以郡降
 翟遠燕主垂謂諸將曰遠以一城之眾返覆三國之間

不可不計五月以章武王宙監中外諸軍事輔太子寶
 守中山垂自帥諸將南攻遠以太原王楷為前鋒都督
 遼叛皆燕趙之人聞楷至皆曰太原王子吾之父母也
 相帥歸之遠懼遣使請降垂以遠為徐州牧封河南公
 前至黎陽受降而還并陘人賈鮑招引北山丁零翟逞
 等五千餘人夜襲中山陷其外郭章武王宙以奇兵出
 其外太子寶鼓譟於內合擊大破之盡俘其眾唯遂鮑
 單馬走免 劉顯地廣兵彊雄於北方會其兄弟珽爭
 魏長史張表言於魏王珪曰顯志在并吞今不乘其內
 潰而取之必為後患然吾不能獨克請與燕共攻之珪
 從之復遣安同乞師於燕 詔徵會稽處士戴逵逵累
 辭不就郡縣敦逼不已逵逃匿于吳謝玄上疏曰逵自
 求其志今主命未回將羅風霜之患陛下既已愛而器
 之亦宜使其身名並存請絕召命帝許之逵遂之兄也
 秦主登以其兄同成為司徒守尚書令封潁川王弟
 廣為中書監封安成王子崇為尚書左僕射封東平王
 燕主垂自黎陽還中山 吳深殺燕清河太守丁國
 章武人王祖殺太守白欽勃海人張甲據高城以叛燕
 主垂命樂浪王温討之 苑川王國仁帥騎三萬襲鮮
 卑大人密貴裕苟提倫三部于六泉秋七月與沒奕干
 金熙戰于渴澤川沒奕于金熙大敗三部皆降 秦主
 登軍于左亭後秦主萇攻彭沛穀堡拔之穀奔杏城長

遷陰密以太子與鎮長安 燕趙王麟討王敏于上谷
斬之 劉衛辰獻馬於燕劉顯赫之燕主垂怒遣太原
王楷將兵助趙王麟擊顯大破之顯奔馬邑西山魏王
珪引兵會麟擊顯於彌澤又破之顯奔西燕麟悉收其
部衆獲馬牛羊以千萬數 呂光將彭晃徐晃攻張大
豫于臨洮破之大豫奔廣武王穆奔建康八月廣武人
執大豫送姑臧斬之穆襲據酒泉自稱大將軍涼州牧
辛巳立皇子德宗爲太子大赦 燕主垂立劉顯弟
可泥爲烏相王以撫其衆徙八千餘落于中山 秦馮
翊太守蘭續帥衆二萬自頻陽入和寧與魯王纂謀攻
長安纂弟師奴勸纂構軍號纂不從師奴殺纂而代之
續遂與師奴絕西燕王永攻續續遣使請救於後秦後
秦主萇欲自救之尚書令姚晏左僕射尹緯曰苻登近
在瓦亭將東虛虜李苻萇曰苻登衆盛非旦夕可制登
遲重少決必不能輕軍深入比兩月閒吾必破賊而反
登雖至無能爲也九月萇軍于泥源師奴逆戰大敗二
奔鮮卑後秦盡收其衆屠各董成等皆降 秦主登進
據胡空堡戎夏歸之者十餘萬 冬十月翟遼復叛燕
遣兵與王祖張申寇抄清河平原 後秦主萇進擊西
燕王永於河西永走蘭續續列兵拒守萇攻之十二月
禽續遂如杏城 後秦姚方成攻秦雍州刺史徐嵩壘
拔之執嵩而數之嵩罵曰汝姚萇罪當萬死苻黃眉欲

斬之先帝止之授任內外榮寵極矣曾不如犬馬識所
養之恩親爲大逆汝毒輩豈可以入理期也何不速殺
我早見先帝取避長於地下治之方成怒三斬嵩悉阮
其士卒以妻子質軍後秦主萇掘秦主堅尸鞭楚無數
剥衣裸形薦之以棘坎土而埋之 涼州大饑米斗直
錢五百人相食死者大半 呂光西平太守康寧自稱
匈奴王殺河湟太守雍禧以叛張掖太守彭晃亦叛東
結康寧西通王穆光欲自擊晃諸將皆曰今康寧在南
伺釁而動若晃穆未誅康寧復至進退狼狽勢必大危
光曰實如卿言然我今不往是坐待其來也若二寇連
兵東西交至則城外皆非吾有大事去矣今晃初叛與
寧禧情契未密出其倉猝取之差易耳乃自帥騎三萬
倍道兼行既至攻之二旬拔其城誅晃初王穆起兵遣
使招敦煌處士郭瑀瑀歎曰今民將左社吾忍不救之
邪乃與同郡索嘏起兵應穆運粟三萬石以餉之穆以
瑀爲太府左長史軍師將軍嘏爲敦煌太守旣而穆聽
讒言引兵攻瑀瑀諫不聽出城大哭舉手謝城曰吾不
復見汝矣還而引被覆面不與人言不食而卒呂光聞
之曰二虜相攻此成擒也不可以憚屢戰之勞而失永
逸之機也遂帥步騎二萬攻酒泉克之進屯涼興穆引
兵東還未至與潰穆單騎走辟馬令郭文斬其首送之
十二年春正月廣樂獻武公謝玄卒 二月秦主登軍

朝那後秦王苻軍武都 翟遼遣司馬睦璠請燕謝罪
 燕王垂以其數反覆斬璠以絕之遼乃自稱魏天王改
 元建光置百官 燕青州刺史陳留王紹為平原太守
 辟閭澤所逼退屯黃巾固燕主垂更以紹為徐州刺史
 澤謝之子也因符氏亂據齊地來降 三月乙亥燕王
 垂以太子寶錄尚書事授之以政自總大綱而已 燕
 趙王麟擊許謙破之謙奔西燕遂廢代郡悉徙其民於
 龍城 呂光之定涼州也杜進功居多光以為武威太
 守賞寵用事羣僚莫及光甥石聰自關中來光問之曰
 中州人言我為政何如聰曰但聞有杜進耳不聞有舅
 光由是忌進而殺之光與羣寮宴語及政事參軍京兆
 段業曰明公用漢大峻光曰吳起無恩而楚彊商鞅嚴
 刑而秦興業曰起喪其身鞅亡其家皆殘酷之致也明
 公方開建大業景行堯舜猶懼不濟乃慕起鞅之為治
 豈此州士女所望哉光改容謝之 夏四月丙午以朱
 序為都督司雍梁秦四州諸軍事雍州刺史茂洛陽以
 譙王怙代序為都督兗冀幽并四州諸軍事青兗二州
 刺史 苑川王國仁破鮮卑越質叱蘇於平襄獲其子
 諾歸 丁亥燕主垂立夫人段氏為皇后以太子寶錄
 太單于段氏右光祿大夫儀之女其妹適范陽王穗儀
 寶之舅也追諡前妃段氏為成昭皇后 五月秦太子
 懿卒諡曰獻哀 翟遼徙屯滑臺 六月苑川王乞伏

國仁卒諡曰宣烈廟號烈祖其子公府尚幼羣下推國
 仁弟乾歸為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大赦改元
 太初 魏王珪破庫莫奚於弱落水南秋七月庫莫奚
 復襲魏啓珪又破之庫莫奚者本屬宇文部與契丹同
 類而異種其先皆為燕王說所破徙居松漠之間 秦
 後秦自春相持屢戰各有勝負至是各解歸關西秦桀
 以後秦久無成功多去而附秦 河南王乾歸立其妻
 邊氏為王后置百官倣漢制以南川侯出連乞都為丞
 相梁州刺史悌眷為御史大夫金城邊芮為左長史東
 秦州刺史穆且為右長史武始翟勅為左司馬略陽王
 松壽為主簿從弟軻彈為梁州牧弟益州為秦州牧屈
 眷為河州牧 八月秦主登立子崇為皇太子弁為南
 安王尚為北海王 燕議軍將軍平幼會章武王宙討
 吳深破之深走保羅幕 魏王珪密有圖燕之志遣九
 原公儀奉使至中山燕主垂詰之曰魏王何以不自來
 儀曰先王與燕並事晉室母為兄弟臣今奉使於理未
 失垂曰吾今威加四海豈得以昔日為比儀曰燕若不
 脩德禮欲以兵威自強此乃將帥之事非使臣所知也
 儀還言於珪曰燕王衰老太子闇弱范陽王自負材氣
 非少主臣也燕王既沒內難必作於時乃可圖也今則
 未可珪善之儀珪母弟輪之子也 九月河南王乾歸
 遷都金城 張申攻廣平王祖攻樂陵壬午燕高陽王

隆將兵討之。冬十月後秦主萇遷安定秦主登就食
新平帥眾萬餘圍善營四面大哭萇命營中哭以應之
登乃退。十二月庚子尚書令南康襄公詡石卒。燕
太原王楷趙王麟將兵會高陽王隆於合口以擊張申
王祖帥諸邊兵救之夜犯燕軍燕人逆擊走之隆欲追
之楷麟曰王祖老賊或詐走而設伏不如俟明隆曰此
白地羣盜為合而來微幸一決非素有約束能當其進
退也今失利而去眾莫為用乘執追之不過數里可盡
禽也申之所恃惟在於祖祖破則申降矣乃留楷麟守
申邊隆與平幼分道擊之比明大獲而還懸所獲之首
以示申甲寅申出降祖亦歸罪。秦以潁川王同成為
太尉。

十四年春正月燕以陽平王柔鎮襄國遼西王廙在龍
城五年庶務修舉乃上表曰臣頃因征即鎮所統將士
安邊積年青徐荆雍遺寇尚繁願時代還展竭微効生
無餘力沒無遺恨臣之志也庚申燕主垂召農為侍中
司隸校尉以高陽王隆為都督幽平二州諸軍事征北
大將軍幽州牧建留臺於龍城以隆錄留臺尚書事又
以護軍將軍平幼為征北長史散騎常侍封平為司馬
並兼留臺尚書隆因嚴舊規修而廣之遼碣由是遂安
後秦主萇以秦戰屢勝謂得秦主堅之神助亦於軍
中立像而禱之曰臣兄襄救臣復讎新平之禍臣行

裏之命非臣罪也梓登陛下疎屬猶欲復讎况臣敢忘
其兄乎且陛下命臣以龍驤建業臣敢違之今為陛下
立像陛下勿追計臣過也秦主登升樓遙謂長曰為臣
弑君而立像求福庸有甚乎因大呼曰弑君賊孰長何
不自出吾與汝決之萇不應久之以戰未有利軍中每
夜數驚乃斬像首以送秦。秦主登以河南王乾歸為
大將軍大單于金城王。甲寅魏王珪襲高車破之
二月呂光自稱三河王大赦改元麟嘉置百官光妻石
氏子紹弟德世自仇池來至姑臧光立石氏為妃紹為
世子。癸巳魏王珪擊吐突隣部於女水大破之盡徙
其部落而還。秦主登留輜重於大界自將輕騎萬餘
攻安定羌密造保克之。夏四月翟遼寇榮陽執太守
張卓。燕以長樂公盛鎮薊城脩繕舊宮五月清河民
孔金斬吳深送首中山。金城王乾歸擊秦在部大破
之於是秦涼鮮卑羌胡多附乾歸乾歸悉授以官爵
後秦主萇與秦主登戰數敗乃遣中軍將軍姚崇襲大
界登數擊之於安丘又敗之。燕范陽王德趙王麟擊
賀訥追奔至勿根山訥窮迫請降徙之上谷質其弟染
干於中山。秋七月以驃騎長史王忱為荊州刺史都
督荆益寧三州諸軍忱國舊員之弟也。秦主登攻後秦
右將軍吳忠等於平涼克之八月登據苟頭原以逼安
定諸將勸後秦主萇決戰長曰與窮寇遇厲兵家之忌

也吾料以計取之乃留尚書令姚弋守安定夜帥騎三萬襲秦騎軍于大界克之殺毛右孫海王尚橋名將數十人驅掠男女五萬餘口而還毛氏美而勇善騎射後秦兵入其營毛氏猶擊弓跨馬帥壯士數百力戰殺七百餘人衆寡不敵為後秦所執長將納之毛氏罵且哭曰姚萇汝先已殺天子今又欲辱辱我皇靈汝容乎萇殺之諸將欲因秦軍駭亂擊之萇曰登衆雖亂怒氣猶盛未可輕也遂止登收餘衆屯胡空葆萇使姚碩德鎮安定徙安定千餘家于陰密遣其弟征南將軍靖鎮東也後秦主萇使姚碩德置秦州守宰以從弟常威隴城邢奴成冀城姚詳成略陽楊定攻隴冀克之常執邢奴詳棄略陽奔陰密定自稱秦州牧隴西王秦因其所稱而授之 冬十月秦主登以賢衝為大司馬都督隴東諸軍事雍州牧楊定為左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秦梁二州牧約破其攻後秦又約監河西諸軍事并州刺史楊政都督河東諸軍事冀州刺史楊楷各帥其眾會長安政楷皆河東人秦主不既敗政楷收集流民數萬戶政楷河西措據湖陝之間遣使請命於秦登因而授之 燕樂浪悼王温為冀州刺史翟遼遣下家故堤許温温温帳下酋刺温殺之并其長史司馬驅帥守兵二百戶奔西燕 遼西王農邀擊 於襄國

燕獲之惟堤走免 十一月抱罕羌彭奚念附於乞伏乾歸以奚念為北河州刺史 初帝既親政事威權已出有人主之量已而溺於酒色委事於琅邪王道子道子亦嗜酒日夕與帝以酣歌為事又崇尚浮屠窮者極費所親暱者皆娼姆僧尼左右近習弄權柄交通諸託賄賂公行官賞濫雜刑獄謬亂尚書令陸納望官闕歎曰好家居織兒欲撞壞之邪左衛領營將軍會稽許管上疏曰今臺府局吏直衛武官及僕隸婢兒取母之姓者本無鄉邑子弟皆得為郡守縣令或帶職在內及僧尼乳母競進親黨又受貨賂輒臨官領眾政教不均暴濫無罪禁令不明劫盜公行昔年下書數輩下盡規而眾議兼集無所採用臣聞佛者清遠玄虛之神今僧尼往往依傍屢服五誠靈潔尚不能遵况精妙乎而流惑之徒競加敬事又侵漁百姓取財為意亦未合布施之道也疏奏不省道子勢傾內外遠近舞凌帝漸不平然猶外加優崇待中主國寶以讓安有寵於道子有勳朝眾譏八座啓道子宜進位丞相楊州牧假黃鉞加殊禮護軍將軍南平車胤曰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也今主上當陽非成王之比相王在位宜得為周公乎力稱疾不署疏奏帝大怒而暴亂有守中書侍郎范滂徐遵為帝所親信數進忠言補正關失指斥燕黨主國寶與之甥也竊尤疾其阿諛勸帝與之陳郡袁悅之有寵於

道子國寶後悅之因尼支妙音致書於太子母陳淑媛云國寶忠謹宜親信帝知之被怒託以他事斬悅之國寶大懼與道子共謀范蠡出為豫章太守審臨發上疏言今邊烽不舉而倉庫空匱古者使民歲不過三日今之繁擾殆無三日之休至有生兒不復舉養蠶桑不敢嫁娶臣恐社稷之憂厝火積薪不足喻也審又上言中原士民流寓江左歲月漸久人安其業凡天下之人原其先相皆隨世遷移何至於今而獨不可謂宜正其封疆戶口皆以土斷又人性無涯奢儉由勢今并兼之室亦多不贍非其財力不足蓋由用之無節爭以靡麗相高無有限極故也禮十九為長殤以其未成人也今以十六為全丁十三為半丁所任非復童幼之事豈不傷天理困百姓乎謂宜以二十為全丁十六為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繁滋矣帝多納用之審在豫章遣十五議曹下屬城探求風政并吏假還訊問官長得失徐邈與審書曰足下聽斷明允庶事無滯則吏慎其負而人聽不惑矣豈須邑至里詣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致益乃寔蠹漁之所資豈有善人君子而干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自古以來欲為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讒諂並進善惡倒置可不戒哉足下慎選綱紀必得國士以攝諸曹諸曹皆得良吏以掌文檄又擇公方之人以

為監司則清濁能否與事而明足下但平心處之何取於耳目哉昔明德馬后未嘗顧左右與言可謂遠識況大丈夫而不能免此乎 十二月後秦主苻使其東門將軍任夔詭遣使招秦主登許開門納之登將從之征東將軍雷惡地將兵在外聞之馳騎見登曰姚萇多詭不可信也登乃止萇聞惡地詣登謂諸將曰此羌見登事不成矣登以惡地勇略過人陰憚之惡地懼降於後秦萇以惡地為鎮軍將軍 秦以安成王廣為司徒 十五年春正月乙亥譙敬王恬薨 西燕主永引兵向洛陽朱序自河陰北濟河擊敗之永走還上黨序追至白水會崔暹謀向洛陽序乃引兵還擊走之留鷹揚將軍朱黨戍石門使其子略督護洛陽以參軍趙蕃佐之身遠襄陽 琅邪王道子恃寵驕恣侍宴酣醉或虧禮敬帝浸不能平欲選時望為藩鎮以箝制道子問於太子左衛率王雅曰吾欲用王恭殷仲堪何如雅曰王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仲堪謹於細行以文義著稱然皆峻狹自是且幹略不長若委以方面天下無事足以守職若其有事必為亂附矣帝不從恭蘊之子仲堪融之孫也二月辛巳以中書令王恭為都督青兗幽并冀五州諸軍事充青二州刺史鎮京口 三月戊辰大赦後秦主苻攻秦扶風太守齊益勇於新羅堡克之益勇走秦主登攻後秦天水太守張業生於隴東苻救之

登引去 夏四月秦鎮東將軍魏揭飛自稱衝天王帥
 臣胡攻後秦安北將軍姚當成於杏城鎮軍將軍雷惡
 地叛應之攻鎮東將軍姚漢得於李潤後秦主苻登自
 擊之羣臣皆曰陛下不憂六十里苻登乃憂六百里魏
 揭飛何也苻登曰非可猝滅吾城亦非登所猝拔惡地
 智略非常若南引揭飛東結董成得杏城李潤而據之
 長安東北非吾有也乃潛引精兵一千六百赴之揭飛
 惡地有眾數萬武胡赴之者首尾不絕苻登每見一軍至
 輒喜羣臣怪而問之苻登曰揭飛等扇誘同惡種類其繁
 吾雖克其魁帥餘黨未易猝平今烏集而至吾乘勝取
 之可一舉無餘也揭飛等見後秦兵少悉眾攻之甚固
 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其子中軍將軍崇帥騎數百出
 其後揭飛兵擾亂甚遣鎮遠將軍王超等縱兵擊之斬
 揭飛及其將士萬餘級惡地請降苻登待之如初惡地謂
 人曰吾自謂智勇傑出一時而每遇姚翁輒困固其分
 也苻命姚當成於所營之地每柵孔中輒樹一木以旌
 戰功歲餘問之當成曰營地太小已廣之矣苻曰吾自
 結髮以來與人戰未嘗如此之快以千餘兵破三萬之
 衆營地惟小為奇豈以大為貴哉 吐谷渾視連遣使
 獻見於金城王苻歸乾歸拜視連沙州牧白蘭王 丙寅魏
 王珪會燕趙王麟於意辛山擊賀蘭紇突隣紇突三部
 破之紇突隣紇突皆降於魏 秋七月馮翊人郭質起

兵於廣鄉以應秦移檄三輔曰姚萇凶害毒被神人吾
 屬世蒙先帝堯舜之仁非常伯然言之子即知校牧守
 之孫也與其含恥而存孰若蹈道而死於是三輔壁壘
 皆應之獨鄭縣人苟曜不從聚眾數千附於後秦秦以
 質為馮翊太守後秦以曜為豫州刺史 劉衛辰遣子
 直力鞬攻賀蘭部賀訥困急請降於魏丙子魏王珪引
 兵救之直力鞬退珪徙訥部落處之東境 八月劉牢
 之擊韋窟於鄆城劍走河北又敗翟遼於滑臺張願來
 降 九月北平人吳柱聚眾千餘立沙門法長為天子
 破北平郡轉寇廣都入白狼城燕幽州牧高陽王隆方
 菲其夫人郡縣守宰皆會之粟閭柱反請隆還城遣大
 兵討之隆曰今閭闔安業民不思亂柱等以詐謀惑愚
 夫誘脅相聚無能為也遂留葬訖遣廣平太守廣都令
 先歸續遣安昌侯進將百餘騎燹白狼城柱眾聞之皆
 潰窮捕斬之 以侍中王國寶為中書令俄兼中領軍
 丁未以吳郡太守王珣為尚書右僕射 吐谷渾視
 連卒子視罷立視罷以其父祖蔭仁為四鄰所侵侮乃
 督厲將士欲建功業冬十月金城王乾歸遣使拜視罷
 沙州牧白蘭王視罷不受 十二月郭質及苟曜戰于
 鄭東質敗奔洛陽 越質詰歸據平襄叛金城王乾歸
 十六年春正月燕置行臺於剌加長樂公盛錄行臺
 文書事 金城王乾歸擊越質詰歸詰歸降乾歸以宗

女軍之 賀染干謀殺其兄訥知之舉兵相攻魏王
珪告于燕請為鄉導以討之二月甲戌燕主垂遣趙王
麟將兵擊訥麟北將軍蘭汗帥龍城之兵擊染干二
月秦主登自雍攻後秦安東將軍金紫于范氏堡克之
遂渡渭水攻京兆太守韋鏡于段氏堡不克進據曲牟
夏四月燕蘭汗破賀染干於牛都 苻曜有衆一萬
密召秦主登許為內應登自曲牟向繁川軍于馬頭原
五月後秦主萇引兵逆戰登擊破之斬其右將軍吳忠
萇以乘復戰姚碩德曰陛下慎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
今戰失利而更前逼賊何也萇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
實今輕兵直進逼我東此必苻曜擊于與之有謀也
緩之則其謀得成故及其交之未合急擊之以敗散其
事耳遂進戰大破之登浪屯於郿 秦亮州刺史張金樞
據新平降後秦以其子達為質後秦主萇將數百騎入
金樞營羣下諫之萇曰金樞既去苻登又欲圖我將安
所歸乎且彼初來款附宜推心以結之奈何復以不信
疑之乎既而羣臣欲取萇金樞不從 六月甲辰燕趙
王麟破賀訥於赤城禽之降其部落數萬燕主垂命麟
歸訥部落徙染干於中山麟歸言於垂曰臣觀拓跋珪
舉動終為國患不若攝之還朝使其弟監國事垂不從
西燕主永寇河南太守楊佺期擊破之 秋七月壬
申燕主垂如范楊 魏王珪遣其弟觚觚見於燕主

垂衰老子弟用事留觚以求良馬魏王珪弗與遂直燕
絕使長史張褒求好於西燕觚逃歸燕太子寶遣權之
垂待之如初 秦主登攻新平後秦主萇救之登引去
秦驍騎將軍沒奕干以其子為質於金城王乾歸
請共擊鮮卑大塊乾歸與沒奕干攻大兜於鳴嚙堡克
之塊微服走乾歸收其部眾而還歸沒奕干二子沒奕
干尋叛東合劉衛辰八月乾歸帥騎一萬討沒奕干沒
奕干奔他樓城乾歸射之中目 九月癸未以尚書右
僕射王珣為左僕射太子詹事謝朓為右僕射大率博
士范弘之論殷浩宜加贈諡因敘相溫不臣之迹是時
相氏猶盛王珣溫之故吏也以為溫廢昏立明有忠貞
之節黜弘之為餘杭令弘之孫也 冬十月壬辰
燕主垂還中山 初柔然部人卅服於代其大人郁久
間地東表卒部落分為二長子匹候跋繼父居東邊次
子緄訖提別居西邊秦主取代柔然附於劉衛辰及
魏王珪即位攻擊高車等諸部率守服從獨柔然不事
魏戊戌珪引兵擊之柔然舉部遁走珪追每六百里諸
將因張褒言於珪曰賊遠糧盡不如早還珪問諸將若
殺則為為三日食足乎皆曰足乃復借道追之及於大
磧南林山下大破之虜其半部匹候跋及別部帥屋擊
各收餘眾遁走珪遣長孫崇尚是赫鹿追之珪謂將佐曰
矧曹知吾前問三日糧意乎曰不知也珪曰柔然驅畜

產得走數日至水必留我以輕騎追之計其道里不過
 三日及之矣皆曰非所及也高追斬屋擊於平望川肥
 追匹侯跋至豸邪山匹侯跋舉眾降獲緄紇提之子曷
 多汗兄子杜論斛律等宗黨數百人緄紇提將奔劉衛
 辰珪追及之緄紇提亦降珪悉徙其部眾於雲中 程
 濟卒子劉代立改元定鼎攻燕薊城燕遼西王農擊却
 之 三河王光遣兵乘虛伐金城王乾歸乾歸聞之引
 兵還光兵亦退 劉衛辰遣子直力鞬帥眾八九萬攻
 魏南部十一月己卯魏王珪引兵五六千人拒之壬午
 大破直力鞬於鐵歧山南直力鞬單騎走乘勝追之戊
 子自五原金津南濟河徑入衛辰國衛辰部落駭亂辛
 卯珪直抵其所居悅跋城衛辰父子出走壬辰分遣諸
 將輕騎追之將軍伊謂禽直力鞬於木根山衛辰為其
 部下所殺十二月珪軍于鹽池誅衛辰宗黨五千餘人
 皆殺尸于河自河以南諸部悉降獲馬三千餘萬匹牛
 羊四百餘萬頭國用由是遂饒衛辰少子勃勃亡薛薛
 千部珪使人求之薛千部帥太悉伏出勃勃以示使者
 曰勃勃國破家亡以窮歸我我寧與之俱亡何忍執以
 與魏乃送勃勃於没奔干没奔干以女妻之 戊申燕
 主垂如魯口 秦主登攻安定後秦主長如陰密以拒
 之謂太子興曰苟曜闡吾北行必來見汝汝執誅之曜
 果見興於長安興使尹緯讓而誅之其敗沒於安定城

東登退據路承保長置酒高會諸將皆曰君值魏武王
 不令此賊至今陛下將卒太過耳甚矣曰吾不如亡兄
 有四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將十
 萬之眾與天下爭衡望塵而進前無橫陣二也溫古知
 今議論道藝收羅英雋三也董帥大眾上下咸悅人盡
 死力四也所以得建立功業馳譽寰宇者正望筭略
 中有片長耳星巨成稱萬歲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

晉紀三十 北齊 勅編集

烈宗孝武皇帝下至上

大元十七年春正月己巳朔大赦 秦王登立昭儀

西李氏為皇后 二月士寅燕主垂自魯口如河間

渤海平原翟劍遣其將翟都侵館陶也蘇康擊三月垂引

兵南擊劍 秦驃騎將軍沒弈子帥眾降于後秦後秦

以為車騎將軍封高平公 後秦王長寢疾命姚頌德

鎮李潤尹緯守長安召太子與詣行營征南將軍姚方

成言於輿曰今寇敵未滅上復寢疾王統等皆有部曲

終為人患宜盡除之與從之殺王統王廣符胤徐成毛

盛衰怒曰王統兄弟吾之州里實無他志徐成等皆前

朝名將吾方用之奈何輒殺之 燕主垂進逼蘇康

夏四月翟都南走滑臺翟劍求救於西燕西燕主永謀

於秦臣尚書郎渤海鮑遵曰使兩寇相弊吾承其後此

卞莊子之策也中書侍郎太原張騰曰垂彊劍弱何弊

之承不如速救之以成鼎足之勢今我引兵趨中山晝

多疑兵夜多火炬垂必懼而自救我衝其前劍躡其後

此天授之機不可失也永不從 燕大赦 五月丁卯

朔日有食之 六月燕主垂軍熱陽臨河欲濟翟劍列

兵南岸以拒之辛亥垂徙營就西津去熱陽西四十里

為牛皮船百餘艘偽列兵仗沂流而上劍亟引兵趣西

津垂潛遣中皇將軍桂林王鎮等自熱陽津夜濟營于

河南比明而營成劍聞之亟還攻鎮等營垂命鎮等堅

壁勿戰劍兵往來疲竭攻營不能拔將引去鎮等引兵

出戰驍騎將軍農自西津濟與鎮等夾擊大破之劍走

還滑臺將妻子收遺眾北濟河登白鹿山憑險自守燕

兵不得進農曰劍無糧不能久居山中乃引兵還留騎

候之劍果下山還兵掩擊盡獲其眾劍單騎奔長子西

燕王永以劍為車騎大將軍兗州牧封東郡王歲餘劍

謀反永殺之初郝譽崔逞及清河崔宏新興張卓遼東

夔騰陽平路纂皆仕於秦避秦亂來齊詔以為冀州諸

郡各將部曲營於河南既而受翟氏官爵翟氏敗皆降

於燕燕王垂各隨其材而用之劍所統七郡三萬餘戶

皆按堵如故以章武王宙為兗豫二州刺史鎮滑臺徙

徐州民七千餘戶于熱陽以彭城王脫為徐州刺史鎮

熱陽脫垂之弟子也垂以崔蔭為宙司馬初陳留王紹

為鎮南將軍太原王楷為征西將軍樂浪王溫為征東

將軍垂皆以蔭為之佐蔭才幹明敏強正善規諫四王

皆嚴憚之所至爾刑法輕賦役流民歸之戶口滋息秋七

月垂如鄴以太原王楷為冀州牧右光祿大夫餘府為

左僕射 秦主登聞後秦主長疾病大喜告祠世祖神

主大赦百官進位二等秣馬厲兵進逼安定去城九十餘里八月薨疾小瘳出拒之登引兵出營將逆戰遂安南將軍姚襄陰別攻秦營及糧而還襄夜引兵出以躡其後且而候騎告曰賊請營已空不知所向益驚曰彼為何人去令我不知來令我不知死謂其將死忽然復來朕與此羌同世何其厄哉登遂還雍襄亦還安定

三河王光遣其弟右將軍寶等攻金城王乾歸寶及將士死者萬餘人又遣其子虎賁中郎將纂殺光弟美念纂亦敗歸光自將擊美念於枹罕克之纂奔甘松

冬十月辛亥荊州刺史王忱卒 雍州刺史朱序以老病求解職詔以太子右衛率都恢為雍州刺史代序鎮襄陽恢之子也 巴蜀人在關中者皆叛後秦據弘農以附秦秦主登以竇衝為左丞相併徙屯華陰都依遣將軍趙陞守金墉河南太守楊佺期帥眾軍湖城擊衝走之 十一月癸酉以黃胡郎殺仲堪為都督

荆益寧三州諸軍事荊州刺史鎮江陵仲堪雖有英譽資望猶淺議者不以為允到官好行小惠細目不舉南郡公相玄負其才地以雄豪自勵朝廷疑而不用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馬玄嘗詣琅邪王道子值其酣醉張目謂眾客曰相盪晚塗欲作賊云何玄伏地流汗不能起由是益不自安常切齒於道子後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歎曰父為九州伯兒為五湖長遂棄官歸

國上疏自訟曰先臣勤王匡復之勲朝廷遺之臣不復計至於先帝龍飛陛下繼明請問設者誰之由耶疏寢不報玄在江陵仲堪其最懼之相氏累世臨荆州玄復臺橫士民畏之過於仲堪嘗於仲堪聽事前戲馬以稍擬仲堪仲堪中兵參軍彭斌劉邁謂玄曰馬稍有餘精力不足玄不悅仲堪為之失色玄出仲堪謂邁曰卿狂人也玄夜遣殺卿我豈能相救邪使邁下都避之玄使人追之邁僅而獲免征虜秦軍獲步騎皆過江後見仲堪說之曰相玄志趣不當每快快於失職即下榮待大過恐非將來之計也仲堪不悅藩內弟同郡羅企生為仲堪功曹藩退謂企生曰殺我倒戈以授人必及於禍君不早圖去就後悔無及矣 庚寅立皇子德文為琅邪王徙琅邪王道子為會稽王 十二月燕主垂還中山以遼西王農為都督兗豫荆徐雍五州諸軍事鎮鄴

休官權于成據顯親自稱秦州牧 清河人李遠上表請赦兖州修孔子廟給戶灑掃仍立庠序收教學者曰事有如賒而寔急者此之謂也表不見省

十八年春正月燕陽平王柔卒 權于成為秦所逼請降於金城王乾歸乾歸以為東秦州刺史休官大都統顯親公 夏四月庚子燕主垂加太子寶大單于以安定王瑱傳官信為太尉范陽王德為司徒太原王楷為司空陳留王紹為尚書右僕射五月立子熙為河間

王朗為勃海王娶為博陵王 秦右丞相霍去病才尚

人自請封天水王秦主登不許六月衡自稱秦王改元

元光 金城王乾歸立其子熾擊為太子熾擊勇畷明

決過於其父 秋七月秦王登攻賓衛於野人保衛求

救於後秦尹緯言於後秦主長曰太子仁厚之稱著於

遠近而英略未著請使擊苻登以著之長從之太子典

將兵攻胡空堡登解衛圍以赴之興因襲平涼大獲而

歸長使興還鎮長安 魏王珪以薛干太悉仗不送劉

勃勃八月襲其城晉之太悉仗奔秦 氏帥楊佛嵩叛

奔後秦楊佺期趙睦追之九月丙戌敗佛嵩於潼關後

秦將姚崇殺佛嵩敗晉兵趙睦死 冬十月後秦主長

疾甚還長安 燕主垂議伐西燕諸將皆曰永未有釁

我連年征討士卒疲弊未可也范陽王德曰永既國之

枝葉又僭舉位號惑民視聽宜先除之以宣民心士卒

雖疲庸得已乎垂曰司徒意正與吾同吾比老即囊底

智足以取之終不復留此賊以累子孫也遂戒嚴十一

月垂發中山步騎七萬遣鎮西將軍丹楊王績龍驤將

軍張崇出井陘攻西燕武鄉公交于晉陽征東將軍平

規攻鎮東將軍段平于沙亭西燕主求遣其尚書令乃

乘車騎將軍慕容鍾帥眾五萬守潞川交永之弟也十

二月垂至鄴 己亥後秦主長召太尉姚弋僕射尹緯

姚晃將軍姚大目尚書狄伯支入禁中受遺詔輔政長

謂太子興曰有毀此諸公者慎勿受之汝撫骨肉以恩

接大臣以禮持物以信遇民以仁四者不失吾無愛矣

姚晃垂諄問取苻登之策長曰今大業垂成興才智足

辨美所得問衷子長卒興秘不發喪以其叔父緒鎮安

定碩德鎮陰密弟崇守長安或謂碩德曰公威名素重

部曲最彊今易世之際必為朝廷所疑不如且奔秦州

觀望軍勢碩德曰太子志度寬明必無它慮今苻登未

滅而骨肉相攻是自亡也吾有死而已終不為也遂往

見興與優禮而遣之興自稱大將軍以尹緯為長史欣

伯支為司馬帥眾伐秦

十九年春正月秦主登聞後秦主長卒喜曰姚興小兒

吾折杖笞之耳乃大放盡眾而東留司徒安成王廣守

雍太子崇守胡空登遣使拜金城王乾歸為丞相河南

王領秦梁益涼沙五州牧加九錫 初秃髮思復健卒

子烏孤立烏孤雄勇有大志與大將紛陀謀取涼州紛

陀曰公必欲得涼州宜先務慶議武後復督隊政刑然

後可也烏孤從之三河王光遣使拜烏孤冠軍大將軍

河西鮮卑大都統烏孤與其羣平謀之曰可受乎皆曰

吾士馬眾多何為獨人石且若留不對烏孤曰卿畏呂

光邪石真若留曰吾本根未固小大非敵若光致死於

我何以待之不如受以驕之俟豐而動賤不克矣烏孤

乃受之 二月秦主登攻屠各姚奴帛蒲二堡克之

燕主垂留清河公會鎮鄴營司其責充兵遣太原王楷
 出溢口遼西王農出塞關垂自出沙旋以擊西燕樓榜
 所趣軍各就頭西燕主永聞之嚴兵分道拒守飛渡臺
 壁遣從子征東將軍小逸巨歸鎮東將軍主次多右將
 軍勸馬駒帥眾萬餘人戍之夏四月秦主登自六陌
 題廢橋後秦昭平太守姚詳披馬嵬堡以拒之太子與
 遣尹緯將兵救詳緯據廢橋以待秦秦兵爭水不能得
 渴死者什二三因急攻緯輿馳遣狄伯支謂緯曰符登
 窮寇宜持重以挫之緯曰先帝登遐人情懼懼今不因
 思奮之力以禽敵大事去矣遂與秦戰秦兵大敗其夜
 秦眾潰登軍騎奔離太子崇及安成王廣聞敗皆棄城
 走登至無所歸乃奔平涼收集遺眾入馬毛山燕主
 垂頓軍鄴西南月餘不進西燕主永怪之以為太行道
 寬疑垂欲詭道取之乃悉歛諸軍屯軹關杜太行口惟
 留垂一軍甲戌垂引大軍出溢口入天井關五月乙
 酉燕軍至臺壁求遣從兄太尉大逸巨歸救之平規擊
 破之小逸巨歸出戰遼西王農又擊破之斬勸馬駒禽
 王次多遂圍臺壁永召太行軍還自將精兵五萬以拒
 之刁雲慕容鍾發怖帥眾降燕永誅其妻子己亥垂陳
 于臺壁兩遣驍騎將軍慕容國伏于騎於澗下夾子與
 求合戰垂偽退求乘追之行數里國騎從澗中出斷其
 後諸軍四面俱進大破之斬首八千餘級求走歸其子

晉陽守將聞之棄城走丹楊王瓚等進取晉陽後秦
 太子興始發喪即皇帝位于柳里大赦改元皇初遂如
 安定詎後秦主苻曰武昭皇帝廟號太祖六月壬子
 追尊會稽王太妃鄭氏曰簡文宣太后羣臣謂宣太后
 應配食元帝太子前率徐勳曰宣太后平素之時不抗
 儼於先帝至於子孫豈可為祖考立配國學明教東莞
 臧壽曰今尊號既正則罔極之情申別建寢廟則嚴禰
 之義顯繫子為稱兼明貴之所由一舉而允三義不亦
 善乎乃立廟於太廟路西燕主垂進軍圍長子西燕
 主求欲竊後秦侍中蘭英曰昔石虎伐龍都太祖堅守
 不去卒成大燕之基今垂七十老翁厭苦兵革終不能
 領兵連歲以攻我也但當城守以疲之求從之秦主
 登遣其子沒陰王宗為質於河南王乾歸以請救進封
 乾歸梁王納其妹為梁王后乾歸遣前軍將軍乞伏益
 州等帥騎一萬救之秋七月登引兵出迎乾歸兵後秦
 主興自安定如涇陽與登戰于山南執登殺之悉散其
 部眾使歸農業徙陰密三萬戶於長安以季后賜姚晃
 益州等開之引兵還秦太子崇韓湟中即帝位改元延
 初登曰高皇帝廟號太宗後秦安南將軍強庶鎮
 遠將軍楊多叛推賢衝為主後秦主興自將討之軍至
 武功多兄子良國殺多而降熙龜秦州刺史齊河川汾川
 臣仇高執送之三河王光以子覆為都督晉門以西

諸軍事西域大都護高昌命大皇子弟隨之八月
己巳尊皇太妃李氏為皇太后居崇訓宮 西燕主求
困急遣其子常山公弘等求救於雍州刺史郝恢并獻
玉璽一紐恢上一言垂若弁求為益深不如兩存之可
以乘機舉義帝以為然詔青充二州刺史王恭豫州刺
史度楷救之楷亮之孫也求恐晉兵不出又遣其太子
亮來為質平規遣亮及於高都獲之永又告急於魏魏
王珪遣陳留公虔將軍庾岳帥騎五萬東渡河屯秀容
以救之虔統根之子也晉魏兵皆未至大逸且歸部將
伐勤等開門內燕兵燕人執永斬之并斬其公卿大將
刀雲大逸且歸等三千餘人得永所統八郡七萬餘戶
及秦史與服御伎樂珍寶甚眾燕主垂以丹楊王璜為
并州刺史鎮晉陽宜都王鳳為雍州刺史鎮長子永尚
書僕射昌黎屈遵尚書陽平王德祕書監中山李先太
子彥勳勃海封則黃門郎太山胡母亮中書郎張騰尚
書郎統郡公孫表皆隨才權叙九月垂自長子如對
冬十月秦王崇為梁主乾歸所逐奔隴西王楊定定留
司馬邵彊守秦州帥眾二萬與崇共攻乾歸乾歸遣涼
州牧軻彈秦州牧益州立義將軍詰歸帥騎三萬拒之
益州與定戰敗於平州軻彈詰歸皆引退軻彈司馬翟
瑒奮勳怒曰主上以雄武開基所向無敵威振秦蜀將
軍以宗室居元帥之任當竭力致命以佐國家今秦州

雖敗二軍尚全奈何望風退衄將何面以見主上乎瑒
雖無住獨不能以便宜斬將軍乎軻彈謝曰向者未知
衆心何如耳果能若是吾敢受死乃帥騎進徵益州詰
歸亦勒兵繼之大敗定兵殺定及崇斬首萬七千級乾
歸於是盡有隴西之地定無子其叔父佛狗之子盛先
守仇池自稱征西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謚定為武王
仍遣使來稱藩秦太子宣稱盛分氏差為二十部護
軍各為鎮戍不置郡縣 燕主垂東巡陽平平原命遼
西王農濟河與安南將軍尹國略地青兗農攻廩丘國
攻陽城皆拔之東平太守韋簡戰死高平太山琅邪諸
郡皆委城奔潰農進軍臨海徧置守宰 柔然曷多汗
棄其父與杜崱帥眾西走魏長孫肥追之及於上郡跋
那山曷多汗杜崱收其餘眾數百奔正候跋正候跋
之南鄙杜崱掠五原以西諸部走度漠北 十一月燕
皆奔魏杜崱掠五原以西諸部走度漠北 十一月燕
遼西王農敗碎閭軍於龍水遂入臨淄十二月燕主垂
召農等還 秦主興遣使與燕結好并送太子寶之子
敏於燕燕封敏為河東公 梁主乾歸自稱秦王大赦
二十一年春正月燕主垂遣散騎常侍封則報聘于秦
遂自原狩于廣川勃海長樂而歸 西秦上乾歸以
太子熾磐領尚書令左長史邊芮為左僕射右長史秋
宜為右僕射豈官皆如魏武晉文故事然猶稱大單于

大將軍邊防等領府佐如故 薛千恭太伏自長安亡
 歸嶺北上郡以西對卑雜胡甘應之 二月甲寅尚書
 令陸納卒 三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皇太子出就東
 宮以丹陽尹王雅領少傅時會私其子道子專權著繼雙
 人趙牙本出倡優茹千秋本錢唐捕賊吏皆以諂賂得
 進道子以牙為魏郡太守千秋為驃騎諮議參軍牙為
 道子開東第築山穿池功用鉅萬帝嘗幸其第謂道子
 曰府內乃有山甚善然脩飾太過道子無以對帝去道
 子謂牙曰上若知山是人力所為爾必死矣牙曰公在
 牙何敢死嘗作殯其千秋賣官招權聚貨累億博平令
 吳興聞人輿上疏言之帝益惡道子而逼於太后不忍
 廢黜乃權時授之親幸王恭都恢殷仲堪王珣王雅
 等使居內外要任以防道子道子亦引王國寶及國寶
 從弟琅邪內史緒以為心腹由是朋黨競起無復羈時
 友愛之難矣太后每和解之中書侍郎徐勣從容言於
 帝曰漢文明主猶淮南世祖聰達負愧齊王兄弟之
 際實為深愆會是皇雖有醜嫌之累宜加弘貸消散羣
 議外為國家之計內慰太后之心帝納之復委任道子
 如故 初楊定之死也天水姜乳慶據上邽夏四月丙
 秦主乾歸遣之伏益州帥駱六千討之左僕射邊防民
 部尚書王松壽曰益州屢勝而驕不可專任必以輕敵
 取敗乾歸曰益州號勇諸將莫及當以重任輔之耳乃

以平北將軍韋處為長史左禁將軍務和為司馬至大
 寒嶺益州不設部伍驍將士遊暇飲令曰敢言軍事
 者斬夷等諫不聽乳逆擊天破之 魏王珪叛燕侵逼
 附塞諸部五月甲戌燕主垂遣太子寶遠西王農趙王
 麟帥眾八萬自五原伐魏范陽王德陳留王紹別將步
 騎萬八千為後繼散騎常侍高湖諫曰魏與燕世為昏
 姻彼有內難燕實存之其施德厚矣結好久矣間以求
 馬不獲而留其弟由在於我奈何遽興兵擊之拓跋珪
 珪沈勇有謀切歷艱難在精馬彊未易輕也皇太子富
 於春秋志果氣銳今委之專征必小魏而易之萬一不
 如所欲傷威毀重願陛下深圖之言頗激切垂怒光湖
 官湖泰之子也 六月癸丑燕太原元王楷卒 西秦
 王乾歸還于西城 秋七月三河王光帥眾十萬伐西
 秦西秦左輔密貴周左衛將軍莫者殺勸西秦王乾
 歸播於光以子殺勸為質光引兵還乾歸悔之殺周
 及殺葬 魏張表聞燕軍將至言於魏王珪曰燕挾於
 滑臺長子之捷竭國之資力以來有輕我之心宜羸形
 以驕之乃可克也珪從之悉徙部落畜產西渡河千餘
 里以避之燕軍至五原降魏別部三萬餘家收糴田百
 餘萬斛置戍城進屯臨河造船為濟具珪遣古司馬許
 謙之師於秦 禿髮烏孤擊之弗折楊等請欲出破降
 之築廉川堡而郁之廣武趙振少壯奇略關鳥孤在廉

川棄家從之烏孤喜曰吾得趙生大事濟矣拜左司馬
三河王光封烏孤為廣武郡公 有長星見自須女至
于哭星帝心惡之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
杯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邪 八月魏王珪治兵河南
九月進軍臨河燕太子寶劾兵將濟暴風起漂其船數
十艘泊南岸魏獲其甲士三百餘人皆釋而遣之寶之
發中山也燕主垂已有疾既至五原珪使人襲中山之
路伺其使者盡執之寶等數月不聞垂起居珪使所執
使者臨河告之曰若父已死何不早歸寶等憂恐士卒
騷動珪使陳留侯將五萬騎屯河東東平公儀將十萬
騎屯河北略陽公遵將七萬騎塞燕軍之南遵壽楊之
子也秦王與遵揚佛嵩將兵救魏燕術士斬安言於太
子寶曰天時不利燕必大敗速去可免寶不聽安退告
人曰吾輩皆當垂尸草野不得歸矣燕魏相持積旬趙
王麟將義興嵩等內自疑冬十月辛未燒船夜攻時河
水未結寶以魏兵必不能度不設斥候十一月己卯暴
風水合魏王珪引兵濟河留輜重選精銳二萬餘騎急
追之燕軍至參合陂有大風黑氣如墜自軍後來臨覆
軍上沙門支曇猛言於寶曰風氣暴迅魏兵將至之候
宜遣兵樂之寶以去魏軍已遠笑而不應曇猛固請不
已麟怒曰以殿下神武師徒之盛足以橫行沙漠索虜

何敢遠來而曇猛妄言驚懼營新以拘曇猛泣曰村氏
以百萬之師敗於淮南正由恃眾輕敵不信天道故也
司徒德勳寶投曇猛言寶乃遣驍帥騎三萬屯軍後以
備非常驍以曇猛為妄縱騎遊獵不肯設備寶遣騎還
詢魏兵騎行十餘里即解散魏軍晨夜兼行乙酉暮
至參合陂西燕軍在陂東營於蟠羊山南水上魏王珪
夜部分諸將掩覆燕軍士卒衝故東馬口潛進丙戌日
出魏軍登山下臨燕營燕軍將東引頗見之士卒大驚
擾亂珪縱兵擊之燕兵走赴水人馬相騰躡感溺死者
以萬數略陽公遵以兵邀其前燕兵四五萬人一時放
仗欵手就禽其遺迸去者不過數千人太子寶等皆單
騎僅免殺燕右僕射陳留侯王紹生高魯陽王倭奴柱
林王遵成濟陰公尹國等文武將吏數千人兵甲糧食
以鉅萬計道成垂之弟子也魏王珪擇燕臣之有才用
者代郡太守廣川賈閭閭從弟驃騎長史曷黎太守彝
太史郎遼東曷黎等留之其餘欲悉給衣糧遣還以相
懷中州之人中部大人王建曰燕眾殫盡今傾國而來
我幸而大捷不如悉殺之則其國虛虛取之為易且獲
寇而縱之無乃不可乎乃盡虜之十二月珪還雲中
盛樂燕太子寶恥於參合之敗請更擊魏司徒德言於
燕主垂曰虜以參合之捷有輕太子之心宜及陛下神
略以服之不然將為後患垂乃以清河公會銀留軍事

領幽州刺史代高陽王隆鎮龍城以陽城王蘭汗為北
中郎將代長樂公位鎮刺命隆盛悉引其精兵還中山
期以明年大舉擊魏 是歲秦王與封其叔父緒為晉
王碩德為隴西王弟崇為秦公顯為常山公

二十一年春正月燕高陽王隆引龍城之甲入中山軍
容將擊燕人之氣稍振 休官權萬世帥眾降西秦

燕主垂遣征東將軍平規發兵冀州二月規以博陵武
邑長樂三郡兵反於魯口其從子冀州刺史喜謀不聽

規弟海陽令翰亦起兵於遼西以應之垂遣鎮東將軍
餘嵩擊規嵩敗死垂自將擊規軍至魯口規棄眾將妻

子及平喜等數十人走渡河至引兵還翰引兵趨龍城
清河公會遣東陽公根等擊翰破之翰走山南 三月

庚子燕主垂留范陽王穗守中山引兵密發踰青嶺徑
天門擊山通道出魏不意直宿雲中魏陳留公虔帥部

落三萬餘家鎮平城垂至擲山頭以遼西王養高陽王隆
為前鋒以襲之是時燕兵新敗皆畏魏惟龍城兵勇銳

爭先度素不設備閏月乙卯燕軍至平城虔乃覺之帥
麾下出戰敗死燕軍盡取其城王珪震怖欲走諸

部聞虔死皆有厭心珪不知所適垂之過命合陂也見
積骸如山為之設祭軍士皆感哭震山公垂斬情嘔

血由是發瘵乘馬輿而進頓平城西北三十里太子寶
等聞之皆引還燕軍叛者奔生泉魏去垂已死輿尸在

軍魏王珪欲追之聞平城已沒乃引還陰山垂在平城
積十日疾轉篤乃築燕昌城而還夏四月癸未卒於上

谷之沮陽秘不發喪丙申至中山戊戌發喪諡曰成武
皇帝廟號世祖壬寅太子寶即位大赦改元永康五月

辛亥以范陽王穗為都督與秦青徐荆豫六州諸軍事
車騎大將軍冀州牧鎮鄴遼西王垂為都督并雍益梁

秦涼六州諸軍事并州牧鎮晉陽又以安定王庫得官
倖為太師夫餘王尉為太傅甲寅以趙王麟領尚書左

僕射高陽王隆領右僕射長樂公盛為司諫校尉且都
王鳳為冀州刺史 乙卯以散騎常侍彭城劉該為徐

州刺史鎮野城 甲子以堂孫秦公謝琰為尚書左僕射
初燕主垂先段后生子令寶後段后生子朗鑿愛諸

妃子麟養隆柔庶寶初為太子有美稱已而荒怠中外
失望後段后嘗言於垂曰太子遭承平之世足為守成

之主今國步艱難恐非濟世之才遼西高陽二王陛下
之賢子宜擇一人付以大業趙王麟茲詐強憤異自必

為國家之患宜早圖之寶善事垂左右左右多譽之故
垂以為賢諱段氏曰汝欲使我為晉獻公乎段氏泣而

退告其妹范陽王妃曰太子不才天下所知吾為社稷
言之主上乃以吾為難懼何其苦哉觀太子必喪社稷

范陽王有非常器度若燕祚未盡其在王乎寶及麟聞
而恨之乙丑寶後麟謂段氏曰臣常謂主上不能守大

而恨之乙丑寶後麟謂段氏曰臣常謂主上不能守大

業今竟能不宜早自裁以全段宗段氏怒曰汝兄弟不難逼殺其母况能守先業乎吾豈愛死但念國亡不久耳遂自殺寶璽以段后謀廢通統無母后之道不宜成殺羣臣咸以為然中書令駐運剛言於朝曰子無廢母之義漢安恩閭后親廢順帝猶得配饗太廟况先后賤昧之言虛實未可知乎乃成喪 六月癸酉魏王珪遣將軍王建等擊燕 虜傳太子劉元泥斬之徙其部落於平城燕上谷太守開封公詳棄郡走詳就之曹孫也丁亥魏賀太妃卒 燕主齊定士族舊籍分辦清濁校閱戶口罷軍營封陟之方悉屬郡縣由是士民嗟怨始有離心 三河王呂光即天王位國號大凉大赦改元龍飛尙置百官以世子紹為太子對弟為公侯者二十人以中書令王詳為尚書左僕射著作郎段業等五人為尚書光遣使者拜充髮為孤為征南大將軍益州牧左賢王為孤謂使者曰呂王諸子貪淫三甥暴虐遠近怨怒吾安可違百姓之心受不義之爵乎吾當為帝王之事耳乃留其鼓吹用儀謝而遣之 平規收合散黨據高唐燕主齊遣高陽王隆將兵討之東土之民素懷隆惠迎候者屬路秋七月隆進軍臨河規棄高唐走陸道建威將軍慕容暹等濟河追之斬規於濟北平喜拜歡城納故中書令王獻之女為太子妃獻之義殺之子也魏羣臣勸魏王珪稱尊號珪始建天子旌旗出警

入踰陔元皇始乘軍事六合張勳勸珪遠取中原珪善之燕遼西王憂悉將部曲數萬口之并州并州素之儲得是歲旱霜民不能供其食又遣諸部護軍分監諸胡由是民吏俱怨潛召魏軍八月己亥魏王珪大舉伐燕步騎四十餘萬南出馬邑踰句注旌旗二千餘里鼓行而進左將軍馮門李栗將五萬騎為前驅別遣將軍封旨擊從東道出置郡襲燕幽州 燕征北大將軍幽平二州牧清河公會毋賧而年長雄俊有受魏燕主垂愛之寶之代魏也垂命會攝東宮重披錄禮遇一如太子及垂伐魏命會鎮龍城委以東北之任國官府佐皆選一時才望垂奏為遺言命寶以會為嗣而寶愛少子濊陽公策意不在會長樂公盛與會同年耻為之下乃與趙王麟共勸寶棄策寶從之乙亥立妃段氏為皇后策為皇太子會盛皆進爵為王策年十一素善騎會聞之心懼對九月章武王宙奉燕主垂及成哀段后之喪葬于龍城宣平陵寶詔宙悉徙高陽王隆參佐部曲家屬還中山會遺詔多留部曲不遣宙年長屬會每事隆悔之見者皆知其有異志 戊午魏軍至陽曲妻西山臨晉陽道騎環城大譟而去燕遼西王廣出戰大敗奔還晉陽司馬慕容高閭門拒之襄將妻子帥數千騎東走魏中領將里長孫肥追之及於潞川獲屠妻子孫軍盡沒農被剽獨與三騎逃歸中山魏王珪遠取并州初

建臺置置刺史太守尚書郎以下官悉用儒生為之士大夫詣軍門者無少長皆引入存慰使人盡言少有才用咸加擢敘已未遣輔國將軍奚收略地汾川獲燕丹楊王買得及離石護軍高秀和以中書侍郎張恂等為諸郡太守招撫離散勸課農桑燕主寶聞魏軍將至議于東堂中山尹持護曰今魏軍狼彘千里遠闕棄勝氣銳若縱之使入平土不可敵也宜杜險以拒之中書令駐蹕曰魏多騎兵往來剽速馬上膏糧不過旬日宜令郡縣聚民千家為一堡深溝高壘清野以待之彼至無所掠不過六旬食盡自退尚書封懿曰今魏兵數十萬天下之勍敵也民雖築堡不足以自固是聚兵及糧以必負之也且動搖民心示之以弱不如阻關拒戰計之上也趙王麟曰魏今乘勝氣銳其鋒不可當宜完守中山侍其弊而乘之於是修城積粟為持久之備命遼西王農出屯安喜軍事動靜悉以委麟 帝嘗酒流連內殿醒治既少外人罕得進見張貴人寵冠後宮後宮皆畏之庚申帝與後宮宴殿樂盡侍時貴人年近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亦當廢矣吾意更屬少者貴人潛怒向夕帝醉寢於清暑殿貴人偏飲官者酒散遣之使婢以被蒙帝面弑之重賂左右云因覓暴崩時太子闇弱會誓王道士昏荒遂不復推問王國寶夜叩禁門欲入為遺詔侍中王爽拒之曰大行晏駕皇太子未至敢入者

斬國寶乃止爽恭之弟也辛酉太子即皇帝位大赦癸亥有司奏會誓王道士直進位太傅揚州牧假黃鉞詔內外眾事動靜皆之安帝幼而不慧口不能言至於寒暑飢飽亦不能辨飲食寢興皆非已出母弟琅邪王德文性恭謹常侍左右為之節適始得其宜初王國寶黨附會誓王道士驕縱不懌臺屢為御史中丞褚粲所糾國寶起齊伴清暑殿孝武帝其惡之國寶懼遂更求媚於帝而疎道士帝復寵昵之道子大怒嘗於內省面責國寶以劍擲之舊好盡矣及帝崩國寶復事道士與王緒共為邪譎道士更感之倚為心腹遂交管朝權威震內外並為時之所疾王恭入赴山陵母正色直言道士深憚之恭罷朝歎曰棟棟雖新便有忝離之歎緒說國寶因恭入朝勸相王伏兵殺之國寶不許道士欲輟和內外乃深布腹心於恭冀除舊惡而恭母言及時政輒厲聲色道士知恭不可和協遂有相圖之志或勸恭因入朝以兵誅國寶恭以豫州刺史庾楷士馬甚盛黨於國寶障之不敢發王珣謂恭曰國寶雖終為禍亂要之罪逆未彰今遽先事而發必大失朝野之望况擁彊兵竊發於京輦誰謂非迎國寶若遂不改惡布天下然後順衆心以除之亦無憂不濟也恭乃止既而謂珣曰比來視君一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慎默但問歲晏何如耳冬十月甲申葬孝武帝于隆平陵王恭還鎮將行

謂道子曰主上諒闇寡宰之任伊周所難願大王親萬
幾納直言故鄭聲遠使人國寶等念懼 魏王珪使冠
軍將軍代人于栗碑窳朔將軍公孫蘭帥步騎二萬潛
自晉陽開韓信故道己酉珪自并陘趨中山李先降魏
珪以為征東左長史 西秦涼州牧軻彈與秦州牧益
州不平軻彈奔涼 魏王珪進攻常山拔之獲太守苟
延自常山以東守宰或走或降諸郡縣皆附於魏推中
山鄴信都三城為燕守十一月珪命東平公儀將五萬
騎攻鄴冠軍將軍王建左將軍李乘政信都戊午珪進
軍中山己未攻之燕高陽王隆守南郭帥眾力戰自旦
至哺殺傷數千人魏兵乃退珪謂諸將曰中山城固賢
必不肯出戰急攻則傷士及圍則費糧不如先取鄴信
都然後圍之丁卯珪引兵而南章武王真自龍城還聞
有魏冠馳入刺與鎮北將軍陽城王蘭乘城固守蘭垂
之從弟也魏別將石河頭攻之不克退屯滹陽珪軍于
曹口博陵太守申永奔河南高陽太守崔宏奔海渚珪
素聞宏名遣吏追求獲之以為黃門侍郎與給事黃門
侍郎張袞對掌機要創立制度博陵令孫遵降魏珪以
為中書令出納號令兼總文誥燕范陽王德使南安王
青等夜襲魏軍於鄴下破之魏軍退屯新城青等請追擊
之別駕韓諱曰古人先計而後戰魏軍不可擊者四懸
軍遠客利在野戰一也深入近畿頓兵死地二也前鋒

既敗後陣方固三也彼眾我寡四也官軍不宜動者三
自戰其地一也動而不勝眾心難固二也城墜未修敵
來無備三也今魏無資糧不如深壘固軍以老之德從
之召青還青詳之兄也十二月魏遼西公賀額盧帥騎
二萬會東平公儀攻鄴賴盧訪之弟也魏別部大人沒
根有膽勇魏王珪惡之沒根懼誅己丑將親兵數十人
降燕燕主寶以為鎮東大將軍封雁門公沒根求還職
魏寶難與重兵給百餘騎沒根効其號今夜入魏營至
中仗珪乃覺之狼狽驚走沒根以所從人少不能壞其
大衆多獲首虜而還 揚盛遣使來請命詔拜盛鎮南
將軍仇池公盛表苻宣為平北將軍 是歲越質諾歸
帥戶萬悉西秦降于秦秦人處之成紀拜鎮西將軍平
襄公 秦隴西王碩德攻姜乳於上邽乳帥眾降秦以
碩德為秦州牧鎮上邽微乳為尚書驪庶擢于成帥聚三
萬其圍上邽碩德擊破之熙奔仇池遂來奔碩德西擊
于成於略陽于成降 西燕既亡其所署河東太守柳
恭等各擁兵自守秦主興遣晉王緒攻之恭等臨河拒
守緒不得濟初永嘉之亂汾陰薛氏聚其族黨阻河自
固不仕割石及苻氏興乃以禮聘薛彊拜鎮東將軍璜
引秦兵自龍門濟遂入蒲阪恭等皆降興以備為并冀
二州牧鎮蒲阪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

齊治通鑑卷一百九

魏書卷一百九 魏書卷一百九 魏書卷一百九

晉紀三十一 張固休 魏一年

安皇帝甲

隆安元年春正月己亥朔帝加元服改元以左僕射王
珣為尚書令領軍將軍王國寶為左僕射領選仍加後
將軍丹楊尹會稽王道子悉以東官兵配國寶使領之
燕范陽王德求救於秦秦兵不出鄴中恟懼賀賴盧
自以魏王珪之舅不受東平公儀即度由是與儀有隙
儀司馬丁建陰與德通從而構聞之射書入城中言其
狀甲辰風霾晝晦賴盧營有火建言於儀曰賴盧燒營
為變矣儀以為然引兵退賴盧聞之亦退建帥其眾詣
德降且言儀師老可擊德遣桂陽王領南安王青帥騎
七千追擊魏軍大破之燕王寶使左衛將軍慕容騰攻
博陵殺魏所置守宰王建等攻信都六十餘日不下士
卒多死庚申魏王珪自攻信都壬戌夜燕宜都王鳳踰
城奔中山癸亥信都降魏 涼王光以西秦王乾歸數
反覆舉兵伐之乾歸羣下請東奔成紀以避之乾歸曰
軍之勝敗在於巧拙不在眾寡光兵雖眾而無法其弟
延勇而無謀不足憚也且其精兵盡在延所延敗光自
走矣光軍于長最遺太原公纂等帥步騎三萬攻金城

乾歸帥眾三萬救之未至纂等拔金城光又遣其將梁
恭等以甲卒萬餘出陽武下峽與秦州刺史沒弈干攻
其東天水公延以袍罕之眾攻臨洮武始河關皆克之
乾歸使人給延云乾歸眾潰奔成紀延欲引輕騎追之
司馬耿椎諫曰乾歸勇略過人安肯望風自潰前破王
廣楊定皆羸師以誘之今告者視高色動殆必有姦宜
整陳而前使步騎相屬俟諸軍畢集然後擊之無不克
矣延不從進與乾歸遇延戰死稚與將軍姜顯收散卒
還屯袍罕光亦引兵還姑臧 秃髮烏孤自稱大都督
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大赦改元太初治兵廣武攻涼
金城克之涼王光遣將軍雷弼伐之戰于街亭涼兵大
敗 燕王寶聞魏王珪攻信都出屯深澤遣趙王麟攻
楊城殺守兵三百寶悉出珍寶及宮人募郡縣羣盜以
擊魏二月己巳朔珪還屯楊城沒根兄子醜提為并州
監軍聞其叔父降燕懼誅帥所部兵還國作亂珪欲北
還遣其國相涉延求和於燕且請以其弟為質寶聞魏
有內難不許使冗從僕射蘭宣質珪召因悉發其眾步
卒十二萬騎三萬七千屯於曲陽之柏肆營於澤池水
北以邀之丁丑魏軍至營於水南寶督師夜濟募勇敢
萬餘人襲魏營寶陳於營北以為之援募兵因風縱火
多擊魏軍魏軍大亂珪驚起奔營既走燕將軍之特真
帥百餘人至其帳下得珪衣幘既而募兵無故自擊互

相斫射珪於營外望見之乃擊鼓收衆左右及中軍將士稍稍來集多布火炬於營外縱騎衝之募兵大敗還赴寶陳寶引兵復渡水北伐黃魏整衆而至與燕相持燕軍奮氣寶引還中山魏兵隨而擊之燕兵屢敗寶懼奔大軍帥騎二萬奔還時大風雪凍死者相抗寶恐爲魏軍所及命士卒皆棄絕仗兵器數十萬寸刃不返燕之朝臣將卒降魏及爲魏所係虜者其衆先是張奭常爲魏王珪言燕書監崔暹之材珪得之甚喜以暹爲尚書使錄三十六曹任以政事魏軍士有自相肆亡歸者言大軍敗散不知主處道過晉陽晉陽守將封真因起兵攻并州刺史曲陽虞素延素延擊斬之南安公順守雲中聞之欲自擢國事幢將代人莫題曰此大事不可輕爾宜審待後問不然爲禍不細順乃止順什翼犍之孫也賀蘭部帥附力眷統隣部帥匿物尼統奚部帥叱奴根皆舉兵反順討之不克珪遣安遠將軍使岳帥萬騎還討三部皆平之國人乃安珪欲撫慰新附深悔參合之誅素延坐討反者殺戮過多免官以美牧爲并州刺史牧與東秦王肅嘗稱傾首與少均禮典怒以告珪珪爲之殺牧已卯夜燕尚書郎慕輿誥謀殺燕主寶立趙王麟不克斬關出奔魏麟由是不自安 三月燕以儀同三司武鄉張崇爲司空 初燕清河王會聞魏軍東下表求赴難燕主寶許之會初無去意使征南將

軍庫俸官俸建威將軍餘崇將兵五千爲前鋒崇嵩之子也俸等頗虛龍近百日無食戰馬牛且盡會不發寶怒果詔切責會不得已以治行簡練爲名復留月餘時道路不通俸欲使輕軍前行通道偵魏疆弱且張野勢請將皆畏避不欲行餘崇奮曰今巨寇滔天京都危逼匹夫猶思致命以救君父諸君荷國寵任而更惜生乎若社稷傾覆臣卽不立死有餘辱諸君安居於此崇請當之俸喜簡給步騎五百人崇進至漁陽遇魏千餘騎崇謂其衆曰彼衆我寡不擊則不得免乃鼓譟直進崇手殺十餘人魏騎潰去崇亦引還斬首獲生具言敵中闕然衆心稍振會乃上道徐進是月始達薊城魏圍中山既久城中將士皆思出戰征北大將軍隆言於寶曰涉珪雖屢獲小利然頓兵經年以勢沮屈士馬死傷大半人心思歸諸部離解正是可破之時也加之舉城思奮若因我之銳乘彼之衰往無不克如其持重不決將卒氣喪日益困逼事久變生後雖欲用之不可得也寶然之而衛大將軍麟每沮其議隆成列而龍首前後數四寶使人請於魏王珪欲還其弟觚割常山以西皆與魏以求和珪許之既而寶悔之己酉珪如盧奴辛亥復圍中山燕將士數千人俱自請於寶曰今坐守窮城終於困弊臣等願得一出樂戰而陛下每初之此爲生自摧敗也且受圍歷時無他奇變徒望積久寇賊自退今

內外之勢強弱懸絕彼必不自退明矣且從衆一決寶許之隆退而勒兵召諸參佐謂之曰皇威不振寇賊內侮臣子同恥義不顧生今幸而破賊吉還固善若其不幸亦使吾志節獲展卿等有此見吾母者為吾道此情也乃披甲上馬詣門俟命麟復固止寶衆太忿恨隆涕泣而還是夜麟以兵劫左衛將軍北地王精使帥禁兵執寶精以義拒之麟怒殺精出奔西山依丁零餘衆於是城中人情震駭寶不知麟所之以清河王會軍在近恐麟奪會軍先據龍城乃召隆及驃騎大將軍農謀去中山走保龍城隆曰先帝擲風沐雨以成中興之業崩未暮年而天下大壞豈得不謂之孤負邪今外寇方盛而內難復起骨肉乖離百姓疑懼誠不可以拒敵北遷舊都亦事之宜然龍川地狹民貧若以中國之意取足其中復朝夕望有大功此必不可若節用愛民務農訓兵數年之中公私充實而趙魏之間厭苦寇暴民思燕德庶幾返旆克復故業如其未能則憑險自固猶足以優遊養銳耳寶曰卿言盡理朕一從卿意耳遼東高撫善卜筮素為隆所信厚私謂隆曰殿下北行終不能遠太妃亦不可得見若使主上獨往殿下潛留於此必有大功隆曰國有大難主上蒙塵且老母在北吾得北首而死猶無所恨卿是何言也乃適召僚佐問其去留唯司馬督恭參軍成文頌從餘皆欲留隆並聽之農部將谷

會歸說農曰城中之人皆涉珪參合所殺者父兄子弟泣血踴躍欲與魏戰而為衛軍所抑今主上當北遷皆曰得慕容氏一人奉而立之以與魏戰死無所恨大不幸而留此以副眾望擊退魏軍撫恤畿甸奉迎大駕亦不失為忠臣也農欲殺歸而惜其材力謂之曰必如此以望生不如就死壬子夜寶與太子策遼西王褒高陽王隆長樂王盛等萬餘騎出赴會軍河間王熙勃海王初博陵王鑿皆幼不能出城隆還入迎之自為轍乘俱得免燕將王沈等降魏擊遼王惠中書侍郎韓範負外郎段宏太史令劉起等帥工伎三百奔鄴中山城中無至百姓惶惑東門不開魏王珪欲夜入城冠軍將軍王建志在虜掠乃言恐士卒盜府庫物請俟明日珪乃止燕開封公詳從寶不及城中立以為至開門拒守珪盡眾攻之連日不拔使人登果卑臨城高之曰慕容寶已棄汝走汝曹百姓空自取死欲誰為乎皆曰奉小無知恐復如參合之眾故苟延旬月之命耳珪顧王建而唾其面使中領將軍長孫肥左將軍李栗將三千騎追寶至范陽不及破其新城及而還 甲寅單皇太后李氏為太皇太后戊午立皇王氏 燕主寶出中山與趙王麟遇于所城麟不意寶至意欲助其眾奔蒲陰復出也望都土人頗供給之慕容詳遣兵掩襲麟獲其妻子麟脫走入山甲寅寶至赤柵殺中親近散云略盡惟高

陽王隆所領數百騎為宿衛清河王會帥騎卒二萬迎于前商寶怪會容止快快有恨色密告隆及遼西王農農隆俱曰會年少專任方面百騎所致豈有它也臣等當以禮責之寶雖從之然猶詔解會兵以屬隆隆固辭乃減會兵分給農隆又遣西河公庫儁官驥帥兵三千助守中山丙辰寶蓋徙刺中府庫北趣龍城魏石河頭引兵追之戊午及寶於夏議澤寶不欲戰清河王會曰臣撫教士卒惟敵是求今大駕蒙塵入思效命而虜敢自送衆心忿憤兵法曰歸師勿遏又曰置之死地而後生今我皆得之何患不克若其捨去賊必乘人或生餘孽寶乃從之會整陳與魏兵戰農隆等將南來騎衝之魏兵大敗追奔百餘里斬首數千級隆又獨追數十里而還謂故吏留臺治書陽球曰中山城中積兵數萬不得委吾意今日之捷令人遺恨因慷慨流涕會既敗魏兵於根滋其隆屢訓責之會益忿忿會以農隆皆骨鎮龍城屬尊位重名望素出己右恐至龍城權政不復在己又知終無為嗣之望乃謀作亂幽平之兵甘懷會恩不樂屬二王請於寶曰清河王勇略高世臣等與之誓同生死願陛下與皇太子諸王留刺官臣等從王南解京師之圍還迎大駕寶左右皆惡會言於寶曰清河王不得為太子神色其不平且其才武過人善收人心陛下若從衆請臣恐解圍之後必有衛轡之事寶乃謂報

曰道通年少才不及二王豈可當專征之任且朕方自統六師杖會必為羽翼何可離左右也眾不悅而退左右勸寶殺會侍御史仇尼歸聞之告會曰大王所恃者父父已異圖所杖者兵兵已去手欲於何所自容乎不如誅二王廢太子大王自處東宮兼將相之任以匡復社稷此上策也會猶未許寶謂農隆曰觀道通上策必反無疑宜早除之農隆曰今寇敵內侮中土紛紜社稷之危有如累卵命農隆為都遠赴國難其賊名之重足以震動四鄰逆狀未彰而遽殺之豈徒傷父子之恩亦恐大損威望寶曰會逆亡已成卿等燕慈不忍早殺恐一旦為變必先害諸父然後及吾至時勿悔自負也會聞之益懼夏四月於西寶宿廣都兼柳谷會遣其黨仇尼歸具提染于帥壯士二十餘人分道襲農隆殺隆於帳下農被重創執仇尼歸逃入山中會以仇尼歸被執事終願發乃夜詣寶曰農隆謀逆臣已除之寶欲討會陽為好言以安之曰吾固疑二王以矣除之甚善甲戌且會立仗嚴備乃引道會欲棄隆屍餘崇涕泣固請乃聽載隨軍農出自歸寶呵之曰何以自負邪命執之行十餘里寶顧召羣臣食且議農罪會就寶自衛軍將軍慕與騰使斬會傷其首不能殺會走赴其軍勸兵攻寶寶帥數百騎馳二百里晡時至龍城會遣騎追至石城不及乙亥會遣仇尼歸攻龍城寶夜遣兵襲擊破

之會遣使請誅左右佞臣并求為太子實不許會蓋取乘輿器服以彼宮分給將帥署置百官自稱皇太子錄尚書事引兵向龍城以討慕容暉為名丙子頗兵城下寶絲西門會乘馬逸與寶語寶責讓之會命軍士向寶大譟以耀威城中將士皆憤然向暮出戰大破之會兵死傷大半走還營侍御郎高雲夜帥敢死士百餘人襲會軍會飛皆潰會將十餘騎奔中山開封公詳殺之寶殺會母及其三子丁丑寶大赦凡與會同謀者皆除罪復舊職論功行賞拜將軍封侯者數百人遼西王襲骨破見腦寶手自裹創僅而獲濟以慶為左僕射尋拜司空領尚書令餘崇出自歸寶嘉其忠拜中堅將軍使典宿衛贈高陽王隆司徒諡曰康賢以高雲為建威將軍封夕陽公養以為子雲高句麗之支屬也燕王皝破高句麗徙於青山由是世為燕臣雲沈厚寡言時人莫知惟中衛將軍長樂馮跋奇其志度與之為友跋父和事西燕主永為將軍永敗徙和龍僕射王國寶建威將軍王緒依附會稽王道子納賄窮奢不知紀極惡王恭殺仲堪勸道子殺損其兵權中外恟恟不安恭等各繕甲勒兵表請北伐道子疑之詔以盛夏妨農無使解散恭遣使與仲堪謀討國寶等相玄以仕不得志欲假仲堪兵勢以作亂乃說仲堪曰國寶與君諸人素已為對唯患相疑之不速耳今既執大權與王緒相表裏其所

迴易無不如志孝伯居元舅之地必未敢害之君為先帝所拔超居方任人情皆以君為雖有思致非方伯才彼若發詔徵君為中書令用毅覲為荊州君何以處之仲堪曰憂之矣計將安出玄曰孝伯疾惡深至君宜潛與之約與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東西齊舉玄雖不肖願帥荆楚豪傑荷戈先驅此相文之勲也仲堪心然之乃外結雍州刺史郝恢內與從兄南蠻校尉覲南郡相陳留江績謀之覲曰人臣當各守職分朝廷是非豈藩屏之所制也晉陽之事不敢預聞仲堪固邀之覲怒曰吾進不敢同退不敢異績亦極言其不可覲恐績及禍於坐和解之績曰大丈夫何至以死相脅邪江仲元行年六十但未獲死所耳仲堪懼其堅正以楊佺期代之朝廷聞之徵績為御史中丞覲遂稱疾辭位仲堪往省之謂覲曰兄病殊為可憂覲曰我病不過身死汝病乃當滅門宜深自愛勿以我為念郝恢亦不肯從仲堪疑未決會王恭使至仲堪許之恭大喜甲戌恭上表罪狀國寶舉兵討之初孝武帝倚任王珣及帝暴崩不及受顧命珣一旦失勢循默而已丁丑王恭表至內外戒嚴道子問珣曰二藩作逆卿知之乎珣曰朝政得失珣弗之預王恭作難何由可知王國寶惶懼不知所為遣數百人戍竹里夜遇風雨各散歸王緒說國寶矯相王之命召王珣車胤殺之以除特望因挾君相發兵

以討二藩國寶討之珣胤至國寶不敢言更問計於珣
珣曰王毅與卿素無深怨所競不過勢利之間耳國寶
曰將曹嬰我乎珣曰是何言歟卿寧有英之罪王孝伯
豈宣帝之儔邪又問計於胤胤曰昔桓公圍壽陽彌時
乃克今朝廷遣軍恭必城守若京口未拔而上流奄至
君將何以待之國寶九懼遂上疏解職請闕待罪既而
悔之詐稱詔復其本官道子聞驚欲求姑息乃委罪國
寶遣驛騎論議參軍譙王尚之收國寶付廷尉尚之恬
之子也甲申賜國寶死斬緒於市遣使詣恭深謝愆失
恭乃罷兵還京口國寶兄侍中愷驍騎司馬愉並請解
職道子以愷愉與國寶異母又素不協皆釋不問戊子
大赦殷仲堪雖計王恭猶豫不敢下聞國寶等死乃始
抗表舉兵遣楊佺期屯巴陵道子以書止之仲堪乃還
會稽世子元顯年十六有高才為侍中說道子以王毅
終必為患請潛為之備道子乃拜元顯征虜將軍以其
衛府及徐州文武悉配之 魏王珪以軍食不給命東
平公儀去鄴徙屯鉅鹿積租楊城慕容詳出步卒六千
人伺襲魏諸屯珪擊破之斬首五千生擒七百人皆
縱之 初張掖盧水胡沮渠羅仇匈奴沮渠王之後也
世為部帥涼王光以羅仇為尚書從伐西秦及呂延
敗死羅仇第三河太守勳溺謂羅仇曰王上荒羣信讒
今軍敗將死正其猜忌智勇之時也吾兄弟必不見容

與其死之無名不若勦兵尚西平出我輩不有一呼涼
州不足定也羅仇曰誠如汝言然吾家世以忠孝著於
西土寧使人負我我不忍負人也光果聽讒以敗軍之
罪殺羅仇及勳溺羅仇弟子蒙遜雄傑有策略涉獵書
史以羅仇勳溺之喪歸葬諸部多其族姻會葬者凡萬
餘人蒙遜哭謂眾曰呂王昏荒無道多殺不辜吾之上
世虎視河西今欲與諸部雪三父之恥復上世之業何
如眾咸稱萬歲遂結盟起兵攻涼臨松郡拔之屯據金
山 司徒左長史王歊導之孫也以母喪居具王恭之
討王國寶也版倣行具國內史使起兵於東方倣使前
吳國內史虞曠父等入吳興義與召募兵眾赴者萬計
未幾國寶死恭罷兵符欲去職反喪服欲以起兵之際
誅異己者頗多勢不得止遂大怒不承恭命使其子泰
將兵伐恭戕於會稽王道子稱恭罪惡道子以其戕送
恭五月恭遣司馬劉牢之帥五千擊泰斬之又與倣
戰於曲阿眾潰倣單騎走不知所所在收虞曠父下廷尉
以其祖灑有功免為庶人 燕庫偃官驥入中山與開
封公詳相攻詳殺驥盡滅庫偃官氏又殺中山尹符謀
夷其族中山城無定王民悉魏兵東之男女結盟人自
為戰甲辰魏王珪罷中山之圍就殺河間督諸郡義祖
甲寅以東平公儀為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亮
豫雍荆徐揚六州牧左丞相封衛王慕容詳自謂能却

魏兵威德已振乃即皇帝位改元建始置百官以新平
 公可足渾潭為軍騎大將軍尚書令殺拓跋祗以固眾
 心鄰中官屬勸范陽王德祥草號會有自龍城來者知
 燕主寶猶存乃止涼王光遣太原公纂將兵擊沮渠
 蒙遜於葱谷破之蒙遜逃入山中蒙遜從兄男成為涼
 將軍聞蒙遜起兵亦合眾數千屯樂涇酒泉太守墨澄
 討男成兵敗追死男成進攻建康遣使說建康太守段
 業曰呂氏政衰權臣擅命刑殺無常人無容處一州之
 地叛者相望瓦解之形昭然在目百姓嗷然無所依附
 府君奈何以蓋世之才欲立忠於垂亡之國男成等既
 唱大義欲屈府君撫臨部州使塗炭之餘蒙來蘇之惠
 何如業不從相持旬外救不至郡人高達中更等勸
 業從男成之請業素與源休中多交源休王詳不平懼
 不自安乃許之男成等推業為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
 州牧建康公改元神龜以男成為輔國將軍委以軍國
 之任蒙遜帥眾歸業業以蒙遜為鎮西將軍光命太原
 公纂將兵討業不克六月丙子秦主乾歸徵北河州刺
 史彭奚念為鎮衛將軍以鎮西將軍奎弘破光為河州
 牧定州刺史彭祖理為興晉太守鎮抱罕秋十月慕容
 詳殺可足渾潭詳嗜酒者淫不恤士民刑殺無度所誅
 王公以下五百餘人羣下離心城中饑窘詳不聽民出
 采稻死者相枕擿城皆謀迎趙王麟詳遣輔國將軍張

驥帥五千餘人督租於常山驥自丁零入驥軍潛襲中
 山城門不閉執詳斬之驥遂稱尊號聽人四出米和入
 既飽求與魏戰麟不從稍復窮餓魏王珪軍魯口遣長
 孫肥帥騎七千襲中山入其郭麟進至泚水為魏所敗
 而還八月丙寅朔魏王珪徙軍常山之九門軍中大疫
 人畜多死將士皆思歸珪問疫於諸將對曰王者纒什
 四五珪曰此固天命將若之何四海之民皆可為國在
 吾所以御之耳何患無民羣臣乃不敢言遣撫軍大將
 軍略陽公遵襲中山入其郭而還燕以遼西王賈為
 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司馬錄尚書事涼散騎常侍太
 常西平鄭麋善天文數術國人信重之會熒惑守東井
 麋謂僕射王詳曰源之分野將有大兵王上老病太子
 聞弱太原公山悞一旦不諱禍亂必起吾二人久居內
 要彼常切齒將為誅首矣胡王乞基部落最彊二苑
 之人多其甚焉彼吾欲與之舉大事推乞基為主二苑之
 眾盡我有也得城之後徐更議之詳從之麋夜以二苑
 之眾燒洪範門使詳為內應事泄詳被誅麋遂據東苑
 以叛民間皆言聖人起兵事無不成從之者甚眾涼王
 光召太原公纂使討纂纂將選諸將皆曰段業必驕軍
 後宜潛師夜發纂曰業無雄才瀕城自守若潛師夜去
 適足張其氣勢耳乃遣使告業曰郭纂作亂吾今還都
 卿能決首早出戰於是引還業不敢出纂司馬楊統

謂其從兄指曰那繁舉事必不虛發吾欲殺秦推兄爲
主西襲呂弘據張掖號令諸郡此千載一時也相怒曰
吾爲呂氏臣安身其祿危不能救豈可復增其難乎呂
氏若云吾爲弘漢矣統至蕃未速叛歸繁弘繁之弟也
繁與西安太守石元良共擊秦大破之乃得入姑臧秦
得光孫入於東苑及敗而恚悉投於鋒上枝分節解
飲其血以盟衆皆掩目涼人張捷宋生等招集戎夏
三千人反於休屠城與秦共推涼後將軍楊軌爲盟主
軌略陽氏也將軍程肇諫曰卿棄龍頭而從虵至非計
也軌不從自稱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秦擊破秦將王
斐于城西秦兵勢漸衰遣使請殺于亮髮烏孤九月烏
孤使其弟驃騎將軍利鹿孤帥騎五千赴之 秦太后
姚氏卒秦主興哀毀過禮不親庶政羣臣請依漢魏故
事既葬即吉尚書郎李嵩上疏曰孝治天下先王之高
事也宜遵聖性以光道訓既葬之後素服臨朝君緯駿
曰嵩矯常越禮請付有司論罪興曰嵩忠臣孝子有何
罪乎其一如嵩議 鮮卑薛勃叛秦秦主興自討之
勃敗奔没弈干没弈干執送之 秦法氏男姚買得謀
殺秦主興不克而死 秦主興入寇湖城弘農太守陶
仲山華山大守董邁皆降之遂至陝城進寇上洛拔之
遣姚崇寇洛陽河南太守夏彥宗之固守金墉崇攻之
不克乃徙流民二萬餘戶而還武都氏晉飛啖鐵等據

方山以叛秦與遣姚紹等討之斬飛鐵與勤於政事延
納善言京兆杜瑾等皆以論事得顯授天水姜龕等以
儒學見車禮給事黃門侍郎古成誥等以文章參機密
詔剛介雅正以風教爲已任京兆韋高慕所籍之爲人
居母喪彈琴飲酒誦聞之而泣持劍求高欲殺之高懼
而逃匿 中山饒其慕容麟帥二萬餘人出拔新市甲
子晦魏王珪進軍攻之大史令肅崇曰不吉昔紂以甲
子亡謂之疾日兵家忌之珪曰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
甲子興乎崇無以對冬十月丙寅麟退阻泅水甲戌珪
與麟戰於義臺大破之斬首九十餘級麟與數十騎馳
取妻子入西山遂奔鄴甲申魏克中山燕公卿尚書將
吏士卒降者二萬餘人張曠李沈等生晉降魏後亡去
珪入城皆赦之得燕璽殿圖書府庫珍寶以萬數班賞
羣臣將士有差追諡弟軀爲秦愍王發慕容詳家斬其
尸收殺軀者高霸程同皆夷五族以大刃剗之丁亥遣
三萬騎就衛王儀將攻鄴 秦長水校尉姚珍奔西秦
西秦王乾歸以女妻之 河南鮮卑吐鉢等十二部大
人皆附於秃髮烏孤 燕人有自中山至龍城者言拓
跋珪衰弱司徒德完守鄴城命儀妻至勸燕主寶爾
還寶於是大簡士馬將復取中原遣鴻臚常彥冊拜德
爲丞相冀州牧南夏公彥牧守其驍承制封拜十一月
癸丑燕大赦十二月調兵悉集武畿在頓遣將軍改爲

南視形勢之亥慕容麟至鄴復稱趙王詵范陽王德曰
魏既克中山將乘勝攻鄴鄴中雖有重兵然城大難固
且人心懼不可守也不如南趣滑臺阻河以待魏伺
釁而動河北庶可復也時魯陽王和鎮滑臺和垂之弟
子也亦遣使迎德德許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

魏書慕容麟至鄴復稱趙王詵范陽王德曰
魏既克中山將乘勝攻鄴鄴中雖有重兵然城大難固
且人心懼不可守也不如南趣滑臺阻河以待魏伺
釁而動河北庶可復也時魯陽王和鎮滑臺和垂之弟
子也亦遣使迎德德許之

晉紀三十二 著雍關

安皇帝乙

隆安二年春正月燕范陽王德自鄴帥戶四萬南徙滑
臺魏衛王儀入鄴以其倉庫追德至河弗及趙王麟上
尊號於德德用兄垂故事稱燕王攻永康三年為元年
以統府行帝制置百官以趙王麟為司空領尚書令慕
容法為中軍將軍慕輿拔為尚書左僕射十通為右僕
射麟復謀反德殺之 庚子魏王珪自中山南巡至高
邑得王永之子憲喜曰王景略之孫也以為本州中正
領選曹事兼掌門下至鄴置行臺以龍驤將軍曰南公
和跋為尚書與左丞賈彝帥吏兵五千人鎮鄴珪自鄴
還中山將北歸發卒萬人直道自望都鑿恒嶺至代
五百餘里珪恐已既去山東有變復置行臺於中山命
衛王儀鎮之以撫軍大將軍略陽公遵為尚書左僕射
鎮勃海之合口右將軍尹國督租于冀州聞珪將北還
謀襲信都安南將軍長孫嵩執國斬之 燕啓倫還至
龍城言中山已陷燕主寶命罷兵遼西王農言於寶曰
今遷都尚新未可南征且因成師襲庫莫奚取其平馬
以充軍資更甯虛實俟明年而議之寶從之己未北行

庚申漢流洛水會南燕王德遣侍郎李延詣寶言涉珪
西中國空虛延追寶及之寶大喜即日引還 辛酉
魏王珪發中山徙山東六州史民雜夷十餘萬口以實
代博陵勃海章武鬻盜並起略陽公遵等討平之廣川
太守賀賴盧性豪健恥居冀州刺史王輔之下襲輔殺
之驅勒守兵掠陽平頓丘諸郡南渡河奔南燕南燕王
德以賴盧為并州刺史封廣安王 西秦王乾歸遣乞
伏益州攻涼支陽鷗武允吾三城克之虜萬餘人而去
燕主寶選龍城宮詔諸軍就頓不聽罷散文武將士
皆以家屬隨駕遼西王農長樂王盛切諫以為兵疲力
弱魏新得志未可與敵宜且養兵觀變寶將從之撫軍
將軍慕輿騰曰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今師眾已集
宜獨決聖心乘機進取不宜廣采異同以沮大計寶乃
曰吾計決矣敢諫者斬二月乙亥寶出就頓留寇統後
事已卯燕軍發龍城慕輿騰為前軍司空慶為中軍寶
為後軍相去各一頓連營百里壬午寶至乙連長上段
連胥宋赤負等因衆心之憤征役遂作亂連胥等皆高
陽王隆舊將共逼立隆子高陽王崇為主殺樂辰威王
宙中牟熙公段道及宗室諸王河間王熙素與崇善崇
懼佑之故獨得免燕主寶將十餘騎奔司空農營農將
出迎左右抱其臂止之曰宜小清澄不可使出農引刀
將斫之遂出見寶又馳信追慕輿騰發宋寶農引兵

還趣大營討連胥等農營兵亦厭征役皆棄仗走騰
營亦潰寶農奔遼龍城長樂王盛聞亂引兵出迎寶農
僅而得免 會稽王道子忌王殷之逼以譙王尚之及
弟休之有才略引為腹心尚之說道子曰今方鎮疆盛
罕相權輕宜密樹腹心於外以自藩衛道子從之以其
司馬王愉為江州刺史都督江州及豫州之四郡軍事
用為形援日夜與尚之謀議以伺四方之隙 魏王珪
如繁時宮給新徙民田及牛珪敗於白登山見熊將數
子謂冠軍將軍于栗磳曰知名勇健能搏此乎對曰獸
賤人貴若搏而不勝豈不虛斃一壯士乎乃驅致珪前
盡射而獲之珪顧謝之秀容川酋長爾朱羽健從珪攻
晉陽中山有功拜散騎常侍璵其所居割地三百里以
封之柔然數侵魏邊尚書中兵郎李先請擊之珪從之
大破柔然而還 楊執以其同馬郭緯為西平相帥步
騎二萬北赴郭騰禿髮獨孤遣其弟車騎將軍侮檀帥
騎一萬助執執至姑臧營于城北 燕尚書頰立王蘭
汗陰與段連胥等通謀引兵營龍城之東城中留守兵
至少長樂王盛被內近城之民得丁夫萬餘乘城以禦
之連胥等同謀纔百餘人餘皆為所驅脅莫有闕志三
月甲午連胥等將攻城遼西相烈王農恐不能守且為
蘭汗所誘夜潛出赴之冀以自全明且連胥等攻城城
上拒戰甚力連胥之眾死者以百數連胥乃將農循城

農素有忠節威名城中之眾恃以為彊忽見在城下無
 不驚愕喪氣遂皆逃潰速骨入城縱兵殺掠死者狼藉
 寶盛與慕容騰餘崇張真李阜趙恩等輕騎南走速骨
 幽農於殿內長上阿交羅速骨之謀主也以高陽王崇
 幼弱更欲立農崇親信駸讓出力捷等聞之丁酉殺羅
 及農速骨即為之誅讓等農故吏左衛將軍宇文拔亡
 奔遼西庚子蘭汗襲擊速骨并其黨盡殺之廢崇奉太
 子策承制大赦遣使迎寶從於薊城寶欲還長樂王盛
 等皆曰汗之忠詠未可知今單騎赴之萬一汗有異志
 悔之無及不如南就范陽王合眾以取冀州若其不捷
 收南方之眾徐歸龍都亦未晚也寶從之 離石胡帥
 呼延鐵西河胡帥張崇等不樂從代聚眾叛魏魏安遠
 將軍庚岳討平之 魏王珪召衛王儀入輔以略陽公
 遵代鎮中山夏四月壬戌以征虜將軍穆崇為太尉安
 南將軍長孫嵩為司徒 燕主寶從間道過鄴鄴人請
 留寶不許南至黎陽伏於河西道中黃門令趙思告此
 地王鍾曰上以二月得丞相表即時南征至乙連倉長
 上夜亂失據來此王亟白丞相奉迎鍾德之從弟也首
 勸德稱尊號聞而惡之執思付獄以狀白南燕王德德
 謂羣下曰卿等以社稷大計勸吾攝政吾亦以嗣帝播
 越民神之主故權順羣議以繫眾心今天方悔禍嗣帝
 得還吾將具法駕奉迎謝罪行闕何如黃門侍郎張華

曰今天下大亂非雄才無以寧濟羣生嗣帝闇懦不能
 紹隆先統陛下若蹈匹夫之節捨天授之業威權一去
 身首不保況社稷其得血食乎慕容護曰嗣帝不達時
 宜委棄國都自取敗亡不堪多難亦已明矣昔荆曠出
 奔衛輒不納春秋是之以子拒父猶可況以父拒子乎
 今趙思之言未明虛實臣請為陛下馳往調之德流涕
 遣之護帥壯士數百人隨思而北聲言迎衛其實圖之
 寶既遣思謂鍾於後得推者言德已稱制懼而北走護
 至無所見執思以還德以思練習典故欲留而用之思
 曰大馬猶知戀主思雖刑臣之還就上德固留之思怒
 曰周室東遷晉鄭是依殿下親則叔父位為上公不能
 帥先羣右以臣帝室而幸本根之傾為趙王倫之事思
 雖不能如申包胥之存楚猶慕龔君賓不偷生於莽世
 也德斬之寶遣扶風忠公慕容騰與長樂王盛收兵其
 州盛以騰素暴橫為民所怨乃殺之行至鉅鹿長樂說
 諸豪傑皆願起兵奉寶寶以蘭汗祀燕宗廟所為以順
 意欲還龍城不肯留冀州乃北行至建安抵民張曹家
 曹素武健請為寶合座盛亦勸寶宜且駐留察汗情狀
 寶乃遣冗從僕射李阜先往見汗寶留頓石城會汗遣
 左將軍蘇超奉迎陳汗忠款寶以汗燕主垂之舅盛之
 妃父也謂必無它不待早返遂行盛流涕固諫寶不聽
 留盛在後盛與將軍張真下道避匿丁亥寶至索莫汗

徑去龍城四十里城中皆喜汗惶怖欲自出請罪兄弟共諫止之汗乃遣弟加難帥五百騎出迎又遣兄堤閉門止仗禁人出入城中皆知其將為變而無如之何加難見寶於陴北拜謁已從寶俱進頽陰列公餘崇密言於寶曰觀加難形色禍變甚逼宜留三思奈何徑前寶不從行數里加難先執崇崇大呼罵曰汝家幸緣肺腑蒙國寵榮覆恐不足報今乃敢謀篡逆此天地所不容可旦暮即屠滅但恨我不得手膾汝曹耳加難殺之引寶入龍城外邸弑之汗盜寶曰靈帝殺獻哀太子策及王公卿士百餘人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昌黎王改元青龍以吳為太尉加難為車騎將軍封河間王熙為遼東公如杞宋故事長樂王盛聞之馳欲赴哀張真止之盛曰我今以窮歸汗汗性愚淺必念婚姻不忍殺我旬月之間足以展吾情志遂往見汗汗妻乙氏及盛妃皆泣涕請盛於汗盛妃復頓頭於諸兄弟汗惻然哀之乃舍盛於宮中以為侍中左光祿大夫親待如舊堤加難屢請殺盛汗不從堤驕很荒淫事汗多無禮盛因而間之由是汗兄弟浸相嫌忌涼太原公暴將兵擊楊軌郭騰救之篡敗還段業使沮渠蒙遜攻西郡執太守呂純以歸純光之弟子也於是晉昌太守王德敦煌太守趙郡王敏皆以郡降業業封蒙遜為臨池侯以德為酒泉太守敏為沙州刺史六月丙子魏王珪

命羣臣議國號皆曰周秦以前皆自諸侯升為天子因其國為天下號漢氏以來皆無尺土之資我國家首世相承開基代北遂撫有方夏今宜以代為號黃門侍郎崔宏曰昔尚人不常厥居故兩稱殷商代雖舊邦其命惟新登國之初已更曰魏夫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國也宜稱魏如故珪從之楊軌自恃其眾欲與涼王光決戰郭騰每以天道抑止之涼常山公弘鎮張掖段業使沮渠男成及王德攻之光使太原公纂將兵迎之楊軌曰呂弘精兵一萬若與光合則姑臧益彊不可取矣乃與禿髮利鹿孤共邀擊纂纂與戰大破之軌奔王乞基屢性褊急殘忍不為士民所附聞軌敗走降西秦西秦王乾歸以為建忠將軍散騎常侍弘引兵集張掖東走段業徙治張掖將追擊弘沮渠蒙遜諫曰歸師勿過窮寇勿追此兵家之戒也業不從大敗而還賴蒙遜以免業城西安以其將臧莫孩為太守蒙遜曰莫孩勇而無謀知進不知退此乃為之築冢非築城也業不從莫孩尋為呂纂所破燕太原王奇楷之子蘭汗之外孫也汗亦不投以為征南將軍得入見長樂王盛盛潛使奇逃出起兵奇起兵於建安眾至數千汗遣蘭堪討之盛謂汗曰善騎小兒未能辦此豈非有假託其名欲為內應者乎太尉素驕難信不宜委以大眾汗然之罷堤兵更遣撫軍將軍仇尼慕將兵討奇於是龍城自夏不

兩至于秋七月汗日詣燕諸廟及寶神座頓首禱請委罪於闕加難堪及加難聞之怒且懼誅乙已相與帥所部襲仇尼慕軍敗之汗大懼遣太子穆將兵討之穆謂汗曰慕容盛我之仇讎必與奇相表裏此乃腹心之疾不可養也宜先除之汗欲殺盛先引見察之盛妃知之密以告盛盛稱疾不出汗亦止不殺李旱術變劉忠張豪張真皆盛素所厚也而穆引以為腹心旱變得出入至盛所潛與盛結謀丁未穆擊堤加難等破之庚戌饗將士汗穆皆醉盛夜如廁因踰垣入于東宮與旱等共殺穆時軍未解嚴皆聚在穆舍聞盛得出呼躍爭先攻汗斬之汗子魯公和陳公揚分屯令支白狼盛遣旱真襲誅之堤加難三匿捕得斬之於是內外帖然士女相慶宇文拔帥壯士數百來赴盛拜拔為大宗正辛亥告于太廟令曰賴五祖之休文武之力宗廟社稷幽而復顯不獨孤以眇眇之身免不同天之責凡在臣民皆得明目當世因大赦改元建平盛謙不敢稱尊號以長樂王攝行統制諸王皆降稱公以東陽公根為尚書左僕射衛倫陽瓌魯恭王騰為尚書悅真為侍中陽哲為中書監張通為中領軍自餘文武各復舊位改益寶曰惠閑皇帝廟號烈宗初太原王奇舉兵建安南北之民翕然從之蘭汗遣其兄子全討奇奇擊滅之匹馬不返進屯乙連盛既誅汗命奇罷兵奇用丁零嚴生為相王龍

之謀遂不受命甲寅勒兵三萬餘人進至橫溝吞龍城十里盛出擊大破之執奇而還斬其黨百餘人賜奇死相王之嗣遂絕羣臣固請上尊號盛弗許魏王珪遷都平城始營宮室建宗廟立社稷宗廟歲五祭用分至及臘相玄求為廣州會稽王道子忘玄不欲使居荊州因其所欲以玄為督交廣二州軍事廣州刺史李受命而不行豫州刺史庾楷以道子割其四郡使王愉督之上疏言江州內地而西府北帶寇戎不應使愉分督朝廷不許楷怒遣其子鴻說王恭曰尚之兄弟復乘機權過於國寶欲假朝威削剪方鎮德艾前事為禍不測今及其謀議未成宜早圖之恭以為然以告殷仲堪相玄仲堪方許之推恭為盟主刻期同舉京師時內外疑阻津邏嚴急仲堪以斜綃為書內箭鋒中合鍾添之因庾楷以送恭恭發書綃文角安不復能辨仲堪手書疑楷詐為之且謂仲堪去年已違期不赴今必不動乃先期舉兵司馬劉牢之諫曰將軍國之元舅會稽王天子叔父也會稽王又當圖秉政鼎為將軍戮其所愛王國寶王緒又送王獻書其深伏將軍已多矣勇所授任雖未允懼亦非大失割庾楷四郡以配王愉於將軍何損晉陽之甲豈可數與乎恭不從上表請討王愉司馬尚之兄弟道子使人說楷曰昔我與卿恩如骨肉帳中之飲結帶之言可謂親矣卿今棄舊交結新援忘王恭嗜昔

陵侮之恥乎若欲委體而臣之使恭得志必以卿為反覆之人安肯深相親信首身且不可保况富貴乎楷怒曰王恭昔赴山陵相王愛懼無計我知事急尋勒兵而至恭不敢發去年之事我亦俟命而動我事相王無相負者相王不能拒恭反殺國寶及緒自爾已來誰敢復為相王盡力者庾楷實不能以百口助人屠滅時楷已應恭檄正徵士馬信返朝廷憂懼內外戒嚴會稽世子元顯言於道子曰前不討王恭故有今日之難令若復從其欲則太宰之禍至矣道子不知所為悉以事委元顯日飲醇酒而已元顯聰敏喜頗涉文義志氣果銳以安危為己任附會之者謂元顯神武有明帝之風殷仲堪聞恭舉兵自以去歲後期乃勒兵趣發仲堪素不習為將悉以軍事委南郡相楊佺期兄弟使佺期帥舟師五千為前鋒相玄次之仲堪帥兵二萬相繼而下佺期自以其先漢太尉震至父亮九世皆以才德著名矜其門地謂江左莫及有以比王珣者佺期猶恚恨而時流以其晚過江婚宦失類佺期及兄驥弟思平從弟孜敬皆寵曠每排抑之佺期常慷慨切齒欲因事際以逞其志故亦贊成仲堪之謀八月佺期玄奄至淦口王愉無備惶遽奔臨川玄遣偏軍追獲之燕以河間公熙為侍中車騎大將軍中領軍司諫校尉城陽公元為衛將軍元寶之子也又以劉忠為左將軍張晏為後將軍並

賜姓慕容氏李阜為中常侍輔國將軍衛晏為前將軍張順為鎮西將軍昌黎尹張真為右將軍皆封公 乙亥燕步兵校尉馬勤等謀反伏誅事連驃騎將軍高陽公崇崇弟東平公澄皆賜死 寧朔將軍鄧粲方南陽太守閻丘羨將兵二萬擊南燕與南燕中軍將軍法撫軍將軍和戰於管城粲方等兵敗單騎走免 魏王珪命有司正封畿標道里平權衡審度量遣使循行郡國舉奏守宰不法者親考察黜陟之 九月辛卯加會稽王道子黃鉞以世子元顯為征討都督遣衛將軍王珣右將軍謝琰將兵討王恭燕王尚之將兵討庾楷 乙未燕以東陽公根為尚書令張通為左僕射衛倫為右僕射慕容晏為幽州刺史鎮肥如 己亥燕王尚之大破庾楷於牛渚指單騎奔桓玄會稽王道子以尚之為豫州刺史弟校之為驃騎司馬丹楊尹允之為吳國內史休之為襄城太守各擁兵馬以為己援乙巳拓玄大破官軍於白石玄與楊佺期進至橫江尚之退走校之所領水軍皆沒丙午道子屯中堂元顯守石頭己酉王珣守北郊謝琰屯宣陽門以備之王恭素以才地陵物既殺王國寶自謂威無不行仗剽卒之為爪牙而但以部曲將遇之牢之負其才深懷恥恨元顯知之遣盧江太守高素說牢之使叛恭許事成即以恭位號授之又以道子書遺牢之為陳禍福牢之謂其子敬宜曰王恭昔

受先帝大恩今為帝舅不能翼戴王室數舉兵向京師吾不能審恭之志事捷之日必能為天子相王之下乎吾欲奉國威靈以順討逆何如敬宣曰朝廷雖無成康之美亦無幽厲之惡而恭恃其兵威暴蔑王室大人親非骨肉義非君臣雖共事少時意好不協今日討之於情義何有恭參軍何澹之知其謀以告恭恭以澹之素與牢之有隙不信乃置酒請牢之於眾中拜之為兄精兵堅甲悉以配之使帥帳下督顏延之為前鋒牢之至竹里新延以降遣敬宣及其婿東莞太守高雅之還襲恭恭方出城曜兵敬宣縱騎橫擊之恭兵皆潰恭將入城雅之已閉城門恭單騎奔曲阿素不習馬輒中生蒼曲阿人殷確恭故吏也以為載恭將奔拒玄至長塘湖為人所告獲之送京師斬於倪塘恭臨刑猶理須鬚神色自若謂監刑者曰我聞於信人所以至此原其本心豈不忠於社稷邪但令百世之下知有王恭耳并其子弟黨隨皆死以劉牢之為都督充青冀幽并徐揚州晉陵諸軍事以代恭俄而楊佺期拒玄至石頭殷仲堪至蕪湖元顯自竹里馳還京師遣丹楊尹王愷等發京邑士民數萬人據石頭以拒之佺期玄等上表理王恭求誅劉牢之牢之帥北府之眾馳赴京師軍于新亭佺期玄見之失色回軍蔡洲朝廷未知西軍虛實仲堪等擁眾數萬充斥郊畿內外憂逼左衛將軍桓脩冲之子也言

於道子曰西軍可說而解也情知其情矣殷拒之下專恃王恭恭既破滅西軍沮恐今若以重利啗玄及佺期二人必內喜玄能制仲堪佺期可使圍攻取仲堪矣道子納之以玄為江州刺史召郗恢為尚書以佺期代恢為都督涼雍秦三州諸軍事雍州刺史以脩為荊州刺史權領左衛文武之鎮又令劉牢之以千人送之黜仲堪為廣州刺史遣仲堪叔父大常茂宣詔救仲堪回軍張驥子超收合三千餘家據南皮自號烏桓王抄掠諸郡魏王珽命使岳討之揚軌屯廉川收集夷夏眾至萬餘王乞基謂軌曰禿髮氏才高而兵盛且乞基之主也不如歸之軌乃遣使降於西平王烏孤軌尋為羌酋梁飢所敗西奔儂海襲乙弗鮮卑而據其地烏孤謂羣臣曰揚軌王乞基歸誠於我卿等不速救使為羌人所覆孤甚愧之西平將軍暹屯曰梁飢無經遠大略可一戰擒也飢進攻西平西平人田玄明執太守郭倅而代之以拒飢遣子為質於烏孤烏孤欲救之羣臣憚飢兵彊多以為疑左司馬趙振曰揚軌新敗呂氏方疆洪池以北未可冀也嶺南五郡庶幾可取大王若無開拓之志振不敢言若欲經營四方此機不可失也使羌得西平華夷震動非我之利也烏孤喜曰吾亦欲乘時立功安能坐守窮谷乎乃謂羣臣曰梁飢若得西平保據山河不可復制飢雖驍猛軍令不整易破也遂進擊飢

大破之飢退屯龍支堡烏狐進攻之飢單騎奔澆河
俘斬數萬以田玄明爲四平內史樂都太守因瑤澆河
太守張稠澆河太守主推皆以郡降嶺南羌胡數萬
皆附於烏狐 西秦王乾歸遣秦州牧益州武衛將軍
慕容元冠軍將軍翟瑠帥騎二萬代吐谷渾 冬十月癸
酉燕羣臣復上尊號丙子長樂王盛始即皇帝位大赦
尊皇后段氏曰皇太后太妃丁氏曰獻莊皇太后初蘭汗
之當國也盛從燕主寶出丘蘭妃奉事丁后愈謹及汗
誅盛以妃當從坐欲殺之丁后以妃有保全之功固爭
之得免然終不爲后 大赦 殷仲堪得詔書大怒趣
拒玄揚佺期進軍玄等喜於朝命欲受之猶豫未決仲
堪聞之遽自燕湖南歸遣使告諭秦州軍士曰汝輩不
各自散歸吾至江陵盡誅汝餘口佺期部將劉泰帥二
千人先歸玄等大懼狼狽西還追仲堪至尋陽及之仲
堪既失職倚玄等爲援高季亦資仲堪兵雖內相疑阻
勢不得不合乃以子弟交質壬午盟于尋陽俱不受朝
命連名上疏申理王恭求誅劉牢之及譙王尚之并訴
仲堪無罪獨被降黜朝廷深憚之內外驟然乃復罷相
脩以荊州還仲堪優詔慰諭以求和解仲堪等乃受詔
御史中丞江績劾奏桓愔專爲身計疑誤朝廷詔免脩
官初拒玄在荊州所爲優縱仲堪親黨背勸仲堪殺之
仲堪不聽及在尋陽資其聲地推玄爲盟主玄愈自矜

倨楊佺期爲人驕悍玄每以寒士裁之佺期甚恨密說
仲堪以玄終爲患請於壇所禱之仲堪忌佺期兄弟勇
健恐既殺玄不可復制苦禁之於是各還所鎮玄亦知
佺期之謀陰有取佺期之志乃屯於夏口引始安太守
濟陰下範之爲長史以爲謀主是時詔書獨不赦庾楷
玄以楷爲武昌太守初郝恢爲朝廷拒西軍玄未得江
州欲奪恢雍州以恢爲廣州恢聞之懼詢於衆衆皆曰
楊佺期來者誰不戮力若桓玄來恐難與爲敵既而聞
佺期代己乃與問丘羨謀阻兵拒之佺期聞之聲言玄
來入丐以佺期爲前驅恢衆信之望風皆潰校請降佺
期入府斬問丘羨放恢還都至揚口殷仲堪陰使人殺
之及其四子託言羣蠻所殺 西秦乞伏益州與吐谷
渾王視罷戰於度周川視罷大敗走保白蘭山遣子宕
宜爲質於西秦以請和西秦主乾歸必宗女妻之 涼
建武將軍李鸞以興城降于秃髮烏狐 十一月以琅
邪王德文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征虜將軍元顯爲
中領軍領軍將軍王稚爲尚書左僕射 辛亥魏王珪
命尚書吏部郎鄭淵立官制協音律儀曹郎清河董謐
制禮儀二公郎王德定律令太史令龔崇考天象吏部
尚書崔宏摠而裁之以爲永式淵羌之孫也 楊軌王
乞基帥戶數千自歸於西平王烏狐 十二月己丑魏
王珪即皇帝位大赦改元興命朝野皆束髮加帽追

尊遠祖毛以下二十七人皆為皇帝謚六祖力微曰

神元皇帝廟號始祖祖什翼犍曰昭成皇帝廟號高祖

父寔曰獻明皇帝魏之舊俗孟夏祀天及東廟季夏師

衆却霜於陰山孟秋祀天於西郊至是始依倣古制定

郊廟朝饗禮樂然惟孟夏祀天親行其餘多有司攝事

又用崔宏議自謂黃帝之後以土德王徙六州二十二

郡守率豪傑二千家于代都東至代郡西及善無南極

陰館北盡參合皆為畿內其外四方四維置八部師以

監之己亥燕幽州刺史慕容豪尚書左僕射張通昌

黎尹張順坐謀反誅 初琅邪人孫泰學技術於錢唐

杜子恭士民多奉之王珣惡之流泰於廣州王雅薦泰

於孝武帝云知養性之方召還累官至新安太守泰知

晉祚將終因王恭之亂以討恭為名收合兵眾聚貨鉅

億三兵之人多從之識者皆憂其為亂以中領軍元顥

與之善無敢言者會稽內史謝輔發其謀已酉會稽王

道子使元顥誘而斬之并其六子兄子恩逃入海愚民

猶以為泰煒蛻不死就海中資給恩恩乃聚合亡命得

百餘人以謀復讎 西平王秃髮烏孤更稱武威王

是歲揚盛遣使附魏魏以盛為仇池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一

魏書卷一百一十一 魏書卷一百一十一

魏書卷一百一十一 魏書卷一百一十一

魏書卷一百一十一 魏書卷一百一十一

魏書卷一百一十一 魏書卷一百一十一

魏書卷一百一十一 魏書卷一百一十一

隆安三年春正月辛酉大赦 戊辰燕昌黎尹留忠謀

反誅事連尚書令東陽公根尚書段成皆坐死遣中衛

將軍衛雙就誅忠弟幽州刺史志於凡城以衛將軍平

原公元為司徒尚書令 庚午魏主珪北巡分命大將

軍常山王遵等三軍從東道出長川鎮北將軍高涼王

樂真等七軍從西道出牛川珪自將大軍從中道出

鞏水以襲高車 壬午燕右將軍張真城門校尉和翰

坐謀反誅癸未燕大赦改元長樂燕主盛每十日一自

決獄不加拷掠多得其情 武威王烏孤徙治樂都以

其弟西平公利鹿孤鎮安夷廣武公儁檀鎮西平叔父

素渥鎮湟河若留鎮澆河從弟替引鎮嶺南洛回鎮廉

川從叔吐若留鎮浩疊夏俊傑隨才授任內居顯位

外典郡縣咸得其宜烏孤謂羣臣曰隴右河西本數郡

之地遭亂分裂至十餘國呂氏乞伏氏段氏最彊今欲

取之三者何先楊統曰乞伏氏本吾之部落終當服從

段氏書生無能為患且結好於我攻之不義呂光衰盡

嗣子微弱纂弘雖有才而內相猜忌若使浩疊廉川乘

機

機

機

機

機

虛送出彼必疲於奔命不過二年兵勞民困則姑臧可圍也姑臧舉則二寇不待攻而服矣馬孤曰善 二月丁亥朔魏軍大破高車二十餘部獲七萬餘口馬三十餘萬匹牛羊百四十餘萬頭衛王儀別將三萬騎絕漢千餘里破其七部獲二萬餘口馬五萬餘匹牛羊二萬餘頭高車諸部大震 林邑王范達陷日南九真遂寇交阯太守杜瑋擊破之 庚戌魏征虜將軍庚岳 破張超於勃海斬之段崇即涼王位改元天璽以沮渠蒙遜為尚書左丞梁中庸為右丞 魏主珪大獵於牛川之南以高車人為圍周七百餘里因驅其禽獸南抵平城使高車染鹿苑廣數十里三月己未珪還平城甲子珪分尚書三十六曹及外署凡置三百六十曹令八部大夫主之吏部尚書崔宏通署三十六曹如令僕統事賈五經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員合三千人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珪曰書籍凡有幾何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世有滋益以至于今不可勝計句人主所好何憂不集珪從之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 初秦主登之弟廣帥眾三千依南燕王德德以為冠軍將軍處之乞活堡會於咸守東井或言秦當復興廣乃自稱秦主擊南燕比地王鍾破之是時滑臺孤弱土無十城乘不過一萬鍾既敗附德者多去德而附廣德乃留魯陽王和守滑臺自帥

眾討廣斬之燕主寶之至黎陽也魯陽王和長史李辯勸和納之和不從辯懼故潛引晉軍至晉城欲因德出戰而作亂既而德不出辯愈不自安及德討苻廣辯復勸和反和不從辯乃殺和以滑臺降魏魏行臺尚書和跋在鄴帥輕騎自鄴赴之既至辯悔之閉門拒守跋使尚書郎鄧暉說之辯乃開門內跋跋悉收德宮人府庫德遣兵擊跋跋逆擊破之又破德將桂陽王鎮偉獲千餘人陳頴之民多附於魏南燕右衛將軍慕容雲斬李辯帥將士家屬一萬餘口出滑臺赴德德欲攻滑臺韓範曰嚮也魏為客吾為主入今也吾為客魏為主人人心危懼不可復戰不如先據一乃自立基本乃圖進取張華曰彭城楚之舊都可攻而據之北地王鍾等皆勸德攻滑臺尚書潘聰曰滑臺四通八達之地北有魏南有晉西有秦居之未嘗一日安也彭城土曠人稀平夷無險且晉之舊鎮未易可取又密邇江淮夏秋多水乘舟而戰者吳之所長我之所短也青州沃野二十里精兵十餘萬左有負海之饒右有山河之固廣固城曹叡所築地形阻峻足為帝王之都三齊英傑思得明主以立功於世久矣辟閭澤昔為燕臣今宜遣辯士馳說於前大兵繼踵於後若其不服取之如拾芥耳既得其地然後閉關養銳伺隙而動此乃陛下之關中河內也德猶豫未決沙門竺朗素善占候德使牙門蘇繼問之朗

曰敬覽三策蒲尚書之議與邦之言也且今歲之初慧
 星起奎婁掃虛危慧者除舊布新之象奎婁為魯魯老
 為齊宜先取兗州巡撫琅邪至秋乃北徇齊地此天道
 也擲又密問以年世則以周易筮之曰燕衰庚戌年則
 一紀世則及子撫還報德德乃引師而南齊州北鄙諸
 郡縣皆降之德置守宰以撫之禁軍士無得虜掠百姓
 大悅牛酒屬路 丙子魏主珪遣建義將軍庾真越騎
 校尉奚斤擊庫狄宿連度莫陳三部皆破之追奔至大
 嶽谷置戍而還 己卯追尊帝所生母陳夫人為德皇
 太后 夏四月鮮卑覺掘河內帥立五千降于西秦西
 秦王乾歸以河內為屬掘都統以宗女妻之 甲午燕
 大赦 會稽王道子有疾且無日不醉世子元顯知朝
 望去之乃諷朝廷解道子司徒揚州刺史乙未以元顯
 為揚州刺史道子醒而後知之大怒無如之何元顯以
 廬江太守會稽張灋順為謀主多引樹親黨朝貴皆畏
 事之 燕散騎常侍餘超左將軍高和等坐謀反誅
 涼太子紹太原公纂將兵伐北涼北涼王業求救於武
 威王烏孤烏孤遣驃騎大將軍利鹿孤及楊軌救之業
 將戰沮渠蒙遜諫曰楊軌恃鮮卑之彊有窺箭之志紹
 纂深入置兵死地不可敵也今不戰則有泰山之安戰
 則有累卵之危業從之案兵不戰紹纂引兵歸六月烏
 孤以利鹿孤為涼州牧鎮西平召車騎大將軍倭檀入

錄府國事 會稽世子元顯自以少年不欲頗居重任
 戊子以琅邪王德文為司徒 魏前河間太守范陽盧
 溥帥其部曲數千家就食滎陽遂據有數郡秋七月己
 未燕主盛遣使拜溥幽州刺史 辛酉燕主盛下詔曰
 法例律公侯有罪得以金帛贖此不足以懲惡而利於
 王府甚無謂也自今皆令立功以自贖勿復輸金帛
 西秦丞相南川宣公出連乞都卒 秦齊公崇鎮東將
 軍楊佛嵩寇洛陽河南太守隴西辛恭靖嬰城固守雍
 州刺史楊佺期遣使求救於魏常山王遵魏主珪以散
 騎侍郎西河張濟為遵從事中郎以報之佺期問於濟
 曰魏之伐中山戎士幾何濟曰四十餘萬佺期曰以魏
 之彊小羌不足滅也且晉之與魏本為一家今既結好
 義無所隱此間兵弱糧寡洛陽之救恃魏而已若其保
 全必有厚報若其不守與其使走得之不若使魏得之
 濟還報八月珪遣太尉穆崇將六萬騎往救之 燕遼西
 太守李劼在郡十年威行境內恐燕主盛疑之累徵不
 赴以其家在龍城未敢顯叛陰召魏兵許以郡降魏遣
 使馳詣龍城廣張冠勢盛曰此必許也召使者詰問果
 無事實盛益盛成即族丁酉遣輔國將軍李阜討之 初
 魏奮武將軍張表以才謀為魏主珪所信重委以腹心
 珪問中州士人於表表為虜漢又權逼珪皆用之珪圍
 中山久未下軍食乏問計於表表曰為御史中丞對曰

桑椹可以佐糧飛鷄食椹而改音詩人所稱也珪雖用其言聽民以椹當租然以暹為悔慢心銜之秦人寇襄陽雍州刺史郝悅以書求救於魏常山王遵曰覽兄虎步中原珪以恢無君臣之禮命衮及暹為後書必貶其主衮暹謂帝為貴主珪怒曰命汝貶之而謂之貴主何如賢兄也暹之降魏也以天下方亂恐無復遺種使其妻張氏與四子留冀州暹獨與幼子贖詣平城所留妻子遂奔南燕珪并以是責暹賜暹死盧澤受燕爵命侵掠魏郡縣殺魏幽州刺史封沓干珪謂衮所舉皆非其人衮突為尚書令史衮乃閩門不通人事惟手校經籍歲餘而終燕主寶之敗也中書令民部尚書封懿降於魏珪以懿為給事黃門侍郎都坐大官珪問懿以燕氏舊事懿應對踈慢亦坐廢於家 武威王秀娶烏孤醉走馬傷脅而卒遺令立長君國人立其弟利鹿孤謚烏孤曰武王廟號烈祖利鹿孤大赦從治西平 南燕王德遣使說幽州刺史辟閭澤欲下之澤不從德遣北地王鍾帥步騎二萬擊之德進據琅邪徐兗之民歸附者十餘萬德自琅邪引兵而北以南海王慶為兖州刺史鎮梁父進攻宮城守將仕安委城走德以潘聰為徐州刺史鎮宮城蘭汗之亂燕吏部尚書封孚南奔辟閭澤渾表為勃海太守及德至孚出降德大喜曰孤得青州不為喜喜得知耳遂委以機密北地王鍾傳檄青州諸

郡論以禍福辟閭澤徙八千餘家入守廣固遣司馬崔誕成薄荀固平原太守張豁成柳泉誕豁承檄皆降於德渾懼携妻子奔魏德遣射擊校尉劉綱追之及於宮城斬之渾子道秀自詣德請與父俱死德曰父雖不忠而子能孝特赦之渾參軍張瑛為渾作檄辭多不遜德執而讓之瑛神色自若徐曰渾之有臣猶韓信之有蒯通通遇漢祖而生臣遭陛下而死比之古人竊為不幸耳德殺之遂定都廣固 燕李早行至建安燕主盛急召之羣臣莫測其故九月辛未復遣之李朗聞其家被誅擁二千餘戶以自固及聞早還謂有內變不復設備留其子養守今文自迎魏帥於北平壬子早襲令支克之遣廣威將軍孟廣平追及朗於無終斬之 秦主興以少異屢見降號稱王下詔令羣公卿士將牧守宰各降一等大赦改元弘始存問孤貧舉拔賢俊簡省濩令清察獄訟守令之有政迹者賞之貧殘者誅之遠近肅然 冬十月甲午燕中衛將軍衛難有罪賜死李早還聞難死懼棄軍而亡至板陁復還歸罪燕主成獲其爵位謂侍中孫勅曰早為將而棄軍罪在不赦然昔先帝蒙塵骨肉離心公卿失節惟早以宦者忠勤不懈始終如一故吾念其功而赦之耳 辛恭靖固守百餘日魏救未至秦兵救洛陽獲恭靖恭靖見秦王興不拜曰吾不為羌賊臣興囚之恭靖逃歸自淮漢以此謂城多請

降送任於秦魏王珪以穆崇為豫州刺史鍾野王會稽
 世子元顯性苛刻生殺任意發東土諸郡免奴為客者
 號曰樂屬移置京師以充兵役東土隳然苦之孫恩因
 民心騷動自海島帥其黨檣上虜令遂攻會稽備稽內
 史王凝之羲之之子也世奉天師道不出兵亦不設備
 日於道室稽顙跪呪官屬請出兵討恩凝之曰我已請
 大道借鬼兵守諸津要各數萬賊不足憂也及恩漸近
 乃聽出兵恩已至郡下甲寅恩陷會稽凝之出走恩執
 而殺之并其諸子凝之妻謝道韞奔之女也聞寇至舉
 搢自若命婢有輿抽刀出門自殺數人乃被執吳國內
 史桓謙臨海太守新秦王崇義興太守魏隱皆棄郡走
 於是會稽謝毓吳郡陸瓌吳興丘延義興許允之臨海
 周胄永嘉張永等及東陽趙安凡八郡人一時起兵殺
 長史以應恩旬日之中眾數十萬吳興太守謝邈永嘉
 太守司馬遠嘉興公顧胤南康公謝明慧黃門郎謝冲
 張琨中書郎孔道等皆為恩黨所殺邈冲皆安之弟子
 也時三吳承平日久民不習戰故郡縣兵皆望風奔潰
 恩據會稽自稱征東將軍逼入士為官屬號其黨曰長
 生人氏有不與之同者殺及嬰孩死者什七八醜諸縣
 令以食其妻子不肯食者輒支解之所謂掠財物燒邑
 屋焚倉廩刊木堙井相帥聚於會稽婦人有嬰兒不能
 去者投於水中曰賀汝先登仙堂我當尋後就汝恩表

會稽王道子及世子元顯之罪請誅之自帝即位以來
 內外乖異石頭以南皆為荆江所據以西皆豫州所專
 京口及江北皆劉牢之及廣陵相高雅之所制朝政所
 行惟三吳而已及孫恩作亂入郡皆為恩有畿內諸縣
 盜賊處處竊起恩黨亦有潛伏在建康者人情危懼常
 慮竊發於是內外戒嚴加道子黃鉞元顯領中軍將軍
 命徐州刺史謝琰督吳興義興軍事以討恩劉牢之
 亦發兵討恩拜表輒行 西秦以金城太守辛靜為右
 丞相 十二月甲午燕燕郡太守高湖帥戶三千降魏
 湖秦之子也 丙午燕主盛封弟淵為章武公虔為博
 陵公子定為遼西公 丁未燕太后段氏卒諡曰惠德
 皇右 謝琰擊斬許允之迎魏隱還郡進擊丘延破之
 與劉牢之轉關而前所向輒克琰留屯烏程遣司馬高
 素助牢之進臨浙江詔以牢之都督吳都諸軍事初彭
 城劉裕生而母死父翹僑居京口家貧將棄之同郡劉
 懷敬之母裕之從母也生懷敬未嘗往救之斷懷敬
 乳而乳之及長勇健有大志僅識文字以賣履為業好
 博蒲為鄉閭所賤劉牢之擊孫恩引裕於軍事使將數
 十人覬賊遇賊數千人即迎擊之從者皆死裕墜岸下
 賊臨岸欲下捨奮長刀仰斫殺數人乃得登岸仍大呼
 逐之賊皆走裕所殺傷甚眾劉懷敬宣怪裕久不返引兵
 尋之見裕獨驅數千人咸共歎息因進擊賊大破之斬

獲千餘人初恩聞八郡響應謂葛曰天下無復事矣
當與諸君朝服至建康既而聞半之臨江曰我割浙江
以東不失作句踐戊申牢之引兵濟江恩聞之曰孤不
羞走遂驅男女二十餘萬口東走多棄寶物子女於道
官軍競取之恩由是得脫復逃入海島高素破恩黨於
山陰斬恩所署吳郡太守陸暎吳興太守丘庭餘姚令
吳興沈穆夫東土遺亂企望官軍之至既而牢之等縱
軍士暴掠士民失望郡縣城中無復人跡月餘乃稍有
還者朝廷憂恩復至以謝琰為會稽太守都督五郡軍
事帥徐州文武戍海浦以元顯錄尚書事時人謂道子
為東錄元顯為西錄西府重騎垣凌東第門可張羅矣
元顯無良師友所親信者巫皆佞諛之人或以為一時
英傑或以為風流名士由是元顯日益驕侈禮官立
議以己德隆望重既錄百揆百揆皆應盡職於是公卿
以下見元顯皆拜時軍旅數起國用虛竭自司徒以下
日廩七升而元顯聚斂不已富踰帝室 殷仲堪恐相
玄跋扈乃與揚佺期結昏為援佺期屢欲攻玄仲堪每
抑止之玄恐終為叛揚所滅乃告執政求廣其所統執
政亦欲交構使之乖離乃加玄都督荊州四郡軍事又
以玄兄偉代佺期凡廣為南蠻校尉佺期忿懼揚欲
拒相偉仲堪不聽出廣為宜都建平二郡太守揚致敬
先為江夏相玄以兵襲而劫之以為證議參軍佺期勒

兵建牙聲云援洛欲與仲堪共襲玄仲堪雖外結佺期
而內疑其心苦止之猶慮弗能善遣從弟適屯于北境
以遏佺期佺期既不能獨舉又不測仲堪本意乃解兵
仲堪多疑少決諮議參軍羅企生謂其弟遵生曰叔侯
仁而無斷必及於難吾蒙知遇善不可去必將死之是
歲荊州大水平地三丈仲堪竭倉廩以賑饑民相玄欲
乘其虛而伐之乃發兵西上亦聲言救洛與仲堪書曰
佺期受國恩而棄山陵其罪之公當入沔討除佺期
已頓兵江口若見與無貳可收揚廣殺之如其不爾便
當帥兵入江時巴陵有積穀玄先遣兵襲取之梁州刺
史郭銓當之官路經夏口玄詐稱朝廷遣銓為已前鋒
乃授以江夏之衆使督諸軍並進密報兄偉令為內應
偉違遽不知所為自齎疏示仲堪仲堪執偉為質令
玄書辭其苦至玄曰仲堪為人無決常懷成敗之計為
兒子作慮我兄必無憂也仲堪遣殺通帥水軍七千至
西江口玄使郭銓符宏擊之通等敗走玄頓巴陵食其
穀仲堪遣楊廣及弟子道讓等拒之皆為玄所敗江陵
震駭城中乏食以胡麻煮軍士玄乘勝至零口去江陵
二十里仲堪急召揚佺期以自救佺期曰江陵無食何
以待敵可來見就共守襄陽仲堪志在全軍保境不欲
棄州逆走乃給之曰比來收集已有儲矣佺期信之帥
步騎八千精甲耀日至江陵仲堪唯以飯餉其軍佺期

大怒曰今茲敗矣不見仲堪與其兄廣共擊玄玄畏其
銳退軍馬頭明日佷期引兵急擊郭銓獲之會玄兵
至佷期大敗單騎奔襄陽仲堪出奔鄴城玄遣將軍馮
該追佷期及廣皆獲而殺之傳首建康佷期弟思平從
弟尚保致敬逃入蠻中仲堪聞佷期死將數百人將奔
長安至冠軍城該追獲之還至梓潼令自殺并殺殺
道讓仲堪奉天師道禱請鬼神不吝財賄而嗇於周急
好爲小惠以悅人病者自爲診脈分藥用計倚伏煩密
而短於鑒略故至於敗仲堪之走也文武無送者惟羅
企生從之路經家門弟遵生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一
執手企生旋馬授手遵生有力因牽下之曰家有老母
去將何之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毒養
不失子道一門之中有忠貞者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
急仲堪於路待之見企生無脫理策馬而去及玄至荆
州人士無不詣玄者企生獨不往而管理仲堪家事或
曰如此禍必至矣企生曰殺侯遇我以國士爲弟所制
不得隨之共殄醜逆復何面目就相求生乎玄聞之怒
然待企生素厚先遣人謂曰若謝我當釋汝企生曰吾
爲殺荆州史荆州賊不能救尚何謝爲玄乃收之復遣
人問企生欲何言企生曰文帝殺嵇康嵇紹爲晉忠臣
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玄乃殺企生而赦其弟 涼王
光疾甚立太子紹爲天王自號太上皇帝以太原公纂

爲太尉常山公弘爲司徒謂紹曰今國家多難三鄰伺
隙吾沒之後使纂統六軍必管朝政汝悉已無爲委重
二兄庶幾可濟若內相猜忌則蕭牆之憂旦夕至矣又
謂纂弘曰水業才非撥亂直以立嫡有常猥居元首今
外有彊寇人心未寧汝兄弟緝睦則祚流萬世若內自
相圖則禍不旋踵矣纂弘泣曰不敢又執纂手戒之曰
汝性蠶暴深爲吾憂善輔水業勿聽讒言是日光卒紹
祕不發喪纂排閤入哭盡哀而出紹懼以位讓之曰兄
功高年長宜承大統纂曰陛下國之冢嫡臣敢奸之紹
固讓纂不許驃騎將軍呂超謂紹曰纂爲將積年威震
內外臨喪不安步高視遠必有異志宜早除之紹曰先
帝言猶在耳奈何棄之吾以弱年負有大任方賴二兄
以寧家國縱其圖我找視死如歸終不忍有此意也卿
勿復言纂覓紹於淇露堂超執刀侍側目纂請收之紹
弗許超光弟寶之子也弘密遣尚書姜紀謂纂曰王上
聞弱未堪多難兄威恩素著宜爲社稷計不可徇小節
也纂於是夜帥壯士數百踰北城攻廣夏門弘帥東苑
之衆斧洪範門左衛將軍齊從守歆明觀逆問之曰誰
也衆曰太原公從曰國有大故王上新立太原公行不
由道夜入禁城將爲亂邪因抽劍直前斫纂中額纂走
右禽之纂曰義士也勿殺紹遣虎賁中郎將呂開帥禁
兵拒戰於端門呂超帥卒二千赴之衆素懼纂皆不戰

而清纂入自青角門狀謙光殿紹登紫閣自殺曰超奔
虜武纂憚弘兵彊以位讓弘弘以紹弟也而承大
統衆心不順是以違先帝遺命而廢之慙負黃泉會復
踰兄而立豈弘之本志乎纂乃使弘出告衆曰先帝臨
終受詔如此君臣皆曰尚社稷有主誰敢違者纂遂節
天王位大赦改元咸寧詔光曰懿武皇帝廟號太祖謚
紹曰隱王以弘爲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大司馬車騎
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改封番禾郡公纂謂衆從
曰御前斫我一何甚也從泣曰隱王先帝所立陛下雖
應天順人而微心未達唯恐陛下不死何謂甚也纂賞
其忠善遇之纂故父征東將軍方鎮廣武纂遣使謂方
曰超實忠臣義勇可嘉但不知國家大體權變之宜方
賴其用以濟世難可以此意諭之超上疏陳謝纂復其
爵位是歲燕主盛以河間公熙爲都督中外諸軍事
尚書左僕射領中領軍 劉蒿辰子文陳降魏魏主珪
妻以宗女拜上將軍賜姓宿氏

四年春正月壬子朔燕主盛大赦自貶號爲庶人天王
魏材官將軍和跋襲盧溥於遼西戊午克之禽溥及
其子煥送平城車裂之燕主盛遣廣威將軍孟廣平救
溥不及斬魏遼西守室于而還 乙亥大赦 丙泰王乾
歸還都北川 禿髮利鹿孤大赦改元建和 高向以罷
王安事燕禮慢二月丙申燕王盛大自將兵三萬襲之以

驃騎大將軍熙爲前鋒拔新破南蘇二城開境七百餘
里徙五千餘戶而還熙勇冠諸將盛曰叔父雄果有世
祖之風但弘略不如耳 初魏主珪納劉頭眷之女寵
冠後庭生子嗣及克中山獲燕王寶之幼女將立皇后
用其國故事結全人以卜之劉氏所鑄不成慕容氏成
三月戊午立慕容氏爲皇后 相玄既克荆雍表求領
荆江二州詔以玄爲都督荆司雍秦梁益寧七州諸軍
事荆州刺史以中護軍相備爲江州刺史玄上疏固求
江州於是進玄督八州及揚豫八部諸軍事復領江州
刺史玄輒以兄偉爲雍州刺史朝廷不能違又以從子
振爲淮南太守 涼王纂以大司馬弘功高地逼忘之
弘亦自疑遂以東苑之兵作亂攻纂纂遣其將侯景擊
之弘衆潰出走纂縱兵大掠悉以東苑婦女資軍弘之
妻子亦在中纂笑謂羣臣曰今日之戰何如侍中房昉
對曰天禍涼室憂患仍臻先帝始崩隱王廢黜山陰甫
訖大司馬稱兵京師流血昆弟接刃雖弘自取夷滅亦
由陛下無棠棣之恩當省己責躬以謝百姓乃更縱兵
大掠囚辱士女纂自弘起百姓何罪且弘妻陛下之弟
婦弘女陛下之姪也奈何使無賴小人辱爲婢妾天地
神明豈忍見此遂歎欷流涕纂改容謝之召弘妻子實
於東宮厚撫之弘將奔禿髮利鹿孤道過廣武詣呂方
方見之大哭曰天下甚寬汝何爲至此乃執弘送獄纂

遣力士康龍就拉殺之纂立妃楊氏為后以右父相為尚書左僕射涼都尹 辛卯燕襄平令段登等謀反誅

涼王纂將伐武威王利鹿孤中書令楊穎諫曰利鹿孤上下用命國未有變卒不可伐也不從利鹿孤使其弟

俾檀拒之夏四月俾檀敗涼兵於三堆斬首二千餘級初隴西李暠好文學有令名嘗與郭慶育同母弟敦

燁求錄同伯慶起謂錄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終當有國家有驥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及孟敏為沙州刺史

以暠為效殺今宋錄事比涼王業為中散常侍孟敏卒敦燁護軍馮翊郭謙沙州治中敦燁索仙等以暠溫殺

有惠政推為敦燁太守暠初難之會宋錄自張掖告歸謂暠曰段王無遠略終必無成兄忘郭慶之言邪白額

駒今已生矣暠乃從之遣使請命於業業因以暠為敦燁太守右衛將軍敦燁索嗣言於業曰李暠不可使處

敦燁業以嗣代暠為敦燁太守使帥五百騎之官嗣未至二十里移暠迎已暠疑將出迎之效殺令張遵及

宋錄止之曰段王聞弱正是乘家有為之日將軍據一國成資奈何拱手授人嗣自恃本郡謂人情附己不意

將軍梓能拒之可一戰禽也暠從之先遣錄見嗣略以甘言錄遂謂暠曰嗣志驕兵弱易取也暠乃遣遵錄與

其二子欲讓逆擊之嗣敗走還張掖暠素與嗣善尤恨之表業請誅嗣沮渠男成亦惡嗣勸業除之業乃殺嗣

遣使謝暠暠遣高郡督涼興已西諸軍東趨西將軍吐谷潭視賊卒出子樹洛干方九歲弟烏統提妻樹洛

干之母念氏生葉瑛葉瑛為從驍勇元達不能治國念氏再制國事有膽智國人畏服之 燕前將軍段璣太后段氏之兄子也為段登辭所連及五月壬子逃奔

遼西 丙寅衛將軍東亭獻侯王珣卒 己巳魏主珪東如涿鹿西如馬邑觀湯源 戊寅燕段璣復還歸業

燕王盛赦之賜號曰思悔侯使尚公主入直殿內 謝琰以資望鎮會稽不能經營又不為武備諸將咸諫曰

賊近在海浦伺人形便宜開其自新之路琰不從曰符堅之衆百萬尚送死淮南孫恩小賊敗死入海何能復

出若其果出是天欲殺之也既而恩寇浹口入餘姚破上虞進及邪浦琰遣參軍劉宣之擊破之恩退走少日

復寇邪浦官軍失利恩乘勝徑進己卯至會稽琰尚未食曰要當先滅此賊而後食因踰馬出戰兵敗為帳下

都督張猛所殺吳興太守庾杲恐郡民復應恩殺男女數千人恩轉寇臨海朝廷大震遣冠軍將軍庾不才輔

國將軍孫無終擊朔將軍高難之拒之 秦征西大將軍隴西公碩德將兵五千伐西秦入自南安峽西秦王

乾歸帥諸將拒之軍于隴西 楊軌田玄明謀殺武威王利鹿孤利鹿孤殺之 六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以

瑛邪王師何澄為尚書左僕射澄準之子也 甲子燕

瑛邪王師何澄為尚書左僕射澄準之子也 甲子燕

大赦 涼王纂將襲北涼姜紀諫曰盛夏農事方殷且

宜息兵今遠出領西秃髮氏乘虛襲京師將若之何不

從進圍張掖西涼建康未變傳檀聞之將萬騎襲姑臧

纂第隴西公緝憑北城以自固傳檀置酒朱明門上鳴

鐘鼓饗將士曜兵於青陽門掠八千餘戶而去纂聞之

引兵還 秋七月壬子太皇太后季氏崩 丁卯大赦

西秦王乾歸使武衛將軍慕容元等屯守秦軍樵采路

絕秦王興潛引兵殺之乾歸聞之使慕容元帥中軍二萬

也柏楊鎮軍將軍羅敷帥外軍四萬屯戍辰谷乾歸自

將輕騎數千前候秦兵會大風昏霧與中軍相失為追

騎所逼入於外軍且與秦戰大敗走歸死川其部衆三

萬六千皆降於秦興進軍袍罕乾歸奔金城謂諸豪帥

曰吾不才叨竊名號已踰一紀今敗散如此無以待敵

欲西保允吾若舉國而去必不得免卿等留此各以其

衆降秦以全宗族勿吾隨也皆曰死生願從陛下乾歸

曰吾今將寄食於人若天未亡我庶幾異日克復舊業

復與卿等相見今相隨而死無益也乃大哭而別乾歸

獨引數百騎奔允吾之降於武威王利鹿孤利鹿孤遣

廣武公傳檀迎之實於晉興持以上賓之禮鎮北將軍

秃髮俱延言於利鹿孤曰乾歸本吾之屬國因亂自尊

其心何以勸來者俱延利鹿孤之弟也秦兵既退南羌

梁戈等密招乾歸乾歸將應之其臣屋引阿洛以告晉

興太守陰暢暢馳白利鹿孤利鹿孤遣其弟吐雷帥騎

三千屯柰天嶺乾歸懼為利鹿孤所殺謂其太子熾盤

曰吾父子居此必不為利鹿孤所容今姚氏方強吾將

歸之若盡室俱行必為追騎所及吾以汝兄弟及汝母

為質彼必不疑吾在長安彼終不敢害汝也乃送熾盤

等於西平八月乾歸南奔袍罕遂降於秦 丁亥尚書

右僕射王雅卒 九月癸丑地震 涼呂方降於秦興

武民三千餘戶奔武威王利鹿孤 冬十一月高雅之

與孫恩戰於餘姚雅之敗走山陰死者什七八詔以劉

牢之都督會稽等五郡帥眾擊恩恩走入海牢之東屯

上虞使劉裕成句章吳國內史袁松築滬瀆壘以備恩

松喬之孫也 會稽世子元顯求領徐州詔以元顯為

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揚豫徐兗青幽冀并荆江司雍梁

益交廣十六州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封其子彥璋為東海

王 乞伏乾歸至長安秦主興以為都督河南諸軍事

河州刺史歸義侯文之乞伏熾督欲逃詣乾歸武威王

利鹿孤追獲之利鹿孤將殺熾營廣武公傳檀曰子而

歸父無足深責宜宥之以示大度利鹿孤從之 秦王

領敦煌太守高赦其境內改元庚子以瑤為征東將軍
 郭謙為軍諮祭酒索仙為左長史張暹為右長史尹建
 興為左司馬張體順為右司馬遣從事中郎宋繇東伐
 涼興并擊玉門已西諸城甘下之酒泉太守王德亦叛
 北涼自稱河州刺史北涼王襄使沮渠蒙遜討之德焚
 城將部曲奔唐瑤家遂追至沙頭大破之虜其妻子部
 落而還 十二月戊寅有星孛于天津會稽卅子元顯
 以星變解錄尚書事復加尚書令吏部尚書車胤以元
 顯驕恣白會稽王道子請禁抑之元顯聞而未察以問
 道子曰車武子屏人言及何事道子弗荅固問之道子
 怒曰爾欲幽我不令我與朝士語耶元顯出謂其徒曰
 車胤問我父子密遣人責之胤懼自殺 壬辰燕主盛
 立燕臺統諸部雜夷 魏太史屢奏天文垂亂魏主珪
 自覽占書多云改王易政乃下詔風勵羣下以帝王繼
 統皆有天命不可妄干又數變易官名欲以厭塞災異
 儀曹郎董詵獻服餌仙經珪置仙人博士立仙坊煮鍊
 百藥封西山以供煎蒸藥成令死罪者試服之多死不
 驗而珪猶信之訪求不已珪常以燕主垂諸子分據勢
 要使權柄下移遂至敗亡深非之博士公孫表希旨上
 韓非書勸珪以法制御下左將軍李粟性簡慢常對珪
 舒放不肅咳唾任情珪積其宿過遂誅之羣下震栗
 丁酉燕王盛尊獻莊后丁氏為皇太后立遼西公定為

皇太子大赦 是歲南燕主德即皇帝位于廣固大赦
 改元建平更令備德欲使吏民易避追諡燕主暉曰幽
 皇帝以北地王鍾為司徒慕農為司空封子為左僕
 射慕農為右僕射立妃段氏為皇后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一

晉紀三十四 起重光亦舊卷五 勅編集

安皇帝丁

隆安五年春正月武威王利鹿孤欲稱帝羣臣皆勸之安國將軍輸勿崙曰吾國自上世以來被髮左任無冠帶之飾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室廬故能雄視沙漠抗衡中夏今舉大號誠順民心然建都立邑難以避患儲畜倉庫啓敵人心不如處晉民於城郭勸課農桑以供資諸帥國人以習戰射鄰國弱則乘之疆則避之此久長之良策也且虛名無實徒足為世之質的將安用之利鹿孤曰安國之言是也乃更稱河西王以廣武公俸檀為都督中外諸軍事涼州牧錄尚書事二月丙子孫恩出浹口攻句章不能拔劉牢之擊之恩復走入海秦王興使乞伏乾歸還鎮死川盡以其故部眾配之涼王纂嗜酒好獵大常楊穎諫曰陛下應天受命當以道守之今疆宇日蹙崎嶇二嶺之間陛下不兢兢夕惕以恢弘先業而沈湎遊畋不以國家為事臣竊危之纂遜辭謝之然猶不悛番禾太守呂超擅擊鮮卑思盤思盤遣其弟乞珍訴於纂纂命超及思盤皆入朝超懼至姑臧深自結於殿中監杜尚纂見超責之曰卿恃兄弟

相相乃敢欺吾要當斬卿天下乃定超頓首謝纂本以恐楊超實無意殺之因引超思盤及羣臣同宴於內殿超兄中領軍隆勸纂酒纂醉乘步輦車將超等游禁中至琨華堂東閣車不得過纂親將寶川駱騰倚劍於壁推車過閣超取劍擊纂纂下車禽超超利纂洞曾川騰與超格戰超殺之纂右揚氏命禁兵討超杜尚止之皆捨仗不戰將軍魏益多入取纂首揚氏曰人已死如土石無所復知何忍復殘其形骸乎益多罵之遂取纂首以徇曰纂違先帝之命殺太子而自立荒淫暴虐番禾太守超順人心而除之以安宗廟凡我士庶同茲休慶纂叔父已西公作弟隴西公緯皆在北城或說緯曰超為逆亂公以介弟之親仗大義而討之姜紀焦辨在南城楊相田誠在東苑皆吾黨也何患不濟緯嚴兵欲與作共擊超作妻梁氏止之曰緯超俱兄弟之子何為舍超助緯自為禍首乎作乃謂緯曰超舉事已成據武庫擁精兵圍之甚難且吾老矣無能為也超弟顛有寵於緯說緯曰纂賊殺兄弟弟隆超順人心而討之正欲尊立明公耳方今明公先帝之長子當主社稷人無異望夫復何疑緯信之乃與隆超結盟單馬入城超執而殺之讓位於隆隆有難色超曰公如乘龍上天豈可中下隆遂即天王位大赦改元神尊母衛氏為太后妻楊氏為后以超為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錄尚書

事封安定公。諡曰靈帝。與太后楊氏將出宮，超恐其挾珍寶命索之。楊氏曰：「爾兄弟不義，手刃相屠，我且夕死人。安用寶為？」超又問王璽所在。楊氏曰：「已毀之矣。后有美色，超將納之。謂其父右僕射桓曰：『若自殺，楊及卿宗相以告楊氏。』楊氏曰：『大人責女，與氏以圖富貴。』一謂其可再乎？」遂自殺。諡曰穆后。桓奔河西王利鹿孤，利鹿孤以為左司馬。三月，孫恩北趣海鹽，劉裕隨而拒之。築城於海鹽，故治恩日來攻城，裕屢擊破之，斬其將姚盛。城中兵少不敵，裕夜偃旗，匿眾，明晨開門，使亂疾數人登城，賊遙問劉裕所在。曰：「夜已走矣。」賊信之，爭入城，裕奮擊大破之。恩知城不可拔，乃進向滬瀆。裕復廢城，臣之海鹽，令鮑陋遣子嗣之帥吳兵一千請為前驅。裕曰：「賊兵其精，吳人不習戰，若前驅失利，必敗我軍。可在後為聲勢。」嗣之不從。裕乃多伏旗，鼓刺驅，既交，諸伏皆出，裕舉旗鳴鼓，賊以為四面有軍，乃退。嗣之追之，戰沒。裕且戰且退，所領死傷且盡。至向戰處，令左右脫取死人衣，以示閑暇。賊疑之，不敢逼。裕大呼，更戰，賊懼而退。裕乃引歸。河西王利鹿孤伐源興，源王隆戰大破之，徙二千餘戶而歸。夏四月辛卯，魏人罷鄴行臺，以所統六郡置相州，以庾岳為刺史。乞伏乾歸至死川，以邊防為長史。王松壽為司馬，公卿將帥皆降為僚佐。偏裨北涼王業懼沮渠蒙遜勇略欲遠之，蒙遜亦

深自晦，匿業以門下侍郎馬權代蒙遜為張掖太守。權素憂雋為業所親，重常輕侮。蒙遜蒙諸之於業，曰：「天下不足慮，惟當憂馬權耳。」業遂殺權。蒙遜請沮渠男成曰：「段公無鑿斷之才，非撥亂之王。屬所憚者，惟索嗣馬權。今皆已死，蒙遜欲除之以奉兄。何如？」男成曰：「業本孤客，為吾家所立，恃吾兄弟猶魚之有水，夫人親信我而圖之，不祥。」蒙遜乃求為西安太守。業喜，其出外計之。蒙遜與男成約，同祭蘭門山，而陰使司馬許威告業曰：「男成欲以取假日為亂。若求祭蘭門山，臣言驗矣。至期，果然業收男成，賜死。男成曰：『蒙遜先與臣謀，反臣以兄弟之故，隱而不言。今以臣在，恐部眾不從。故約臣祭山而返。』詎臣其意欲王之殺臣也。乞詐言臣死，暴臣罪惡。蒙遜泣告眾曰：『男成忠於段王，而段王無故枉殺之。諸君能為報仇乎？』且始者共立段王，欲以安眾耳。今州土紛亂，非段王所能濟也。男成素得眾心，眾皆憤泣爭奮。比至氏池，眾逾一萬。鎮軍將軍臧奚孩帥所部降之。寇胡多起，兵應蒙遜者，蒙遜遣使發奚焉。業先疑右將軍田昂囚之，至是召昂謝而赦之，使與武衛將軍梁中庸共討蒙遜。別將王豐孫言於業曰：「西平諸田世有反者，昂貌恭而心險，不可信也。」業曰：「吾疑之矣，但非昂無可。以討蒙遜者，昂至虞焉。」帥騎五百降於蒙遜。業遣濟

中庸亦詣蒙遜降五月蒙遜至張掖田昂兄子承愛斬關內之業左右皆散蒙遜至業謂蒙遜曰孤子然一己爲君家所推願勿餘命使得東還與妻子相見蒙遜斬之業儒素長者無他權略威禁不行羣下擅命尤信卜筮巫覡故至於敗沮渠男成之弟富占將軍俱僕帥戶五百降于河西王利鹿孤僕石子之子也孫恩陷池濱殺吳國內史袁崧死者四千人涼王隆多殺豪望以立威名內外踴然人不自保魏安人焦朗遣使說秦隴西公碩德曰呂氏自武皇棄世兄弟相攻政綱不立競爲威虐百姓饑饉死者過半今乘其篡奪之際取之易於返掌不可失也碩德言於秦王興帥步騎六萬伐涼乞伏乾歸帥騎七千從之六月甲戌孫恩浮海奄至丹徒戰于十餘萬樓船千餘艘建康震駭乙亥內外戒嚴百官入居省內冠軍將軍高素等守石頭輔國將軍劉襲橋斷淮口丹陽尹司馬恢之戍南岸冠軍將軍相謙等備白石左衛將軍王暉等屯中堂徵豫州刺史譙王尚之入衛京師劉牢之自山陰引兵邀擊恩未至而恩已過乃使劉裕自海鹽入援裕兵不滿千人倍道兼行與恩俱至丹徒裕衆既少加以涉遠疲勞而丹徒守軍莫有勵志恩帥衆鼓譟登蒜山居民皆荷擔而立裕帥所領奔擊大破之投崖赴水死者甚衆恩狼狽得歸然恩猶恃其衆募復整兵徑向京師後將軍元

顯帥兵拒戰頗不利會稽王道子無他謀略唯日講耕侯朝恩來漸近百姓怵懼譙王尚之帥精銳馳至徑屯積弩堂恩糧船高大沂風不得疾行數日乃至白石恩本以諸軍分散欲掩不備既而知尚之在建康復聞劉牢之已還至新洲不敢進而去泮海北走郁洲恩別將攻陷廣陵殺三千人寧朔將軍高稚之擊恩於郁洲爲恩所執相立厲兵訓卒常伺朝廷之隙聞孫恩逼京師建牙聚衆上疏請討之元顯大懼會恩退元顯以詔書止之玄乃解嚴梁中庸等共推沮渠蒙遜爲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張掖公赦其境內改元永安蒙遜嘗從兄伏奴爲張掖太守和平度弟望爲建忠將軍都谷侯田昂爲西郡太守臧莫孩爲輔國將軍安喜梁中庸爲左右長史張騰謝正禮爲左右司馬權任賢才文武咸悅河西王利鹿孤命羣臣極言得失西曹從事高曰陛下命將出征往無不捷然不以緩寧爲先唯以捷民爲務民安土重遷故多離叛此所以斬將拔城而地不加廣也利鹿孤善之秋七月魏兖州刺史長孫肥將步騎二萬南徇許昌東至彭城將軍劉該降之秦隴西公碩德自金城濟河直趨廣武河西王利鹿孤遣廣武守軍以避之秦軍至姑臧涼王隆遣輔國大將軍超龍驤將軍逸等逆戰碩德大破之生禽逸俘斬萬計虜嬰城固守巴西公悅帥衆赴之衆二萬五千降於秦

西涼、高河、西王利鹿孤沮渠蒙遜各遣使奉表入貢於秦。初，涼將姜紀降於河西王利鹿孤。廣武公倕禮與論兵略，甚愛重之。坐則連席，出則同車。每談論以夜繼。賈利鹿孤謂倕曰：「姜紀信有美才，然視候非常，必不久留於此。不如殺之。紀若入秦，必爲人患。」倕曰：「臣以布衣之交，持紀必不相負也。」八月，紀將數十騎奔秦。秦軍說碩德曰：「呂隆孤城無援，明公以大軍臨之，其勢必請降。然彼徒文降而已，未肯遂服也。請給紀步騎三千，與王松忽因焦朗華純之衆，伺其曠隙，隆不足取也。不然，今禿髮在南，兵彊國富，若兼姑臧而據之，威執益盛，沮渠蒙遜、李騫不能抗也。必將歸之。如此則爲國家之大敵矣。」碩德乃表紀爲武威太守，配兵二千屯據晏然。秦王興聞楊柘之賢而徵之，利鹿孤不敢留。詔以劉裕爲下邳太守，討孫恩於郁洲。累戰大破之。恩由是衰弱。復緣海南走裕，亦隨而擊之。燕王盛懲其父寶以懦弱失國，務峻威刑，又自矜聰察，多所猜忌。羣臣有纖介之嫌，皆先事誅之。由是宗親勳舊人不自保。丁亥，左將軍慕容國與殿上將軍秦粲、段讚謀誅禁兵。粲、國事發死者五百餘人。壬辰夜，前將軍段熲與秦粲之子興、段讚之子秦潛於禁中，鼓譟大呼，盛聞變，帥左右出戰。賊衆逃潰，熲被創，匿廂屋間。俄有一賊從閣中擊盛，盛被傷，釐升前殿，申約禁衛事定而卒。中臺將軍慕容

拔冗從僕射郭仲白、太后丁氏以爲國家多難，宜立長君。時衆望在盛弟司徒尚書令平原公元，而河間公熙素得幸於丁氏。丁氏廢太子定，竊迎熙入宮，明且羣臣入朝，始知有變。因上表勸進於熙，熙以讓元，元不敢當。癸巳，熙即天王位，捕獲段熲等皆夷之。族甲午，大赦丙申。平原公元以嫌賜死。閏月辛酉，葬盛於興平陵。詔曰：「昭武皇帝廟號中宗，丁氏送葬未還，中領軍慕容提步軍校尉張佛等謀立故太子定，事覺伏誅，定亦賜死。丙寅，大赦改元光始。」秦隴西公碩德圍姑臧，累月東方之人在城中者多謀外叛，魏益多復誘扇之，欲殺涼王隆及安定公超。事發，坐死者三百餘家。碩德無納夷夏分置守宰，節食粟粟爲持久之計。涼之羣臣請與秦連和，隆不許。安定公超曰：「今資儲內竭，上下嗷嗷，雖使張陳復生，亦無以爲策。陛下當思權變，屈伸何愛？尺書單使爲卑辭，以退敵，敵去之後，修德政以息民。若下世未窮，何憂舊業之不復？若天命去矣，亦可以保全宗族。」不然，坐守困窮，終將何如？隆乃從之。九月，遣使請降於秦。碩德表隆爲鎮西大將軍，涼州刺史建康公隆遣子弟及文武舊臣慕容歆、楊穎等五十餘家入質。子長安碩德軍令嚴整，秋毫不犯。於先賢禮名士，西土悅之。沮渠蒙遜所部酒泉涼寧二郡叛降於西涼，又聞呂隆降秦，大懼，遣其弟寔忠將軍擊牧府長史張潛，見碩德於

姑臧請帥其衆東遷碩德喜拜潛張披太守掣建康太守潛勸蒙遜東遷掣私謂蒙遜曰姑臧未拔呂氏猶存碩德糧盡將遠不能久也何爲自棄土宇受制於人乎臧莫孩亦以爲然蒙遜遣子柔念爲質於河西王利鹿孤利鹿孤不受曰柔念年少可遣掣也冬十月蒙遜復遣使上疏於利鹿孤曰臣前遣柔念具披誠款而聖旨未昭復徵弟掣巨竊以爲苟有誠信則子不爲輕若其不信則弟不爲重今寇難未夷不獲奉詔願陛下亮之利鹿孤怒遣張松侯俱延興城侯文支將騎一萬襲蒙遜至萬歲臨松執蒙遜從弟鄒善荀子虜其民六千餘戶蒙遜從叔孔遮入朝于利鹿孤許以掣爲質利鹿孤乃歸其所掠召俱延等還文支利鹿孤之弟也南燕主備德宴羣臣於延賢堂酒酣謂羣臣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青州刺史鞠仲曰陛下中興聖主少康光武之儔備德顧左右賜仲帛十四仲以所賜多辭之備德曰卿知調朕朕不知調卿邪卿所對非實故朕亦以虛言賞卿耳韓範進曰天子無戲言今日之論君臣俱失備德大悅賜範綸五十疋備德母及兄納皆在長安備德遣平原人杜弘往訪之弘曰臣至長安若不奉太后勅止當西如張掖以死爲効臣父雄年踰六十乞本縣之祿以申烏鳥之情中書令張華曰杜弘未行而求祿要君之罪大矣備德曰弘爲君迎母爲父求祿忠孝備矣

何罪之有以雄爲平原令弘至張掖爲盜所殺十一月劉裕追孫恩至滬濟海鹽又破之俘斬以萬數恩遂自決口逃竄入海十二月辛亥魏主珪遣常山王遵定陵公和跋帥衆五萬襲沒弈于於高平乙卯魏虎威將軍宿咎干伐燕攻令支乙丑燕中領軍宇文拔救之壬午宿咎干拔令支而成之呂超攻姜紀不克遂攻焦朗朗遣其弟子嵩爲質於河西王利鹿孤以請迎利鹿孤遣車騎將軍俛檀赴之比至超已退朗閉門拒之俛檀怒將攻之鎮北將軍俱延諫曰安土重遷人之常情朗孤城無食今年不降後年自服何必多殺士卒以攻之若其不捷彼必去從佗國棄州境士民以資鄰敵非計也不如以善言諭之俛檀乃與朗連和遂曜兵姑臧壁于胡阮俛檀知呂超必來斫營畜火以待之超夜遣中壘將軍王集帥精兵二千斫俛檀營俛檀徐嚴不起集入壘中內外皆舉火光照如晝縱兵擊之斬集及甲首三百餘級呂隆懼僞與俛檀通好請於苑內結盟俛檀遣俱延入盟俱延疑其有伏毀苑牆而入超伏兵擊之俱延失馬步走凌江將軍郭祖力戰拒之俱延乃得免俛檀怒攻其昌松太守孟暉於顯美隆遣廣武將軍荀安國寧遠將軍石可帥騎五百救之安國等憚俛檀之彊遁還桓玄表其兄偉爲江州刺史鎮夏口司馬刁暢爲輔國將軍督八郡軍事鎮襄陽遣其將皇

甫數馮該成溢口移沮漳蠻二千在于江南立武寧郡更招集流民立綏安郡詔徵廣州刺史刁達豫章太守郭昶之玄皆留不遣玄自謂有晉國三分之二數使人上己符瑞欲以惑眾又致牋於會稽王道子曰賊造近郊以風不得進以雨不致火食盡故去耳非力屈也昔國寶死後王恭不乘此威入統朝政足見其心非侮於明公也而謂之不忠今之貴要腹心有時流清望者誰乎豈可云無佳勝直是不能信之耳爾來一朝一夕遂成今日之禍在朝君子皆畏禍不言玄忝任在遠是以披為事實元顯見之大懼張法順謂元顯曰栢玄承藉世資素有豪氣既并殷揚專有荆楚第下之所控引止三吳耳孫恩為亂東土塗地公私困竭玄必乘此縱其姦吏竊用憂之元顯曰為之奈何法順曰玄始得荊州人情未附方務綏撫未暇佗圖若乘此隙使劉牢之為前鋒而第下以大軍繼進玄可取也元顯以為然會武昌太守庾楷以玄與朝廷構怨恐事不成禍及於己密使人自結於元顯云玄大失人情眾不為用若朝廷遣軍已當為內應元顯大喜遣張法順至京口謀於劉牢之牢之以為難法順還謂元顯曰觀牢之言必貳於我不如召入殺之不爾敗人大事元顯不從於是大治水軍徵兵裝艦以謀討玄元興元年春正月庚午朔下詔罪狀栢玄以尚書令元顯為驍騎大將軍征討大

都督都督十八州諸軍事加黃錢又以鎮北將軍劉牢之為前鋒都督前將軍譙王尚之為後部因大赦改元內外戒嚴加會稽王道子大傅元顯欲盡誅諸栢中謀軍栢脩驍騎長史王誕之甥也誕有寵於元顯因陳脩等與玄志趣不同元顯乃止誕導之曾孫也張法順言於元顯曰栢謙兄弟每為上流耳目且斬之以杜姦謀且事之濟不繫在前軍而牢之反覆萬有變則禍敗立至可令牢之殺謙兄弟以示無貳心若不受命當逆為其所元顯曰今非牢之無以敵玄且始事而誅大將人情不安再三不可又以栢氏世為荆土所附栢冲特有遺惠而謙冲之子也乃自驍騎司馬除都督荆益寧梁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欲以結西人之心丁丑燕慕容攻魏今支戌克之宿沓干走執魏遼西太守那頡燕以拔為幽州刺史鎮今支以中堅將軍遼西陽豪為本郡太守丁亥以章武公淵為尚書令博陵公虔為尚書左僕射尚書主騰為右僕射戊子魏材官將軍和突攻黠弗素古延等諸部破之初魏主珽遣比部大人賀狄干獻馬千匹求昏於秦秦王興聞珽已立慕容后止狄干而絕其昏沒奔于黠弗素古延甘秦之屬國也而魏攻之由是秦魏有隙庚寅珽大閱士馬命并州諸郡積穀於平陽之乾壁以備秦秦然杜崙方睦於秦遣將救黠弗素古延辛卯和突逆擊大破之杜崙帥其

部落遠遁漢北奪高車之地而居之斛律部帥倍侯利擊杜嵩大為所敗倍侯利奔魏社崙於是西北擊匈奴遺種日拔也鷄大破之遂吞併諸部士馬繁盛雄於北方其地西至焉耆東接朝鮮南臨大漠旁側小國皆羈屬焉自號豆代可汗始立約東以千人為軍軍有將百人為幢幢有帥攻戰先登者賜以虜獲畏懦者以石擊其首而殺之 禿髮檀檀克顯義執孟禕而責之以其不早降禕曰禕受呂氏厚恩分符守土若明公大軍甫至望旗歸附恐獲罪於執事矣禕釋而遣之徙二千餘戶而歸以禕為左司馬禕辭曰呂氏將王聖朝必取河右人無愚智皆知之但禕為人守城不能全復禕願任於心竊所未安若蒙明公之惠使得就戮姑臧死且不朽禕檀義而歸之 東土遭孫恩之亂因以饑饉漕運不繼桓玄禁斷江路商旅俱絕公私匱乏以料糶給士卒方謂朝廷方多憂慮必未暇討己可以奮力觀釁及大軍將發從兄太傅長史石生密以書報之玄大驚欲完聚保江陵長史下範之曰明公英威振於遠近元顯口尚乳臭劉牢之失物情若兵臨近畿示以禍福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取窮蹙者乎玄從之留桓偉守江陵抗表傳檄罪狀元顯舉兵東下檄至元顯大懼二月丙午帝餞元顯于西池元顯下船而不發 癸丑魏常山王遵等至高平沒麥于秦其部

疾帥數千騎與劉劭勃奔秦州魏軍追至尾亭不及而還盡獲其府庫蓄積馬四萬餘匹雜畜九萬餘口徙其民於代都餘種分進平陽太守貳塵復侵秦河東長安大震關中諸城盡閉秦人簡兵訓卒以謀伐魏 秦王興立子泓為太子大赦泓孝友寬和喜文學善談詠而懦弱多病興欲以為嗣而狐疑不決久乃立之 姑臧大饑米斗直錢五千人相食餓死者十餘萬口城門盡閉樵采路絕民請出城為胡虜殺碑者日有數百呂隆惡其沮動衆心盡阮之積戶盈路沮渠蒙遜引兵攻姑臧隆遣使求救於河西王利鹿孤利鹿孤遣廣武公俾檀帥騎一萬救之未至隆擊破蒙遜軍蒙遜請與隆盟留穀萬餘斛遺之而還俾檀至昌松聞蒙遜已退乃從涼澤段冢民五百餘戶而還中散騎常侍張軌言於利鹿孤曰焦朗兄弟據魏安濟通姚氏數為及覆今不取後必為朝廷憂利鹿孤遣俾檀討之朗面縛出降俾檀送于西平徙其民于樂都 桓玄發江陵慮事不捷常為西還之計及過尋陽不見官軍意甚喜將士之氣亦振庾楷謀泄玄囚之丁巳詔遣齊王素之以驕虞楷言告荆江二州使罷兵玄前鋒殺之素之子也丁卯玄至姑孰使其將馮該等攻歷陽蕞城太守司馬休之嬰城固守玄軍斷洞浦焚豫州舟楫豫州刺史譙王尚之帥步卒九千陣於浦上遣武都太守楊秋屯橫江秋

降于玄軍尚之無濟逃于涂中玄捕獲之司馬休之出戰而敗棄城走劉牢之素惡驍騎大將軍元顯恐桓玄既滅元顯益驕恣又恐己功名愈盛不為元顯所容且自恃材武擁彊兵欲假玄以除執政復伺玄之隙而自取之故不肯討玄元顯日夜昏酣以牢之為前鋒牢之驟詣門不得見及帝出餞元顯遇之公坐而已牢之軍深洲參軍劉裕請擊玄牢之不許玄使牢之族舅何穆說牢之曰自古戴履主之威挾不賞之功而能自全者誰邪越之文種秦之白起漢之韓信皆事明主為之盡力功成之日猶不免誅夷况為凶惡者之用乎君如今日戰勝則傾宗戰敗則覆族欲以此安歸乎不若翻然改圖則可以長保富貴矣古人射鈎斬祛猶不害為輔佐况玄與君無宿昔之怨乎時譙王尚之已敗人情愈恐牢之頗納穆言與玄交通東海中尉東海何無忌牢之甥也與劉裕極諫不聽其子驍騎從事中郎敬宣諫曰今國家衰危天下之重在大人與玄玄藉父叔之資據有全楚割晉國三分之一一朝戰之使陵朝廷玄威望既成恐難圖也董卓之變將在今矣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玄如反覆手耳但平玄之後今我奈驍騎何三月乙巳朔牢之道敬宣詣玄請降玄陰欲誅牢之乃與敬宣飲陳名書畫其觀之以安悅其意敬宣不之覺玄佐吏莫不相親而笑玄恢敬宣為諮議參軍

元顯將發聞玄已至新亭棄船退屯國子學辛未陳於宣陽門外軍中相讒言玄已至南析元顯引兵欲還宮玄遣人拔刀隨後大呼曰放仗軍人皆崩潰元顯乘馬走入東府唯張法順一騎隨之元顯問計於道士道子但對之涕泣玄遣太傅從事中郎毛泰收元顯送新亭縛於船前而數之元顯曰為王誕張法順所誤耳壬申復隆安年號帝遣侍中勞玄於安樂渚玄入京師稱詔解嚴以玄摠百揆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事揚州牧領徐州荊江三州刺史假黃鉞玄以相偉為荊州刺史桓謙為尚書左僕射桓情為徐兗二州刺史桓石生為江州刺史下範之為丹陽尹初玄之舉兵侍中王謐奉詔詣玄玄親禮之及玄輔政以謐為中書令謐導之孫也新安太守殷仲文觀之弟也玄姊為仲文妻仲文聞玄克京師棄郡投玄玄以為諮議參軍劉暹往見玄玄曰汝不畏死而敢來邪暹曰射鈎斬祛并遇為三玄悅以為參軍癸酉有司奏會稽王道子酣飲不孝當棄市詔徙安成郡斬元顯及東海王彥璋譙王尚之度指張法順毛泰等於建康市桓情為王誕固請得流嶺南玄以劉牢之為會稽丙史牢之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其至矣劉敬宣請歸諭牢之使受命玄遣之敬宣勸牢之襲玄牢之猶豫不決移屯班瀆私告劉裕曰今當北就高祖之於廣陵舉兵以匡社稷卿能從我去乎俗曰將軍

以勁卒數萬壁風降服彼新得志威震天下朝野人情皆已去矣廣陵豈可得至邪裕當反服還京口耳何無忌謂裕曰我將何之裕曰吾觀鎮北必不免卿可隨我還京口相玄若守臣節當與卿事之不然當與卿圖之於是牢之大集僚佐議據江北以討玄參軍劉襲曰事之不可者莫大於反將軍往年反王兗州近日反司馬郎君今復反相公一人三反何以自立語畢趨出佐吏多散走牢之懼使敬宣之京口迎家失期不至牢之以為事已泄為玄所殺乃帥部曲北走至新洲縊而死敬宣至不暇哭即渡江奔廣陵將吏并殞敬牢之以其喪歸舟徒玄令斬棺斬首暴尸於市 大赦改元大亨

相玄謙丞相荆江徐三州改授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

揚州牧領豫州刺史摠百揆以琅邪王德文為太宰

司馬休之劉敬宣高雅之俱奔洛陽各以子弟為質於

秦以求救秦王興與之符信使於關東募兵得數千人

復還屯彭城間 孫恩寇臨海臨海太守辛景擊破之

恩所虜三吳男女死亡殆盡恩恐為官軍所獲乃赴海

死其黨及姦妾從死者以百數謂之水仙餘眾數千人

復推恩妹夫盧循為主循謀之曾孫也神來清秀雅有

材擊少時沙門惠遠嘗謂之曰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

不軌如何太尉玄欲撫安東土乃以循為永嘉太守循

雖受命而寇暴不已 甲戌燕大赦 河西王禿髮利

鹿孤疫疾遺令以國事授弟傅檀初禿髮思復懷憂重傅檀謂諸子曰傅檀器識非汝曹所及也故諸兄不以傅子而傳於弟利鹿孤在位番挾而已軍國大事皆委於傅檀利鹿孤卒傅檀襲位更無涼王改元弘昌遷于樂都謚利鹿孤曰康王 夏四月太尉玄出屯姑孰辭錄尚書事詔許之而大政皆就諮焉小事則決於尚書令相謙及下範之自隆安以來中外之人厭於禍亂及玄初至黜姦佞權擢賢京師欣欣冀得少安既而玄奢豪倣違政令無常朋黨互起陵侮朝廷裁損輿輿供奉之具帝幾不免飢寒由是衆心失望一吳大饑戶口減半會稽減什三四臨海永嘉殆盡富室皆衣羅紈懷金玉閉門相守餓死 乞伏熾磐自西平逃歸苑川南涼王傳檀歸其妻子乞伏乾歸使熾磐入朝于秦秦主興以熾磐為興晉太守 五月盧循自臨海入東陽太尉玄遣撫軍中兵參軍劉裕將兵擊之循敗走永嘉 高句麗攻宿軍燕平州刺史慕容歸棄城走 秦主興大發諸軍遣義陽公平尚書右僕射狄伯支等將步騎四萬伐魏興自將大軍繼之以尚書令姚晃輔太子泓守長安沒弁干權鎮上邽廣陵公欲權鎮洛陽平及魏乾壁六十餘日拔之秋七月魏王珪遣毗陵王順及豫州刺史長孫肥將六萬騎為前鋒自將大軍繼發以擊之八月太尉玄諷朝廷以玄平元顯功封後章公平殺揚

功封桂陽公并封南郡如故玄以豫章封其子昇桂陽封其兄子俊 魏主珪至永安秦義陽公遣驍將帥精騎二百覘魏軍長孫肥逆擊盡禽之平浪走珪追之乙巳及於柴壁平堅城固守魏軍圍之秦王與將兵四萬七千救之將據天渡運糧以魏平魏博士季先曰兵法高者為敵所棲深者為敵所囚今秦甘犯之且及與未至遣奇兵先據天渡柴壁可不戰而取也珪命增築重圍內以防平之出外以拒與之入廣武將軍安同曰汾東有蒙阮東西三百餘里踐徑不通與來必從汾西直臨柴壁如此廣聲勢相據重圍雖固不能制也不如為浮梁渡汾西築圍以拒之虜至無所施其智力矣珪從之與至蒲阪憚魏之彊久乃進兵甲子珪帥步騎三萬逆擊與於蒙阮之南斬首千餘級與退走四十餘里平亦不敢出珪乃分兵四據險要使秦兵不得近柴壁與屯汾西憑壑為壘東稍村從汾上流縱之欲以毀浮梁魏人皆鉤取以為薪蒸冬十月平糧竭矢盡夜志眾突西南圍求出與列兵汾西暮烽鼓譟為應與欲平力戰突免平望與攻圍引接但叫呼相和莫敢逼圍平不得出計窮乃帥麾下赴水死諸將多從平赴水珪使善游者鉤捕之無得免者執狄伯支及越騎校尉唐小方等四十餘人餘眾二萬餘人皆斂手就禽與坐視其窮力不能救舉軍慟哭聲震山谷數遣使求和於魏珪

不許乘勝進攻蒲阪秦賢公固守不戰會秦然謀伐魏珪聞之戊申引兵還或告太史令龜崇及弟黃門侍郎懿潛召秦兵珪至晉陽賜崇懿死 秦徙河西秦右萬餘戶于長安 太尉孫資吳興太守高素將軍竺謙之及謙之從兄朗之劉襲并襲弟季武皆劉牢之北府舊將也襲兄冀州刺史軌邀司馬休之劉敬宣高雅之等共據山陽欲起兵攻玄不克而走將軍夷虜之劉壽高長慶郭恭等皆往從之將奔魏至陳留南分為二輩軌休之敬宣奔南燕度之壽長慶恭奔秦魏主珪初聞休之等當來大喜後怪其不至令兖州來訪據其從者問其故皆曰魏朝威聲遠被是以休之等咸欲歸附既而聞崔暹被殺故奔魏國珪深悔之自是士人有過頗見優容 南涼王擢擢太子降於姑臧 燕王熙納故中山尹符讓二女長曰娥娥為貴人幼曰訓英為貴嬪貴嬪尤有寵 太后怨惠與兄子尚書信謀廢熙立章武公淵事覺熙逼 太后令自殺葬以后權益曰獻幽皇后十一月戊辰殺淵及信辛未熙敗于北原石城令高和與尚方兵於後作亂殺司隸校尉張顯入掠宮殿取庫兵脅營署朗乘城熙別還城上人皆投仗開門盡誅反者唯和走免甲戌大赦 魏以庾岳為司空 十二月辛亥魏主珪還雲中柔然可汗社崙聞珪伐秦自參合陁侵魏至野山及善無北遷魏常山王遵以萬

騎追之不及而還 太尉玄使御史杜林防衛會稽文

孝王道子至安成林承玄自酈道子殺之沮渠蒙遜

所署西郡太守涼中庸叛奔西涼蒙遜聞之笑曰吾待

中庸恩如骨肉而中庸不我信但自負耳孤豈在此一

人邪乃盡歸其擊西涼公高閭中庸曰我何如索嗣中

庸曰未可量也高曰嗣才度若敵我者我何能於千里

之外以長繩絞其頸邪中庸曰智有短長命有成敗彼

下之與索嗣得失之理巨實未之能詳若以身死為負

計行為勝則公孫瓚宜賢於劉虞邪高默然表度之

等至長安秦主興問曰相玄才略何如其父卒能成功

乎度之曰玄乘晉室衰亂盜據宰衡猜忌安忍刑賞不

公以巨觀之不如其父遠矣玄今已執大柄其勢必將

篡逆正可為它人驅除耳興善之以度之為廣州刺史

是歲秦王興立昭儀張氏為皇后封子懿為太子詔

檄璞質達裕國兒皆為公道使拜无髮得擅為軍騎將

軍廣武公沮渠蒙遜為驍將軍沙州刺史西海戍李

暠為安西將軍高昌侯秦鎮遠將軍趙曜帥眾二萬西

屯金城建節將軍王松心帥騎助呂隆守姑臧松忽至

魏安僂檀弟文真擊而虜之僂檀大怒送松忽還長安
深自陳謝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三

晉紀三十五 起昭陽軍開盡開

安皇帝戊 勅編集

元興二年春正月盧循使司馬徐道覆寇東陽二月辛

丑建武將軍劉裕擊破之道覆循之姊夫也 乙卯以

太尉玄為大將軍 丁巳玄殺冀州刺史孫無終 玄

上表請帥諸軍掃平關洛既而諷朝廷下詔不許乃云

奉詔故止玄初欲飭裝先命作輕舸載服玩書畫或問

其故玄曰兵凶戰危朕有意外當使輕而易運眾皆笑

之 夏四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南燕王備德故吏趙

融自長安來始得母兄凶問備德號慟吐血因而寢疾

司練校尉慕容容達謀反遣牙門皇琛帥眾攻端門殿中

帥侯赤眉開門應之中黃門孫進扶備德踰城匿於進

舍段宏等聞宮中有變勒兵屯四門備德入宮誅赤眉

等達出奔魏備德優遷徙之民使之長復不役民緣此

迭相陰冒或百室合戶或千丁共籍以避課役尚書韓

諱請加隱數備德從之使諱巡行郡縣得產戶五萬八

千 泰山賊王始聚眾數萬自稱太平皇帝署置公卿

南燕桂林王鎮討禽之臨刑或問其父及兄弟安在始

曰君正坐此口奈何尚爾始曰皇后不知自古豈有不亡之國朕則崩矣終不改號 五月燕王熙作龍騰苑方十餘里役徒二萬人築景雲山於苑內基廣五百步峯高十七丈 秋七月戊子魏王珪北巡作離宮於對山平原太守和跋奢豪喜名珪惡而殺之使其弟毗等就與跋跋曰灑北土齊可遷水南勉為生計且使之背己曰汝何忍視吾之死也毗等諭其意詐稱使者逃入秦珪怒滅其家中壘將軍鄧淵從弟尚書暉與跋善或諸諸珪曰毗之出二暉實送之珪疑淵知其謀賜淵死 南涼王儁懼及沮渠蒙遜互出兵攻呂隆隆患之秦之謀臣言於秦主曰隆藉先世之資專制河外今雖飢窘尚能自支若將來豐贍終不為吾有涼州險絕土田沃沃不如因其危而取之與乃遣使徵呂超入侍隆念姑臧終無以自存乃因超請迎于秦興遣尚書左僕射齊難鎮西將軍姚萇左賢王乞伏乾歸鎮遠將軍趙曜帥步騎四萬迎隆于河西涼王儁懼攝昌松魏安二戍以避之八月齊難等至姑臧隆素車白馬迎于道幸隆勸難擊沮渠蒙遜蒙遜使臧莫孩拒之敗其前軍難乃與蒙遜結盟蒙遜遣弟挈入貢于秦難以司馬王尚行涼州刺史配兵三千鎮姑臧以將軍閻松為倉松太守郭將為番木太守分戍二城徙隆宗族僚屬及民萬戶于長安興以隆為散騎常侍超為安定太守自餘文武隨才擢叙初

郭騰嘗言代呂者王故其起兵先推王詳後推王乞基及隆東遷王尚卒代之聲從乞伏乾歸降秦以為滅秦者晉也遂來奔秦人追得殺之 沮渠蒙遜伯父中田護軍親信臨松太守孔篤皆驕恣為民患蒙遜曰亂吾法者二伯父也皆逼之使自殺秦遣使者梁構至張掖蒙遜問曰秃髮儁檀為公而身為度何也構曰儁檀凶狡款誠未著故朝廷以重爵虛名羈縻之將軍忠貫白日當入贊帝室豈可以不信相待也聖朝爵必稱功如尹緯姚晃佐命之臣齊難徐洛一時猛將爵皆不過侯伯將軍何以先之乎昔齊融殷勤固讓不欲居舊臣之右不意將軍忽有此問蒙遜曰朝廷何不即封張掖而更遠封西海邪構曰張掖將軍已自有之所以遠授西海者欲廣大將軍之國耳蒙遜悅乃受命 荊州刺史栢偉卒大將軍玄以栢脩代之從事中郎曹靖之說玄曰謙脩兄弟專據內外權勢太重玄乃以南郡相栢石康為荊州刺史石康豁之子也 劉裕破虜循於永嘉追至晉安屢破之循浮海南走何無忌潛詣裕勸裕於山陰起兵討栢玄裕謀於土豪孔靖靖曰山陰去都道遠舉事難成且玄未篡位不如待其已篡於京口圖之裕從之靖愉之孫也 九月魏主珪如南平城規度灑南將建新都 侍中殷仲文散騎常侍下範之勸大將軍玄早受禪陰撰九錫文及冊命以相讓為侍中開府

錄尚書事主諡為中書監領司徒相胤為中書令加相
脩撫軍大將軍胤冲之孫也丙子冊命玄為相國摠百
揆封十郡為楚王加九錫楚國置丞相以下官相謙私
問彭城內史劉裕曰楚王勳德隆重朝廷之情咸謂宜
有指讓卿以為何如裕曰楚王宣武之子勳德蓋世晉
室微弱民望又移乘運禪代有何不可謙喜曰卿謂之
可即可耳新野人便於殷仲堪之黨也間相倖死石康
未至乃起兵襲雍州刺史馮該於襄陽走之亦有眾七
千設壇祭七廟云欲討相玄江陵震動石康至州發兵
攻襄陽大敗奔秦 高雅之表南燕主備德請伐相玄
曰敵未能廓清吳會亦可收江北之地中書侍郎韓範
亦上疏曰今晉室衰亂江淮南北戶口無幾戎馬單弱
重以相玄悖逆上下離心以陛下神武發步騎一萬臨
之彼必土崩瓦解解兵不留行矣得而有之秦魏不足敵
也拓地定功正在今日失時不取彼之豪傑誅滅相玄
更修德政豈惟建康不可得江北亦無望矣備德曰朕
以舊邦覆沒欲先定中原乃平蕩荆揚故未南征耳其
令公卿議之因講武城西步卒二十七萬人騎五萬三
千匹車萬七千乘公卿皆以為玄新得志未可圖乃止
冬十月楚王玄上表請歸藩使帝作手詔固留之又
詎言錢塘臨平湖開江州甘露降使百僚集賀用為已
受命之符又以前世皆有隱士恥於己時獨無求得西

朝隱士安定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給其資用使隱居山
林微為著作郎使希之固辭不就然後下詔旌禮號曰
高士時人謂之充隱又欲廢錢用穀帛及復肉刑制作
紛紜志無一定變更回復卒無所施行性復貪鄙人士
有法書好書及佳園宅必假蒲博而取之尤愛珠玉未
嘗離手 乙卯魏主珪立其子嗣為齊王加位相國紹
為清河王加征南大將軍熙為陽平王曜為河南王
丁巳魏將軍伊謂帥騎二萬襲高車餘種素紇烏煩十
一月庚午大破之 詔楚王玄行天子禮樂妃為王后
卅子為太子丁丑十範之為樞詔使臨川王寶通帝書
之寶晞之曾孫也庚辰帝臨軒遣兼太保領司徒王謐
奉璽綬擇位于楚壬午帝出居永安宮癸未遷太廟神
主于琅邪國穆章何皇后及琅邪王德文皆徙居司徒
府百官詣姑孰勸進十二月庚寅朔玄築壇於九井山
北壬辰即皇帝位冊文多非薄晉室或諫之玄曰揖讓
之文正可陳之於下民耳豈可欺上帝乎大赦改元永
始以南康之平固縣封帝為平固王降何后為零陵縣
君琅邪王德文為石陽縣公武陵王遵為彭澤縣侯追
尊父溫為宣武皇帝廟號太祖南康公主為宣皇后封
子昇為豫章王以會稽內史王愉為尚書僕射愉子相
國左長史緞為中書令緞相氏之甥也戊戌玄入建康
宮登御坐而床忽陷墜下失色殷仲文曰將由聖德深

厚地不能載玄大悅梁王珍之國臣孔模奉珍之壽壽
陽珍之壽之曾孫也 戊申燕王熙尊燕主垂之貴嬪
段氏為皇太后段氏熙之慈母也己酉立苻貴嬪為皇
后大赦 辛亥栢玄遷帝於義陽 燕以衛尉悅真為
青州刺史鎮新城光祿大夫衛駒為并州刺史鎮凡城
癸丑納栢溫神主于太廟栢玄臨聽訟觀閱囚徒罪
無輕重多得原故有干輿乞者時或郵之其奸行小惠
如此 是歲魏主珪始命有司制冠服以品秩為差然
法度草創多不稽古

三年春正月栢玄立其妻劉氏為皇后劉氏喬之曾孫
也玄以其祖彝以上名位不顯不復追尊立廟散騎常
侍徐廣曰敬其父則子悅請依故事立七廟玄曰禮太
祖東向左昭右穆晉立七廟宣帝不得正東向之位何
足法也秘書監下承之謂廣曰若宗廟之祭果未及祖
有以知楚德之不長矣廣邀之爭也玄自即位心常不
自安二月己丑朔夜濤水入石頭流殺人甚多譙諱震
天玄聞之懼曰奴輩作矣玄性苛細好自矜伐主者奏
事或一字不體或片辭之謬必加糾撻以示聰明尚書
答詔謬書春兔為春兔自左丞王納之以下凡所關署
皆被降黜或手注直官或自用令史詔令紛紜有司奉
答不服而紀綱不治奏案停積不能知也又性好遊畷
或一日數出遷居東宮更繕宮室土木並置督迫嚴促

朝野騷然思亂者眾玄遣使加益州刺史毛璩散騎常
侍左將軍璩執留玄使不受其命璩寶之孫也玄以栢
希為梁州刺史分命諸將成三巴以備之璩傳檄遠近
列玄罪狀遣巴東太守柳約之建平太守羅述征虜司
馬甄季之擊破希等仍帥眾進屯白帝劉裕從徐充二
州刺史安成王栢脩入朝玄謂王謚曰裕風骨不常蓋
人傑也每遊集必引接殷勤贈賜其厚玄后劉氏有智
賢謂玄曰劉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終不為人下不
如早除之玄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用者侯關河
平定然後別議之耳玄以栢弘為青州刺史鎮廣陵刀
達為豫州刺史鎮歷陽弘脩之弟達彝之子也劉裕與
何無忌同舟還京口密謀興復晉室劉邁弟殺家於京
口亦與無忌謀討玄無忌曰栢氏彊盛其可圖乎殺曰
天下自有彊弱苟為失道雖彊易弱正惠事主難得耳
無忌曰天下草澤之中非無英雄也殺曰所見唯有劉
下邳無忌笑而不荅遂以告裕遂與殺定謀初太原王
元德及弟仲德為苻氏起兵攻燕主垂不克來奔朝廷
以元德為弘農太守仲德見栢玄稱帝謂人曰自古革
命誠非一族然今之起者恐不足以成大事平昌孟昶
為青州主簿栢弘使昶至建康玄見而悅之謂劉邁曰
素士中得一尚書郎卿與其州里寧相識否邁素與昶
不善對曰臣在京口不聞昶有異能唯聞父子紛紛更

相贈詩耳文笑而止視聞而恨之既還京口裕謂昶曰
草間當有英雄起卿頗聞乎昶曰今日英雄有誰正當
是卿耳於是裕殺無忌元德仲德昶及裕茅道規任城
魏詠之高平擅憑之琅邪諸葛長民河內太守隴西辛
邑與振威將軍東莞童厚之相與合謀起兵道規為相
弘中兵參軍裕使毅就道規及昶於江北共殺弘據廣
陵長民為刀達參軍使長民殺達據歷陽元德魯與厚
之在建康使之聚眾攻玄為內應刻期齊發至昶妻周
氏富於財昶謂之曰劉邁毀我於相公使我一生淪陷
我決當作賊卿幸早離絕脫得富貴相迎不晚也周氏
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能謀事之不
成當於系官中奉養大家義無歸志也昶愴然久之而
起周氏追昶坐曰觀君舉措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
財物耳因指懷中兒示之曰此兒可責亦當不惜遂傾
貲以給之昶弟顛妻周氏之從妹也周氏給之曰昨夜
夢殊不祥門內絳色物宜悉取以為厭勝妹信而與之
遂盡縫以為軍士袍何無忘夜於屏風裏置機文其母
劉牢之姊也登澄密窺之泣曰吾不及東海呂母明矣
汝能如此吾復何恨問所與同謀者曰劉裕母尤喜因
為言玄必敗舉事必成之理以勸之乙卯裕託以遊獵
與無忌合徒眾得百餘人丙辰詰旦京口城開無忌
著傳詔服縛救使若前徒眾隨之齊入即斬相脩以徇

精司馬刀弘帥文武佐吏來赴裕登城謂之曰郭江州
已奉乘輿返正於尋陽殺等並被密詔誅除逆黨今日
賊玄之首已當巖於大航矣諸君非大晉之臣乎今來
欲何為弘等信之收眾而退裕問無忌曰今急須一府
主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過劉道民道民者東莞劉穆
之也裕曰吾亦識之即馳信召焉時穆之聞京口謹衆
聲晨起出陌頭獨與信會穆之直視不言者久之既而
返至壞布裳為袴住見裕裕曰始舉大義方造艱難須
一軍吏甚急卿謂誰堪其選擇之曰貴府始建軍吏實
須其才倉猝之際略當無見踰者裕笑曰卿能自屈吾
事濟矣即於坐事主簿孟昶勸相弘其日出徧天未明
開門出獵人昶與劉毅劉道規帥壯士數十人直入弘
方徹粥即斬之因收眾濟江裕使毅誅刀弘先是裕遣
同謀周安穆入建康報劉邁劉道規雖酬許意其情懼安穆
慮事泄乃馳歸玄以邁為竟陵太守邁欲亟之郡是夜
玄與邁書曰北府人情云何卿近見劉裕何所道邁謂
玄已知其謀晨起白之玄大驚封邁為重安侯既而嫌
邁不執安穆使得逃去乃殺之悉誅元德魯與厚之等
眾推劉裕為盟主總督徐州事以孟昶為長史守京口
擅憑之為司馬彭城人應募者裕悉使郡主簿劉鍾統
之丁巳裕帥二州之眾千七百人軍于竹里移檄遠近
聲音益州刺史毛璩已定荆楚江州刺史郭昶之奉迎

主上返正於尋陽鎮北參軍王元德等並帥部曲保據石頭揚武將軍諸葛長民已據歷陽玄移還上宮召侍官皆入止有中加揚州刺史新安王相謙征討都督以殷仲文代相備為徐充二州刺史謙等請亟遣兵擊裕玄曰彼兵銳甚計出萬死若有蹉跌則彼氣成而吾事去矣不如屯大衆於覆舟山以待之彼空行二百里無所得銳氣已挫忽見大軍必驚愕我衆兵堅庫勿與交鋒彼求戰不得自然散走此策之上也謙等固請擊之乃遣頓丘太守吳角之右衛將軍皇甫敷相繼北上玄憂懼特甚或曰裕等烏合微弱勢必無成陛下何慮之深玄曰劉裕足為一世之雄劉殺家無擔石之儲擇滿一擲百萬何無忌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南涼王儁擅畏秦之疆乃去年號罷尚書丞郎官遣參軍關尚使于秦秦王與曰車騎獻款稱藩而擅興兵造大城豈為臣之道乎尚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先王之制也車騎僻在遐藩家適初寇蓋為國家重門之防不圖陛下忽以為嫌與善之傳擅求領涼州與不許初表真殺朱憲憲弟綽逃奔相温温克壽陽綽輒斃其棺戮其尸温怒將殺之相冲請而免之綽事冲如父冲薨綽啜血而卒劉裕克京口以綽子齡石為建武參軍三月戊午朔裕軍與吳甫之遇於江乘將戰齡石言於裕曰齡石世受相氏厚恩不欲以兵刃相向乞在軍後裕義

而許之甫之玄驍將也其兵甚銳裕手執長刀大呼以衝之衆皆披靡即斬甫之進至羅落橋皇甫敷帥數千人逆戰帝遣將軍檀憑之敗死裕進戰彌厲數圍之數重裕倚大樹挺戰數曰汝欲作何死拔戟將刺之裕瞋目叱之數辟易裕黨俄至射數中額而踣裕援刀直進數曰君有天命以子孫為託裕斬之厚撫其孤裕以檀憑之所領兵配參軍檀祗祗憑之之從子也玄聞二將死大懼召諸道術人推筭及為厭勝問羣臣曰朕其敗乎吏部郎曹靖之對曰民怨神怒臣實懼焉玄曰民或可怨神何為怒對曰晉氏宗廟飄泊江濱大楚之祭上不及祖此其所以怒也玄曰卿何不諫對曰輩上君子皆以為堯舜之世臣何敢言玄默然使相謙及遊擊將軍何澹之屯東陵侍中後將軍卞範之屯覆舟山西衆合二萬己未裕軍食畢悉棄其餘糧進至覆舟山東使羸弱登山張旗幟為疑兵數道並前布滿山合玄偵候者還云裕軍四塞不知多少玄益憂恐遣武衛將軍庾曠之帥精卒副援諸軍謙等士卒多北府人素畏伏裕莫有鬪志裕與劇殺等分為數隊進突謙陳裕以身先之將士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呼聲動天地時東北風急因縱火焚之煙炎燄天鼓噪之音震動京邑謙等諸軍大潰玄時雖遣軍拒裕而走意已決潛使領軍將軍殷仲文具舟於石頭聞謙等敗帥親信數千人聲言赴

戰遂將其子昇兄子濟出南掖門遇前相國參軍胡藩執馬韉諫曰今羽林射手猶有八百皆是義故西人受累世之恩不驅令一戰一旦捨此欲安之乎玄不對但舉策指天因鞭馬而走西趨石頭與仲文等浮江南走經日不食左右進粗飯玄咽不能下昇抱其臂而撫之玄悲不自勝裕入建康王仲德抱元德子方回出候裕裕於馬上抱方回與仲德對哭追贈元德給事中以仲德為中兵參軍裕止相謙故營遺劉鍾據東府庚申裕屯石頭城立留臺百官焚相溫神主於宣陽門外造晉新主納于太廟遣諸將追玄尚書王徽帥百官奉迎乘輿誅玄宗族在建康者裕使賊黨入宮收圖書器物封閉府庫有金飾樂器裕問喜卿得無欲此乎喜正色曰皇上幽逼播越非所將軍首建大義劬勞王家雖復不肖實無情於樂裕笑曰聊以戲卿耳喜壽之弟也壬戌玄司徒王謚與衆議推裕領揚州裕固辭乃以謚為侍中領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謚推裕為使持節都督揚徐兗豫青冀幽并八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劉毅為青州刺史何無忌為琅邪內史孟昶為丹楊尹劉道規為義昌太守裕始至建康諸大處分皆委於劉穆之倉猝立定無不允愜裕遂託以腹心動止謬焉穆之亦竭節盡誠無所遺隱時晉政府苑網紀不立豪族陵縱小民窮蹙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違忤相玄雖欲整頓而科條

繁密眾莫之從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裕以身範物先以威禁內外百官皆肅然奉職不盈旬日風俗頗改初諸葛長民至豫州失期不得發刀徒執長民檻車送相玄至當利而玄敗送人共破檻出長民還趣歷陽達棄城走為其下所執斬於石頭子姪無少長皆死唯赦其季弟給事中騁達故吏匿其弟子雍送洛陽秦王與以為太子中庶子裕以魏詠之為豫州刺史鎮歷陽諸葛長民為宣城內史初裕名微位薄輕狡無行盛流皆不與相知惟王謚獨奇貴之謂裕曰卿當為一代英雄裕嘗與分途擇蒲不時輸直達縛之馬抑謚見之責達而釋之代之還直由是裕深憾達而德謚 蕭方等曰夫蛟龍潛伏魚蝦襲之是以漢高赦雍齒魏武免梁鵠安可以布衣之嫌而成萬乘之隙也今王謚為公刀達云族醜恩報怨何其狹哉 尚書左僕射王愉及子荊州刺史綏謀襲裕事泄族誅綏等子憲龍為僧彬所匿得免 魏以中土蕭條詔縣戶不滿百者罷之 丁卯劉裕遷鎮東府 相玄至尋陽郭昶之給其器用兵力辛未玄逼帝西上劉毅帥何無忌劉道規等諸軍追之玄留龍驤將軍何澹之前將軍郭銓與郭昶之守滋口玄於道自作起居注敕討劉裕事自謂經略舉無遺策諸軍違節度以致再敗專重忠著述不暇與羣下議時事起居注既成宣示遠近 丙戌劉裕稱受帝密詔以

武陵王遵承制總百官行事加侍中大將軍因大赦准
 相玄一族不宥 劉敬宣高雅之結青州大姓及鮮卑
 豪帥謀殺尚燕王備德推司馬休之為主備德以劉軌
 為司空甚寵信之雅之欲邀軌同謀敬宣曰劉公衰老
 有安齊之志不可告也雅之卒告之軌不從謀頗泄敬
 宣等南走南燕人收軌殺之追及雅之又殺之敬宣休
 之至淮泗間聞相玄敗遂來歸劉裕以敬宣為晉陵太
 守 南燕王備德聞相玄敗命比地王鍾等將兵欲取
 江南會備德有疾而止 夏四月己丑武陵王遵入居
 東宮內外畢敬遷除百官稱制書教稱令書以司馬休
 之監荆益梁寧秦雍上州諸軍事領荊州刺史庚寅相
 玄挾帝至江陵相石康納之玄更署置百官以下範之
 為尚書僕射自以奔敗之後恐威令不行乃更增峻刑
 罰聚益離怨殷仲文諫玄怒曰今以諸將失律天文不
 利故還都舊楚而羣小紛紛妄興異議方當糾之以猛
 未可施之以寬也荆江諸郡聞玄播越有上表奔問起
 居者玄皆不受更令所在賀遷新都初王謐為玄佐命
 元巨玄之受禪謹手解帝纊綬及玄敗衆謂謐宜誅劉
 裕特保全之劉毅嘗因朝會問謐國祚所在謐內不自
 安逃奔曲阿裕賡曰武陵王迎還復位 相玄兄子歆
 引氏帥楊秋寇歷陽魏詠之帥諸葛長民劉敬宣劉鍾
 共擊破之斬楊秋於練固玄使武衛將軍庾推祖江夏

太守相道恭帥數千人就何澹之等共奔盩厔口何無忌
 劉道規至桑洛洲庾成澹之等引兵師逆戰澹之常所
 乘舫明俄旗幟甚盛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誅我耳
 宜亟攻之衆曰澹之不在其中得之無益無忌曰今衆
 寡不敵戰無全勝澹之既不居此舫戰士必弱我以勁
 兵攻之必得之得之則彼勢沮而我氣倍因而薄之破
 賊必矣道規曰善遂往攻而得之因傳呼曰已得何澹
 之矣澹之軍中驚擾無忌之衆亦以為然乘勝進攻澹
 之等大破之無忌等克盩厔口進據尋陽遣使奉送宗廟
 主柩還京師加劉裕都督荊州諸軍事桑洛之戰胡藩
 所乘艦為官軍所燒藩全鑊入水潛行三十許步乃得
 登岸時江陵路已絕乃還豫章劉裕素聞藩為忠直
 引參領軍軍事 相玄收集荊州兵曾未二旬有衆二
 萬樓船器械甚盛甲寅玄復帥諸軍挾帝東下以符安
 領梁州刺史為前鋒又使散騎常侍徐放先行詔劉裕
 等曰若能旋軍散甲當與之更始各授位任令不失分
 劉裕以諸葛長民都督淮北諸軍事鎮山陽以劉敬宣
 為江州刺史 柔然可汗杜輪從弟悅代大那謀殺杜
 輪不克奔魏 燕王熙於龍騰苑起道造宮運舟數百
 鑿曲光海盛夏士卒不得休息賜死者大半 西涼卅
 子譚卒 劉毅何無忌劉道規下邳太守平昌王懷玉
 帥衆自尋陽西上五月癸酉與相玄遇於崢嶸洲毅等

兵不滿萬人而玄戰士數萬衆悼之欲退還尋陽道規曰不可彼衆我寡強弱異勢今若畏懦不進必爲所乘雖至尋陽豈能自固玄雖竊名雄豪內實怯怯加之已經奔敗衆無固心決撥兩陣將雄者克不在衆也因麾衆先進毅等從之玄常漾舸於舫側以備敗走由是衆莫有闕心毅等乘風縱火盡斃半生玄衆大潰燒輜重夜遁郭銓詣毅降玄故將劉統馮推等聚黨四百人襲破尋陽城毅遣建威將軍劉懷肅討平之懷肅懷敬之弟也玄挾帝單舸西走留永安何皇后及王皇后於巴陵殷仲文時在玄艦求出別船收集散卒因叛玄奉二后奔夏口遂還建康之卯玄與帝入江陵馮該勸使更下戰玄不從欲奔漢中就相布而人情乖沮號令不行庚辰夜中處分欲發城內已亂乃與親近腹心百餘人乘馬出城西走至城門左右於闔中所玄不中其徒更相殺害前後交橫玄僅得至船左右分散惟下範之在側辛巳荊州別駕王康產奉帝入南郡府舍太守王騰之帥文武爲侍衛玄將之漢中也騎校尉毛愔之璩之弟子也誘玄入蜀玄從之寧州刺史毛璩璩之弟也卒於官璩使其兄孫祐之及參軍費恬帥數百人送璩喪歸江陵壬午遇玄於枚回洲祐之恬迎擊玄天下如雨玄嬖人丁仙期萬善等以身蔽玄皆死益州督護漢嘉馮遷抽刀前欲擊玄玄拔頭上玉導與之曰汝何人敢

殺天子遷曰我殺天子之賊耳遂斬之又斬相石康相濟庾頤之執相昇送江陵斬於市乘輿返正於江陵以毛愔之爲驍騎將軍申申大赦諸以襄逼從逆者一無所問戊寅奉神主于太廟劉毅等傳送玄首于大桁毅等既戰勝以爲大事已定不急追躡又遇風船未能進玄死幾一旬諸軍猶未至時相謀匿於沮中揚武將軍相振匿於華容浦玄故將王稚徽成巴陵遣人報振云相歿已克京邑馮推復克尋陽劉毅諸軍並中路敗退振大喜聚黨得一百人襲江陵相謀亦聚衆應之閏月己丑復陷江陵殺王康產王騰之振見帝於行宮躍馬奮戈直至階下問相昇所在聞其已死瞋目謂帝曰臣門戶何負國家而魯滅若是琅邪王德文下牀謂曰此豈我兄弟意邪振欲殺帝謙若基之乃下馬斂容致拜而出壬辰振爲玄舉哀立喪庭諡曰武悼皇帝癸巳謙等帥羣臣奉璽綬於帝曰主上法堯禪舜公楚桀不終百姓之心復歸於晉矣以琅邪王德文領徐州刺史振爲都督兗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謙復爲侍中衛將軍加江豫二州刺史帝侍御左右皆振之腹心振少薄行玄不以子姪齒之至是歎曰公昔不早用我遂致此敗若使公在我爲前鋒天下不足定也今獨作此安歸乎遂縱意酒色肆行誅殺謙勸振引兵下戰已守江陵振素輕謙不從其言劉毅至巴陵誅王稚徽何無忌劉道

規進攻相謙於馬頭相毅於龍泉皆破之蔚松之子也無忌欲乘勝直趣江陵道規曰兵法屈申有時不可苟進諸相世居西楚羣小皆為竭力振勇冠三軍難與爭鋒且可息兵養銳徐以計策廢之不憂不克無忌不從振逆戰於靈溪馮該以兵會之無忌等大敗死者十餘人退還尋陽與劉毅等上牋請罪劉裕以毅節度諸軍免其青州刺史相振以相蔚為雍州刺史鎮襄陽柳約之羅述甄季之聞相玄死自白帝進軍至枝江聞何無忌等敗於靈溪亦引兵退俄而述季之皆病約之詣相振為降欲謀襲振事泄振殺之約之司馬時延祖涪陵太守文處茂收其餘眾保涪陵六月毛璩遣將攻漢中斬相希璩自領梁州 秋七月戊申永安宮皇后何氏崩 燕苻昭儀有疾龍城人王榮自言能療之昭儀卒燕王配立榮於公車門支解而焚之 八月癸酉葬穆章皇后于永平陵 魏置六謁官隴古公卿 九月刁騁謀反伏誅刁氏遂亡刁氏素富奴客縱橫專固山澤為京口之患劉裕散其富蓄令民稱力而取之彌日不盡時州郡饑弊民賴之以濟 乞伏乾歸及楊盛戰于竹嶺為盛所敗 西涼公暠立子歆為世子 魏主珪臨昭陽殿改補百官引朝臣文武親加銓擇隨才授任列爵四等主封大郡公封小郡侯封大縣伯封小縣其品第一至第四爵臣有功無爵者追封之宗室疏遠及異

姓襲封者降爵有差文置散官五等其品第五至第九文官造士才能秀異武官堪為將帥者其品亦比第五至第九百官有闕則取於其中以補之其官名多不用漢魏之舊倣上古龍官為官謂諸曹之使為鳧鴨取其飛之迅疾也謂候官伺察者為白鷺取其延頸遠望也餘皆類此盧循寇南海攻番禺廣州刺史護陽兵隱之拒守百餘日冬十月壬戌循夜襲城而陷之燒府舍民室俱盡執吳隱之循自稱平南將軍攝廣州事聚燒骨為冢葬於洲上得醜體三萬餘枚又使徐道覆攻始興執始興相阮腆之 劉裕領青州刺史劉敬宣在尋陽聚糧繕船未嘗無備故何無忌等雖敗退賴以復振相玄兄子亮自稱江州刺史寇豫章敬宣擊破之劉毅何無忌劉道規復自尋陽西至上夏口相振遣鎮東將軍馮該守東岸楊武將軍孟山圖據魯山城輔國將軍相仙客守偃月壘眾合萬人水陸相援毅攻魯山城道規攻偃月壘無忌逼中流自辰至午二城俱潰生禽山圖仙客該走石城 辛巳魏大赦改元天賜築西宮十一月魏主珪如西宮命宗室置宗師八國置大師小師州郡亦各置師以辨宗黨舉才行如魏晉中正之職 燕王熙與苻后遊畋北登白鹿山東踰青嶺南臨滄海而還士卒為虎狼所殺及凍死者五千餘人 十二月劉毅等進克巴陵毅號令嚴整所過百姓安悅劉裕後

以千數公卿以下皆奉佛由是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乞伏乾歸擊吐谷渾大破之俘萬餘口而還大孩走死胡國視羅世子樹洛干帥其餘眾數千家奔莫何川自稱車騎大將軍大單于吐谷渾王樹洛干輕僑薄賦信賞必罰吐谷渾復興沙濊諸戎皆附之西涼公高自稱大將軍大都督領秦涼二州牧大赦改

元建初遣舍人黃始梁興間行奉表詣建康二月丁巳留臺橋濼駕迎帝於江陵劉毅劉道規留屯夏口何無忌奉帝東還初毛璩聞相振船江陵帥眾三萬順流東下將討之使其弟西夷校尉遠蜀郡太守爰出外水參軍巴西譙縱爰暉出涪水蜀人不樂遠征暉至五城水口與巴西西陽昧謀作亂縱為人和謹蜀人愛之暉

昧共逼縱為主縱不可走投于水引出以兵逼縱登輿縱又投地叩頭固辭暉縛縱於輿還譙毛璩於涪城殺之推縱為梁秦二州刺史璩至略城聞變奔還成都遣參軍王瓊將兵討之為縱弟明子所敗死者什八九益州營戶李騰開城納縱兵殺璩及弟瑗滅其家縱稱成都王以從弟洪為益州刺史以明子為巴州刺史屯白

帝於是蜀大亂漢中空虛氏王楊盛遣其兄子平南將軍撫據之癸亥魏主珪還自狩山罷尚書三十六曹

三月相振自郾城襲江陵荆州刺史司馬休之戰敗奔襄陽振自稱荆州刺史建威將軍劉懷肅自雲杜引

兵馳赴與振戰於沙橋劉毅遣廣武將軍唐興助之臨陳斬振復取江陵甲午帝至建康乙未百官詣闕請罪詔令復職尚書毅仲文以朝廷音樂未備言於劉裕請治之裕曰今日不暇給且性所不解仲文曰好之自解裕曰正以解則好之故不習耳庚子以琅邪王德文為大司馬武陵王遵為太保劉裕為侍中車騎將軍都督

中外諸軍事徐青二州刺史如故劉毅為左將軍何無忌為右將軍督豫州揚州五郡軍事豫州刺史劉道規為輔國將軍督淮北諸軍事并州刺史魏詠之為征虜將軍吳國內史裕固讓不受加錄尚書事之不受璩請歸藩詔百僚敦勸帝親幸其第裕惶懼復請關陳請乃

聽歸藩以魏詠之為荆州刺史代司馬休之初劉毅嘗為劉敬宣寧朔參軍時人或以雄傑許之敬宣曰夫非常之才自有調度豈得使謂此君為人豪邪此君之性外寬而內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遇亦當以陵上取禍耳毅聞而恨之又敬宣為江州辭以無功不宜授任

先於毅等不許毅使人言於裕曰劉敬宣不讓建義猛將勞臣方須叙報如敬宣之比宜令在後若使君不志平生正可為負外常侍耳聞已授郡實為過優尋後為江州尤用駭憾敬宣愈不自安自表解職乃召還為宣城內史夏四月劉裕徙鎮京口改授都督荆司等

十六州諸軍事加領兗州刺史盧循遣使貢獻時朝

廷新定未暇征討士申以循爲廣州刺史徐道潛爲始興相循遺劉裕益智綜裕報以續命湯循以前琅邪內史王誕爲平南長史談循曰誕本非戎族在此無用素爲劉領軍所厚若得北歸家寄佳我將會仰答厚恩循甚然之劉裕與循書令遣吳隱之還循不從誕復說循曰將軍今留吳公公私非討孫伯符豈不欲留華子魚邪但以一境不容二君耳於是循遣隱之與誕俱還初南燕主備德仕秦爲張掖太守其兄納與母公孫氏居于張掖備德之從秦王堅寇淮南也留金刀與其母別備德與燕主垂舉兵於山東張掖太守符昌收納及備德諸子皆誅之公孫氏以老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獄掾呼延平備德之故吏也竊以公孫氏及段氏逃于羌中段氏生子超十歲而公孫氏病臨卒以金刀授超曰汝得東歸當以此刀還汝叔也呼延平又以超母子犇涼及呂隆降秦超隨涼州民徙長安平卒段氏爲超娶其女爲婦超恐爲秦人所錄乃陽狂行乞秦人賤之惟東平公紹見而異之及於秦王興曰慕容超姿幹瓌偉殆非真狂願微加官爵以縻之興召見與語超故爲諛對或問而不荅興謂紹曰諺云奸皮不裹癭骨徒妄語耳乃罷遣之備德聞納有遺腹子在秦遣濟陰人吳辯往視之辯因鄉人宗正謙賈卜在長安以告超超不敢告其母妻潛與謙變姓名逃歸南燕行至梁父鎮

南長史悅壽以告兗州刺史慕容暉暉曰昔漢有卜者詐稱衛太子今安知非此類也不禮之超由是與暉有隙備德聞超至大喜遣騎三百迎之超至廣固以金刀獻備德備德慟哭不自勝封超爲北海王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開府妙選時賢爲之僚佐備德無子欲以超爲嗣超入則侍奉盡歡出則傾身下士由是內外譽望翕然歸之五月桂陽太守章武王秀及益州刺史司馬軌之謀反伏誅秀妻相振之妹也故自疑而反相玄餘黨相亮符宏等擁衆寇亂郡縣者以千數劉毅劉道規檀祗等分兵討滅之荆湘江豫皆平詔以毅爲都督淮南等五郡軍事豫州刺史何無忌爲都督江東五郡軍事會稽內史北青州刺史劉該反引魏爲援清河陽平二郡太守孫全爽叛應之六月魏豫州刺史索度員外將斛斯蘭寇徐州圍彭城劉裕遣其弟南彭城內史道憐東海太守孟龍符將兵救之斬該及全魏兵敗走龍符懷玉之弟也秦隴西公碩德伐仇池屢破楊盛兵將軍欽俱攻漢中拔成固徙流民三千餘家於關中秋七月楊盛請降于秦秦以盛爲都督益寧二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益州牧劉裕遣使求和於秦且求南郡等諸郡秦主興許之羣臣咸以爲不可興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拔起細微能討誅相玄興復晉室內釐庶政外脩封疆吾何惜數郡不以成其美乎

遂割南鄭順陽新野舞陰等十二郡歸于晉 八月燕
 速西太守邵顏有罪亡命為盜九月中常侍郭仲討斬
 之 汝水竭南燕主備德惡之俄而寢疾北海王超請
 禱之備德曰人主之命短長在天非汝水所能制也固
 請不許戊午備德引見羣臣于東陽殿議立超為太子
 俄而地震百僚驚恐備德亦不自安還宮是夜疾篤瞋
 不能言段后大呼今召中書作詔立超可乎備德閉目
 頷之乃立超為皇太子大赦備德羣臣為十餘棺夜分
 出四門潛葬山谷已未超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太上尊
 段后為皇太后以北地王鍾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
 慕容灤為征南大將軍都督徐兗揚南兗四州諸軍事
 加慕容鎮開府儀同三司以尚書令封孚為大尉魏仲
 為司空封嵩為尚書左僕射癸亥虛葬備德於東陽陵
 諡曰獻武皇帝廟號世宗超引所親公孫五樓為腹心
 備德故大臣北地王鍾段宏等皆不自安求補外職超
 以鍾為青州牧宏為徐州刺史公孫五樓為武衛將軍
 領屯騎校尉內參政事封孚諫曰臣聞親不處外豈不
 處內鍾國之宗臣社稷所賴宏外戚懿望百姓具瞻正
 應采翼百揆不宜遠鎮外方今鍾等出藩五樓內輔臣
 竊未安超不從鍾宏心皆不平相謂曰黃大之皮恐終
 補狐裘也五樓聞而恨之 魏詠之卒江陵令羅脩謀
 舉兵襲江陵奉王襲龍為主劉裕以并州刺史劉道規

為都督荆益等六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脩不果發奉慧
 龍奔秦 乞伏乾歸伐仇池為楊盛所敗 西涼公
 曷與長史張邈謀徙都酒泉以逼沮渠蒙遜以張體順
 為建康太守鎮樂涇以宋繇為敦煌護軍與其子敦煌
 太守讓鎮敦煌遂遷于酒泉高平令戒諸子以為從政
 者當審慎賞罰勿任愛憎近忠正遠佞諛勿使左右竊
 弄威福毀譽之來當研覈真偽聽訟折獄必和顏任理
 謹勿逆詐僣必輕如聲色務廣咨詢勿自專用五品故事
 五年雖未能息民然含垢匿瑕朝為寇讎多委心贊粗
 無負於新舊事任公平坦然無類初不容懷有所損益
 計近則如不足經遠乃為有餘庶亦無愧前人也 十
 二月燕王熙襲契丹
 二年春正月甲申魏主珪如射山宮諸州置三刺史郡
 置三太守縣置三令長刺史令長各之州縣太守雖置
 而未臨民功臣為州者皆徵還京師以爵歸第 益州
 刺史司馬榮期擊譙明子于白帝破之 燕王熙至陞
 北畏契丹之眾欲還苻石不聽戊申遂棄輜重輕兵襲
 高句麗 南燕主超猜虐日甚政出權倖盤于遊畋封
 孚韓諱屢諫不聽超嘗臨軒問孚曰朕可方前世何主
 對曰桀紂超愍怒乎徐步而出不為改容鞠仲謂孚曰
 與天子言何得如是宜還謝孚曰行年七十惟求死所
 耳竟不謝超以其時望優容之 桓玄之亂河間王曹

之子國瑤叔瑤奔南燕二月甲戌國瑤等攻陷大陽
燕軍行三千餘里士馬疲凍死者屬路攻高句麗木底
城不克而還夕陽公雲傷於矢且畏燕王熙之虐遂以
疾去官 二月庚子魏主珪還 平城夏四月庚申復如
對山宮甲午還平城 柔然社論侵魏邊 五月燕主
寶之子博陵公虔上黨公昭皆以嫌疑賜死 六月秦
隴西公碩德自上邽入朝秦王興爲之大赦及歸送之
至雍乃還興事晉公緒及碩德皆如家人禮車馬服玩
先奉二叔而自服其父國家大政皆咨而後行 禿髮
得檀伐沮渠蒙遜蒙遜嬰城固守得檀至赤泉而還獻
馬三千匹羊二萬口于秦秦王興以爲忠以得檀爲都
督河右諸軍事車騎大將軍涼州刺史鎮姑臧徵王尚
遷長安涼州人申屠英等遣主簿胡威詣長安請留尚
興弗許威見興流涕言曰臣州秦戴干化於茲五年土
宇僻遠威靈不接士民嘗膽披血共守孤城仰恃陛下
聖德俯杖良牧仁政克自保全以至今日陛下奈何乃
以臣等質馬三千匹羊三萬口賤人賈畜無乃不可若
軍國須馬直煩尚書一符臣州三千餘戶各輸一馬朝
下夕辦何難之有昔漢武傾天下之資力開拓河西以
斷匈奴右臂今陛下無故棄五郡之地忠良華族以資
暴虐豈惟臣州士民墜於塗炭恐乃爲聖朝旰食之憂
興梅之使西平人車並馳止王尚又遣使諭得檀會傳

檀已帥步騎三萬軍于五湖普先以狀告之得檀遽逼
遣王尚尚出自清陽門得檀入自涼風門別駕宗敞送
尚還長安得檀謂敞曰吾得涼州三千餘家情之所寄
唯卿一人奈何捨我去乎敞曰今送舊君所以忠於殿
下也得檀曰吾新牧貴州懷遠安邇之略如何敞曰涼
土雖獎形勝之地殿下惠撫其民收其賢俊以建功名
其何求不獲因薦本州文武名士十餘人得檀嘉納之
王尚至長安興以爲尚書得檀燕羣僚於宣德堂仰視
歎曰古人有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信矣武威孟禕曰
昔張文王始爲此堂於今百年十有二主矣惟履信思
順者可以久處得檀善之 魏主珪規度平城欲擬郭
洛長安脩廣宮室以濟陽太守莫題有巧思召見與之
商功題久待稍怠珪怒賜死題含之孫也於是發八部
五百里內男丁築臺南宮關門高十餘丈穿溝池廣苑
圍規立外城方二十里分置市里三十日罷 秋七月
魏太尉宜都丁公穆崇薨八月禿髮得檀以興城侯
文支鎮姑臧自還樂都雖受秦爵命然其車服禮儀皆
如王者 甲辰魏主珪如對山宮遂之石漠九月度漢
北矣巴南還長川 劉裕聞譙縱反遣龍驤將軍毛脩
之將兵與司馬榮期文處茂時延祖共討之脩之至宕
渠築期爲其象軍楊承祖所殺承祖自稱巴州刺史脩
之退還白帝 禿髮得檀求好於西涼西涼公嵩許之

沮渠蒙遜襲酒泉至安珍高戰敗城守蒙遜引還南
 然公遜五樓欲擅朝權請比地王鍾於南燕主超請誅
 之南燕主備德之卒也慕容暹不許蒙超遣使讓之暹
 懼遂與鍾及段宏謀反超聞之徵鍾鍾稱疾不至超收
 其黨侍中慕容統等殺之征南司馬卜珍告左僕射封
 嵩數與暹往來疑有姦超收嵩下廷尉太后懼立告超
 曰嵩數遣黃門今帝常說吾云帝非太后所生恐使求
 廣故事我婦人讖淺恐帝見殺即以語暹暹為謀見誤
 知復何言超乃車裂嵩西中郎將封融鍾超遣慕容暹
 攻青州慕容暹攻青州石梁封融傷王慶及慕容暹州去營城
 段宏薛魏封融與暹盜襲石梁城殺鎮西大將軍餘黨
 國中振恐濟陽王凝謀殺範範廣固範知之勒兵攻
 凝凝得梁父範并將其眾攻梁父克之暹出奔魏疑出
 奔秦慕容鎮克青州鍾殺其妻子為地道以出與高都
 公始皆奔秦秦以鍾為始平太守疑為侍中南燕主超
 好變更舊制朝野多不悅又欲復肉刑增置烹轆之禮
 衆議不合而止冬十月封孚卒 尚書論建義功奏封
 劉裕豫章郡公劉毅南平郡公何無忌安城郡公自餘
 封賞有差 梁州刺史劉稚反劉毅遣將討禽之 庚
 申魏主珽還平城 乙亥以左將軍孔安國為尚書左
 僕射 十一月秃髮儁檀暹于姑臧 乞伏乾歸入朝
 于秦 十二月以何無忌為都督荆江陳三州八郡軍

事江州刺史 是歲柏石綏與司馬國璠陳寶聚胡
 桃山為寇劉毅遣司馬劉懷簡討破之石綏石生之弟
 也
 三年春正月辛丑朔燕太赦改元建始 秦王興以乞
 伏乾歸寔難制留為主安高書以其世子熾磐行西
 夷校尉監其部眾 二月己酉劉裕謂建康固辭新所
 除官欲詣廷尉訟從其所守裕乃還丹徒 魏主珽立
 其子脩為河間王馮文為長樂王連為廣平王聚為京
 兆王 殷仲文素有才望自謂宜當朝政怏怏不得志
 出為東陽太守尤不樂何無忌素慕其名東陽無心所統
 仲文許便道情調無已必喜欲運之而仲文失志恍惚
 遂不過府無忌以為薄己大怒會南燕入寇無忌言於
 劉裕曰相欲殺仲文乃腹心之疾比虜不足憂也閏月
 劉裕府將略冰謀作亂事覺裕斬之因言冰與仲文相
 石松曹靖之下承之劉延祖潛相連結謀立相繼為王
 皆族誅之 燕王熙為其右后氏起東華殿負土於北
 門土與數同價柏軍與軍杜靜載棺詣闕極諫熙斬之
 符氏嘗春夏思凍魚仲冬湏生地黃熙下有司切責不
 得而斬之夏四月癸丑符氏卒熙哭之慙絕食而復蘇
 喪之如父母服斬衰食粥命百官於宮內設位而哭使
 人案檢哭者無淚則罪之羣臣皆含辛以為淚高陽王
 把張氏熙之嫂也美而有巧思熙欲以為殉乃毀其隧

韓中得弊，遂賜死。右僕射董奉等皆恐為洶汰，浴使命公卿以下，至兵民戶，率營陵費，殫府藏，陵周圍數重。熙謂虛作者曰：「善為之，朕將繼往。」丁酉，燕太后段氏去，車就出居外宮。丘王煬盛以平北將軍存宣為梁州督護，將兵入漢中。秦梁州別駕呂瑩等起兵，應之。刺史王敏攻之，瑩等求援於盛。盛遣軍臨澧，口敏退屯武興。盛復通於晉，晉以盛為都督隴右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盛因以宣行梁州刺史。五月壬戌，燕尚書郎苻進謀反，誅進定之子也。魏主珪北巡，至濡源。魏常山王蓮以罪賜死。初，魏主珪滅劉衛辰，其子勃勃輯秦秦高平公，沒弁干以女妻之。勃勃魁岸，其風儀性辯，秦秦主興見而奇之，與論軍國大事，寵遇踰於諸舊。與弟世諫曰：「勃勃不可近也。」興曰：「勃勃有濟世之才，吾方與之平天下，奈何避忌之？乃以為安遠將軍，使助沒弁干鎮高平，以三城朔方、雜夷及衛辰部眾三萬配之，使伺魏間隙。」世固爭以為不可，興曰：「卿何以知其為人？」世曰：「勃勃奉上慢侮，衆殘貪，捐不仁，輕為去就，寵之過分，恐終為邊患。」興乃止。父之竟以勃勃為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卑及雜虜，萬餘落。鎮朔方。魏主珪歸所虜秦將唐小方于秦，秦主興請歸質。狄干仍送良馬千匹以贖狄伯支。珪許之。勃勃聞秦復與魏通，而怒，乃謀叛秦。秦然可汗社哈獻馬八千匹于

秦主大城，勃勃掠取之，悉集苻登三萬餘人，偽敗於高平川，因襲殺沒弁干，而并其眾。勃勃自謂憂后氏之苗裔，六月旬，稱大夏天王。大單于大赦改元，龍升置百官，以其兄右地代為丞相，封代公。力俊提為大將軍，封魏公。此干阿利為御史大夫，封梁公。弟阿利羅引為司隸校尉，若門為尚書令。叱以護為左僕射，乙斗為右僕射。賀狄干久在長安，常幽閉，因習讀經史，舉止知儒者。及還，魏主珪見其言語衣服皆類秦人，以為慕而效之，悉并其弟歸殺之。秦主興以太子泓錄尚書事。秋七月戊戌朔，日有食之。汝南王蓮之坐事死，遵之亮之五世孫也。癸亥，燕王熙薨，其右付氏于微平陵，喪車高大，毀北門而出。熙被髮徒跣，步從二十餘里。甲子，大赦。初中，衛將軍馮跋及弟侍御郎素弗皆得罪，棄於熙。熙欲殺之，跋兄弟亡命山澤，熙賦役繁數，民不堪命。跋素弗與其從弟萬泥謀曰：「吾輩還首無路，不若因民之怨，共舉大事，可以建公侯之業。」事之不捷，死未晚也。遂相與乘車使婦人御，潛入龍城，匿於北部司馬孫護之家。及配出送葬，跋等與左衛將軍張興及苻進餘黨作亂。跋素與慕容雲等只推雲為主，雲以疾辭。跋曰：「河間潘唐人，神共怒此天亡之時也。」公高氏名家，何能為人養子而棄難得之運乎？扶之而出。跋弟乳陳等帥眾攻弘光門，鼓噪而進。禁衛比散走，遂入宮，按甲閉門拒守。中

黃門趙洛生走告于熙熙曰見盜何能為朕當選誅之乃置石櫃於南苑收髮鬚甲馳還赴難夜至龍城攻北門不克宿於門外乙丑雲即天王位大赦改元正始熙退入龍騰苑尚方兵楮頭踰城從熙稱營兵同心效順唯俟軍至熙聞之驚走而出左右莫敢迫熙從溝下潛遁良久左右怪其不還相與尋之唯得衣冠不知所適中領軍慕容拔謂中常侍郭仲曰大事垂捷而帝無故自驚深可怪也然城內企望至必成功不可稽留吾當先往趣城卿留待帝得帝來若帝未還吾得知意安撫城中徐迎未晚乃分將壯士二千餘人登北城將士謂熙至皆投仗請降既而熙久不至拔兵無後繼救心疑懼復下城赴苑遂皆潰去拔為城中人所殺丙寅熙微服匿於林中為人所執送於雲雲數而殺之并其諸子雲復姓高氏幽州刺史上庸公懿以令支降魏魏以懿為平州牧昌黎王懿評之孫也魏主珪自濡源西如參合陂乃還平城 禿髮傉檀復取於秦遣使徵乞伏熾磐熾盤斬其使送長安 南燕主超母婁猶在秦超遣御史中丞封愷使於秦以請之秦王興曰昔苻氏之敗大樂請使悉入于燕今稱藩送使或送吳口千人所請乃可得也超與秦臣議之左僕射段暉曰陛下嗣守社稷不宜以私親之故遽降尊號且大樂先代道

女連禍結此既能往彼亦能來非國家之福也陛下慈親在人掌握豈可斷惜虛名不為之降屈乎中書令韓範嘗與秦王俱為苻氏太子舍人若使之往必得如志超從之乃使韓範聘于秦稱藩奉表奏秦秦疑言於與白燕王得其母妻不復可臣宜先使送使與乃謂範曰朕歸燕王家屬必矣然今天時尚熱當俟秋涼八月秦使負外散騎常侍韋宗聘於燕超與羣臣議見宗之禮張華曰陛下前既奉表今且北面受詔封還曰大燕七聖重光奈何一旦為賢子屈節超曰吾為太后屈爾諸君勿復言遂北面受詔 毛脩之與漢嘉太守馮暹合女擊揚承祖斬之脩之欲進討譙縱益州刺史鮑陋不可脩之上表言人之所以重生實有生理可保臣之情地生塗已竭所以借命朝露者庶憑天威誅建康也今屢有可乘之機而陋每違期不赴臣雖效死冠履而救捷理絕將何以濟劉裕乃表襄城太守劉敬宣帥眾五千伐蜀以劉道規為征蜀都督 魏主珪如射山宮候官告司空庾岳服飾鮮麗行止風采擬則人君珪收岳殺之北燕王雲以馮跋為都督中外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馮萬泥為尚書令馮素弗為昌黎王為苑征東大將軍孫護為尚書左僕射張興為輔國大將軍弘政之弟也 九月譙縱稱藩於秦 禿髮傉檀將五萬餘人伐沮渠蒙遜蒙遜與賊於均石大破之蒙遜進

攻西郡太守楊統於日勒降之 冬十月秦河州刺史
彭參余叛降於禿髮傳檀表乞伏構擊行河州刺史
南燕主超使右僕射張華給車中宗正元獻太樂伎
一百二十人於秦秦王與乃還超母妻厚其資禮而遣
之超親帥六宮迎於馬耳關 夏王勃勃破鮮卑薛千
等三部降其衆以萬數進攻秦三城已此諸戍斬秦將
楊不燒石生等諸將皆曰陛下欲經營關中宜先固根
本使人心有所憑係高平山川險固土田饒沃可以定
魏與亦一時之雄諸將用命關中未可圖也我今專固
一城彼必并力於我衆非其敵立可立待不如以驍騎
風馳出其不意敵前則擊後敵後則擊前使彼疲於奔
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爲我有待與
既死嗣子關弱徐取長安在吾計中矣於是侵掠嶺北
嶺北諸城門不晝啓與乃數曰吾不用黃兒之言以至
於此勃勃求婚於禿髮傳檀傳檀不許十一月勃勃帥
騎二萬擊傳檀至于支陽殺傷萬餘人驅掠二萬七千
餘口牛馬羊數十萬而還傳檀帥衆追之焦朗曰勃勃
天姿雄捷御軍嚴整未可輕也不如從溫國北渡趣萬
斛堆阻水結營扼其咽喉百戰百勝之術也傳檀將質
連怒曰勃勃敗亡之餘烏合之衆奈何避之示之以弱
宜急追之傳檀從之勃勃於陽武下峽鑿埋車以塞

路勒兵逆擊傳檀大破之追奔八十餘里殺傷萬計名
臣勇將死者什六七傳檀與數騎奔南山幾爲追騎所
得勃勃積尸而封之號曰髑髏臺勃勃又啟秦將張佛
生於青石原俘斬五千餘人俘檀懼外寇之逼徙三百
里內民皆入姑臧國人駭怨屠各成七兒因之作亂一
夕聚衆至數千人殿中都尉張猛大言於衆曰主上陽
武之敗蓋恃衆故也責躬愆過何損於明而諸君遽從
此小人爲不義之事殿中兵今至禍在目前矣衆聞之
皆散七兒奔晏然追斬之軍詒祭酒梁襄輔國司馬暹
憲等謀反傳檀皆殺之 魏主珪還平城 十二月戊
子武岡文恭侯王謏薨 是歲西涼公高以前表未報
復遣沙門灑泉開行奉表請建康
四年春正月甲辰以琅邪王德文領司徒劉劼等不欲
劉裕入輔政議以中領軍謝混爲揚州刺史或欲令裕
於丹徒領揚州以內事付孟昶遣尚書右丞皮沈以二
議諮裕沈先見裕記室錄事參軍劉穆之直道朝議
之偽起如廁密疏白裕曰皮沈之言不可從裕既見沈
且令出外呼穆之問之穆之曰晉朝失政日久天命已
移公與復皇祚勳高位重今日形勢豈得居謙遂爲守
藩之將耶劉孟諸公與公俱起布衣共立表義以取富
貴事有前後故一時相推非爲委體心服宿定臣主之
分也力敵勢均終相吞噬揚州根本所係不可假人前

者以授王譚事出權道今若復以授便應受制於人
 一失權柄無由可得將來之危難可熟念今朝議如此
 宜相酬答必云在我措辭又難唯應云神州治本案輔
 崇要此事既大非可懸論便整入朝共盡同異公至京
 邑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餘人明矣裕從之朝廷乃徵裕
 為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
 徐充二州刺史如故裕表解兗州以諸葛長民為青州
 刺史鎮丹徒劉道愷為并州刺史成石頭 庚申武陵
 忠敬王遵薨 魏王珪如對山宮遂至甯川 南燕主
 超尊其母段氏為皇太后妻呼延氏為皇后超祀南郊
 有獸如鼠而赤大如馬來至壇側猶史大風畫麟羽儀
 帷帳皆毀裂超懼以問太史令成公綬對曰陛下信用
 姦佞誅戮賢良賦婦聚事害殺嚴重之所致也超乃大
 赦黜公孫五樓等俄而復用之 北燕王罽婁妻李氏
 為皇后子彭城為太子 三月庚申葬燕王顯及符后
 于微平陵諡顯曰昭文皇帝 高句麗遣使聘北燕且
 敘宗族北燕王雲遣侍御史李拔報之 夏四月尚書
 左僕射孔安國卒申午以吏部尚書孟昶代之 北燕
 大赦 五月北燕以尚書令馮萬泥為幽冀二州牧鎮
 肥如中軍將軍馮乳陳為并州牧鎮白狼撫軍大將軍
 馮素弗為司隸校尉司隸校尉務銀提為尚書令 譙
 縱遣使稱藩於秦又與虜隔渭通緹上表請相諫於秦

欲與之共擊劉裕秦王興以問謀諫曰臣之累世著恩
 荆楚若得因巴蜀之資順流東下士民必為然響應與
 曰小水不容巨魚若縱之才力自足辦事亦不假君以
 為鱗翼宜自求多福遂遣之謀至成都虛懷引士縱疑
 之置於龍格使人守之謀泣謂諸弟曰姚主之言神矣
 秦王興以禿髮俾檀外內多難欲因而取之使尚書
 郎韋宗往覘之俾檀與宗論當世大略縱橫無窮宗退
 嘆曰奇才英器不必華夏明智敏識不必讀書吾乃今
 知九州之外五經之表復自有人也歸言於興曰涼州
 雖弊得檀權論過人未可圖也興曰劉勃勃以烏合之
 眾猶能破之況我舉天下之兵以加之乎宗曰不然形
 移勢變返覆萬端陵人者易敗飛懼者難攻俾檀之所
 以敗於勃勃者輕之也今我以大軍臨之彼必懼而求
 全臣竊觀羣臣才略無俾檀之比者雖以天威臨之亦
 未敢保其必勝也興不聽使其子中軍將軍廣平公彌
 後軍將軍成鎮遠將軍乞伏乾歸帥步騎三萬襲俾
 檀左僕射齊難帥騎二萬討勃勃吏部尚書且昭諫曰
 俾檀恃其險遠故敢違慢不若詔沮渠蒙遜及李嵩討
 之使自相困斃不必煩中國之兵也亦不聽興遣俾檀
 書曰今遣齊難討勃勃恐其西逸故令昭等於河西邀
 之俾檀以為然遂不設備齊難自金城妻紀言於昭曰
 今王師聲言討勃勃俾檀猶豫守備未嚴願給輕騎五

千擡其城門則山澤之民皆為吾有孤城無援可坐克也弼不從進至漢口昌松太守蘇霸閉城拒之弼遣人諭之使降霸曰汝棄信誓而伐與國吾有死而已何降之有弼進攻斬之長驅至姑臧偃檀嬰城固守出奇兵擊弼破之弼退據西苑城中人王鍾等謀為內應事泄傳檀欲誅首謀者而赦其餘前軍將軍伊力延疾曰今疆寇在外而敵人竊發於內危孰甚焉不悉沓之何以懲後傳檀從之殺五千餘人命郡縣悉散牛羊於野斂成縱兵鈔掠傳檀遣鎮北大將軍俱延鎮軍將軍敬歸等擊之秦兵大敗斬首七千餘級姚弼固壘不出傳檀攻之未克秋七月興遣衛大將軍常山公顯帥騎二萬為諸軍後繼至高平聞弼敗倍道赴之顯遣善射者孟欽等五人挑戰於涼風門弦未及發傳檀材官將軍宋益等迎擊斬之顯乃委罪斂成遣使謝傳檀慰撫河外引兵還傳檀遣使者徐宿詣秦苻萇苻夏王勃勃聞秦兵且至退保河曲齊難以勃勃既遠縱兵野掠勃勃潛師襲之俘斬七千餘人難引兵退走勃勃追至木城禽之虜其將士萬三千人於是嶺北夷夏附於勃勃者以萬數勃勃皆置守宰以撫之司馬叔璠自蕃城寇鄒山魯郡太守徐邕棄城走重騎長史劉鍾擊却之北燕王雲封慕容歸為遼東公使主燕祀劉敬宣既入峽遣巴東太守温祚以二千人出外水自帥益州刺史鮑

陋輔國將軍文處茂龍驤將軍時延祖由墊江轉戰而前譙縱求救於秦秦王興遣平西將軍姚萇南梁州刺史王敏將兵二萬赴之敬宣軍至黃虎去成都五百里縱輔國將軍譙道福悉眾拒哈相持六十餘日敬宣不得進食盡軍中疾疫死者大半乃引軍還敬宣坐克官削封三分之一荊州刺史劉道規以督統降號建威將軍九月劉裕以敬宣失利請遜位詔降為中軍將軍開府如故劉毅欲以重慶繩敬宣裕保護之何無忌謂毅曰柰何以私憾傷至公毅乃止乞伏熾磐以秦政浸衰且畏秦之攻襲冬十月招結諸部二萬餘人築城于嶠岷山而據之十一月禿髮傉檀復稱涼王大赦改元嘉平置百官立夫人折掘氏為王后卅子武臺為太子錄尚書事左長史趙曩右長史郭倖為尚書左右僕射昌松侯俱延為太尉南燕汝水竭河凍皆合而澠水不冰南燕主超惡之問於李宣對曰澠水無冰良由逼帶京城近日月也超大悅賜朝服一具十二月乞伏熾磐攻彭奚念於枹罕為奚念所敗而還是歲魏主珪殺高邑公莫題初拓跋窟咄之伐珪也題以珪年少潛以箭遺窟咄曰三歲犢豈能勝重載邪珪心銜之至是或告題居處倨傲擬則人主者珪使人以箭示題而謂之曰三歲犢果何如題父子對泣詰朝收斬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五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光奉 勅紀集

晉紀三十七 起居 作 重 上 車 關 成 凡 二 年

安皇帝庚

義熙五年春正月庚寅朔南燕主超朝會羣臣歎大樂不備議掠晉人以補伎領軍將軍韓諱曰先帝以舊京傾覆賊翼三齊陛下不養士息民以伺魏虜懷復先業而更侵掠南鄰以廣讎敵可乎超曰我計已定不與卿言 辛卯大赦 庚戌以劉毅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毅愛才好士當世名流莫不輻湊獨揚州王簿吳郡張邵不往或問之邵曰主公命世人傑何煩多問 秦王興遣其弟平北將軍冲征虜將軍狄伯支等帥騎四萬擊夏王勃勃冲至嶺北謀還襲長安伯支不從而止因酖殺伯支以滅口 秦王興遣使冊拜護縱為大都督相國蜀王加九錫承制封拜悉如王者之儀 二月南燕將軍慕容宗斛毅提公孫歸等帥騎寇宿豫拔之 大掠而去簡男女二千五百付太樂教之歸五樓之兄也是時五樓為侍中尚書領左衛將軍專總朝政宗親並居顯要王公內外無不憚之南燕主超論宿豫之功封斛毅提等並為郡縣公桂林王鎮諫曰此數人者勤民殫力為國結怨何功而封超怒不答尚書都令史王

儼謂事五樓比威屢遷官至左丞國人為之語曰欲得侯事五樓超又遣公孫歸等寇濟南俘男女千餘人而去自彭城以南民皆保聚以自固詔并州刺史劉道憐鎮淮陰以備之 乞伏熾磐入見秦太原公懿於上邽彭奚念乘虛伐之熾磐聞之怒不告懿而歸擊奚念破之遂圍枹罕乞伏乾歸從秦主興如平涼熾磐克枹罕遣人告乾歸乾歸逃還死川 馮翊人劉厥聚眾數千據萬年作亂秦太子泓遣鎮軍將軍彭白狼帥東宮禁兵討之斬厥赦其餘黨諸將請露布表言屠其首級泓不許曰主上委吾後事不能式遏寇逆當責躬請罪尚敢矜誕自為功乎秦主興自平涼如朝那聞姚冲之謀賜冲死 三月劉裕抗表伐南燕朝議皆以為不可惟左僕射孟昶軍騎司馬謝裕參軍臧熹以為必克勸裕行裕以昶監中軍留府事謝裕安之兄孫也初苻氏之敗也王猛之孫鎮惡來奔以為臨澧令鎮惡騎乘非長關弓甚弱而有謀略善果斷喜論軍國大事或薦鎮惡於劉裕裕與語說之因留宿明日謂參佐曰吾聞將門有將鎮惡信然即以為中軍參軍 恒山崩 夏四月乞伏乾歸如枹罕留世子熾磐鎮之收其疲得二萬徙都度堅山 雷震魏天安殿東序魏主珪惡之命左校以衝車攻東西序皆毀之初珪服寒食散久之藥發性多躁擾忿怒無常至是復劇又災異數見占者多言當

有急變生肘腋珪憂慮不安或數日不食或達旦不寐
追計平生成敗得失獨語不止疑羣臣左右皆不可信
每百官奏事至前追記其善惡輒殺之其餘或顏色變
動或氣息不調或步趨失節或言辭差謬皆以為懷惡
在心發形於外往往手擊殺之死者皆陳天安殿前朝
廷人不自保百官苟免莫相督攝盜賊各行里巷之間
人為希少珪亦知之曰朕故縱之使然待過災年當更
清治之耳是時羣臣更罪多不敢求親近唯著作郎崔
浩恭勤不懈或終日不歸浩吏部尚書宋之子也宏未
嘗忤旨亦不諂諛故宏父子獨不被譴夏王勳勳帥
騎二萬攻秦掠取平原雜胡七千餘戶進屯依力川
己已劉裕發建康帥舟師自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船
繼轡重志進至琅邪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或謂裕曰
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唯無功
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
計進利虜獲退惜木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
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為諸君保之
南燕主超聞有晉師引羣臣會議征虜將軍公孫五樓
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可爭鋒五樓大峴使不得入
曠日延時沮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千循海而南絕
其糧道別救段暉即兗州之琅嶺山東下腹背擊之此
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於其儲之外餘悉焚蕩

爰除禾苗使敵無所資彼僑軍無食求戰不得旬月之
閒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
超曰今歲星居齊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客主勢殊以
人事言之彼遠來疲弊勢不能久吾據五州之地擁富
庶之民鐵騎萬羣麥禾布野奈何爰苗徙民先自感弱
乎不如縱使入峴以精騎蹂之何憂不克輔國將軍廣
寧王賀賴盧苦諫不從退謂五樓曰必若此二無日矣
太尉桂林王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空出峴逆
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空縱敵入峴自棄險固也超
不從鎮出謂韓諱曰主上既不能逆戰却敵又不肯徙
民清野延敵入腹坐待攻圍酷似劉璋矣今年國威吾
必死之卿中華之士復為文身矣超聞之大怒收鎮下
獄乃攝普梁父二成脩城隍簡士馬以待之劉裕過大
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于色左右曰公未見敵
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樓敵
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己巳裕至東莞
超先遣公孫五樓賀賴盧及左將軍段暉等將步騎五
萬屯臨朐聞晉兵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就之使五樓
帥騎進據巨蔑水前鋒孟龍符與戰破之五樓退走裕
以車四千乘為左右翼方軌徐進賊燕兵戰於臨朐南
日向吳勝負猶未決參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
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信

所以破趙也裕遣藩及諮議參軍檀韶建威將軍河內
 向翹潛師出燕兵之後攻臨朐聲言輕兵自海道至矣
 向翹擐甲先登遂克之起大鷲軍騎就段暉於城南裕
 因縱兵奮擊燕眾大敗斬段暉等大將十餘人超道還
 廣固據其五圍擊及豹至裕乘勝逐北至廣固丙子克
 其大城超收眾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圍高三丈穿
 甃三重撫納降附采接賢俊華夷大悅於是因齊地糧
 儲采停江淮漕運超遣尚書郎張綱乞師於秦救桂林
 王鎮以為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引見謝之且問計
 焉鎮曰百姓之心係於一人今陛下親董六師奔敗而
 還羣臣雖心士民喪氣聞秦人自有內患恐不暇分兵
 救人散卒還者尚有數萬空悉出金帛以餌之更決一
 戰若天命助我必能破敵如其不然死亦為美比於閉
 門待盡不猶愈乎司徒樂浪王惠曰不然晉兵乘勝氣
 勢百倍我以敗軍之卒當之不亦難乎秦雖與勃勃相
 持不足為患且與我分據中原勢如唇齒安得不來相
 救但不遣大臣則不能得重兵尚書令韓配為燕秦所
 重空遣乞師超從之秋七月加劉裕北青冀三州刺史
 南燕尚書略陽垣尊及弟京兆太守苗踰城來降裕以
 為行參軍尊苗皆超所委任以為腹心者也或謂裕曰
 張綱有巧思若得綱使為攻具廣固必可拔也會綱自
 張綱大山大守申宣載之送於裕裕外綱於樓車使

周城呼曰劉勃勃大破秦軍無兵相救城中莫不失色
 江南每發兵及遣使皆至廣固裕顧潛遣兵夜迎之明
 日張旗鳴鼓而至北方之民執兵負糧歸裕者日以千
 數圍城益急張華封愷皆為裕所獲超請割大峴以南
 地為藩臣裕不許秦王興遣使謂裕曰慕容氏相與隣
 好今晉攻之急秦已遣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不還當
 長驅而進裕呼秦使者謂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息
 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聞有秦
 使馳入見裕而秦使者已去裕以所言告穆之穆之尤
 之曰常日事無大小必賜預謀此妄善詳云何遽爾答
 之此語不足以威敵適足以怒之若廣固未下差寇奄
 至不審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故不相
 語耳夫兵貴神速彼若窺能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
 信命逆設此言是自張大之辭也晉師不出為日久矣
 差見伐齊始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邪乞伏乾
 歸復即秦王位大赦改元更始公卿以下皆復本位慕
 容氏在魏者百餘家謀逃去魏王珪盡殺之 初魏太
 尉穆崇與衛王儀伏甲謀弑魏主珪不果珪惜崇儀之
 功祕而不問及珪有疾多殺大臣儀自疑而出亡追獲
 之八月賜儀死 封融請劉裕降 九月加劉裕大尉
 裕固辭 秦王興自將擊夏王勃勃至貳城遣安遠將
 軍姚詳等分督租運勃勃乘虛奄至興懼欲輕騎就詳

等右僕射韋華曰若與動眾心致懼必不敵自潰
詳營亦未必可至也與與勃勒戰秦兵大敗將軍姚掄
生為勃勒所禽左將軍姚文宗等力戰勃勒乃退與還
長安勃勒復攻秦較奇堡黃石固我羅城自投之徙七
千餘家於大城以其丞相右地代領幽州牧以鎮之初
與遣衛將軍姚弋仲步騎一萬隨韓範往就姚弋仲於洛
陽并兵以救南燕又為勃勒所敗追強兵還長安韓範
歎曰天滅燕矣南燕尚書張俊自長安還降於劉裕因
說裕曰燕人所恃者謂韓範必能致秦師也今得範以
示之燕必降矣裕乃表範為散騎常侍且以書招之長
水校尉王蒲勸範奔秦範曰劉裕起布衣滅桓玄復晉
室今與師伐燕所向崩潰此殆天授非人力也燕亡則
秦為之次矣吾不可以再辱遂降於裕裕將範備城
中人情離沮或勸燕王超謀範超以範弟諱盡忠無
貳并範家赦之冬十月段宏自魏奔于裕張綱為裕造
攻具盡諸奇巧超怒懸綱母於城上支解之 丙秦王
乾歸立夫人邊氏為王后卅子熾磐

為太子仍命熾磐為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以屋引破
光為河州刺史鎮枹罕以南安德遺為太子太師與參
軍國大謀乾歸曰熾生非特名儒乃王佐之才也謂熾
磐曰汝事之當如事吾熾磐拜遺於牀下遺子華至孝
乾歸欲以女妻之辭曰凡娶妻者欲與之共事二親也

今以王姬之貴下嫁蓬茅之士誠非其匹臣懼其關於
中饋非所願也乾歸曰婦之所行古人之事孤女不足
以強鄉乃以為尚書民部郎 此燕王雲自以無功德
而居大位內懷危懼常畜養壯士以為腹心爪牙寵臣
離班桃仁專曲禁衛賞賜以巨萬計衣食起居皆與之
同而班仁志願與敵猶有怨憾戊辰雲臨東堂班仁懷
劍執帝而入稱有所啓班抽劍擊雲雲以几扞之仁從
旁擊雲雲之馮跋升洪光門以觀變帳下督張秦李桑
言於跋曰此豎執何所至請為公斬之乃奮劍而下桑
斬班于西門秦殺仁于庭中眾推跋為主跋以讓其弟
范陽公素弗素弗不可跋乃即天王位於昌黎大赦詔
曰陳氏代姜不改齊國空即國號曰燕改元太平謚雲
曰惠懿皇帝跋尊母張氏為太后立妻孫氏為王后子
求為太子以范陽公素弗為車騎大將軍錄尚書事孫
護為尚書令張興為左僕射沒那公弘為右僕射廣川
公萬淫為幽平二州牧上谷公乳陳為并青二州牧素
弗少豪俠放蕩嘗請婚於尚書左丞韓業業拒之及為
宰相持業尤厚好申拔舊謂謙恭儉約以身帥下百僚
憚之論者美其有宰相之度 魏主珪將立齊王嗣為
太子親故事凡立嗣子輒先殺其母乃賜嗣母劉貴人
死珪召嗣諭之曰漢武帝殺鈞弋夫人以防母后預政
外家為亂也汝當繼統故吾遠迹古人為國家長久之

計耳。性孝哀泣不自勝。珪怒之。嗣還舍。日夜號泣。珪知而復召之。左右曰：「上怒其入將不測，不如且避之。」俟上怒解而入。嗣乃逃匿於外帷帳下。代人車路頭京兆王洛兒二人隨之。初，珪如賀蘭，見歡明賀太后之妹美言於賀太后，請納之。賀太后曰：「不可。是過美必有不善，且已有夫，不可奪也。」珪密令人殺其夫而納之。生清河王紹。紹兇狠無賴，好輕遊里巷，劫剽行人，以為樂。珪怒之，嘗倒懸井中，垂死乃出之。齊王嗣墨誨責之，紹由是與嗣不協。戊辰，珪誼責賀夫人，囚將殺之。會日暮，未決。夫人密使告紹曰：「汝何以救我左右？」以珪殘忍，人人危懼。紹年十六夜，與帳下及宦者宮人數人通謀，踰垣入宮。至天安殿左右，呼曰：「賊至！」珪驚起，求弓刀，不獲。遂弑之。已巳，宮門至日中不開。紹稱詔集百官於端門前。北面立。紹從門扉間謂百官曰：「我有叔父，亦有兄。公知欲從誰？眾愕然失色。莫有對者。良久，南平公長孫嵩曰：『從王東。』乃知宮車晏駕而不測，其故莫敢出聲。唯陰平公烈大哭而去。烈儀之弟也。於是朝野恟恟，人懷異志。肥如侯賀護舉烽於安陽城，北賀蘭部人皆赴之。其餘諸部亦各屯聚。紹聞人情不安，大出布帛賜王。公已下，崔宏獨不受。齊王嗣聞變，乃自外還。晝伏匿山中，夜宿王洛兒家。洛兒鄰人李道濟奉給嗣，民間頗知之。喜而相告。紹聞之，收道斬之。紹募人求訪，嗣欲殺之，獵郎叔

孫俊與宗室疎屬拓跋磨渾自云知嗣所在。紹使帳下二人與之偕往。俊磨渾得出，即執帳下詣嗣。斬之。俊建之子也。王洛兒為嗣往來平城，通問大臣，夜告安遠將軍安同等眾聞之，翕然響應。爭出奉迎。嗣至城西，衛士執紹送之。嗣殺紹及其母賀氏，并誅紹帳下及宦官宮人為內應者十餘人。其先犯乘輿者，群臣鬻食之。壬申，嗣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永興。追尊劉貴人曰宣穆皇后。公卿先罷歸。第不預朝政者，悉召用之。詔長孫嵩與北新侯安同、山陽侯奚斤、白馬侯崔宏、元城侯拓跋屈等八人坐止車門右，共聽朝政。時人謂之八公。屈磨渾之父也。嗣以尚書燕鳳、連事什翼健使與都坐大官封懿等入侍講論出議政事。以王洛兒車路頭為散騎常侍。叔孫俊為衛將軍，拓跋磨渾為尚書。皆賜爵郡縣公。嗣問舊臣為先帝所親信者為誰。王洛兒言李先。嗣召問先，知以何才何功為先帝所知。對曰：「臣不才無功，但以忠直為先帝所知耳。詔以先為安東將軍，常宿於內，以備顧問。朱提王悅慶之子也。有罪，自疑懼。閏十一月丁亥，悅懷匕首入侍，將作亂。叔孫俊覺其舉，止者異引手掣之，索懷中得匕首，遂殺之。十二月乙巳，太白犯虛危南，燕雲憂。令張光勸南燕主超出降。超手殺之。柔然侵魏。

六年春正月甲寅朔，南燕主超登天門朝羣臣於城上。

乙卯超與龐如魏夫人登城見晉兵之盛揮手對泣簿
詳讀曰陛下道堙厄之運正當努力自強以壯士民之
志而更爲兒女子泣邪超拭目謝之尚書令董統勸超
降超怒囚之 魏長孫嵩將兵伐柔然 魏主嗣以郡
縣東右多爲民患悉以優詔徵之民聽士不樂內徙長
吏逼遣之於是無賴少年逃亡相聚所在寇盜羣起編
引八公議之曰朕欲爲民除害而守宰不能緩急使之
紛亂今犯者既衆不可盡誅吾欲大赦以安之何如元
城侯岳曰民逃三爲盜不罪而赦之是爲上者反求於
下也不如誅其首惡赦其餘黨漢末曰聖王之御民務
在安之而已不與之較勝負也夫赦雖非正可以行權
岳欲先誅後赦要爲兩不能去曷若一赦而遂安乎赦
而不從誅未晚也嗣從之二月癸未朔遣將軍于栗磾
將騎一萬討不從命者所向皆平 南燕賀賴盧公孫
五樓爲地道出擊晉兵不能却城又閉城中男女病脚
弱者大半出降者相繼超鑿而登城尚書悅壽說超曰
今天助寇爲虐戰士彫瘁獨守窮城絕望外援天時人
事亦可知矣苟歷數有終堯舜避位陛下豈可不思憂
通之計乎超歎曰廢與命也吾寧奮劍而死不能銜璧
而生丁亥劉裕來衆攻城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行師裕
曰我姓彼亡何爲不利四面急攻之悅壽開門納晉師
超與左右數千騎踰城突圍出走追獲之裕數以不降

之罪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母託劉敬宣而已裕
忿厲固又不欲盡阮之以妻女賞將士韓幹諫曰晉
室南遷中原鼎沸士民無援強則附之既爲君臣必須
爲之盡力彼皆衣冠舊族先帝遺民今王師弔伐而盡
阮之使女所歸乎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之望矣裕
改容謝之然猶斬王公以下三千人没入家口萬餘吏
其城隍送超詣建康斬之 ○臣光曰晉自齊江以來
威靈不競戎狄橫騖虎噬中原劉裕始以王師翦平東
夏不於此際旌禮賢俊慰撫疲民宣愷悌之風獲殘穢
之政使羣士嚮風道熱企踵而更恣行屠戮以快忿心
迹其施設曾符姚之不如空其不能蕩盪四海成美大
之業豈非雖有智勇而無仁義使之然哉 初徐道覆
聞劉裕北伐勸盧循乘虛襲建康循不從道覆自至番
禺說循曰本任嶺外豈以理極於此傳之子孫邪正以
劉裕難與爲敵故也今裕殫兵堅城之下未有還期我
以此思歸死士掩擊何劉之徒如反掌耳不乘此機而
苟求一日之安朝廷常以君爲腹心之疾若裕平齊之
後息甲歲餘以冊書徵君裕自將屯豫章遣諸將帥銳
師過嶺雖復以將軍之神武恐必不能當也今日之機
萬不可失若先克建康傾其糧芻裕雖南還無能爲也
君若不同便當帥始興之衆直指尋陽循甚不樂此舉
而無以奪其計乃從之初道覆使人伐船於南康山

至始與賈賈之居人爭市之材大積而人不疑至是悉取以裝艦旬日而辦循自始與寇寇長沙道覆寇南康廬陵豫章諸守相皆委任奔走道覆順流而下舟楫甚盛時克燕之問未至朝廷急徵劉裕裕方議留鎮下邳經營司雍會得詔書乃以韓範為都督人郡軍事與郡太守封融為勃海太守檀詡為琅邪太守庾申引兵還韶祗之兄也久之劉穆之稱範融謀反皆殺之安成忠肅公何無忌自尋陽引兵拒盧循長史鄧潛之諫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聞循兵艦大盛執居上流宜決南塘守二城以待之彼必不敢捨我遠下苦勸力養鏡俟其疲老然後擊之此萬全之策也今決成敗於一戰萬一失利悔將無及參軍殷蘭曰循所將之眾皆三吳舊賊百戰餘勇始與溪子拳捷善關未易輕也將軍宜留屯豫章徵兵蜀城兵至合戰未為晚也若以此眾輕進殆必有悔無忌不聽三月壬申與徐道覆遇於豫章賊令糧營數百登西岸小山邀射之會西風暴急飄無忌所乘小艦向東岸賊乘風以大艦逼之眾遂奔潰無忌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執以督戰賊眾雲集無忌辭色無撓握節而死於是中以賈馮朝議欲奉東興北走就劉裕既而知賊未至乃止西秦王乾歸攻秦金城郡拔之夏王勃勃遣尚書胡金纂攻平涼秦王興救平涼擊金纂殺之勃勃又遣兄子左將軍羅提攻拔定

陽阮將士四千餘人秦將曹熾曹雲王肆佛等各將數千戶內徙興興之涅山及陳倉勃勃寇隴右破白崖堡遂趣清水略陽太守姚壽都棄城走勃勃伐其民萬六千戶於大城與自安定追之至壽渠川不及而還初南涼王儁檀遣左將軍枯木等伐沮渠蒙遜掠臨松千餘戶而還蒙遜伐南涼至顯美徙數千戶而去南涼太約俱延復伐蒙遜大敗而歸是月儁檀自將五萬騎伐蒙遜戰于窮泉儁檀大敗單馬奔環蒙遜乘勝進圍姑臧姑臧人微王鍾之誅皆驚潰東夏萬餘戶降于蒙遜儁檀懼遣司隸校尉敬歸及子作為質於蒙遜以請和蒙遜許之歸至胡阮逃還佗為追兵所執蒙遜徙其眾八千餘戶而去右衛將軍折掘奇鎮樓石驢山以叛儁檀畏蒙遜之逼且懼嶺南為音鎮所據乃遷于樂都留大司農成公緒守姑臧儁檀縱出城魏安人侯謨等閉門作亂收合三千餘家據南城推焦朗為大都督龍驤大將軍謀自稱涼州刺史降于蒙遜劉裕至下邳以船載糧重自帥精銳步歸至山陽聞何無忌敗死廣京邑失守巷甲兼行數千人至淮上聞行人以朝廷消息行人曰賊尚未至劉公若還便無所憂裕大喜將濟江風急取成難之裕曰若天命助國風當自息若其不然猶濟何害即命登舟舟行而風止過江至京口衆乃大安夏四月癸未裕至建康以江州覆沒表送章後詔

不許青州刺史諸葛長民兗州刺史劉藩并州刺史劉道憐各將兵入衛建康藩豫州刺史毅之從弟也毅聞盧循入寇將拒之而疾作既瘳將行劉裕遺毅書曰吾性習擊妖賊曉其變態賊新獲茲利其鋒不可輕今脩船垂畢當與弟同舉克平之日上流之任比自以相委又遣劉藩往諭止之毅怒謂藩曰往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便謂我真不及劉裕邪投書於地帥舟師二萬發姑孰循之初入寇也使徐道覆向尋陽循自將攻湘中諸郡荊州刺史劉道規遣軍逆戰敗於長沙循進至巴陵將向江陵徐道覆聞毅將至馳使報循曰毅兵甚盛成敗之事係之於此立并力權之若此克捷江陵不足憂也循即日發巴陵與道覆合兵而下五月戊午毅與循戰于桑落洲毅兵大敗棄船以數百人步走餘眾皆為循所虜所棄輜重山積初循至尋陽聞裕已還猶不信既破毅乃得審問與黨相視失色循欲退還尋陽攻取江陵據二州以抗朝廷道覆謂宜乘勝徑進固爭之循猶豫累日乃從之己未大赦裕募人為兵賞之同京口赴義之科發民治石頭城議者謂宜分兵守諸津要裕曰賊孤我寡若分兵屯守則測人虛實且一處失利則沮三軍之心今聚眾石頭隨處應赴既令彼無以測多少又於眾力不分若徒依轉集徐更論之耳朝廷聞劉毅敗人情恟懼時北師始還將士多創病建康戰士

不盈數千循既克石頭戰士十餘萬舟車百里不絕樓船高十二丈敗還者爭言其彊盛孟昶諸葛長民欲奉乘輿過江裕不聽初何無忌劉毅之南討也昶策其必敗已而果然至是又謂裕必不能抗循眾頗信之為龍驤將軍東海虞丘進廷折昶等以為不然中兵參軍王仲德言於裕曰明公命世作輔新建大功威震六合妖賊乘虛入寇既聞訛還自當奔潰若先自遁逃則執同匹夫匹夫號令何以威物此謀若立請從此辭裕甚悅昶固請不已裕曰今重鎮外傾疆寇內逼人情危駭莫有固志若一旦遷動便自去朋友解江北亦豈可得至設令得至不過延日月耳今兵士雖少自足一戰若其克濟則臣主同休苟厄運必至我當橫尸廟門遂其由來以身許國之志不能竄伏草間苟求存活也我計決矣卿勿復言昶恚其言不行且以為必敗因請死裕怒曰卿且申一戰死復何晚昶知裕終不用其言乃抗表自陳曰臣裕北討眾並不同唯臣贊裕行計致使疆職乘間社稷危逼臣之罪也謹引咎以謝天下封表畢仰藥卒而死乙丑盧循至淮口中外戒嚴琅邪王德文都督宮城諸軍事屯中堂皇劉裕也石頭諸將各有屯守裕子義隆始四歲裕使諮議參軍劉粹輔之鎮京口粹毅之族弟也裕見民臨水望賊怪之以問參軍張劭劭曰若節鉞未及民奔散之不暇亦何能觀望今當無復恐

耳裕謂將佐曰賊若於新亭直進其鋒不可當坐且迴避勝負之事未可量也若迴泊西岸此成禽耳徐道覆請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攻裕循欲以萬全為計謂道覆曰大軍未至吾相便望風自裁以大勢言之自當計日潰亂今決勝負於一朝乾沒求利既非必克之道且殺傷士卒不如棄兵符之道覆以循多疑少決乃歎曰我終為盧公所誤事必無成使我得為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裕登石頭城望循軍初見引向新亭顧左右失色既而迴泊蔡洲乃悅於是眾軍轉集裕恐循侵軼用虞立進計伐樹柵石頭淮口脩治越城築查浦藥園廷尉三臺皆以兵守之劉毅經涉聲言僅能自免從者飢疲死二千七八丙寅至建康待罪裕慰勉之使知中外留事毅乞自貶詔降為後將軍 魏長孫高至漢北而還柔然追圍之於牛川壬申魏主嗣北擊柔然柔然可汗社崙聞之道走道死其子度拔尚幼部眾立社崙弟斛律號諸苦蓋可汗嗣引兵還參合波 盧循伏兵南岸使老弱乘舟向白石聲言悉叛自白石步上劉裕留參軍沈林子徐亦特成南岸斷查浦戒令堅守勿動裕及劉毅請葛長民北出拒之林子曰妖賊此言未必有實空深為之防裕曰石頭城險且淮柵甚固留卿在後足以守之林子穆夫之子也庚辰盧循焚查浦進至張戾橋徐亦特將擊之林子曰賊性白石而

屢乘挑戰其情可知吾報寡不敵不如守險以待大軍赤特不從遂出戰伏兵發赤特大敗軍柯奔淮北林子及將軍劉鍾據橋力戰朱齡石救之賊乃退循引精兵大上至丹楊郡裕帥諸軍馳還石頭斬徐赤特解甲久之乃出陳於南塘 六月以劉裕為太尉中書監加黃鉞裕受黃鉞餘固辭以軍騎中軍司馬庾悅為江州刺史悅準之子也 司馬國瑞及弟叔璠叔道奔秦秦王興曰劉裕方誅桓玄輔晉室卿何為來對曰裕削弱王室臣宗族有自脩立者裕輒除之方為國患甚於桓玄耳興以國瑞為揚州刺史叔道為交州刺史 盧循寇掠諸縣無所得謂徐道覆曰師老矣不如還尋陽并力取荊州據天下三分之一徐更與建康爭衡可秋七月庚申循自蔡洲南還尋陽留其黨范崇民將五千人據南陵甲子裕使輔國將軍王仲德廣川太守劉鍾河間內史南陵郡中軍諮議參軍王懷玉等帥眾追循乙丑魏主嗣還平城西秦主乾歸討越質岳機等十餘部降其眾二萬五千徙於苑川八月乾歸復都苑川沮渠蒙遜伐西涼敗西涼世子歆于馬廟會其將朱元虎而還源公高以銀二千斤金二千兩贖元虎蒙遜歸之遂與高結盟而還 劉裕還東府大治水軍連建威將軍會稽孫處振武將軍沈田子帥眾三千自海道襲番禺田子林子之兄也取皆以為海道艱遠必至為難

且分撤見力非目前之急務不從數處曰大軍十二月之交必破汝虜卿至時先傾其巢窟使彼走無所歸也
謙縱遣侍中韓良等入見於秦請兵以伐晉欒以相謙為荊州刺史譙道福為梁州刺史帥眾二萬寇荊州秦主興遣前將軍苟林帥騎兵會之江陵自廣循東下不得建康之間羣盜互起荊州刺史劉道規遣司馬王鎮之帥天門太守檀道濟廣武將軍彭斌到牙之入援建康道濟抵之弟也鎮之至尋陽為苟林所破廣循聞之以林為南蠻校尉分兵配之使乘勝伐江陵聲言徐道覆已克建康相謙於道召募義兵長之者二萬人謙屯枝江林屯江津二寇交逼江陵士民多懷異心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相謙今在近道聞諸長者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閉眾咸懼服莫有去者雍州刺史魯宗之帥眾數千自襄陽赴江陵或謂宗之情未可測道規單馬迎之宗之感悅道規使宗之居守委以腹心自帥諸軍攻謙諸將佐皆曰今遠出討謙其勝難必苟林近在江津同人動靜若來攻城宗之未必能固脫有蹉跌大事去矣道規曰苟林愚懦無他奇計以吾去未遠必不敢向城吾今取謙往至便克沈疑之聞已自還返謙敗則林破膽豈暇得來自宗之獨守何為不支數日乃馳往攻謙水陸齊進謙等大陳舟師兼以步騎戰於

枝江檀道濟先遣陳謙等大敗謙軍躬奔苟林道規追斬之還至涓口討林林走道規道規議參軍臨淮劉遵帥眾追之初謙至枝江江陵士民皆與謙書言城內虛實欲為內應室是檢得之道規素美不親察於是大安江州刺史庾悅以鄱陽太守盧立進為前驛憂破廣循兵進據豫章絕循糧道九月劉遵斬苟林于巴陵相石綏因循入寇起兵洛口自號荊州刺史徵陽令王天恩自號梁州刺史劉道規西城梁州刺史傅詔遣其子魏興太守弘之討石綏等皆斬之相氏遂滅韶陽之孫也西秦王乾歸攻秦略陽南安隴西諸郡皆克之徙民二萬五千戶於苑川及枹罕甲寅葬魏王珪於盛樂金陵謚曰宣武廟號烈祖劉毅固求追討盧循長史王謐密言於劉裕曰毅既喪敗不寧復使立功裕從之冬十月裕帥兗州刺史劉藩寧朔將軍檀韶冠軍將軍劉敬宣等南擊盧循以劉毅監太尉留府後事皆委焉癸巳裕發建康徐道覆帥眾三萬趣江陵奄至破冢時魯宗之已還襄陽追召不及人情大震或傳循已平京邑道覆來為刺史江漢士民感劉道規於書之恩無復貳志道規使劉遵別為遊軍自拒道覆於豫章口前驅失利遵自外橫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赴水死者殆盡道覆棄柁走還涪口初道規使遵為遊軍東咸以為殫敵存則唯慮眾少不應分割見力置無用之地

及破道覆卒得遊軍之力衆心乃服 鮮卑僕渾羌句
 豈翰報節若等帥戶二萬降于西秦 王仲德等聞劉
 裕大軍且至進攻范崇民於南陵崇民戰艦夾屯兩岸
 十一月劉鍾自行規賊天霧賊鈞得其舸鍾因帥左右
 攻艦戶賊遽閉戶拒之鍾乃徐還與仲德共攻崇民崇
 民走 癸丑益州刺史鮑陋卒譙道福陷巴東殺守將
 溫祚時延祖盧循 兵奔廣州者不以海道為虞庾茂孫勳
 乘海奄至會大霧四面攻之即日拔其城處擁其舊民
 戮循親黨勒兵護守分遣沈田子等擊嶺表諸郡 劉
 裕軍雷池盧循揚聲不攻雷池當乘流徑下裕知其欲
 戰十二月已卯進軍大雷庾辰盧循徐道覆帥眾數萬
 塞江而下前後莫見舳艫之際裕悉出輕艦帥眾軍齊
 力擊之又分步騎屯於西岸先備火具裕以勁弩射循
 軍因風水之勢以燬之循艦悉泊西岸岸上軍投火焚
 之烟火漲天循兵大敗走還尋陽將趣豫章力悉方柵
 斷左里丙申裕軍至左里不得進裕壓兵將戰所執麾
 竿折幡沈于水衆並怪懼裕笑曰往年覆舟之戰幡竿
 亦折今者復然賊必破矣即攻柵而進循兵雖殊死戰
 弗能禁循單舸走所殺及投水死者凡萬餘人納其降
 附宥其逼略遣劉藩潘岳懷玉輕軍追之循收散卒尚有
 數千人徑還番禺道覆走保始興裕拔建威將軍楮裕
 之行廣州刺史裕之哀之曾孫也裕還建康劉毅張劉

穆之每從容與裕言穆之權太重裕益親任之燕廣
 川公萬泥上谷公乳陳自以宗室有大功謂當入為公
 輔燕王跋以二藩任重又而弗徵二人皆忿是歲乳陳
 密遣人告萬泥曰乳陳有至謀願與叔父圖之萬泥遂
 奔白狼與乳陳俱叛跋遣沒那公弘與張興將步騎二
 萬討之弘先遣使諭以禍福萬泥欲降乳陳不可與謂
 弘曰賊明日出戰今夜必來驚我營宜為之備弘乃密
 嚴人課草十束畜火伏兵以待之是夜乳陳果遣壯士
 千餘人來斫營眾火俱起伏兵邀擊得斬無遺萬泥乳
 陳懼而出降弘皆斬之跋以范陽公素弗為大司馬跋
 封遼西公弘為驃騎大將軍改封中山公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六

魏書卷之九十四 魏書卷之九十四 魏書卷之九十四

晉紀三十八 光奉 勅編集

安皇帝辛

義熙七年春正月己未劉裕還建康 秦廣平公弼有
寵於秦王興為雍州刺史鎮安定姜紀諂附於弼勸弼
結與左右以求入朝興弼為尚書令侍中大將軍弼
遂傾身結納朝士收米名勢以傾東宮國人惡之會興
以西北多叛亂欲命重將鎮撫之隴東太守郭播請使
弼出鎮興不從以太常索綝為太尉領隴西內史使招撫
西秦西秦王乾歸遣使送所掠守宰謝罪請降興遣為
臚拜乾歸都督隴西嶺北匈奴雜胡諸軍事征西大將
軍河州牧單于河南王太子熾營為鎮西將軍左賢王
平昌公興命羣臣搜舉賢才右僕射梁喜曰臣累受詔
而未得其人可謂出之之才興曰自古帝王之興未嘗
取相於昔人待將於將來隨時任才皆能致治卿自謙
按不明豈得速誣四海乎羣臣咸悅 秦姚萇也杏城
為夏王勃勃所逼南奔大蘇勃勃遣平東將軍鹿奔于
追斬之盡俘其衆勃勃南攻安定破尚書楊佛嵩于青
石北原降其衆四萬五千進攻東鄉下之徙三千餘戶
于貳城秦鎮北參軍王賈德奔夏夏王勃勃問以滅秦

之策賈德曰秦德雖衰藩鎮猶固願且蓄力以待之勃
勃以賈德為軍師中郎將秦王興遣衛大將軍常山公
顯迎姚萇及邊屯杏城 劉藩帥孟懷王等諸將追
盧循至嶺表二月壬午懷王克始興斬徐道覆河南
王乾歸徙鮮卑僕渾部二千餘戶于度堅城以子救勃
為秦興太守以鎮之 焦勛猶據姑臧沮渠蒙遜攻拔
其城執勛而宥之以其弟掣為秦州刺史鎮姑臧遂伐
南涼圍樂都三旬不克南涼王傉檀以子妥周為質乃
還 吐谷渾樹洛干伐南涼敗南涼太子虎臺 南涼
王傉檀欲復伐沮渠蒙遜耶川護軍孟暱諫曰蒙遜新
并姑臧凶勢方盛不可攻也傉檀不從五道俱進至番
禾若羣掠五千餘戶而還將軍在右曰今既獲利空倍
道旋師早度險阨蒙遜善用兵若輕軍奔至大敵外逼
彼戶內叛此危道也衛尉伊力延曰彼步我騎勢不相
及今倍道而歸則示弱且捐棄資財非計也俄而昏霧
風雨蒙遜兵大至傉檀敗走蒙遜進圍樂都傉檀嬰城
固守以子榮干為質以請和蒙遜乃還 三月劉裕始
受太尉中書監以劉穆之為太尉司馬陳郡殷景仁為
行參軍裕問穆之曰孟昶參佐誰堪入我府者穆之舉
前建威中兵參軍謝晦晦安兄據之曾孫也裕即命為
參軍裕嘗訊囚其且刑獄參軍有疾以晦代之於軍中
一覽訊牒催促便下相府多事獄繫飛檄晦隨問酬

辨曾無遺諒裕由是奇之即日署刑獄賊曹晦美風姿
 善言笑博曉多通俗深加賞愛盧循行收兵至番禺
 遂圍之孫處拒守二十餘日沈田子言於劉藩曰番禺
 城雖險固本賊之巢穴今循圍之或有內變且孫季高
 眾力寡勢不能持久若使賊還據廣州凶勢復振矣夏
 四月田子引兵救番禺擊循破之所殺萬餘人循走田
 子與處共追之又破循於蒼梧鬱林寧浦會處稱不能
 進循奔交州初九真太守李遜作亂交州刺史交趾杜
 瑗討斬之瑗卒朝廷以其子慧度為交州刺史詔書未
 至循襲破合浦徑向交州慧度帥州府文武拒循於石
 碕破之循餘眾猶三千人李遜餘黨李脫等結集俚獠
 五千餘人以應循庚子循晨至龍編南津慧度悉散家
 財以賞軍士與循合戰擲雄尾炬焚其艦以步兵夾岸
 射之循眾艦俱然兵眾大潰循知不免先燒妻子召妓
 妾問曰誰能從我死者多云雀鼠貪生就死實難或云
 官尚當死某豈願生乃悉殺諸解死者因自投于水慧
 度取其尸斬之并其父子及李脫等函七首送建康
 初劉毅在京口貧困與知識射於東堂庾悅為司徒右
 長史後至奪其射堂眾人皆避之毅獨不去悅厨饌益盛
 不以及毅毅從悅求子鸚鵡悅怒不與毅由是銜之至
 是毅求兼督江州詔許之因奏稱江州內地以治民為
 職不當置軍府彫耗民力空罷軍府移鎮豫章而尋陽

接蠻可即州府千兵以助郡成於是解悅都督將軍官
 以刺史鎮豫章毅以親將趙悅領千兵守尋陽悅府文
 武三千悉入毅府符檄嚴峻悅忿懼至豫章有發背卒
 河南王乾歸徙羌句豈等部眾五千餘居于疊蘭城
 以兄子阿柴為興國太守以鎮之五月復以子木奔于
 為武威太守鎮岷嶺城丁卯魏主嗣謁金陵山陽侯
 奚斤居守昌黎王慕容伯兒謀反己已奚斤并其黨收
 斬之秋七月燕王跋以太子承領大軍于置四輔柔
 然可汗斛律遣使獻馬三千匹跋求娶跋女樂浪公
 主跋命羣臣議之遼西公素弗曰前世皆以宗女妻六
 夷空許以妃嬪之女樂浪公主不空下降非類跋曰朕
 方崇信殊俗奈何欺之乃以樂浪公主妻之跋勤於政
 事勸課農桑省徭役薄賦歛每遣守宰必親引見問為
 政之要以觀其能燕人悅之河南王乾歸遣平昌公
 熾盤及中軍將軍審虔代南京審虔乾歸之子也八月
 熾盤兵滅河南涼王儁檀暹太子虎臺守戰於嶺南南
 涼兵敗虜牛馬十餘萬而還沮渠蒙遜帥輕騎襲西
 涼西涼公暹曰兵有不戰而敗敵者挫其銳也蒙遜新
 與吾盟而遽來襲我我閉門不與戰待其銳氣竭而擊
 之蔑不克矣項之蒙遜糧盡而歸高遣世子歆帥騎七
 千襲擊之蒙遜大敗獲其將沮渠百年河南王乾歸
 攻秦略陽太守姚龍於栢陽恆克之冬十一月進攻南

平太守王慤於水浴城文克之徙民二千餘戶於譚郊遣乞伏審虔帥眾二萬城譚郊十二月西羌彭利襲襲據袍罕自稱大將軍河州牧乾歸討之不克是歲并州刺史劉道憐為北徐州刺史移鎮彭城

八年春正月河南王乾歸復討彭利屢至敗蔡公利屢棄衆南走乾歸遣振威將軍乞伏公府追至清水斬之收羌尸一萬二千以乞伏審虔為河州刺史鎮袍罕而還正月丙子以吳興太守孔靖為尚書右僕射河南王乾歸徙都譚郊命平昌公熾擊若鎮苑川乾歸擊吐谷渾阿若干於赤水降之夏四月劉道規以疾求歸

許之道規在荊州累年秋毫無犯及歸府庫惟積儻然若舊隨身甲士二人遷席於舟中道規刑之於市以後將軍豫州刺史劉毅為備州軍都督荆襄秦雍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毅謂左衛將軍劉毅曰吾亦西任欲

屈卿為長史南疆豈有見輔意乎敬宣懼以告太尉裕裕笑曰但令老兄平安必無過慮毅性剛慢自謂建義之功與裕相埒深自矜伐雖權事推裕而心不服及居

方岳常快快不得志裕每柔而順之毅驕縱滋其督云恨不遇劉項與之爭中原及敗於秦楚知物情去已彌復憤激裕素不學而毅頗涉文雅故朝士有清望者多歸之與尚書僕射謝朓丹陽尹都僧施深相憑結僧施

超之從子也毅既據上流陰有圖裕之志求兼督交廣

二州裕許之殺又奏以都僧施為南蠻校尉後軍司馬毛脩之為南郡太守裕亦許之以劉穆之代僧施為丹楊尹毅表求至京口辭慕裕往會之於倪塘遂將軍胡藩言於裕曰公謂劉衛軍終能為公下乎裕默然又

之曰卿謂何如藩曰連百萬之衆攻必取戰必克毅固以此服公至於涉獵傳記一談一詠自許以為雄豪以是措紳白面之士輻湊歸之恐終不為公下不如因會

取之裕曰吾與毅俱有克復之功其過未彰不可自相圖也乞伏熾擊攻南涼三河太守吳陰子白土克之以乞伏出累代之六月乞伏公府討河南王乾歸并殺其諸子十餘人走保大夏平昌公熾擊遣其弟廣武

將軍智達揚武將軍本奕千帥騎三千討之以其弟曇達為鎮京將軍鎮譚郊驍騎將軍婁提鎮苑川熾擊帥文武及民二萬餘戶遷于袍罕秦人多勸秦王興乘亂

取熾擊興曰伐人喪非禮也夏王勃勃欲攻熾擊軍師中郎將王買德諫曰熾擊至之與國今遭喪亂至不能恤又恃衆力而伐之匹夫且猶恥為沉萬乘乎勃勃乃

止閏月庚子南郡烈武公劉道規卒秋七月己巳朔魏主嗣東巡置四廂大將十二小將以山陽疾斤元城侯屈行左右丞相庚寅嗣至灑源巡西北諸部落乞伏智達等擊破乞伏公府於大夏公府奔屬蘭城統其弟阿柴智達等攻拔之斬阿柴父子五人公府奔岷

嶺南山追獲之并其四子輟之於譚郊八月乙伏熾磐
 自稱大將軍河南王大赦改元永康葬乾歸於袍罕謚
 曰武元王廟號高祖 皇后王氏崩 庚戌魏王嗣還
 平城 九月河南王熾磐以尚書令武始程勅為相國
 侍中太子詹事趙景為御史大夫罷尚書令僕尚書六
 卿侍中等官 癸酉葬僖皇后于休平陵 劉毅至江
 陵多屬易守宰輒割豫州文武江州兵力萬餘人以自
 隨會毅疾篤郝僧施等恐毅死其黨危乃勸毅請從弟
 兖州刺史藩以自副太尉裕偽許之藩自廣陵入朝己
 卯裕以詔書罪狀毅云與藩及謝混共謀不軌收藩及
 混賜死初混與劉毅款肥混從兄滄常以為憂漸與之
 疎謂弟璞及從子瞻曰益壽此性終當破家滄安之孫
 也庚辰詔大赦以前會稽丙史司馬休之為都督荆雍
 梁秦寧益六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北徐州刺史劉道憐
 為充青二州刺史鎮京口使豫州刺史諸葛長民監太
 尉留府事裕疑長民難獨任乃加劉穆之建武將軍置
 佐吏配給資力以防之壬午裕帥諸軍發建康參軍王
 鎮惡請給百舸為前驅丙申至姑孰以鎮惡為振武將
 軍與龍驤將軍廂恩將百舸前發裕戒之曰若賊可擊
 擊之不可者燒其舡艦留屯水際以待我於是鎮惡晝
 夜兼行揚聲言劉兖州上冬十月己未鎮惡至豫章口
 未至數里二十里給舡步上廂恩軍居前鎮惡次之舸

留一二人對舡岸上立六七旗旗下置鼓譟所留人計
 我將至城便鼓嚴令若後有大軍狀又分遣人燒江津
 舡艦鎮惡經前襲城譟前軍士有問者但不云劉兖州至
 津成及民間皆晏然不疑未至城五六里逢毅要將朱
 顯之欲出江津問劉兖州何在軍士曰在後顯之至軍
 後不見藩而見軍人擔彭排戟且望江津舡艦已破燒
 鼓嚴之聲甚盛知非藩上便躍馬馳去告毅行令閉諸
 城門鎮惡亦馳進門未及下關軍人因得入城衛軍長
 史謝純入參承毅出聞兵至左右欲引車歸純叱之曰
 我人吏也逃將安之馳還入府純安兄據之孫也鎮惡
 與城內兵鬪且攻其金城自食時至中脯城內人敗散
 鎮惡穴其金城而入遣人以詔及赦文并裕手書示毅
 毅皆燒不視與司馬毛脩之等督士卒力戰城內人猶
 未信裕自來軍士從毅自東來者與臺軍多中表親戚
 且鬪且語知裕自來人情離駭遽夜聽事前兵皆散斬
 毅勇將趙慈毅左右兵猶開東西閣拒戰鎮惡慮閣中
 自相傷犯乃引軍出圍金城開其南面殺慮南有伏兵
 夜半帥左右三百許人開北門突出毛脩之謂謝純曰
 君但隨僕去純不從為人所殺毅夜投牛牧佛寺初相
 壽之敗也走投牛牧寺僧昌昌保藏之毅殺昌至是寺
 僧拒之曰昔王師容相爵為劉儋軍所殺今實不敢容
 異人毅歎曰為漢自弊一至於此遂縊而死明日居人

以告乃斬首於市并子姪皆伏誅殺兄模奔襄陽熈宗
之斬送之初殺季父鎮之聞居京口不應辟召常謂殺
及藩曰汝輩才器足以得志但恐不久耳我不就爾求
財位亦不同爾受罪累每見殺藩道後封門輒詬之殺
其敬畏未至宅數百步悉屏儀衛與白衣數之俱進及
殺死太尉裕奏徵鎮之為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固辭不
至 仇池公楊盛叛秦侵擾祁山秦王興遣建威將軍
趙琨為前鋒立節將軍姚伯壽繼之前將軍姚恢出犛
峽秦州刺史姚嵩出羊頭峽右衛將軍胡翼度出岷城
以討盛與自雍赴之與諸將會于隴口天水太守王松
忽言於嵩曰先帝神略無方徐洛生以英武佐命再入
仇池無功而還非楊氏智勇能全也直地勢險固耳今
以趙琨之眾使君之威華之先朝實未見成功使君具
悉形便何不表聞嵩不從盛帥眾與琨相持伯壽畏懦
不進琨眾寡不敵為盛所敗與斬伯壽而還賊以楊佛
嵩為雍州刺史帥嶺北見兵以擊夏行數日與謂羣臣
曰佛嵩每見敵勇不自制吾常節其兵不過五千人今
所將既多遇敵必敗行已遠追之無及將若之何佛嵩
與夏王勃勳戰果敗為勃勳所執絕元而死 秦立昭
儀齊氏為后 沮渠蒙遜遷于姑臧十一月己卯太尉
裕至江陵殺鄒僧施初毛脩之雖為劉毅僚佐素自結
於裕故裕特宥之賜王鎮惡爵漢壽子裕問毅府議議

參軍申承白今日何施而可承白除其宿懷倍其東澤
貫叙門次顯權才能如此而已裕納之下書寬租省調
節役原刑禮辟名士荆人悅之 諸葛長民驍銳有移
所為多不遷為百姓患常懼太尉裕按之及劉毅被誅
長民謂所親曰昔年醜彭越今年殺韓信禍其至矣乃
屏人問劉穆之曰悠悠之言皆云太尉與我不平何以
至此穆之曰公汜流遠征以老母稚子委即下若一豪
不盡豈容如此邪長民意乃小安長民弟輔國大將軍
黎民說長民曰劉氏之王亦諸葛氏之懼也必因裕未
還而圖之長民猶豫未發既而歎曰貧賤常思富貴富
貴必復危機今日欲為丹徒布衣豈可得邪因遺冀州
刺史劉敬宣書曰盤龍狼戾事志自取夷滅異端將盡
出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宣報曰下官自義熙
以來忝三州七郡常懼福過災生思避盈居損富貴之
旨非所敢當且使以書呈裕裕曰向壽故為不負我也
劉穆之憂長民為變屏人問太尉行參軍東海何承天
曰公今行濟不承夫曰荆州不憂不時判別有一慮耳
公昔年自左里還入石頭其脫爾今還空加重慎穆之
曰非君不聞此言裕在江陵輔國將軍王誕曰裕求先
下裕曰諸葛長民似有自疑心節詎宜便去誕曰長民
知我蒙公垂賜今輕身單下必當以為無慮乃可以少
安其意耳裕笑曰嗚呼過貴育矣乃聽先還 沮渠蒙

遂即河西王位大赦改元玄始置官僚如涼王光為三
 河王故事 太尉裕謀伐蜀擇元帥而難其人以西陽
 太守朱齡石既有武幹又練吏職欲用之眾皆以為齡
 石資名尚輕難當重任裕不從十二月以齡石為益州
 刺史帥寧朔將軍臧熹河間太守蒯恩下邳太守劉鍾
 等伐蜀分大軍之半二萬人以配之熹裕之妻弟位居
 齡石之右亦諫焉裕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
 出黃虎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
 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
 道若向黃虎正憶其計今以大眾自外水取成都疑兵
 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駭賊審虛實別有
 函書封付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
 處分所由毛脩之固請行裕恐脩之至蜀必多所誅殺
 士人與毛氏有嫌亦當以死自固不許 分荊州十郡
 置湘州 加大尉裕太傅楊州牧 丁巳魏主嗣北巡
 至長城而還

九年春二月庚戌魏主嗣如高柳川甲寅還宮 太尉
 裕自江陵東還駭驛遣輜重兼行而下前刻至日每奄
 留不進諸葛長民與公卿頌日奉候於新亭轉差其期
 乙丑晦裕輕舟徑進潛入東府三月丙寅朔旦長民間
 之驚趨至門裕伏壯士丁旡於幔中引長民却人閑語
 凡平生所不盡者皆及之長民甚愜丁旡自幔後出於

座拉殺之輿尸付廷尉收其第黎民黎民素驍勇格鬪
 而死并殺其季弟大司馬參軍幼民從弟寧朔將軍秀
 之 庚午秦王興遣使至魏修好 太尉裕上表曰大
 司馬溫以民無定本傷治為深庚戌土斷以一其業于
 時財臣國豐實由於此自茲迄今漸用頽弛請申前制
 於是依界土斷唯徐兗青三州居晉陵者不在斷例諸
 流寓郡縣多所併省戊寅加裕豫州刺史裕固讓太傅
 州牧 林邑范胡達寇九真杜慧度擊斬之 河南王
 熾磐遣鎮東將軍曇達平東將軍王松壽將兵東擊休
 官權小郎呂破胡於白石川大破之虜其男女萬餘口
 進據白石城顯親休官權小成呂奴迎等二萬餘戶據
 白阮不服曇達攻斬之隴右休官悉降秦太尉索綽以
 隴西降熾磐熾磐以綽為太傅 夏王勃勃大赦改元
 鳳翔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發嶺北夷夏十萬人築
 都城於朔方水北黑水之南勃勃曰朕方統一天下君
 臨萬邦宜名新城曰統萬阿利性巧而殘忍蒸土築城
 錐入一寸即殺作者而并築之勃勃以為忠委任之凡
 造兵器成呈之工人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則斬弓入人
 則斬甲匠又鑄銅為一大鼓飛廉翁仲銅駝龍虎之屬
 飾以黃金列於宮殿之前凡殺工匠數千由是器物皆
 精利勃勃自謂其祖從母姓為劉非禮也古氏族無
 常乃改姓赫連氏言帝王係天為子其徽赫與天連也

其非正統者皆以鐵伐為氏言其剛銳如鐵皆堪伐人也夏四月乙卯魏主嗣西巡命鄧英將參齊鴻飛將軍尉吉具都將閻大肥等擊越勤部於跋那山大肥柔然人也河南王熾擊遣安北將軍烏地延冠軍將軍翟紹擊吐谷渾別統句旁于泣勤川大破之河西王蒙遜立子政德為世子加鎮衛大將軍錄尚書事南涼王傳檀伐河西王蒙遜蒙遜敗之於若厚塢又敗之於若源因進圍樂都二旬不克南涼湟河太守文支以郡降于蒙遜蒙遜以文支為廣武太守蒙遜復伐南涼偃檀以太尉俱延為督乃還蒙遜西如若羅遣冠軍將軍伏恩將騎一萬襲車和烏帝一部大破之俘二千餘落而還蒙遜寢于新臺蘭人王懷祖擊蒙遜傷足其妻孟氏禽斬之蒙遜母車氏卒五月乙亥魏主嗣如雲中舊宮丙子大赦西河胡張外等聚眾為盜乙卯嗣遣會稽公長樂劉劭等也西河招討之六月嗣如五原朱齡石等至白帝發函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千餘從內水向黃虎於是諸軍倍道兼行護縱果命讓道福將軍兵領倍城以備內水齡石至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縱遣秦州刺史侯暉尚書僕射燕洸帥眾萬餘也平模夾岸築城以拒之齡石謂劉鍾曰今天時盛熱而賊嚴兵固險攻之未必可拔祗增疲困且欲養銳息兵以伺其隙何如鍾曰

不然前揚聲言大衆向內水熹道福不敢捨涪城今重軍猝至出其不意侯暉之徒已破膽矣賊阻兵守險者是其懼不敢戰也因其兇懼盡益攻之其勢必克克平模之後自可鼓行而進成都必不能守矣若緩兵相守彼將知人虛實涪軍忽來并力拒我人情既安良將又集此求戰不獲軍食無資一萬餘人悉為蜀子虜矣齡石從之諸將以水北城地險兵多欲先攻其南城齡石曰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盡銳以拔北城則南城不麾自散矣秋七月齡石帥諸軍急攻北城克之斬侯暉譙詵引兵迴趣南城南城自潰齡石捨如步進譙詵大將譙無之也牛脾譙小苟塞打畢城喜擊無之斬之小苟聞之亦潰於是縱諸營屯望風相次奔潰戊辰熹棄成都出走尚書令馬耽封府庫以待晉師壬申齡石入成都誅縱同祖之親餘皆掩堵使復其業縱出成都先辭妻其女曰走必不免抵取辱焉等死死於先人之墓可也縱不從譙道福聞平模不守自涪引兵入赴縱往投之道福見縱怒曰大丈夫有如此功業而棄之將安歸乎人誰不死何怯之甚也因投縱以劍中其馬鞍縱乃去自縊死巴西人王志斬其首以送齡石道福謂其衆曰蜀之存亡實係於我不在譙王今我在猶足一戰衆皆許諾道福盡散金帛以賜衆衆受之而走道福逃於獠中巴民杜瑾執送之斬于軍門齡石徙馬耽於越

舊就謂其徒曰朱侯不送我京師欲滅口也吾必不免
 乃盥洗而卧引繩而死須臾齡石使至執其尸詔以齡
 石進監梁秦州六郡諸軍事賜爵豐城縣侯 魏奚斤
 等破越勤於跋那山西徙二萬餘家於大甯 河西胡
 曹龍等擁部衆二萬人來入蒲子張外降之推龍為大
 單于 丙戌魏王嗣如定襄大洛城 河南王熾擊
 吐谷渾支勞于長柳川虜妾及其民五千餘戶而還
 八月癸卯魏主嗣還平城 曹龍請降于魏執送張外
 斬之丁丑魏主嗣如狩山宮癸未還 九月冊命太尉
 裕為太傅揚州牧固辭 河南王熾擊吐谷渾別統
 掘達於渴渾川大破之虜男女二萬二千冬十月掘達
 帥其餘衆降于熾 吐京胡與離石胡出以眷叛魏
 魏主嗣命元城侯和督會稽公劉劭永安侯魏勤以討
 之丁巳出以眷引夏丘激擊劭禽之以獻於夏勤戰死
 嗣以屈二將欲誅之既而赦之使攝并州刺史屈到
 州縱酒廢事嗣積其前罪薛猛舉機還斬之 十一
 月魏主嗣遣使請昏於秦秦王與許之 是歲以敦煌
 索迦為梁州刺史符宣乃還仇也初迦寓居漢川與別
 駕奚顛有隙凡十五年而迦鎮漢川顯乃肉袒迎候迦
 無愠色持之彌厚退而謂人曰我昔寓此失志多年若
 黜善願懼者不少但服之自佳何必逞志於是闔境聞
 之皆悅 十年春正月辛酉魏大赦改元神瑞 辛巳

魏主嗣如繁時二月戊戌還平城 夏王勃勃侵魏河
 東蒲子 庚戌魏主嗣如狩山宮 魏并州刺史婁伏
 連襲殺夏所置吐京護軍及其守兵 司馬休之在江
 陵頗得江漢民心子護王文思在建康性凶暴好通輕
 俠太尉裕惡之三月有司奏文思擅捶殺國吏詔誅其
 黨而宥文思休之上疏謝罪請解所任不許裕執文思
 送休之令自訓厲意欲休之殺之休之但表廢文思并
 與裕書陳謝裕由是不悅以江州刺史孟懷玉兼督豫
 州六郡以備之 夏五月辛酉魏主嗣還平城 秦後
 將軍欽成討叛羌為羌所敗懼罪出奔夏 秦王興有
 疾狀賊李弘與氐仇常友於貳城興與疾往討之斬常
 執弘而還 秦左將軍姚文宗有寵於太子泓廣平公
 弼惡之誣文宗有怨言秦王興怒賜文宗死於是羣臣
 畏弼側目弼言於興無不從者以所親天水尹冲為給
 事黃門侍郎唐盛為治書侍御史興左右掌機要者皆
 其黨也右僕射梁喜侍中任謙京兆尹尹昭承間言於
 興曰父子之際人所難言然君臣之義不薄於父子故
 臣等不得默然廣平公弼潛有奪嫡之志陛下寵之太
 過廢其威權傾險無賴之徒輻湊附之道路皆言陛下
 將有廢立之計信有之乎興曰豈有此邪喜等曰苟無
 之則陛下愛弼通所以禍之願去其左右損其威權如
 此非特安弼乃所以安宗廟社稷興不應大司農竇溫

司徒左長史王弼皆密勸立弼為太子與雖不從亦不責也興疾篤弼潛聚數千人謀作亂姚裕遣使以弼逆狀告諸兄在藩鎮者於是姚懿治兵於蒲阪鎮東將軍豫州牧洸治兵於洛陽西將軍謀治兵於雍皆欲赴長安討弼會興疾瘳見羣臣征虜將軍劉羗泣以告與梁喜尹昭請誅弼且曰苟陛下不忍殺弼亦當奪其權任與不得已免弼尚書令使以將軍公還策懿等名罷兵懿洸謀與姚宣皆入朝使裕入白與求見與曰汝等正欲論弼事耳吾已知之裕曰弼苟有可論陛下所宜垂聽若懿等言非是便當置之刑譬柰何逆拒之於是引見懿等於證議室宣流涕極言與曰吾自處之非汝曹所憂撫軍東曹屬姜武上疏曰廣平公弼舉成師著道路皆知之昔文王之化刑于夏妻公聖朝之亂起自愛子雖欲含息掩蔽而逆黨窮感不已弼之亂心何由可革左丘散凶徒以絕弼端與以虬表示梁喜曰天下人皆以吾兒為口實將何以處之喜曰信如虬言陛下早宜裁決與默然 唾契汗乙弗等部皆叛南涼南涼王傳檀欲討之耶川護軍孟愷諫曰今連年饑饉南逼熾磐北逼蒙昧百姓不安遠征雖克必有後患不如與熾磐結盟通親慰撫雜部足食繕兵後時而動傳檀不從謂太子虎臺曰蒙遜近去不能俘來且夕所慮唯在熾磐然熾磐兵少易禦汝護守樂都吾不過一

月必還矣乃帥騎七千襲乙弗大敗之獲馬牛羊四十四餘萬河南王熾磐聞之欲襲樂都羣臣咸以為不可太府王寶德襲曰傳檀不顧近患而貪遠利我今伐之絕其西路使不得還救則虎臺獨守窮城可坐禽也此天亡之時必不可失熾磐從之帥步騎二萬襲樂都虎臺憑城拒守熾磐四面攻之南涼無軍從事中郎尉肅言於虎臺曰外城廣大難守殿下不若募國人守內城肅等帥晉人拒戰於外雖有不捷猶足自存虎臺曰熾磐小賊曰女當走卿何過慮之深虎臺疑晉人有異心悉召豪強有謀勇者閉之於內孟愷泣曰熾磐乘虛內侮國家危於累卵惟等進欲報恩退顧妻子又思效死而殿下乃疑之如是邪虎臺曰吾豈不知君之忠為懼餘人脫生慮表以君等安之耳一夕城潰熾磐入樂都遣平遠將軍捷虔帥騎五千追傳檀以鎮南將軍謙也為都督河西諸軍事涼州刺史鎮樂都未幾赴軍為西平太守鎮西平以趙恢為廣武太守鎮廣武曜武將軍王基為晉興太守鎮浩亶徙虎臺及其文武百姓萬餘戶于枹罕赴軍烏孤之子也 河間人褚匡言於燕王跋曰陛下龍飛遼碣舊邦族黨復首朝陽以日為慮請往迎之跋曰道路數千里復隔異國如何可致匡曰章武臨海舟楫可通出於遼西臨渝不為難也跋許之以匡為游擊將軍中書侍郎原香遣之匡與跋從兄買從弟

藉自長樂帥五千餘戶歸于和龍契丹庫莫奚皆降於
 燕跋其大人為歸善王跋笏不避亂在高句麗跋召
 之以為左僕射封常山公 柔然可汗斛律將嫁女於
 燕斛律兄子步鹿真謂斛律曰幼女遠嫁曷思請以大
 臣樹執其女為廢遠適他國樹執恐與步鹿真謀使勇
 士夜伏於斛律宮廡之後伺其出而執之與女皆送於
 燕立步鹿真為可汗而相之初杜倫之徙高車也高車
 人叱洛疾為之鄉導以併諸部杜倫德之以為大人步
 鹿真曰叱洛疾欲奉大檀為王大檀者杜倫季父僕源
 之子也頌別部鎮西境素得眾心步鹿真歸而發兵圍
 叱洛疾叱洛疾自投遂引兵襲大檀大檀出擊破之執
 步鹿真及杜拔殺之自立為可汗號牛汗紀升蓋可汗
 斛律至和龍燕王跋賜斛律爵上谷侯館之涼更待以
 客禮納其女為昭儀斛律上書請還其國跋曰今東國
 萬里又無內應若以重兵相送則曠運難繼兵少則不
 足成功如何可還斛律固請曰不煩重兵願給三百騎
 送至敕勒國人必欣然來迎跋乃遣單于前輔高陁帥
 騎三百送之陁憚遠役至黑山殺斛律而遣大檀亦遣
 使獻馬三千疋羊萬口于燕 六月泰山太守劉劭等
 帥流民七千餘家河西朔首劉濤等帥部落萬餘家皆

降於魏 戊申魏主嗣如射山宮丁亥還平城 樂都
 之潰也南涼安西將軍莫尼自西平奔告南涼王傳檀
 俾檀謂其眾曰今妻子皆為熾磨所虜退無所歸卿等
 能與吾藉乙弗之資取契汗以贖妻子乎乃引兵西眾
 多逃還俾檀遣鎮戎將軍段苟追之苟亦不還於是將
 士皆散唯撻尼與中軍將軍訖勃後軍將軍洛麻散騎
 侍郎陰利鹿不去俾檀曰蒙遜熾磨皆首惡贖於吾今
 而歸之不亦鄙乎四海之廣無所容身何其痛也與其
 聚而同死不若分而或全撻尼吾長兄之子宗部所寄
 吾眾在吾首戶垂一萬蒙遜方招懷士民存亡繼絕汝其
 從之統勃洛麻亦與尼俱行吾年老矣所適不容寧見
 妻子而死遂歸于熾磨唯陰利鹿隨之俾檀謂利鹿曰
 吾親屬皆散卿何獨留利鹿曰臣老母在家井不思歸
 然季賢為臣忠孝之道難以兩全臣才不能為陛下
 泣血求救於鄰國敢離左右乎俾檀數曰知人固未易
 大臣親感皆至矣我夫今日忠義終始不虧者唯卿一人
 而已俾檀請城皆降於熾磨獨尉尉政屯浩壹固守不
 下熾磨遣人謂之曰樂都已潰則妻子皆在吾所獨守
 一城將何為也尉政曰受涼王厚恩為國藩屏雖知樂
 都已陷妻子為禽先歸獲賞後願受誅然不知主上存
 亡未敢歸命妻子小事豈足動心若貪一時之利志委
 付之重者大王亦安用之熾磨乃遣虎臺以手書諭之

賢政曰汝為儲副不能盡節而縛於人棄父忘君隨萬世之業賢政義士豈效汝乎聞傳檀至左南乃降熾磐聞傳檀至遣使郊迎待以上賓之禮秋七月熾磐以傳檀為驃騎大將軍賜爵左南公南涼文武依才銓叙歲餘熾磐使人鳩傳檀左右請解之傳檀曰吾病宜療邪遂死謚曰景王虎臺亦為熾磐所殺傳檀子保周賀俱延子覆龍利鹿孤孫副周烏孤孫承鉢皆奔河西王蒙遜父之又奔魏魏以保周為張掖王覆龍為酒泉公賀西平公副周永平公承鉢昌松公魏主嗣愛賀之才謂曰卿之先與朕同源賜姓源氏 八月戊子魏主嗣遣馬邑侯陞孫使於秦辛丑遣謁者于什門使於燕悅力延使於柔然于什門至和龍不肯入見曰大魏皇帝有詔須馮王出受然後敢入燕王改使人牽逼令入什門見跋不拜跋使人按其項什門曰馮王拜受詔吾自以實主致敬何苦見逼邪跋怒留什門不遣什門數衆辱之左右請殺之跋曰彼各為其主耳乃幽執什門欲降之什門終不降父之衣冠斃壞略盡熾風流溢政遣之衣冠什門皆不受 魏主嗣以博士王諒為平南參軍使以平南將軍相州刺史尉太真書與太尉松相聞太真古真之弟也 九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河南王熾磐復稱秦主置百官 熾主跋與夏連知真子勃勃遣御史中丞烏洛孤如燕蒞盟 十一月壬午魏

主嗣遣使者巡行諸州校閱守宰資財非家所齎者悉簿為賊 西秦王熾磐立妃秃髮氏為后 十二月丙戌朔柔然可汗大檀侵魏丙申魏主嗣北擊之大檀走遣奚斤等追之遇大雪士卒凍死及檀指者什三河內人司馬順宰自稱晉王魏人討之不克 燕遼西公素弗卒燕王跋比葬七臨之 是歲司馬國璠兄弟聚眾數百潛渡淮夜入廣陵城青州刺史檀祗領廣陵相國璠兵直上聽事祗驚出將禦之被射傷而入謂左右曰眇爭聞得入欲掩我不備但擊五鼓彼懼曉必走矣左右如其言國璠兵果走追殺百餘人 魏博士祭酒崔浩為魏主嗣講易及洪範嗣因問浩天文術數浩占決多驗由是有寵凡軍國密謀皆預之 夏王勃勃立夫人梁氏為王后子璜為太子封于延為陽平公昌為太原公倫為酒泉公定為平原公滿為河南公安為中山公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七

晉紀三十九 起於魏單開蓋柔 光奉 勅編集

安皇帝土

義熙十一年春正月丙辰魏主嗣還平城 太尉裕收 司馬休之次子文寶兄子文祖並賜死發兵擊之詔加 裕黃鉞領荊州刺史庚午大赦 丁丑以吏部尚書謝 裕為尚書左僕射 辛巳太尉裕發建康以中軍將軍 劉道憐監留府事劉穆之兼右僕射事無大小皆決於 穆之又以高陽內史劉鍾領石頭戍事屯冶亭休之府 司馬張裕南平太守檀範之聞之皆逃歸建康裕邵之 兄也雍州刺史魯宗之自疑不為太尉裕所容與其子 竟陵太守軌起兵應休之二月休之上表罪狀裕勒兵 拒之裕密書招休之府錄事參軍南陽韓延之延之復 書曰承親帥戎馬遠履西畿闔境士庶莫不惶駭辱疏 知以誰王前事長增歎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款懷持 物以公有臣復之勳家國蒙賴推德委誠母事詢仰謙 王往以微事見劾猶自表遜位況以大過而當照然邪 前已表奏廢之所不盡者命耳推寄相與正當如此而 遽興兵甲所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劉裕足下海內之 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欺誑國士來示云處懷期

物自有由來今伐人之君嗚人以利真可謂處懷期物 自有由來者乎劉藩死於閭闔之門諸葛斃於左右之 手甘言說方伯襲之以輕兵遂使席上靡款懷之士聞 外無自信諸侯以是為得筭良可恥也貴府將佐及朝 廷賢德寄命過日吾誠鄙劣嘗聞道於君子以平西之 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必未能自投虎口比迹郝僧 施之徒明矣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賊洪遊於 地下不復多言裕視書歎息以示將佐曰事人當如此 矣延之以裕父名翹字顯宗乃更其字曰顯宗名其子 曰翹以示不臣劉氏 琅邪太守劉朗帥二千餘家降 魏 庚子河西胡劉雲等帥數萬戶降魏 太尉裕更 參軍檀道濟宋超石將步騎出襄陽超石嶽石之弟也 江夏太守劉虔之將兵屯三連立橋聚糧以待道濟等 積日不至魯軌襲擊虔之殺之裕使其督振威將軍東 海徐逵之統參軍蒯恩王允之沈淵子為前鋒出江夏 口逵之等與魯軌戰於破冢兵敗逵之允之淵子皆死 獨蒯恩勒兵不動軌乘勝力攻之不能克乃退淵子林 子之兄也裕軍於馬頭聞逵之死怒甚三月壬午帥諸 將濟江魯軌司馬文思將休之兵四萬臨岫岸置陳軍 士無能登者裕自被甲欲登諸將諫不從怒愈甚太尉 主簿謝晦則抱持裕抽劔指晦曰我斬卿晦曰天下 可無晦不可無公建武將軍胡藩領遊兵在江津裕呼

藩使登藩有疑色裕命左右錄來欲斬之藩顧曰正欲
擊賊不得奉教乃以刀頭穿岸少容足指騰之而上隨
之者稍多既登岸直前力戰休之兵不能當稍引却裕
兵因而乘之休之兵大潰遂克江陵休之宗之俱北走
軌留石城裕命關中侯下邳趙倫之太尉參軍沈林子
攻之遣武陵內史王鎮惡以舟師追休之等有羣盜數
百夜襲冶亭京師震駭劉鍾討平之 秦廣平公弼請
批宣於秦王興宣司馬權不至長安興責以不能輔導
將誅之不懼誣宜罪惡以求自免興怒遣使就杏城收
宣下獄命弼將三萬人鎮秦州尹昭曰廣平公與皇太
子不平和握疆兵於外陛下一旦不諱社稷必危小不
忍亂大謀陛下之謂也興不從 夏王勃勃攻秦杏城
拔之執守將姚達阮士卒二萬人秦王興如北地遣廣
平公弼及輔國將軍敏曼鬼向新平興還長安 河西
王蒙遜攻西秦廣武郡拔之西秦王熾盤遣將軍乞伏
雅尼寅邀蒙遜於浩亶蒙遜擊斬之 又遣將軍折婁等
帥騎一萬拔勒姐嶺蒙遜擊禽之 河西饑胡相聚於
上黨推胡人白亞栗斯為單于改元建平以司馬順宰
為謀主寇魏河內夏四月魏主嗣命公孫表等五將討
之 青冀二州刺史劉敬宣參軍司馬道賜宗室之疏
屬也聞太尉裕攻司馬休之道賜與同府辟問道秀左
右小將王猛子謀殺敬宣據廣固以應休之乙卯敬宣

召道秀屏人語左右為出戶猛子邊在後取劔宣備
身乃殺敬宣文武佐吏即時討道賜等皆斬之 己卯
魏主嗣北巡 西秦王熾斡子元基自長安逃歸熾斡
以為尚書左僕射 五月丁亥魏主嗣如大冢 趙倫
之沈林子破魯軌於石城司馬休之魯宗之救之不及
遂與軌再襲陽宗之參軍李應之閉門不納甲午休之
宗之執及燕王文思新蔡王道賜梁州刺史馬勛南陽
太守魯範俱降秦宗之素得士民心爭為之衛送出城
王鎮惡等追之盡屠而還初休之等求救於秦魏秦征
廣將軍姚成王及司馬國瑞引兵至南陽魏長孫嵩至
河東聞休之等敗皆引還休之至長安秦主興以為楊
州刺史使侵擾襄陽侍御史廣盛言於興曰據符讖之
文司馬氏當復得河洛今使休之擅兵於外猶鯨魚於
淵也不如以高爵厚禮留之京師興曰昔文王卒免美
里高祖不聽鴻門苟天命所在誰能違之脫如符讖之
言留之適足為害遂遣之 詔加太尉裕太傅楊州牧
劔位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以充青二州刺史劉道
構為都督荆湘益秦梁雍七州諸軍事兼刺軍荆
州刺史道構貪鄙無才能裕以中軍長史晉陵太守謝
方明為驛騎長史南郡相命道構府中眾事皆諮決於
方明方明冲之子也 益州刺史朱齡石遣使詣河西
王蒙遜諭以朝廷威德蒙遜遣舍人黃廷詣齡石且上

表言伏聞車騎將軍裕欲清中原願為右翼驅除戎虜
 夏王勃勅遣御史中丞烏洛孤與蒙邊結盟蒙邊道
 其弟遼河太守漢平蒞盟于夏 西秦王熾磐帥眾三
 萬襲漢河湟漢平拒之遣司馬瑰仁夜出擊熾磐破
 之熾磐將引去漢平長史焦昶將軍段景潛召熾磐熾
 磐復攻之昶景因說漢平出降仁勅壯士百餘據南門
 樓三日不下力屈為熾磐所禽熾磐欲斬之散騎常侍
 武威段暉諫曰仁臨難不畏死忠臣也宜宥之以厲事
 君乃囚之熾磐以左衛將軍匹達為遼河太守擊乙弗
 窟乾降其三千餘戶而歸以尚書右僕射出連度為都
 督嶺北諸軍事涼州刺史以涼州刺史讓屯為鎮軍大
 將軍河州牧瑰仁在西秦五年段暉又為之請熾磐免
 之使還姑臧 戊午魏王嗣行如濡源遂至上谷涿鹿
 廣寧 秋七月癸未還平城 西秦王熾磐以秦州刺
 史曇達為尚書令光祿勳王松壽為秦州刺史 辛亥
 晦日有食之 八月甲子太尉裕還建康固辭太傅州
 牧其餘受命以豫章公世子義存為兖州刺史 丁未
 謝裕卒以劉穆之為左僕射 九月己亥大赦 魏比
 歲霜早饑代之民多饑死太史令王亮蘇坦言於魏主
 嗣曰案讖書魏當都鄴可得魯祭嗣以問羣臣博士蔡
 酒崔浩特進京兆周澹曰遷都於鄴可以救今年之饑
 非久長之計也山東之人以國家居廣漠之地謂其民

畜無涯號曰牛毛之衆今留兵牛舊都分家南徙不能
 滿諸州之地參居郡縣情見事露恐四方皆有輕侮之
 心且百姓不便水土疾疫死傷者必多又舊都守兵既
 少屈巧柔然將有窺竊之心舉國而來雲中平城必危
 朝廷隔恒代千里之險難以赴救此則聲實俱損也今
 居北方假令山東有變我輕騎南下布漢林薄之閒孰
 能知其多少百姓望塵懼服此國家所以威制諸夏也
 來春草生潼酪將出藉以菜莫得及秋熟則事濟矣嗣
 曰今倉庫空竭既無以待來秋若來秋又饑將若之何
 對曰空簡饑貧之戶使就穀山東若來秋復饑當更圖
 之但方今不可遷都耳嗣悅曰唯二人與朕意同乃簡
 國人尤貧者詣山東三州就食遣左部尚書代人周幾
 帥眾鎮魯口以安集之嗣躬耕藉田且命有司勸課農
 桑明年大熟民遂富安 夏赫連建將兵擊秦執平涼
 太守姚周都遂入新平廣平公弼與戰於龍尾堡禽之
 秦王與藥勒廣平公弼稱疾不朝聚兵於第與聞之
 怒收弼黨唐盛孫玄等殺之太子泓請曰臣不肖不能
 緝誼兄弟使至於此皆臣之罪也若臣死而國家安願
 賜臣死若陛下不忍殺臣乞退就藩與惻然憫之召姚
 讚梁喜拜昭敏曼寬與之謀囚弼將殺之窮治黨與泓
 流涕固請乃并其黨赦之泓特弼如初無忿恨之色
 魏太史奏焚感在範八中忽亡不知所在於懷當入危

亡之國先為童謡，故言然後行其禍。魏主嗣召名儒十餘人，使與太史議。蔡感所請，崔浩對曰：「按春秋左氏傳，神降于莘，以其至之日，推知其物，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蔡感之亡，當在二日。庚之與午，皆主於秦。辛為西夷，今姚興據長安，蔡感必入秦矣。衆皆怒曰：「天上失星，人間安知所詣？浩笑而不應。後八十餘日，蔡感出東井，留守句已久之，乃去。秦大旱，昆明池竭，童謡訛言，國人不安，開一歲而秦亡。衆乃服浩之精妙。冬十月壬子，秦王興使散騎常侍姚暉等送其女西平公主于魏。魏主嗣以後禮納之，鑄金人不成，乃以為夫人而寵遇甚厚。辛酉，魏主嗣如沮洳城，癸亥還平城。十一月丁亥，復如豺山宮，庚子還。西秦王熾磐遣襄武侯曇達等將騎一萬擊南羌彌姐康，薄于赤水，降之以王。孟保為略陽太守，鎮赤水。燕尚書令孫護之弟伯仁為昌黎尹，與其弟叱支乙拔皆有才勇。從燕王跋起兵，有功，求開府不得，有怨言。跋皆殺之，進護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以慰其心，護怏怏不悅。跋既殺之，遼東太守務銀提自以有功，出為邊郡，怨望，謀外跋，跋亦殺之。

林邑寇交州州將擊敗之

十二年春正月甲申，魏主嗣如豺山宮，戊子還平城。加大尉裕兖州刺史，都督南秦州。凡都督二十二州，以卬子善祥為豫州刺史。秦王興使曹宗之將兵寇襄

陽，未至而卒。其子軌引兵入寇雍州，刺史趙倫之擊敗之。西秦王熾磐攻秦洮陽，彭利和於洮川沮渠蒙遜攻石泉以救之。熾磐至，管中引還。二月，熾磐遣襄武侯曇達救石泉，蒙遜亦引去。蒙遜遂與熾磐結和親。秦王興如華陰，使太子泓監國。入居西宮，興疾為遷長安。黃門侍郎尹冲謀因泓出迎而殺之，興至，泓將出迎。官臣諫曰：「主上疾篤，羸臣在側，殿下今出，進不得見，主上退有不測之禍。」泓曰：「臣子聞君父疾篤而端居不出，何以自安？」對曰：「全身以安社稷，孝之大者也。」泓乃止。尚書姚弋弼謂冲曰：「太子不出迎，室奉乘輿幸廣平公第，宿衛將士聞乘輿所在，自當來集。太子誰禦乎？且吾獨以廣平公之故，已陷名逆節，將何所自容？今奉乘輿以舉事，乃杖大順，不惟救廣平之禍，吾獨前罪亦盡。雪矣。」冲以與死生未可知，欲隨興入宮，作亂不用。弋弼之言，興入宮命太子泓錄尚書事。東平公紹及右衛將軍胡翼度與兵禁中，防制內外。遣殿中上將軍敏寬寬收弋弼第中甲仗，內之武庫。興疾轉篤，其妹南安長公主問疾，不應。幼子耕兒出告其兄南陽公，惜曰：「上已崩矣，室速決計，惜即與尹冲帥甲士攻端門，敏寬胡翼度等勒兵閉門拒戰，惜等遣壯士登門，緣屋而入，及于馬道。泓侍疾在，諸議當太子右衛率姚和都帥東宮兵入屯馬道，南陽等不得進。遂燒端門，興力疾臨前殿，賜死。

死禁兵見與喜躍爭進赴賊賊眾驚擾和都以東宮兵
 自後擊之惰等大敗情逃于驪山其黨建康公呂隆奔
 雍尹冲及弟泓來奔與引東平公紹及姚讚梁喜丑昭
 徵曼寬入內寢受遺詔輔政明日興卒泓秘不發喪捕
 南陽公情及呂隆大將軍尹元等皆誅之乃發喪即皇
 帝位大赦改元永和泓命齊公恢殺安定太守呂超恢
 猶豫久之乃殺之泓疑恢有貳心恢由是懼陰聚兵謀
 作亂泓葬與于偶陵謚曰文和皇帝廟號高祖初興徙
 李閔羌三千戶於安定興卒羌酋党容叛泓遣撫軍將
 軍姚讚討降之徙其酋豪于長安餘遣還李閔北地太
 守毛雍據趙氏塢以叛東平公紹討禽之時姚宣鎮李
 閔參軍章宗聞毛雍叛說宣曰主上新立威德未著國
 家之難未可量也殿下不可不為深慮邢望險要空徒
 據之此霸王之資也宣從之帥戶三萬八千棄李閔南
 保邢望諸羌據李閔以叛東平公紹進討破之宣詣紹
 歸罪紹殺之 二月加太尉裕中外大都督裕戒嚴將
 伐秦詔加裕領司豫二州刺史以其世子義符為徐兗
 二州刺史琅邪王德文請發行戎路脩敬山陵詔許之
 夏四月壬子魏大赦改元泰常 西秦襄武虞曇達
 等擊秦州刺史姚艾於上邽破之徙其民五千餘戶
 於枹罕 五月癸巳加太尉裕領北雍州刺史 六月
 丁巳魏主嗣北巡 并州胡敷萬落叛秦入于平陽推

匈奴曹弘為大單于攻立義將軍姚成都于匈奴堡征
 東將軍姚懿自蒲阪討之執弘送長安徙其豪右萬五
 千落于雍州 氏主楊盛攻秦祁山拔之進逼秦州秦
 後將軍姚平救之盛引兵退平與上邽守將姚嵩追之
 夏王勃勃帥騎四萬襲上邽未至嵩與盛戰於竹嶺敗
 死勃勃攻上邽二旬克之殺秦州刺史姚軍都及將士
 五千餘人因毀其城進攻陰密又殺秦將姚良子及將
 士萬餘人以其子昌為雍州刺史鎮陰密征北將軍姚
 恢東安定奔還長安安定人胡徽等帥戶五萬據城降
 於夏勃勃使鎮東將軍羊苟兒將鮮卑五千鎮安定進
 攻秦鎮西將軍姚謨于雍城謀奪鎮西長安勃勃據雍
 進掠鄆城秦東平公紹及征虜將軍尹昭等將步騎五
 萬擊之勃勃退趨安定胡徽閉門拒之殺羊苟兒及所
 將鮮卑復以安定降秦紹進擊勃勃於馬鞞破之追
 至朝那不及而還勃勃歸杏城揚盛復遣兄子倦擊秦
 至陳倉秦使曼鬼擊却之夏王勃勃復遣兄子提南侵
 洮陽秦車騎將軍姚裕等擊却之 涼司馬索承明上
 書勸涼公暍伐河西王蒙遜高引見謂之曰蒙遜為百
 姓患孤豈忘之顧勢力未能除耳卿有必禽之策當為
 孤陳之直唱大言使孤東討此與言石虎小豎空肆諸
 市朝者何異承明慙懼而退 秋七月魏主嗣大獵於
 牛川臨殺繁水而還戊戌至平城 八月丙午大赦

寧州獻琥珀枕於太尉裕裕以琥珀治金創得之大喜命碎擣分賜北征將士裕以卅子義符爲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事劉穆之爲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入居東府總攝內外以太尉左司馬東海徐羨之爲穆之之副左將軍朱齡石守衛殿省徐州刺史劉懷慎守衛京師揚州別駕從事史張裕任留州事懷慎懷敬之弟也劉穆之內摠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擁滯賓客輻湊來訴百端內外諮稟盈堵滿室目覽辭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悉皆賅舉又喜賓客言談賞笑彌日無倦裁有閑暇手自寫書尋覽校定性奢豪食必方丈且輒爲十人饌未嘗獨餐嘗曰裕曰穆之家本貧賤賸生多闕自叨忝以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爲過豐自此外一毫不以負公中軍諮議參軍張邵言於裕曰人生危脆必當遠慮穆之若邂逅不幸誰可代之尊業如此苟有不諱處分云何裕曰此自委穆之及卿耳丁巳裕發建康遣龍驤將軍王鎮惡冠軍將軍檀道濟將步軍自淮沔向許洛新野太守朱超石寧朔將軍胡藩趙陽城板武將軍沈田子建威將軍傅弘之趨武關建武將軍沈林子彭城內史劉遵考將水軍出石門自汴入河以冀州刺史王仲德督前鋒諸軍開鉅野入河遵考裕之族弟也劉穆之謂王鎮惡曰今委卿以伐秦之任卿其勉之鎮惡曰吾不克

關中誓不復濟江裕既行青州刺史檀祗自廣陵帥衆至涂中掩討三命劉穆之恐祗爲譏議欲遣軍時檀韶爲江州刺史張邵曰今韶據中流道濟爲軍首若有相疑之跡則太府立危不如逆遣慰勞以觀其意必無患也穆之乃止初魏主嗣使公孫表討白亞栗斯曰必先與秦洛陽戍將相聞使備河南岸然後擊之表未至胡人廢白亞栗斯更立劉虜爲率善王表以胡人內自懼貳勢必敗散遂不告秦將而擊之大爲虜所敗士卒死傷甚衆嗣謀於羣臣曰胡叛踰年討之不克其衆繁多爲患日深今盛秋不可復發兵財民農務將若之何白馬疾崔宏曰胡衆雖多無健將御之終不能成大患表等諸軍不爲不足但深令不整處分失宜以致敗耳得大將素有威望者將數百騎往攝表軍無不克矣相州刺史叔孫建前在并州爲胡魏所畏服諸將莫及可遣也嗣從之以建爲中領軍督表等討虜九月戊午大破之斬首萬餘級虜及司馬順卒皆死俘其衆十萬餘口太尉裕至彭城加領徐州刺史以太原王玄謨爲從事史初王廞之敗也沙門曇首匿其幼子華使提衣樸自隨津邏疑之曇首呵華曰奴子何不速行樸之數十由是得免遇赦還吳以其父存云不測布衣蔬食絕交遊不仕十餘年裕聞華賢欲用之乃發廩粟使華制服服闋辟爲徐州主簿王鎮惡檀道濟入秦境所向

皆捷秦將王苟生以漆丘降鍾離徐州刺史姚掌以項
 城降道濟諸屯守皆望風款附惟新蔡太守董遵不下
 道濟攻拔其城執遵殺之進京許昌獲秦潁川太守姚
 瑄及大將楊業沈林子自汴入河襄邑人董神虎聚眾
 千餘人來降太尉裕拔為參軍林子與神虎共攻倉垣
 克之秦兖州刺史章華降神虎擄還襄邑林子救之秦
 東中公紹言於秦主泓曰晉兵已過許昌安定孤遠難
 以救衛空遷其鎮戶內實京畿可得精兵十萬雖晉夏
 交侵猶不亡國不然晉攻豫州夏攻安定將若之何事
 機已至空在速決左僕射梁喜曰齊公恢有威名為嶺
 北所憚鎮人已與勅勅深仇理雁守死無貳勅勅終不
 能越安定遠寇京畿若無安定虜馬必至於郿今關中
 兵足以拒晉無為豫自損削也泓從之吏部郎懿橫密
 言於泓曰恢於廣平之難有忠勳矣陛下自陛下龍飛
 紹統未有殊賞以答其意今外則致之死地內則不豫
 朝權安定人自以孤危逼寇思南遷者十室而九若恢
 擁精兵數萬鼓行而向京師得不為社稷之累乎空微
 還朝廷以慰其心泓曰恢若懷不逞之心徵之適所以
 速禍耳又不從王仲德水軍入河將逼滑臺魏兖州刺
 史尉建畏懦帥眾棄城北渡河仲德入滑臺宣言曰晉
 本欲以布帛七萬匹假道於魏不謂魏之守將棄城還
 去魏主嗣聞之遣叔孫建公孫表自河內向枋頭因引

兵濟河斬尉建於城下投石于河呼仲德軍人問以侵
 寇之狀仲德使同馬空和之對曰劉太尉使王征虜自
 河入洛清掃山陵非敢為寇於魏也魏之守將自棄滑
 臺去王征虜借空城以息兵行當西引於晉魏之好無
 廢也何必揚旌鳴鼓以曜威乎嗣使建以問太尉裕裕
 避辭謝之曰洛陽晉之舊都而羌據之晉欲修復山陵
 久矣諸相宗族司馬林之國藩兄弟魯宗之父于晉
 之蠹也而羌收之以為晉患今晉將伐之欲假道於魏
 非敢為不利也魏河內鎮將于栗磾有勇名築壘於河
 上以備侵軼裕以書與之題曰黑稍公麾下栗磾好操
 黑稍以自標故裕以此目之魏因拜栗磾為黑稍將軍
 冬十月壬戌魏主嗣如豹出宮 初燕將軍傅官武
 降魏既而復叛歸燕魏主嗣遣驍騎將軍延普渡濡水
 擊滅斬之遂攻燕幽州刺史庫傳官昌征北將軍庫傳
 官提皆斬之 秦陽城榮陽二城皆降晉兵進至成臯
 秦征南將軍陳留公洗鎮洛陽遣使來救於長安秦主
 泓遣越騎校尉閻生帥騎三千救之武衛將軍姚益男
 將步卒一萬助守洛陽又遣并州牧姚懿南屯陝津為
 之聲援擊朔將軍趙玄言於洗曰今晉寇益深人情駭
 動聚寡不敵若出戰不捷則大事去矣玄攝諸成之兵
 固守金墉以待西師之救金墉不下晉必不敢越我而
 西是我不能戰而坐收其弊也司馬姚嵩陰與檀道濟通

主簿閻拔揚虔皆禹之黨也共嫉玄言於洸曰殿下以英武之略受任方面今嬰城示弱得無為朝廷所責乎洸以為然乃遣趙玄將兵千餘南守栢谷塢廣武將軍石無諱東戍鞏城玄泣謂洸曰玄受三帝重恩所守正有死耳但明公不用忠臣之言為人所誤後必悔之既而成皇虎牢皆來降檀道濟等長驅而進無諱至石關奔還龍驤司馬榮陽毛德祖與玄戰於栢谷玄兵敗被十餘創據地大呼玄司馬襄賢冒刃抱玄而泣玄曰吾創已重君字使去鑿曰將軍不濟整去安之與之皆死姚禹踰城奔道濟甲子道濟進逼洛陽丙寅洸出降道濟獲秦人四十餘人議者欲盡阮之以為京觀道濟曰伐罪弔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夷夏感悅歸之者其眾閻生姚益男未至聞洛陽已沒不敢進己丑詔遣兼司空高密王恢之脩謁五陵置守衛太尉裕以冠軍將軍毛脩之為河南河內二郡太守行司州事戍洛陽西秦王熾磐使秦州刺史王松壽鎮馬頭以逼秦之上邽十一月甲戌魏主嗣還平城太尉裕遣左長史王弘還建康諷朝廷求九錫時劉穆之掌留任而旨從北來穆之由是愧懼發病弘珣之子也十二月壬申詔以裕為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為宋公備九錫之禮位在諸侯王上領征西將軍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如故裕辭不受西秦王熾磐遣使詣太尉裕

求擊秦以自効裕拜熾磐平西將軍河南公秦姚懿司馬孫暢說懿使懿長安誅東平公紹廢秦主泓而代之懿以為然乃散穀以賜河北夷夏欲樹私恩左常侍張敞侍郎左雅諫曰殿下以母弟居方面安危休戚與國同之今吳寇內侵四州傾沒西虜播遷秦涼膠敗朝廷之危有如累卵殺者國之本也而殿下無故散之虛擲國儲將若之何懿怒答殺之泓聞之召東平公紹密與之謀紹曰懿性識鄙淺從物推移造此謀者必孫暢也但馳使徵暢遣撫軍將軍謹據夾城臣向潼關為諸軍節度若暢奉詔而至臣當遣懿帥河東見兵共禦晉帥若不受詔命便當聲其罪而討之泓曰叔父之言社稷之計也乃遣姚讚及冠軍將軍司馬國璠建義將軍姚玄屯陳津武衛將軍姚驢屯潼關懿遂舉兵稱帝傳檄州郡欲運匈奴堡穀以給鎮人寧東將軍姚成都拒之懿甲辭誘之送佩刀為誓成都不從懿遣驍騎將軍王國帥甲士數百攻城成都擊會之遣使讓懿曰明公以至親當重任國危不能救而更圖非望三祖之靈其肯佑明公乎成都將糾合義兵往見明公於河上耳於是傳檄諸城諭以逆順徵兵調食以討懿懿亦發諸城兵莫有應者惟臨晉數千戶應懿成都引兵濟河擊臨晉叛者破之鎮人安定郭純等起兵圍懿東平公紹入蒲阪執懿誅孫暢等是歲魏衛將軍安城孝元王

叔孫俊卒魏主嗣其情之謂其妻相氏曰生同其榮能
沒同其戚乎相氏乃縊而附焉 丁零翟猛雀驪略吏
民入白岫山為亂魏內都大官河內張蒲助冀州刺史
長孫道生討之道生高之從子也道生欲進兵擊猛雀
蒲曰吏民非樂為亂為猛雀所迫脅耳今不分別并擊
之雖欲返善其道無由必同心協力據險以拒官軍未
易猝平也不如先遣使諭之以不與猛雀同謀者皆不
坐則必喜而離散矣道生從之降者數千家使復舊業
猛雀與其黨百餘人出走蒲等追斬猛雀首左部尚書
周幾窮討餘黨悉誅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八

魏主嗣其情之謂其妻相氏曰生同其榮能沒同其戚乎相氏乃縊而附焉 丁零翟猛雀驪略吏民入白岫山為亂魏內都大官河內張蒲助冀州刺史長孫道生討之道生高之從子也道生欲進兵擊猛雀蒲曰吏民非樂為亂為猛雀所迫脅耳今不分別并擊之雖欲返善其道無由必同心協力據險以拒官軍未易猝平也不如先遣使諭之以不與猛雀同謀者皆不坐則必喜而離散矣道生從之降者數千家使復舊業猛雀與其黨百餘人出走蒲等追斬猛雀首左部尚書周幾窮討餘黨悉誅之

安皇帝

義熙十三年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秦主泓朝會百官於前殿以外危迫君臣相泣征北將軍齊公恢帥安定鎮戶三萬六千焚廬舍自北雍州趨長安自稱大都督建義大將軍移檄州郡欲除君側之惡揚威將軍姜紀帥眾歸之建節將軍彭完都棄陰密奔還長安恢至新文姜紀說恢曰國家重將大兵皆在東方京師空虛公亟引輕兵襲之必克恢不從南攻郿城鎮西將軍姚萇為恢所敗長安大震泓馳使徵東平公紹遣姚裕及輔國將軍胡翼度屯灃西扶風太守姚萇等皆降於恢東平公紹引諸軍西還與恢相持於靈臺姚萇留寧朔將軍尹雅為弘農太守守潼關亦引兵還恢眾見諸軍四集皆有懼心其將齊善等詣大軍降恢進兵逼紹讚自後擊之恢兵大敗殺恢及其二弟泓哭之慟葬以公禮 太尉裕引水軍發彭城留其子彭城公義隆鎮彭城詔以義隆為監徐兗冀四州諸軍事徐州刺史 涼公高祖疾遺命長史宋繇曰吾死之後出子猶鄉子也善訓導之二月高祖官屬奉世子歡為大都督

大將軍源公鎮涼州牧大赦收元嘉與尊敵母天水尹氏爲太后以宋繇錄三府事謚曰武昭王廟號太祖西秦安東將軍木奕于擊吐谷渾樹洛干破其弟阿柴於堯杆川俘五千餘口而還樹洛干走保白蘭山愬憤發殘將必謂阿柴曰吾子拾度幼弱今以大事付汝樹洛干卒向柴立自稱驃騎將軍沙州刺史蓋樹洛干曰武王阿柴稍用兵侵併其傍小種地方數千里遂爲疆國河西王蒙遜遣其將襲烏啼部大破之又擊卑和部降之王嶺惡進軍施池遣毛德祖襲若雅於蠡吾城禽之雅殺守者而逃嶺惡引兵徑前抵潼關檀道濟沈林子自陝北渡河拔襄邑保秦河北太守薛昂奔河東又攻秦并州刺史尹昭於蒲阪不克別將攻匈奴堡爲姚成都所敗辛酉榮陽守將傅洪以虎牢降魏秦主泓以東平公紹爲大宰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改封魯公使督武衛將軍姚鸞等步騎五萬守潼關又遣別將姚驢救蒲阪沈林子謂檀道濟曰蒲阪城堅兵多不可猝拔攻之傷衆守之引日王嶺惡在潼關勢孤力弱不如與嶺惡合勢并力以爭潼關若得之尹昭不攻自潰矣道濟從之三月道濟林子至潼關秦魯公紹引兵出戰道濟林子奮擊大破之斬獲以千數紹退屯定城據險拒守謂諸將曰道濟等兵力不多懸軍深入不過堅壁以待機授吾分軍絕其糧道可坐禽也

乃遣姚鸞屯大路以絕道濟糧道鸞遣尹雅將兵與晉戰於關南爲晉兵所獲將殺之雅曰雅前日已當死幸得脫至今死固甘心然夷夏雖殊君臣之義一也晉以大義行師獨不使秦有守節之臣乎乃免之內子夜沈林子將銳卒襲鸞營斬鸞殺其士卒數千人紹又遣東平公讚屯河上以斷水道沈林子擊之讚敗走還定城薛昂據河曲來降大尉裕將水軍自淮泗入清河將奔河西上先遣使假道於魏秦王泓亦遣使請救於魏魏王嗣使羣臣議之皆曰潼關天險劉裕以水軍攻之甚難若登岸北侵其勢便易裕聲言伐秦其志難測且秦婚姻之國不可不救也空發兵斷河上流勿使得西傳士祭酒崔浩曰裕圖秦久矣今姚興死子泓懦弱國多內難裕乘其危而伐之其志必取若過其上流裕心忿安必上岸北侵是我代秦受敵也今柔然寇邊民食又乏若復與裕爲敵發兵南赴則北寇愈深救北則南州復危非良計也不若假之水道聽裕西上然後屯兵以塞其東使裕克捷必德我之假道不捷吾不失救秦之名此策之得者也且南北異俗借使國家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以吳越之兵與吾爭守河北之地安能爲吾患乎夫爲國計者惟社稷是利豈顧一女子乎議者猶曰裕西入關則恐吾斷其後腹背受敵北上則姚氏必不出關助我其勢必聲西而實北也嗣乃以司徒長孫

嵩山東諸軍事又遣振威將軍城清冀州刺史阿薄
 干將步騎十萬屯河北岸度辰裕引軍入河以左將軍
 向彌為北青州刺史留成碣礮初裕命王鎮惡等若克
 洛陽須大軍到俱進鎮惡等乘利徑趨潼關為秦兵所
 拒不得前久之食衆心疑懼或欲棄輜重還赴大軍
 沈林子按劍怒曰相公志清六合今許洛已定關右將
 平事之濟否繫於前鋒奈何沮東勝之氣棄垂成之功
 乎且大軍尚遠賊衆之盛雖欲求還豈可得乎下官授
 命不顧今日之事當自為將軍辦之未知二三君子將
 何面以見相公之旗鼓邪鎮惡等遣使馳告裕求遣糧
 援裕呼使者開船北戶指河上魏軍以示之曰我語令
 勿進今輕挑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遣軍鎮惡乃親至
 引農說論百姓百姓競送義租軍食復振魏人以數千
 騎緣河隨裕軍西行軍人於南岸牽百丈風水迅急有
 漂渡北岸者輒為魏人所殺裕遣軍擊之裁登岸則
 走退則復來夏四月裕遣白直隊王丁時帥仗士七百
 人車百乘渡北岸去水百餘步為却月陣兩端抱河車
 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白眊魏人不解其意皆未動裕
 先命寧朔將軍朱超石戒嚴曰眊既舉超石帥二千人
 馳往赴之齊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於轅上
 魏人見營陣既立乃進圍之長孫高師三萬騎助之四
 面肉薄攻營弩不能制時超石別齎大鎧及稍千餘張

乃斷稍長三四尺以鎚鎚之一稍輒洞貫三四人魏兵
 不能當一時奔潰死者相積臨陳斬阿薄干魏人退還
 畔城超石帥寧朔將軍胡藩寧遠將軍劉榮祖追擊又
 破之殺獲千計魏王嗣聞之乃恨不用崔浩之言秦魯
 公紹遣長史姚洽寧朔將軍安鸞護軍姚墨彞河東太
 守唐小方帥衆三千屯河北之九原阻河為固欲以絕
 檀道濟糧援沈林子邀擊破之斬洽墨彞小方殺獲殆
 盡林子因啓太尉裕曰紹氣蓋關中今兵屈於外國危
 於內恐其凶命先盡不得以膏齊斧耳紹間洽等敗死
 憤毒發病嘔血以兵屬東平公濟而卒濟既代紹衆力
 猶盛引兵襲林子林子復擊破之太尉裕至洛陽行視
 城塹嘉毛情之完葺之功賜衣服玩好直二十萬丁
 已魏至嗣如高柳壬戌還平城 河西王蒙遜大赦遣
 張掖太守沮渠曩宗詐降以誘涼公歆歆發兵應之蒙
 遜將兵三萬伏於蒙泉欲擊之引兵還蒙遜追之歆與
 戰於解支澗大破之斬首七千餘級蒙遜城建康置戍
 而還 五月乙未齊郡太守王懿降於魏上書言劉裕
 在洛空發兵絕其歸路可不戰而克魏王嗣善之崔浩
 侍講在前嗣問之曰劉裕伐姚泓果能克乎對曰克之
 嗣曰何故對曰昔姚興好事虛名而少實用子泓懦而
 多病兄弟乖爭裕乘其危兵精將勇何故不克嗣曰裕
 才何如曩谷毒對曰勝之垂藉父兄之資修復舊業國

人歸之若夜蟲之就火少加倚仗易以立功劉裕奮起
寒燄不降尺土討滅桓玄與樓督室北禽慕容超南襲
盧循所向無前非其才之過之安能如是乎嗣曰裕既
入關不能進退我以精騎直擣彭城壽春裕將若之何
對曰今西有屈丐北有柔然窺伺國隙陛下既不可親
御六師雖有精兵未睹良將長孫高長於公國短於用
兵非劉裕敵也興兵遠攻未見其利不如且安靜以待
之裕克秦而歸必冀其主關中華戎雜錯風俗勁悍裕
欲以荆揚之化施之函秦此無異解不包火張羅捕虎
雖留兵守之人情未洽趨尚不同適足為寇敵之資耳
願陛下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為國家之有可坐
而守也嗣笑曰卿料之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將相
之臣若王猛之治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幼主
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
嗣曰屈丐何如浩曰屈丐國破家覆孤才一身寄食姚
氏受其封殖不思齎恩報義而乘時微利盜有一方結
怨四鄰概豎小人雖能縱暴一時終當為人所吞食耳
嗣大悅語至夜半賜浩御縹醪十觚水精鹽一兩曰朕
味卿言如此鹽酒故欲與卿共饗其美然猶命長孫嵩
叔孫建各簡精兵伺裕西過自成軍濟河南侵彭沛若
不時過則引兵隨之 魏主嗣西巡至襄中遠濟河敗
于大漠 魏置天地四方六部大人以諸公為之 秋

七月太尉裕至陝沈田子傳弘之入武關秦成將皆委
城走田子等進屯青泥秦主泓使給事黃門侍郎姚和
都屯嶢柳以拒之 西秦相國翟勅卒八月以尚書令
曇達為左丞相左僕射元基為右丞相御史大夫麴景
為尚書令侍中程紹為左僕射 太尉裕至關鄉沈田
子等將攻嶢柳秦主泓欲自將以禦裕軍恐田子等襲
其後欲先擊滅田子等然後傾國東出其帥步騎數萬
奄至青泥田子本為疑兵所領裁千餘人聞泓至欲擊
之傳弘之以眾寡不敵止之田子曰兵貴用奇不必在
眾且今眾寡相懸勢不兩立若披結圍既固則我無所
逃矣不如乘其始至營陳未立先薄之可以有功遂帥
所領先進弘之繼之秦兵合圍數重田子撫慰士卒曰
諸君冒險遠來止求今日之戰死生一決封侯之業於
此在矣士卒皆踴躍鼓譟短兵奮擊秦兵大敗斬賊
萬餘級得其乘輿服御物秦主泓每還灊上初裕以田
子等眾少遣沈林子將兵自秦嶺往助之至則秦兵已
敗乃相與追之關中郡縣多潛送款於田子辛丑太尉
裕至潼關以朱超石為河東太守使與振武將軍徐持
之會薛昂於河北共攻蒲阪秦平原公璆與姚和都共
擊之將之敗死超石薛昂還潼關東平公讓遣司馬國瑞
引魏兵以躡裕後王鎮惡請帥水軍自河入渭以趨長
安裕許之秦拔武將軍姚萇自晉城引兵而西鎮惡遣

之秦主泓自灊上引兵還也石橋以為之樓鎮比將軍姚襄與難合兵也涇上以拒鎮惡鎮惡使毛德祖進擊破之殲死難將長安東平公讚退屯鄭城太尉裕進軍逼之泓使姚丕守渭橋胡翼慶屯石積東平公讚屯灊東泓也道通圍鎮惡泝渭而上秦軍備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內秦人見艦進而無行船者皆驚以為神士戌旦鎮惡至渭橋令軍士食畢皆持仗登岸後登者斬爽既登渭水迅急艦皆隨流倏忽不知所往在特泓所將尚數萬人鎮惡諭士卒曰吾屬並家在江南此為長安北門去家萬里舟楫衣糧皆已隨流今進戰而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無它歧矣卿等勉之乃身先士卒衆騰躍爭進大破姚丕於渭橋泓引兵救之為不敗卒所蹂踐不戰而潰姚詭等皆死泓單馬還宮鎮惡入自平朔門泓與姚裕等數百騎逃奔石橋東平公讚聞泓敗引兵赴之衆皆潰去胡翼慶降於太尉裕泓將出降其子佛念年十一言於泓曰晉人將逞其欲雖降必不免不知引汝泓憮然不應佛念登宮橋自投而死癸亥泓將妻子羣臣詣鎮惡壘門請降鎮惡以屬東城中夷晉六萬餘戶鎮惡以國恩撫慰號令殷肅百姓安堵九月太尉裕至長安鎮惡迎於灊上裕勞之曰成吾霸業者卿也鎮惡再拜謝曰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裕笑曰卿欲學為異邪鎮惡性貪秦府庫盈積鎮

惡盜取不可勝紀裕以其功大不問或謂諸裕曰鎮惡截姚泓為輩將有異志裕使人覘之鎮惡剽取其金銀乘輿於垣側裕意乃安裕收秦蠶器運儀土圭記里鼓指南車送詣建康其餘金玉繒帛珍寶皆以頒賜將士秦平原公璞并州刺史尹昭以蒲阪降東平公讚即宗族百餘人詣裕降裕皆殺之送姚泓至建康斬於市裕以薛辯為平陽太守使鎮擇比道裕議遷都洛陽諮議參軍王仲德曰非常之事固非常人所及必致駭動今暴師日又士卒思歸遷都之計未可議也裕乃止羌衆十餘萬口西奔隴上沈林子追擊至槐里俘虜萬計河西王蒙遜聞太尉裕滅秦怒其門下拔郎劉祥入言事蒙遜曰汝聞劉裕入關取研研然也遂斬之初夏王勃勃聞太尉裕伐秦謂羣臣曰姚泓非裕敵也且其兄弟內叛安能拒人裕取關中必矣然裕不能入留必將南歸留子弟及諸將守之吾取之如拾芥耳乃秣馬礪兵訓養士卒進據安定秦嶺北郡縣鎮戍皆降之裕遣使遺勃勃書約為兄弟勃勃使中書侍郎皇甫微為報書而陰誦之對裕使者口授舍人使書之裕讀其文歎曰吾不如也 廣州刺史謝欣卒東海人徐道期聚眾攻陷州城進攻始興始興相彭城劉謙之討誅之詔以謙之為廣州刺史 癸酉司馬休之司馬文思司馬國楷司馬道賜皆為韓延之刀雍王慧龍及相溫之孫道度

道子族人相謚桓璉陳郡袁式等皆指魏長孫曹隆秦
匈奴鎮將姚成都及弟和都舉鎮降魏魏王嗣詔民間
得姚氏子弟送平城者賞之冬十月己酉嗣召長孫嵩
等遠司馬休之尋卒於魏魏賜國備爵淮南公道賜爵
池陽子曾執爵襄陽公乃雍表求南鄙自效嗣以雍為
建義將軍雍聚眾於河濟之間擾動徐兖大尉裕遣兵
討之不克雍進屯固山眾至二萬 詔進宋公爵為王
增封十郡辭不受 西秦王熾響遣左丞相曇達等擊
秦故將姚艾艾遣使稱藩熾響以艾為征東大將軍秦
州牧徵王松壽為尚書左僕射 十一月魏叔孫建等
討西山一零翟蜀洛支等平之 辛未劉穆之卒大尉
裕聞之驚慟支悅者累日始裕欲留長安經略西北而
諸將佐皆久役思歸多不欲留會穆之卒裕以根本無
託遂決意東還穆之之卒也朝廷懼欲發詔以大尉
左司馬徐羨之代之中軍諮議參軍張邵曰今誠急病
任終在徐然世子無專命少須諮之裕欲以王弘代穆
之從事中郎謝晦曰休元輕易不若羨之乃以羨之為
吏部尚書建威將軍舟揚尹代管留任於是朝廷大事
常決於穆之者並悉比諮裕以次子桂陽公義真為都
督雍梁秦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雍秦三州刺史
義真時年十二以太尉諮議參軍京兆王倩為長史土
鎮惡為司馬領馮翊太守沈田子毛德祖皆為中兵參

軍仍以田子領始平太守德祖領秦州刺史天水太守
傅弘之為雍州治中從事史先是隴上流尹寓關中者
望因兵威得復本土及置東秦州知裕無復西略之意
皆歎息失望關中人素重王猛裕之克長安王鎮惡功
為多由是南人皆忌之沈田子自以嶢柳之捷與鎮惡
爭功不平裕將還田子及傅弘之屢言於裕曰鎮惡家
在關中不可保信裕曰今留卿文武將士精兵萬人彼
若欲為不善正足自滅耳勿復多言裕私謂田子曰鍾
會不得遂其亂者以有術確故也語曰猛獸不如羣狐
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 臣光曰古人有言疑則
勿任任則勿疑裕既委鎮惡以關中而復與田子有後
言是關之使為亂也惜乎百年之寇千里之土得之艱
難失之造次使豐鄆之都復輸寇手荀子曰兼井易能
也堅疑之難信哉 三秦父老聞裕將還詣門流涕
訴曰殘民不露王化於今百年始覩衣冠人人相賀長
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室宅捨此欲何
之乎裕為之愍然慰諭之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誠多
諸君懷本之志今以次息與文武賢才共鎮此境勉與
之居十二月庚子裕發長安自洛入河開汴渠以歸
氏妾徐奴奴齊元子等擁部落三萬在雍遣使請降於
魏魏主嗣遣將軍王洛生河內太守楊粲等西行以應
之 閏月壬申魏主嗣如太壽長川 姚泓滅秦雍人

千餘家推襄邑令上谷寇讚為主以降於魏魏主嗣拜讚魏郡太守久之秦雍人流入魏之河南滎陽河內者戶以萬數嗣乃置南雍州以讚為刺史封河南公治洛陽立雍州郡縣以撫之讚善於招懷流民歸之者三倍其初夏王勃勃聞太尉裕東還大喜問於王買德曰朕欲取關中卿試言其方略買德曰關中形勝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狽而歸正欲急成篡事耳不暇復以中原為意此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也青泥上洛南北之險要宜先遣遊軍斷之東塞潼關絕其水陸之路然後傳檄三輔施以威德則義真在網罟之中不足取也勃勃乃以其子撫軍大將軍瑋都督前鋒諸軍事帥騎二萬向長安前將軍昌屯潼關以買德為撫軍右長史屯青泥勃勃將大軍為後繼是歲魏都坐大官章安侯封懿卒

十四年春正月丁酉朔魏主嗣至平城命護高車中郎將薛繁帥高車丁零北略至弱水而還辛巳大赦夏赫連璜至渭關中民降之者屬路龍驤將軍沈田子將兵拒之畏其眾盛退屯劉廻堡遣使還報王鎮惡鎮惡謂王脩曰公以十歲兒付吾屬當共思竭力而擁兵不進虜何由得平使者還以告田子田子與鎮惡素有相圖之志由是益忿懼未幾鎮惡與田子俱出北地以拒夏兵軍中訛言鎮惡欲盡殺南人以數十人送義真

南還因據關中反辛亥田子請鎮惡至傳弘之營計事田子求屏人語使其宗人沈敬仁斬之幕下矯稱受太尉令誅之弘之奔告劉義真義真與王脩被甲登橫門以察其變俄而田子帥數十人來至言鎮惡反脩執田子數以專戮斬之以冠軍將軍毛脩代之鎮惡為安西司馬傳弘之大破赫連璜於池陽又破之於寡婦渡斬獲甚眾夏兵乃退壬戌太尉裕至彭城解嚴琅邪王德文先歸建康裕聞王鎮惡死表言沈田子忽發狂易奄害忠勳追贈鎮惡左將軍青州刺史以彭城內史劉遵考為并州刺史領河東太守鎮蒲夜徵荊州刺史劉道憐為徐兗二州刺史裕欲以世子義符鎮荊州以徐州刺史劉義隆為司州刺史鎮洛陽中軍諮議張邵諫曰儲貳之重四海所繫不宜處外乃更以義隆為都督荆益寧雍梁秦六州諸軍事西中郎將荊州刺史以南郡太守到彦之為南蠻校尉張邵為司馬領南郡相冠軍功曹王曇首為長史北徐州從事王華為西中郎主簿沈林子為西中郎參軍義隆尚幼府事皆決於邵曇首弘之弟也裕謂義隆曰王曇首沈毅有器度宰相才也汝每事詬之以南郡公劉義慶為豫州刺史義慶道憐之子也裕解司州鎮徐冀二州刺史秦王熾磐以乞伏木奕干為沙州刺史鎮樂都二月乙弗烏地延帥戶二萬降秦三月遣使聘魏夏四月己巳魏徙冀定

幽三州徙河於代都 初和龍有赤氣四塞蔽日自寅至申燕大史令張世言於燕王跋曰此兵氣也今魏方殪盛而執其使者好命不通臣竊懼焉跋曰吾方思之五月魏王嗣東巡至濡源及甘松遣征東將軍長孫道生安東將軍李先給事黃門侍郎奚觀帥精騎二萬襲燕又命驍騎將軍延普幽州刺史尉詡自幽州引兵趨遼西爲之聲勢嗣屯突門嶺以待之道生等拔乙連城進攻和龍與燕單于右輔古泥戰破之殺其將皇甫軌燕王跋嬰城自守魏人攻之不克掠其民萬餘家而還六月太尉裕始受相國宋公九錫之命赦國中殊死以下崇繼母蘭陵蕭氏爲太妃以太尉軍諮祭酒孔靖爲宋國尚書令左長史王弘爲僕射領選從事中郎傅亮蔡廓皆爲侍中謝晦爲右衛將軍右長史鄭鮮之爲奉常行參軍彭景仁爲祕書郎其餘百官悉依天朝之制靖辭不受亮咸之孫廓謨之曾孫鮮之渾之玄孫景仁融之曾孫也景仁學才爲文敏有思致口不談義深達理體至於國典朝儀舊章記注莫不撰錄識者知其有當世之志 魏天部大人白馬文貞公崔宏疾篤魏王嗣遣侍臣問病一夜數返及卒詔羣臣及附國樂師皆會葬 秋七月戊午魏主嗣至平城 九月甲寅魏人命諸州調民租戶五十石積於定相冀三州 河西王蒙遜復引兵伐涼涼公歆將拒之左長史張體順固

諫乃止蒙遜及其秋稼而還歆遣使來告襲位冬十月以歆爲都督七郡諸軍事鎮西大將軍酒泉公 姚艾叛秦降河西王蒙遜蒙遜引兵迎之艾叔父僞言於度曰秦王寬仁有雅度自可安居事之何爲從河西王西遷城成以爲然乃相與逐艾推僞爲主復歸於秦秦王熾磐徵僞爲侍中中書監征南將軍賜爵隴西公以左丞相曇達爲都督洮罕以東諸軍事征東大將軍秦州牧鎮南安 劉義真年少賜與左右無節王脩每裁抑之左右皆怨譖脩於義真曰王鎮惡欲反故沈田子殺之脩殺田子是亦欲反也義真信之使左右劉芝等殺脩脩既死人情離駭莫相統壹義真悉召外軍入長安閉門拒守關中郡縣悉降於夏赫連瓚及龍長安不克夏王勃勃進據咸陽長安推米路絕宋公裕聞之使輔國將軍蒯恩如長安召義真東歸以相國右司馬朱齡石爲都督關中諸軍事右將軍雍州刺史代鎮長安裕謂齡石曰卿至可救義真輕裝速發既出關然可徐行若關右必不可守可與義真俱歸又命中書侍郎朱超石慰勞河洛十一月齡石至長安義真將士倉縱大掠而東多載寶貨子女方軌徐行雍州別駕韋華薛夏赫連瓚帥眾三萬追義真建威將軍傅弘之曰公處分亟進今多將輜重一日行不過十里虜追騎且至何以侍之宜棄車輕行乃可以免義真不從俄而夏兵大至傅

弘之刺恩斷後力戰連日青泥晉兵大敗弘之恩皆為王買德所禽司馬毛脩之與義真相失亦為夏兵所禽義真行在前會日暮夏兵不窮追故得免左右盡散獨逃軍中中兵參軍段安單騎追尋綠道呼之義真識其聲出就之曰君非段中兵邪身在此行矣必不兩全可刻身頭以南使家公望絕安泣曰死生共之下官不忍乃束義真於背單馬而歸義真謂安曰今日之事誠無算略然丈夫不經此何以知艱難夏王勃勃欲降傅弘之弘之不屈時天寒勃勃裸之弘之叫罵而死勃勃積人頭為京觀號曰龍驤長安百姓逐朱齡石齡石焚其宮殺犍潼關勃勃入長安大饗將士舉觴謂王買德曰卿往日之言一甚而驗可謂善無遺策此觴所集非卿而誰以買德為都官尚書封河陽侯龍驤將軍王敬先成曹公畢齡石往從之朱超石至蒲阪聞齡石所在亦往從之赫連昌攻敬先畢齡其水道眾渴不能戰城且陷齡石謂超石曰弟兄俱死異城使老親何以為心爾求聞道二歸我死此無恨矣超石持兄泣曰人誰不死寧忍今日辭兄去乎遂與敬先及右軍參軍劉欽之皆被執送長安勃勃殺之欽之弟秀之悲泣不歡燕者十年欽之穆之之從兄子也宋公裕聞青泥敗未知義真存亡怒甚刻日北伐恃中謝晦諫以士卒疲弊請俟它年不從鄭鮮之上表以為虜聞殺下親征必併力

守潼關徑往攻之恐未易可克若與魏頌洛則不足上勞聖躬且虜難得志不敢乘勝過敗者猶懼大威為將來之慮故也若造洛而逐虜必更有揣量之心或益生邊患沉大軍遠出後患甚多昔歲西征劉鍾狼狽去年北討廣州傾覆既往之效後來之鑒也今諸州大水民食寡乏三吳篡盜攻沒諸縣皆由困於征役故也江南士庶引領顛願以望殿下之返祐聞更北出不測漢深之謀往還之期臣恐返顧之憂更在腹心也若慮西虜勇為河洛之患者宜結好北虜北虜親則河南安河南安則齊四靜矣會得段安政知義真得免裕乃止但登城北望慨然流涕而已隆義真為建威將軍司州刺史以段宏為宋臺黃門郎領太子右衛率裕以天水太守毛德祖為河東太守代劉暹若守蒲阪夏王勃勃築壇於嶺上即皇帝位改元昌武 西秦王熾營東越十二月徙上邽民五千餘戶於枹罕 彗星出天棓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八十餘日而滅魏主嗣復召諸儒術士問之曰今四海分裂災咎之應果在何國朕甚畏之卿輩盡言勿有所隱班雅崔浩使對浩曰夫災異之興皆象人事人苟無學又何畏焉昔王莽將篡漢彗星出入正與今同國家至尊臣卑民無異望晉室陵夷危亡不遠彗之為異其劉裕將篡之應乎眾無以易其言 宋公裕以讖云昌明之後尚有二帝乃使中書侍郎

王韶之與帝左右密謀，貳帝而立琅邪王德文。德文常在帝左右，飲食寢處未嘗嘗離韶之伺之。經時不得聞會，德文有疾，出居於外，戊寅韶之以散衣縊帝於東堂。韶之與之曾孫也。裕因禱遺詔奉德文即皇帝位。大赦。是歲河西王蒙遜奉表稱藩，拜京州刺史。尚書右僕射袁粲卒。

恭皇帝

元熙元年春正月壬辰朔改元。立琅邪王妃褚氏為皇后。后夏之曾孫也。魏主嗣暉于憤渚。甲午徵宋公裕入朝，進爵為王。裕辭。癸卯魏主嗣還平城。庚中葬安皇帝于休平陵。敕劉道謙司空出鎮京口。

夏將叱奴侯提帥步騎二萬攻毛德祖於蒲阪。德祖不能禦，全軍歸彭城。二月宋公裕以德祖為滎陽太守。戊虎牢。夏主勃勃徵隱士京兆韋祖思，祖思既至，恭懼過甚，勃勃怒曰：「我以國士徵汝，汝乃以非類遇我，汝昔不拜姚興，今何獨拜我？」我在汝，猶不以我為帝王，我死汝曹弄筆當置我於何地？邪？遂殺之。羣臣請都長安，勃勃曰：「朕豈不知長安遠？世帝王之都，沃饒險固，然晉人僻遠，終不能為吾患。魏與我風俗略同，土壤鄰接，自統萬距魏境，裁百餘里，朕在長安，統萬必危。若在統萬，魏必不敢濟河而西。諸卿適未見此耳。」皆曰：「非所及也。」乃於長安置南臺，以赫連瓚領大將軍，雍州牧，鐵南臺，尚

書事，勃勃還統萬。大赦改元。夏與勃勃性驕虐，視民如草芥，常居城上，置弓劍於側，有所嫌忿，手自殺之。羣臣迂視者，擊其目，笑者，決其唇，諫者先截其舌，而後斬之。初，司馬楚之奉其父榮期之喪歸，建康會宋公裕誅。翦宗室之有才望者，楚之叔父宣期、兄貞之皆死。楚之三墜，竟陵、魯中及從祖休之自江陵待秦楚之亡，之汝穎間聚眾以謀復讎。楚之少有英氣，能折節下士，有眾萬餘。屯據長社，裕使刺客沐謙往刺之。楚之待謙甚厚，謙欲發，未得聞，乃夜稱疾知楚之必往，問疾，因欲刺之。楚之果自齋湯藥，往視疾，情意勤篤，謙不忍發，乃出。首於麾下，以狀告之曰：「將軍深為劉裕所忌，願勿輕率，以自保全。遂委身事之，為之防衛，王鎮惡之死也。沈田子殺其兄弟七人，唯弟康得免，逃就宋公裕於彭城。裕以為相國行參軍，康求還洛陽，視母會長安，不守康糾合關中徙民得百許人，驅帥僑戶七百餘家，共保金墉城。時宗室多逃亡，在河南有司馬文榮者，帥乞活千餘戶，屯金墉城南。又有司馬道恭，自東垣帥二千人，屯城西。司馬順明帥五千人，屯陵雲臺。司馬楚之屯柏谷，塢魏河內，鎮將于栗磾遊騎在芒山，上攻逼交，至康堅守。六旬，裕以康為河東太守，遣兵救之。平等皆散走，康勸課農桑，百姓甚親賴之。司馬順明、司馬道恭及平陽太守薛辯皆降於魏。魏以辯為河東太守，以拒夏人。夏

四月秦征西將軍孔子帥騎五千討吐谷渾竟地於弱水南大破之竟地帥其眾六千降於夏拜弱水護軍

庚辰魏王嗣有事于東廟助祭者數百國辛巳南巡至鴈門 五月庚寅朔魏王嗣觀漁於湟水己亥還平城

涼公歆用刑過嚴又好治宮室從事中郎張顯上疏以為涼土三分勢不支久兼并之本在於務農懷遠之

略莫如寬簡今入歲已來陰陽失序風雨乖和是空滅膳撤懸側身修道而更繁刑峻濶繕築不止殆非所以

致興隆也昔文王以百里而興二世以四海而滅前車之軌得失昭然太祖以神聖之姿為西夏所推左取酒

泉右開西域殿下不能奉承遺志混壹涼土俾蹶張后將何以下見先王乎沮渠蒙遜胡夷之傑內脩政事外

禮英賢攻戰之際身先士卒百姓懷之樂為之用臣謂殿下非但不能平珍蒙遜亦懼蒙遜方為社稷之憂歆

覽之不悅王簿泥稱上疏諫曰天子愛人王殷勤至矣故政之不脩下災異以戒告之改者雖危必昌不改

者雖安必亡元年三月癸卯敦煌謙德堂陷八月效穀地裂二年元日昏霧四塞四月日赤無光二旬乃復十

一月狐上南門今茲春夏地頻五震六月隕星于建康臣雖學不稽古行年五十有九請為殿下略言耳目之

所聞見不復能遠論書傳之事也乃者咸安之初西平地裂狐入謙光殿前俄而秦師奄至都城不守梁熙既

為涼州不撫百姓專為飛斂建元十九年始取南門崩隕石於閑謙堂明年為呂光所殺段業稱制此方三年

之中地震五十餘所既而先王龍興於瓜州蒙遜篡竊於張掖此皆目前之成事殿下所明知也效穀先王鴻

漸之地謙德即尊之至基階地裂大凶之徵也日者太陽之精中國之象赤而無光中國將衰語曰野獸入家

主人將去狐上南門亦變異之大者也今蠻夷益盛中國益微願殿下亟罷宮室之役止遊畋之娛延禮英俊

愛養百姓以應天變防未然敢不從 秋七月宋公裕始受進爵之命八月移鎮壽陽以度支尚書劉懷慎為

督淮北諸軍事徐州刺史鎮彭城 辛未魏王嗣東巡甲申還平城 九月宋王裕自解揚州牧 秦左衛將

軍匹達等將兵討彭利和于滋川大破之利和軍騎奔仇池獲其妻子徙羌豪三千戶于袍罕滋川羌三萬餘

戶皆安堵如故冬十月以尚書右僕射王松壽為益州刺史鎮涪川 宋王裕以河南蕭俱乙酉徙司州刺史

義真為揚州刺史鎮石頭蕭太妃謂裕曰道憐汝布衣兄弟立用為揚州裕曰寄奴於道憐豈有所惜揚州報

本所寄事務至多非道憐所了太妃曰道憐年出五十豈不如汝十歲兒邪裕曰義真雖為刺史事無大小悉

由寄奴道憐年長不親其事於聽望不足太妃乃無言道憐性愚鄙而貪縱故裕不肯用 十一月丁亥朔日

有食之 十二月癸亥魏王嗣西巡至雲中從君子津
西渡河大獵於薛林山 辛卯宋王裕加殊禮進王太
妃為太后世子為太子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八

